国家"八五"重点图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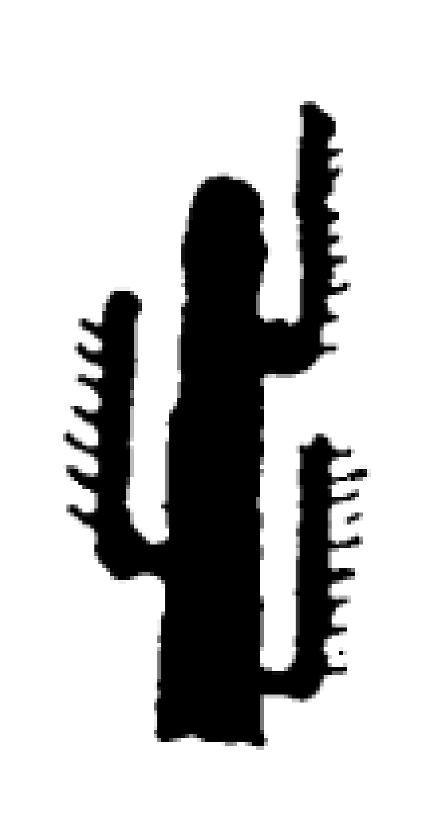
独裁者的葬礼

LADING MEIZHOU WENXUE CONGSHU

〔委内瑞拉〕乌斯拉尔·彼特里 著

屠孟超 译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国家"八五"重点图书

独裁者的葬礼

〔委内瑞拉〕乌斯拉尔·彼特里著　屠孟超译



（滇）新登字01号

Arturo Uslar Pietri
OFICIO DE DIFUNTOS

根据西班牙巴塞罗那Seix Barral出版社1976年版译出
装帧设计：张守义
作家画像：高 莽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独裁者的葬礼
〔委内瑞拉〕乌斯拉尔·彼特里 著
屠孟超 译
责任编辑：郭素芹

*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印装：云南新华印刷一厂 云南新华彩印厂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375 字数：266 000
1995年9月第2版 1995年9月第2次印刷
印数：1 501—6 500
ISBN 7-222-01815-8/I·473 定价：11.20元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出版说明

拉丁美洲是一个举世公认的充满创作活力的大陆。拉丁美洲文学早就表明，它具有其他地区文坛少有的活力，并且已经占有受到当代文坛特别关注的地位。它为当今世界提供的新的文学发展模式和经验，有着巨大的借鉴价值。

为全面、系统并有计划地向我国广大读者、作家和文学研究者介绍拉美优秀文学作品，满足阅读、欣赏、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需要，我社与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经过友好协商，决定从1987年起合作翻译出版“拉丁美洲文学丛书”。丛书以拉美现当代名家名作为主，全部从西班牙及葡萄牙文原文译出。

在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的支持下，我们拟通过几年的努力，使拉美优秀文学作品的介绍工作在我国形成一定的规模和特色，为繁荣新时期文学，为世界文化积累和交流作一点微薄的贡献。

前　言

继六十年代举世瞩目的“爆炸”文学高潮后，七十年代拉丁美洲文坛上出现了若干部以揭露独裁统治为主题的小说，统称为反独裁小说，其中最负盛名的有四部，《独裁者的葬礼》便是其中之一。

作者乌斯拉尔·彼特里（1906—）系委内瑞拉当代著名作家，他在小说、诗歌和戏剧诸方面均有建树，尤以小说见长。彼特里出生于加拉加斯一富裕家庭。1929年在委内瑞拉中央大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后，当过大学教授。1939年起，步入政界，历任教育部长、总统府秘书、财政部长和外交部长等政府要职。1963年竞选总统失利后，任《国民报》主编和委内瑞拉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常任代表。

乌斯拉尔·彼特里以写历史题材小说蜚声拉美文苑。1931年发表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红色的长矛》，以拉丁美洲十九世纪初的独立革命为背景，描述了南美洲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走过的革命旅程。嗣后，他又发表了《埃尔·多拉多的道路》（或译《黄金之路》，1947），对西班牙殖民者残酷地掠夺拉美的财富，蹂躏当地的土著居民进行了揭露。六十年代发表的两部长篇小说《一张地理图片》(1962)

和《假面具的季节》（1964）也均取材于史料。此外，作者还出版了多部短篇小说集和若干个剧本。

作为一个作家，乌斯拉尔·彼特里极富有革新精神。在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方面，他不拘泥于一般历史小说的格局，做到既尊重历史事实，却又富有文学的新意。他常常打破传统的时空观念，力图从多层面、多角度描绘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他更善于运用深刻细腻的心理剖析，使小说中的人物性格鲜明，形象逼真，呼之欲出。

《独裁者的葬礼》采用倒叙的手法，从主人公佩莱斯之死写起。这部小说一开头，出现了一个贯穿全书的人物——索拉纳神父。他原是个普通教区的教士，因参与旨在推翻佩莱斯专制统治的反政府活动，锒铛入狱。获释后，即投靠佩莱斯，成为总统府的一名专职神父。佩莱斯去世后，当局命他主持对死者的公祭，并在仪式上念诵悼词。索拉纳深知佩莱斯独裁统治三十年，民众积怨甚深，这次去世，积聚在人们心中的怒火必然会象火山一般迸发出来，并首先会在他身上发泄，他陷入了无比的惊恐中。慑于当局的淫威，他不得不提笔书写悼词。小说便是通过索拉纳在书写悼词的过程中随着对佩莱斯漫长的一生的回忆而渐次展开的。

阿巴里西奥·佩莱斯原系边陲地区的一个小庄园主，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典型的庄稼汉生活。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一个名叫卡梅洛·普拉托的军官，因意气相投，两人终成莫逆。他们利用当时国内混乱的局势，举兵崛起。由于没有认真的分析形势，出师不利，流亡异国。但不久，机会再次到来，佩莱斯和普拉托又东山再起，再次组织“起义军”，向首都莱昂（即加拉加斯）进军。由于政府

极端腐败，统治集团四分五裂，普拉托的“起义军”由小到大，最后终于夺取了政权。普拉托就任了总统，佩莱斯因作战英勇，屡建战功，被任命为副总统。随着佩莱斯的权势日渐增大，正副总统之间的摩擦、倾轧和权力之争日趋表面化，并愈演愈烈。不久，普拉托因沉湎于酒色，身患重病，不得不离国赴欧求医。临行前，他将国事托付给副总统佩莱斯，但同时又布置自己的一大批亲信严密地监视着他的行动。初时，佩莱斯谨小慎微，竭力装作十分恭顺的样子，但一俟篡权的条件成熟，便以闪电般的动作，一举夺取了政权，登上了总统的宝座。之后，佩莱斯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达到当终身总统乃至建立“佩莱斯王朝”的目的，煞费心机。他采用软硬兼施的手法，一手拿大棒，对持不同政见者予以无情的镇压，使“监狱人满为患”；一面又施以小恩小惠，笼络人心。他终于击溃了政敌们发起的一次又一次进攻，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建立了委内瑞拉历史上最长的独裁政权。然而，当他的权力到达登峰造极之际，这位“至高无上者”却已年迈力衰，最后一病不起，建立“佩莱斯王朝”的美梦终成一枕黄粱。

佩莱斯这个统治者的形象并非作者杜撰，他的原型是委内瑞拉著名的独裁统治者毕森特·戈麦斯。他于1908年上台执政后，或任总统，或任握有实权的三军司令，实际统治委内瑞拉近三十年。追溯拉丁美洲近百年的历史，“暴君”、“独裁者”和“铁腕人物”充斥于各国的政坛。究其原因，是因为独立战争后，经过大动荡、大分裂和兼并后的拉丁美洲国家，城市工业不发达，资产阶级的力量还比较弱小，农村中封建地主和宗教势力十分强大，政坛上自由派和保守派

的斗争无休无止，但无论哪一派上台，都不可能给民众带来渴望已久的自由、民主和立宪，故某些有野心的人便利用这样的局势，爬上独裁者的宝座。

作为一个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的独裁统治人物，佩莱斯和别的独裁者一样，狠毒、残忍，有着永难满足的权欲和野心。但同时他又不同于那些精通神学和法学，有着博士头衔的资产阶级当权人物。他原是个土里土气、从未见过世面的庄稼汉，除了他的出生地——拉波耶拉村和周围的一些村镇外，他从来没有去过别的地方，更不知遥远的首都在何处。乍一看，象这样一个土地主变成了后来的叱咤风云的极权人物，确实令人难以置信。但只要稍加思索，便不难发现，前期的佩莱斯和后期的委内瑞拉的最高统治者之间有一条紧密相联的纽带——权欲。佩莱斯十八岁丧父，他即成了一家之长，在各家庭成员和农工们面前，他俨然成了说一不二的"长官"。取得政权，爬上权力的顶峰后，他仍然不失庄园主的"本色"，象管理庄园一样治理着这个有"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和数百万人口"的国家。在他的眼中，委内瑞拉只是个"比拉波耶拉大得多的拉波耶拉"，政府各部部长只不过是他的分管各方面事务的"管家"。一句话，佩莱斯当了总统只是由小庄园主变成了"大庄园主"，无论是他的衣著打扮还是生活习惯仍和过去毫无两样。为了能天天去农庄、牧场和母牛场观看庄稼、牲口，与农工、牧人接触交谈，他甚至不愿住在首都，却喜欢住在附近的一个乡村小镇塔卡里瓜。

对佩莱斯来说，土地和金钱固然十分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一个"权"字。他认为，"权力和女人、骏马以及庄园一样，是不能与他人共享的。"为了能独享极权，他除了背

信弃义从他的故交普拉托的手中夺取了权力外，还采用残酷的手段，一个个地打垮了他的政敌，将他们全都投入狱中，带上了沉重的脚镣。为了巩固他的权力，他无时无刻地在警惕着，他认为他的对手就象是“庄稼一样，割了一茬又长一茬”。他还懂得，政权的核心是军权。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军队就是我的生命。我有两样东西珍爱无比：一为军队，一为工作。”在他三十年的独裁统治中，有时为了摆脱繁重的政务，有时为了欺骗舆论，曾多次卸去总统的职务，但他始终牢牢地握住了军权，一刻也没有放弃三军司令的职务。

随着他的权力的不断增大，他对周围的人们越来越不信任，由此而产生的孤独感也越来越强烈。他“心里有烦恼无处去倾诉，他成了孤家寡人”。“我是唯一的真正的囚犯！”这句话入木三分地道出了独裁者的心态。

作者对待历史人物的态度是现实主义的，他力求客观地、如实地反映佩莱斯（即戈麦斯）的一生，肯定他在稳定国内秩序、发展经济方面起的作用，也谴责了暴戾残忍，独断专行，将自己完全凌驾于民众之上的独裁者的行径。

总之，作为一部现实主义佳作，《独裁者的葬礼》艺术地再现了本世纪初到三十年代这一历史时期委内瑞拉的现状，为我们了解这个遥远的、地处西半球的国家提供了宝贵的信息。

译　者

1988年5月于南京大学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编辑委员会名单



乌斯拉尔·彼特里　　　　高　莽　画

译者简介

屠孟超，1935年5月6日生于浙江省嵊县，1956年9月入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1961年9月毕业后，作为汉语出国师资去北京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系进修西班牙语。1964年9月分配到南京大学外文系任教。1980年9月赴墨西哥进修西班牙语国家文学。两年后仍回南大执教迄今。1985年晋升为南京大学外文系副教授。

在从事西班牙语和西班牙文学教学的同时，译者也进行了西班牙、拉丁美洲文学的研究翻译介绍工作，发表了10余篇评论文章，翻译出版了《人鬼之间》（原名《佩德罗·巴拉莫》）、《蓝眼人》、《帕斯库亚尔·杜亚尔特》、《变戏法》、《蜘蛛女之吻》等中长篇文学名著10余部。

一

主教的声音在教堂石墙的每个石缝里激越回荡。它既柔和又高亢，宛若浓稠的乳胶一样带有粘性；它时起时伏，时断时续，抑扬顿挫，声声共鸣，字字句句象一只只黑色的鸽子从宣道台上飞起，盘旋于悬挂在柱子上的巨大的挽联的四周，翱翔在缭绕的香烟和点燃的烛林之上。金字塔形的巨大灵台矗立在中殿的中间，四周站满了带着假发的人们。他们虽汗流满面，却全神贯注地倾听着，就连教堂两边的旁厅都挤满了人群，灰蒙蒙的一大片，连每个人的脸面都难以看清。

他从沉思遐想中醒悟过来，摊在面前的这本《祷告词集》中的词句，仍然宁静无声地展现在眼前，此时却与他那惆怅、疑虑重重的心情毫不相关。就连用来书写这本书的语言——那音律铿锵却又已过了时的宫廷古法语好象也与他恨不得亮着嗓门大声说出来的心声格格不入。他心里的话就象呕吐物一样，想急急地从喉咙口倒出来。他心不在焉地看着《祷告词集》。“我的殿下，”这是两个世纪前那位主教①对一位法国皇太子进行宣道时的称呼。这时，他仿佛见到这

① 指下文说的十七世纪法国作家、演说家（宣道者）博叙埃。

位主教象戏台上的演员一样，身穿镶边的丝绸衣衫，头上戴着呈波浪形的巨大假发，露出茫然的、疲惫不堪的眼神，正在主持着一个女人的葬礼。在有节奏的哀乐声中，他正对着已故者的遗体，深切致哀。

他刚才是随意翻开了那本书，看到那段祷告词的。他受过神学院的教育，喜欢模仿古典悼词。此次为了准备祈祷词，他找来了博叙埃的宣道词和悼词。这位词藻华丽的法国主教在进行祈祷时，一定是在吟唱着这些精美的词句。

然而，他今天要寻找的其实并非博叙埃的讲演稿，他本人也并非出身于仿佛一切都永恒不变的法国宫廷的顶天立地的主教。

他只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阿尔贝托·索拉纳神父，年老多病，整天惊魂未定，恨不得让自己销声匿迹、消踪灭影，让自己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他惶恐地感到，他活动的天地越来越小。他宛如被幽禁在家中，关在房间里，手里拿着那本与时代潮流大相径庭的祈祷书。从街上传来了人们忿怒的呼叫声和搏斗时发出的巨大声响。时间在消逝，一切都对他不利，他多年来害怕发生的这件事终于发生了。

将军去世了。他是经过长时间的弥留后于夜间死于病榻上的。他如此害怕的这件事终于发生了。在以往的漫长岁月里，人们见到将军日渐衰老，步履龙钟，却总以为他还能再活几年，不会发生如此可怕的事情。他也认为，将军还会活下去，一定会活下去。只要他还活着，便能用他遥远的声音和颤抖着的双手，稳稳地托住这个国家，不至于发生大的变革。他自然也不止一次地想到过，将军去世的这一天必然会到来。最好还是不去想它吧。倘若此事真的发生，那么，靠

着将军在世加以支撑的表面看来还坚如磐石的空中楼阁便会出现裂缝，残碎不堪，最后会轰然倾倒。那些有权势的强者顷刻间便会变成被追捕的弱者；富豪们需将财富藏匿，逃之夭夭；权贵们的宅第将人去楼空。那些平时并不引人注目的人们会板着面孔要求伸张正义，他们要报多年来积聚的仇恨，要雪多年来遭受的耻辱。对此，他早已感到恐惧。随着将军病情的加重，他越来越惶惶不可终日。每当传来将军病情恶化的消息，他都会战栗，感到万分惆怅。他开始减少去戒备森严的将军府探望已奄奄一息的病人的次数。他将自己关在房间里，足不出户，翻阅着经文，做着祈祷。当将军之死已近在眼前时，他便象个逃亡者一样来到了首都。他认为，在大城市里隐蔽起来比较容易。

昨夜，有人从塔卡里瓜打电话给他，言简意赅地传来了将军的死讯："将军已故。"他心里完全明白这个中的含意。他惊恐万状，整个夜晚在房间里漫无目标地踱着步。他时而自言自语；时而无休止地念着玫瑰经；时而唤醒他的仆役，让他起来陪伴自己；时而又想到种种荒唐可笑的隐蔽逃窜的方法。他打算乔装打扮，隐匿在某外国大使馆内，然后伺机逃离国外。清晨，度过了漫漫的不眠之夜后，他又接到了长途电话。电话是一位负责政务的将军托人打来的，通知他说，他已被委任为棺前悼亡弥撒诵经致词的宣读者。将军的悼亡弥撒将于翌日在塔卡里瓜举行。弥撒后，遗体将安葬。

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这样一来，他既不能逃也无法隐了。命运之神的手已伸到了他的藏身之所，将他赤裸裸地一无遮拦地揪到了众人面前，迫他说出试图忘怀的话，做出他害怕做的事。他必须在众目睽睽之下，站立在佩莱斯将军的

灵柩前，用战抖的双手捧着悼词高声念诵。他们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是要拿他当替罪羊，将仇恨往他身上发泄。葬礼结束后，人们会该走的走，该躲的躲，将会只剩下他孤身一人。人们便会迫他说出他不愿说的话，回忆起他不愿回忆的事。那些尽管不认识他却厌恶他蔑视他的人们，还会用石块砸他。

他们原本可以让别的神父来主持葬礼的么。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现在该由他来操办这件事。他只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爱吟诗的神父，是个只会宣讲几句教义，却十分懦怯、软弱，被那个野蛮的国家机器拖着走的可怜虫。一定是有人心血来潮，想到了他，才让他这么干的。这么一来，他就要比所有那些有财有势还拥有武装力量的老虎更显眼也更遭人厌弃了，而他们却可以平安无事地度过了这个难关。他将用他催人泪下的诗句，以他宣道者的雄辩的口才，柔和的时断时续的噪音，身穿法衣，在众人目光的注视下，颂扬将军的丰功伟绩。人们都将听到他的声音，见到他的面容，对他指指划划，这是最糟糕不过的事情了。

他神情沮丧、神智迷糊地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头脑中已辨不清或者说已想象不起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深感遗憾，后悔不该走到这条道上来。他原来可以做个教区的普通教士，不抛头露面，写写他的神秘主义的宗教诗和触犯教规的色情诗。夜里感到孤寂时，和他的老朋友们到贫民区的某个酒店里喝上几杯甜烧酒。但他没有这样做。他心目中的这位天使——她是他的天使么？——使他与当权者厮混在一起。他极善言词，言谈时不但音调抑扬铿锵，而且用词生动，明比暗喻，深为权贵们所喜爱。他也曾为此而身陷图

圄。由于将军和普通民众一样，爱听赞美之辞，神父索拉纳便因此青云直上，成了国内的名人。然而，他越是往上爬，便越是使自己处于危险的境地。他自己也感觉到了他认识的或不认识的对手们对他异常的蔑视和仇恨。“总有一天我得为此付出全部代价。”

但与此同时，他的日子却过得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的那样舒坦。他不但在塔卡里瓜有一套住宅，在首都也有他的住房。他还拥有一辆座位宽敞舒适、发动机声隆隆响的豪华轿车。此外，还有美女子的陪伴，作为诱惑和罪孽生活的象征。

然而，他对自己经常的言行总又感到虚幻莫测，他犹如生活在梦中，周围的一切宛若海市蜃楼，随时有可能会消失。

有几个老朋友常来他的新居看他。他们在一起时，常常喝得酩酊大醉，边喝酒，边背诵诗句，回忆往事。他们背起诗来，颠三倒四，常将鲁文·达里奥①的诗歌和维克多·雨果、波德莱尔②和魏尔兰③的译诗混同起来。

“我要泽艾酒吗？我有泽艾酒。”他自问自答着，往酒杯里放进冰块，然后又用勺子放进块糖，再往酒杯里慢慢倒进带有茴香味和其他药味的液体。

“魏尔兰便是这样喝酒的。”接着，他们醉醺醺地，说起话来语音含糊不清，把话题转到了政治方面。“我知道有许多人在骂我，其实他们并不了解我。”“不是他们不了解

---

① 十九世纪拉美现代主义诗人代表。

② 法国十九世纪象征派诗歌的先驱。

③ 法国十九世纪诗人，为象征派诗人奉为诗坛魁首。

你，是妒忌你，”他的一个朋友睁着血红的眼睛对他说，“确实是他们不了解我，”索拉纳神父用他平静的带有嗡音的腔调说，“一个人不能闭着眼睛不正视国内的现实。将军正是这个现实的代表人物。不理解这一点是十分荒唐的。”接着，他又矫柔造作地对他刚才说的话进行了一番解释：“如果我们能早一点读懂孔德①和泰纳②他们写的书，国内就可以避免出现种种毫无结果的动乱了。”他们在谈话中提到了一大批自由派鼓动分子的名字。说他们头脑发热，狂呼滥叫，散发传单，发表针对历届军事独裁的煽动性的演说。“但他们不懂得，这些首脑正是国家的代表。”

然而，索拉纳神父仍然痛苦地感觉到，他的许多老相识一定会认为，他这次因将军之死遭到的挫折乃是他本人坎坷一生中经历过的多次变迁中的一次。早在神学院攻读时，他便是个生活无度的人。他喜爱美酒和女人，也喜欢诗人那种放荡不羁的生活。他常常不能自制，多有越轨行为，还常交一些狐朋狗友，为此，常遭神学院院长的严词训斥。他写的诗格调低劣，内容淫乱，犹如无病呻吟。但他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对礼拜仪式、宗教典礼、宗教诗歌和关于宗教信仰方面的魔幻般的东西他无不极感兴趣。他怕死后受到惩罚，打入地狱，因而，他留恋碌碌今生，尽管有着无限的悔恨。

现在，在这充满威胁的黑暗时刻，他又不得不去为死者书写诵词。他害怕发生诸如叛乱、政变、无政府主义和暴力等最使他厌恶的事情。

---

① 十九世纪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社会学家。

② 十九世纪法国哲学学、历史学家。

随着将军的逝世，由将军根据自己的设想，与他本人的性格、生活方式甚至是外貌都密切相关的整个社会秩序也将土崩瓦解。一国只有一个首脑，这个唯一的首脑这时已经不在人世。面对将军的遗体，举国都感到恐慌和焦虑不安。

人们在轻声地议论着，他们对前途充满疑虑，犹如在等待着一阵巨大的爆炸声或能将一切都夷为平地的大地震一般惴惴不安。“将军一死，此地必将发生巨大的流血事件。”一些阅历较深的成年人常常这样说。“这将比‘五年战争’更为糟糕，将会死去更多的人。这将是一场浩劫。”当年战火纷飞、盗贼横行、打家劫舍、掠夺牲口的情景又将重现。那时节盗匪们打着红、黄、蓝三色旗，攻占城池，蹂躏村镇。这三十年来的太平日子完全是人为的靠武力来维持的。眼下无政府主义会很快东山再起，城里会出现捣乱分子，乡村会出现游击队。

早在总统去世的前几天，每到夜晚，城里的大街小巷便空无一人，这情景使人们回忆起了那瘟疫横行的岁月。在那些黑魆魆的连人影儿都见不到的街道上，时而走过一队骑在马上的警察巡逻队，令人生厌的马蹄声在房间内发出回响。电话铃响了，人们急忙拿起听筒，等待着传来可怕的消息，传来由于将军去世引起的破坏活动。根据传闻，在某一遥远的城镇，兵营的士兵已发生哗变；还有人说，一个流亡国外的旧军人头目已率部侵入了国境。甚至也有人宣称，乘独裁者弥留之际，他的一个近亲象幽灵般乘坐在汽车上，跑遍了全城，对毫无准备的行人进行了扫射。

人们在谈话时常常使用代号。譬如，称尚在患病的总统为“皮雅切”，称可能继承总统职位的那个将军为“隆科”，

称那些过去为将军立下汗马功劳，后来又由于将军害怕他们发动军事政变而被投入狱中的人为“沙姆罗斯”。人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害怕提起真实的姓名。

人们在前些时候一直紧张地等待着将军的去世，日子仿佛没有尽头。有一阵子传说他已死了，连何时何地去世也说得一清二楚。还说为了避免在权力的交接过程中产生麻烦，当局故意隐瞒了事实真相，佯称他还活着，甚至还让声音与他相仿的某个人学着他的腔调在总统下榻的房间里说话，好让等候在门外的人听到这垂死的人那原有的粗壮的嗓音。

这一切自从他接到了那个简明扼要的电话后，已明确无误了。霎时间他感到自己犹如陷入了无底深渊，这深渊的四壁浮现了他想加以忘却的过去的各式各样的人物形象，也显露了将来他感到害怕的种种人物的身影。这些他认识的或不认识的人都会来加害于他。他想，他倒不如早点死了为好。他年老多病，早点走了不知要少受多少罪，少遭多少次危险和惊恐。根据他的健康情况，根据他那功能已经失调的心脏，他是经受不起行将降临到他头上的巨大惊恐的。

然而，现实却是无情的。将军已经不在人世了。几年前，这似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随着年华的流逝，人们见到他越来越老了。尽管这样，他的权势周围的亲随人员均仿佛相信他是不会离开人世的。

然而，他还是逝世了，他紧紧地闭上了那双目光深邃、眼珠乌黑的眼睛，黝黑的脸膛已苍白如纸，嘴唇上面灰色的八字形胡子早已变成银白色，躯体就象是一只装着沙子的破麻袋一样，慢慢地漏空了。在他临死前见到过他的人都说，他已判若两人。他变得又瘦又小，脆弱得一碰就倒。昔日他

那强有力的形象已不复存在，他那咄咄逼人的目光和气吞山河的举止早已无影无踪。他已成了个弱不禁风，脸上呈现出一片死灰色的人。

现在在他遗体的周围一定围着一群仆役和殡仪馆的人。他们给他最后一次穿上了显赫的将军服，将尸体放在一具用木料和青铜制成的沉重的灵柩内，棺材盖是用水晶制的。现在他已不再是将军了，但他的存在还没有消逝，他亲手建立的权力机器仍然完整无损，他的官员和军队犹存，人们对他的态度依然不变。人们如此惧怕却又早已期待着的将军之死的含义眼下还估计不到，这就象在远处发生了巨大的火山爆炸一样，起先人们只见到耀眼的火光和飞舞的碎石，待过了几秒钟后，才传来了震耳欲聋的声音和地动山摇的震动。

凡是四十岁以下的人只知道有他这个总统，一切权威、权力和荣誉，还有赞歌仿佛都已成了他个人的财富。国家和他个人之间已紧密相联，形成了一种难解难分的魔幻般的融合体。他能为所欲为，谁也奈何他不得。

但现在他却已僵卧着，让人们对他的遗体进行随意的摆弄。除了他以外，周围的一切似乎仍然原封未动。然而，仅仅他已不在人世这一事实，便足以表明，一切都将发生变化。

索拉纳神父看了看表，已是上午十时了。街道上传来了城市惯有的喧闹声：汽车鸣着喇叭，小贩在叫卖商品，还传来吱吱的磨刀声。对他来说，这一切似乎与往常不同，使他感到心烦意乱。

再过一天便要举行已故总统的葬礼。葬礼将在将军晚年的大部分时间均在那儿度过的一个小小的省城内举行，遗体

将埋葬在一座座庄园、一群群牛羊、一块块玉米地和一片片绿色甘蔗园的中间，犹如沉浸在自幼便习以为常的乡村的气氛中。他仿佛仍然在瞧着雇工们在整治土地，聆听着挤奶人大清早在牛奶流进奶桶的冬冬声声中哼唱着民歌小曲。

这个国家从来还没有举行过这么隆重的葬礼。葬礼期间，举国志哀，人们的目光都将投向那座小城，注视着城里的那座主教堂，因为祭奠即将在那儿举行。接着，以营为队形的士兵将列队于通到公墓的道路的两旁。教堂的神职人员和国家的军政显要都将出席葬礼。葬礼将是空前的庄严肃穆，犹如帝王驾崩一般，鼓乐齐鸣，马匹披着丧服，军乐队奏着哀乐，军队列队致敬。祭奠时，合唱队将唱安魂曲。随后，神父索拉纳将登上讲道台颂经致词。

神父走到书架边，书架上放着一本灰色封面的博叔埃撰写的旧版《祷告词集》。他取了下来，随手翻阅起来，书中有好几页被他熬夜时喝咖啡和饮酒时弄脏了。他翻到了写着博叙埃给奥尔良公爵夫人亨利特致的悼词这一页上。这一段悼词他已念过不知多少次，他都能用不太流利的法文将它成段地背诵出来。

他不知不觉地又开始读了起来。他仿佛已身临其境，回到了遥远的过去，处身于那个遥远的国家。一面念，他一面机械地翻译着。他念诵着这枯燥乏味的句子宛如在唱催眠曲。

“吾等目睹此情此景，不难领悟，康乐徒有虚名，人生不过一梦；荣誉虚有其表，七情六欲更系祸根。人生虚无……”

这是主教在一座豪华的式样古怪的剧院内说的一番言

词。参加葬礼的有亲王、封建领主，还有贵族和大臣。仪式庄严肃穆，场面极为宏大。主持追悼亡灵的宗教仪式的博叙埃主教祝愿死者的灵魂升上天国。

然而，在博叙埃面前的究竟系何许人也，原来她只是个死于年华芳龄的轻佻女人。

索拉诺神父念的悼词应有所不同。他颂经致词的对象原本是个庸俗粗鲁的人。他性格内向，心狠手毒，行为小心谨慎，依靠武力窃踞高位。神父想，兴许找一下给伯爵念的悼词看看，可以从中得到一点启迪。于是，他一页一页地翻阅着《祷告词集》，边看边在头脑中浮现出祈祷数哀的形象，耳际响起了深沉的挽歌声。

“上帝根据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人难道就真的只是个影子么？这是真的么？”

他开始起草祷告词。这时，从街上传来了令人惧怕的叫喊声和脚步声，附近还响起了枪声。“打倒暴政！ 自由万岁！”仆役慌乱地从门口走进房间里。“出现了成群的捣乱分子。为了在街口驱散他们，一名警察开了枪。”接着，他又说，“这更糟糕了。”

他停下笔。叫喊声在远处渐趋消失。“暴君，”“自由，”还有枪声。多年来的太平日子终于结束了。谁能阻挡住这一切呢。全国的形势紧张得都快要爆炸了。电台在播送哀乐和交响乐的间歇，反复地播放着政府发的命令和指令。示威游行此起彼落。人们急切地要求归还公众自由。口号声就象共鸣着的管风琴声一样，带着焦躁和深沉的回声，向四周传播。街道上聚集着一群群行人，窗口上探露出一个个脑袋。人们均带着探询的目光，低声地说着话。家家户户都半关着

大门。

在悼词中他将说些什么呢？他目前的处境和那位身穿紫红色法衣，收入丰厚、赫赫有名的主教当年所处的地位迥然不同。后者所处的王朝局势稳定，除了缓慢的新旧更替式的改朝换代外，什么意外的情况也不会发生。面对当前的局势，他能象主教那样说出“对这样一位伟大的亲王，对举世杰出的议会，我将说出，我以为也应该说出我的肺腑之言”这样的话么？

他要讲的话决不能用那样的言词，也不能使用那样的语气。他目前的时刻充满着危险和威胁，他所处的时代充满着恐惧和动荡。这不是重申天主教教义的时刻，而是令人胆战心惊寻找保护的时刻。刚才发生的这一幕仿佛已经宣告，灾难已迫在眉睫，一切均处于危险之中。几十年来苦心经营建立起来的不可改变的社会秩序就象在地震中的旧居一样可以在顷刻间倒塌，屋顶、墙壁轰的一声全都倒下，砸得粉碎，成了一堆断檩残瓦。以往他认为是藏身之所的这个家现在却将变成他的坟墓了。

尽管将军之死是不可避免的，是在人们意料之中的，但他的消失却使人们突然产生了真空的感觉。“现在我们该怎么办？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啊，在那多灾多难的可怕的夜晚，突然象炸雷一般传来了震撼人心的消息：‘夫人去世了，夫人仙逝了。’”

对，博叙埃的这几句话倒还可以借用，但也只能借用这几句，因为这位擅长修辞的主教此时是站在亲王夫人的遗体前致悼词。她的逝世对坚如磐石的封建社会秩序，对那座百年宫殿的现在和将来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在当时，那个国家

里没有发生惊天动地的大事，国内的一切就象那些装饰着雕象和别的装饰品的金黄色旧钟的钟摆一样，总是慢吞吞地一成不变地摆动着。

眼下这儿的情景却截然不同。索拉纳神父很清楚，在那多年来的表面平静中潜藏着暴力和不稳定因素。这不仅仅因为监狱中关满了许多眼看自己的胡须一天天长了，失望、痛苦和仇恨也一天天增强了的囚犯，也不光是因为有那么多对将军的专制独裁不满或表示反对的人，而且还因为人们已逐渐地失去了耐心，对从自己懂事起便一成不变地因袭着的那一套生活方式、人际关系，甚至是言语用词表示了厌倦，本能地希望发生变化。

刚才发生的这场游行示威，犹如打开了闸门，解开了绳索，冲破了堤坝，让积蓄在水库中的水四处泛滥，让积压在心头里的话呼啸而出，变成了一片叫喊声。那些过去除了怒目而视外，从来不敢随意表示自己不满情绪的人，此时却振臂高呼，尽情地表达了他们过去一生受压而想加以表露的心意。

由于受暴君长期统治，人们的积怨甚多，这会儿只要遇到他们认为是暴政的代表人物，不管他是什么人，都会拿他来发泄怨气，报仇雪恨。另外一些人这会儿则急不可耐地决心得到在那万马齐喑的岁月里只能偷偷摸摸地暗地里图谋得到的东西。

神父索拉纳对当年那严酷的现实有过切身的体会。他亲身经历过那不平等不合理的社会，也曾对此感到恐惧和厌恶，对特权、贪婪和许多高高在上、自以为是的当权人物感到厌恶、难以容忍。年轻时，他与某些试图推翻现政权的人

有过接触。他了解他们为什么要叛乱，为什么要煽动罢工，知道他们怀有什么目的，有过什么计划和打算。他也当过阶下囚，坐过牢，一周又一周、一月又一月地在狱中度过了漫长的永无尽头的岁月。囚犯们在牢房里宛如一只只得病的牲口一样，整天地躺卧着。他们裸露着上半身，睡在安放在狭窄的牢房内地面上的一块块木板上。囚犯们那两只骨瘦如柴的脚踝上钉着沉重的脚镣，牢房门口挂着门帘，免得让别的囚徒看见。关在索拉纳神父那间囚室一边的有两名年龄分别比他大两岁和五岁的犯人，此外，还有一名老者。他每天下午颤抖着身躯来到院子里晒太阳。他在坟墓般的牢房里整整被幽禁了十年之久。

监狱里流传着不少说法，其中有的是骂人的言词，他至今仍记忆犹新。比如："囚犯都是王八蛋。""谁是汉子谁是孬种，监狱里面见长短。""男子汉只皱眉不流泪。"他同样不会忘记的是，作为囚犯，仿佛感到生命已不属于自己。只有在光秃秃的高耸的围墙之外，才有真正生命的存在。

然而现在，国家首脑在经历了长时间的重病后，已离开了人间。在他患病期间，每天都传来了令人不寒而栗的流言蜚语。

"刚才从街上开过两辆装满军队的卡车，开得相当快，"仆役进门向他禀报说。他听后吃了一惊。

也许（但愿如此）他已经没有机会去念悼词了。曾遭压制的骚乱即将发生，说不定还会爆发武装起义呢。葬礼得提前举行了吧，可谁知道呢。他不久便将身穿四周镶有深紫色贴边的高级神职人员穿的新法衣，戴着闪闪发亮的帽子，身

披丝绸斗篷，在以新的政府首脑为首的高级官员的带领下，走过列队于道旁的士兵们的中间，从死者的亲属面前登上讲道台。

眼下就其本愿说，谁也不想去致悼词。充其量也只是敷衍塞责，念几句事先再三推敲的稿子，以免冒什么危险。这和在法国宫廷内给一位亲王夫人举行祭奠时的情景完全不一样。目前的形势是险象环生，前景飘忽不定，将军亲手建立的秩序跟他本人一样，已经夭亡。除了将军本人外，谁也无法继续维持现存秩序，国家已出现了真空。

“杰出的阿巴里西奥·佩莱斯将军的逝世是民族的巨大的不幸，使共和国发生根本性的震动。”神父索拉纳写道。继而，他想，用“震动”一词不妥，会鼓动人们起来叛乱，倒不如改成“丧失了它杰出的儿子后，共和国的心深深地充满着痛苦。”

“这位与祖国的命运共为一体的人物，”还是将它改成“这个普鲁塔科① 式的人物”吧。因为这样写可借助古代伟人，借古喻今，含意朦胧，容易蒙骗过去。可下面还需谈谈他任总统期间的建树呢，这可就不那么容易了。一谈起政治，必然会激怒眼下看来为数甚众的总统的对敌。那就谈谈他如何保持国家的稳定吧，对此谁也不会表示反对。“他阻止了兄弟间的残杀和仇视，和平就象曙光一样照耀着祖国的上空。”他在这儿提到和平，还有一层含意，那就是提醒大家，不要使和平处于危险的境地，尽管索拉纳神父心里明白（他与朋友聚会时曾多次谈起过），这和平其实也是很成问

① 古希腊历史学家，以撰写伟人传纪著称。

题的，将军的敌人称它为“坟墓里的和平”。不错，这确实是“地牢里的和平”、“死亡的和平”和“恐惧的和平”。

人们说他厚颜无耻，这就是具体表现。也许他那些瞧不起他而离开他的朋友是对的。时至今日，他为什么还要去肯定那些别人力图加以否定、忘却了的东西呢？事实上，他这个可怜的索拉纳神父决不应该去担负起这个巨大的责任，他也更不应去替那个人念悼词，对他的一生作出最后的论定。

他写东西从来也没有遇到过这么大的困难。平时他写作时，围绕着某一思想或形象的成串的词儿会在脑海中自动地涌现。“各国人民的历史是他们的苦难和希望的回声。”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现在他得字斟句酌，不时地停下笔来，生怕有所疏漏。他仿佛觉得成千上万只眼睛在瞧着他，成千上万只耳朵在倾听着他，成千上万的人就象严厉、无情的法官一样，对他进行着审判。

要想说点什么，自己又不冒风险，不遭到伤害，这是不可能的，尤其是站立在那些参加葬礼的人们面前，尤其是站立在那些没有参加葬礼的人们的面前。是啊，他将站立在油漆得锃亮的木制棺材一边，里面盛殓着穿着光彩夺目的将军服的尸体，里面同样也装殓着将军生前惨淡经营的一切。他也将站立在那个文静的骨瘦如柴的身穿大将军军服的人的一边，他就是埃塞基耶尔·地亚斯·阿马亚将军，是参加葬礼的军政显要中的为首者。阿马亚将军会保护他吗？会拯救他这个弱者么？会将他从危险中，从人们行将对他进行的报复中拯救出来么？已经爬上了摇摇欲坠最后终将崩溃的金字塔塔尖的他，或者说，仅仅棲息在一棵参天大树的树枝上（而大树却在一阵山动地摇的轰鸣声中倒下了）的他，能进行自

救吗？

据传，早在《圣经》出现之前，人们将东方年迈逝世的帝王们埋葬在巨大的墓穴内，与他们合葬的还有大量的金银珠宝、他们的妻妾、马匹、仆役和奴隶。难道人们也会将他和将军的遗体活埋在一起么？人们也许会把吓得呆若木鸡、混身打着寒战的索拉纳神父作为殉葬品，埋在那个令人生畏的人的坟墓里，周围是一片死寂，只有他一个人还活着。

“不行！为什么要活埋我？”他象一个绝望的人一样叫了起来。仆役闻声走进屋内。“怎么啦，神父？”“不，我不愿殉葬，我不能这样做。他们要结束我的生命，让我尸骨无存。他们要消灭我，把我象牲口一样当成供品。他们都与我作对，大家都反对我。”他象个受了惊的孩子那样呜咽起来。

他似乎已听到了混杂在一起的人们的时断时续的喘气声。很快就会响起哀乐和管风琴的声音，还将能听到在有节律的鼓声伴奏下，行进着的军队的脚步声。志哀的飞机将在长长的送葬行列的上空飞过，也将飞翔于那些充满希望或忧愁满怀的人群的上空。在宁静的田野里将刮起一阵狂风，摇晃着树枝，吹得繁茂的牧草掀起阵阵涟漪。人们将在城镇的街角停止脚步，用眼神、手势或用沉默来互相询问发生了什么。这时，传来了一阵人声、咒骂声、呻吟声和叫喊声。索拉纳神父的抽泣声也和这一阵声音融为一体，与充斥在空间的一阵阵听得见或听不见的脚步声、窃窃私语声、电话铃声、秘密集会声和马队的笃笃声形成共鸣。门外还传来了汽车的喇叭声、部队军官们发出的命令声、人群的呼叫声和成群的母牛、公牛发出的沉闷的吼叫声。这一切使方圆几十公里的地面上形成一片恐怖的气氛。

二

索拉纳开始回忆起遥远的往事。那时节他只不过是社会舞台上的一名观众，就象观众看木偶在台上表演一般远远地观看着那些当权者的所作所为。

在久远的一天早晨，火车站上排列着一排排身着军礼服的士兵，月台上挤满了窃窃私语的人群。女士们手中拿着的阳伞和士兵头上的军帽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神采奕奕的外交官们穿着金光闪闪的礼服。

这一切索拉纳都记忆犹新，因为他出于好奇，也曾亲临其境。那会儿教会的名声不佳，他只身穿便服。突然，他听到一声口令，士兵们立即立正，举枪致敬。一辆辆异常华丽的马车驶了过来，拉车的马匹争先恐后地奔驰着，驶过列队致敬的士兵行列，在月台上停了下来。从四周围满了副官和仪仗队的第一辆马车上走下两位要人。其中一人瘦骨嶙峋，身子骨十分单薄，弯腰曲背，身穿一件显得十分肥大的灰色长礼服，脸上满是密密麻麻的黑色短须，使脸盘看起来更小了。他就是现任总统卡梅洛·普拉托将军。坐在他身旁的是个肩宽腰圆、身体壮实的汉子，闪闪发光的黑色长礼服穿在他的身上似乎小了点，手上拿着权杖。他便是阿巴里西奥·

佩莱斯将军，是今天早晨刚被任命为代总统的副总统。

索拉纳仿佛又重新看到了这个场面。二十七年前的这一天，上述两人象是在一场演出中的两名主角。一人身体孱弱，周身是病，象是即将消失在人海中；另一人昂首挺胸，壮实得象一座铁塔，矗立在大地上。

一个现任总统即将离国，在这个国家里还是第一次。普拉托将军病情严重，将去欧洲治疗。有人认为他连手术台上都活不过来；也有人暗暗地认为，人家不会让他活着回来。

国家的军政大权现在已紧握在佩莱斯的手中。人们带着惊奇的神情瞧着他走在总统的身旁，朝专车走去。乍一看，这一切仿佛都不是真的。

总统跨上火车时，佩莱斯试图搀扶他，但前者猛地摔开他，说："我自己还能走。"专车的车厢内有会客室，里面摆着许多单人沙发和茶几，车窗上挂着窗幔，花瓶里插着鲜花。普拉托和佩莱斯面对面地就了座。会客室内渐次坐满了政府的部长、军事长官和其他的高级官员，在座的还有总统的亲属，人们均挺直了腰板，打起了精神；犹如准备着让人拍照一般。

总统倚身于一张带扶手的软椅上。摘下礼帽后，他那苍白的脸色和深陷的眼窝便清晰可见。他微微地招了招手，向陆续地往车厢里走过来的人们和向窗口走去的人们致意。他的妻子丽塔夫人坐在他的一边。她手里拿着一大把玫瑰花，脑袋隐没在一顶绣着鸟儿和水果的白色丝织帽子底下。

在座的人都试图细细瞧瞧那张疲惫不堪的面庞，猜测他的病情。他们注视着他那两只发黑的眼圈、死人般毫无光泽的胡须和疲乏异常的举止。总统的病情一定十分严重，否则，

他是不会冒着巨大的危险离国的。他一走便将大权旁落。这个权欲心重，唯恐别人夺去总统宝座而恨不得将它一口吞进肚里的人现在这样做，一定是得了难治之症了。外国的医生将操着他听不懂的语言，触摸他的身躯，用听诊器听他微弱的心脏，瞧他被胆汁浸染得发黄的眼睛和舌苔发白、象在嘴里变厚了的干巴巴的舌头。他完全有可能死在手术台上：打开了腹腔，随即死去。他也有可能虽经治疗，仍难恢复健康，身体反而越来越弱了；他还有可能去长满松树的雪山上疗养，生活在他陌生的人们中间，直到有一天早晨他没有能醒过来。

然而，总统这时却显得活跃异常，也许是他身上的热度促使他处于这样不安的境地。他时而呼唤着这个人，时而又叫着那个人的名字；他谈笑风生，有时还象小丑一般佯以挤眉弄眼，做着鬼脸。

坐在他对面的佩莱斯将军一直保持着沉默。他不时地倾斜着身躯，回答着丽塔夫人对他的问话。“请别操心，这事由我亲自操办。委托您的人叫什么名字？”原来有人托她谋个职位。事成后，自然会对她重金相酬。

“伙计，别理丽塔了，她会把您弄烦的。”总统说。这个沉默寡言、举止平静的人赶紧回答说：“哪里，将军，丽塔夫人从来也没有麻烦过我。再说，她求我办的事也只是小事一桩。用不着费什么劲，便能包她满意。”这时，在一阵铁轨的吱吱声和汽笛刺耳的鸣叫声中，火车徐徐启动了。

在普拉托与周围的人们交谈的时候，佩莱斯却慢慢地将视线移到窗外，看着群山环抱的自然风光，尔后又收回目光，瞧着车厢内一张张象已经被砍下脑袋的表情古板的面

孔。车轮碰撞铁轨发出有节奏的欢快的声音，仿佛有人在弹奏着吉他。从车窗外不时地吹进一阵阵辛辣的烟雾，总统开始咳嗽起来。于是，人们七手八脚地赶紧关上了窗门和车厢门。

副总统那张沉着镇定的面孔一直毫无表情。他有时神经质地玩弄着手杖的扶手。那是一根扶手部分呈弯曲形的镶金权杖。戴着灰色小羊皮手套的双手不停地摆弄着什么。

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猜想到这个引人注目的一直没有开口的人此时在想些什么。在场的许多人的脑海里浮现了此人在官场上交的一连串令人难以置信的好运。这个几乎已完全攫取了国家全部权力的人，在十年前还只是个默默无闻的无名小卒，是住在遥远的边陲地区的一个小庄园主。这个成天与牛羊为伍的庄稼汉，在一次极为偶然的机会里，与一地处边境的省份的起义军发生了联系。为此，他连续地过了七年的流亡生活。之后，他又当起了庄园主，豢养牛羊，种植咖啡，当了兄弟众多的大家庭里的一家之长。他为人勤劳，一周整整干七天活，还及时地偿还债务。俗语说，“勤俭致富”，日子过得相当红火。

坐在车厢内的人当时很少有人认识他。除了普拉托总统和几名老年军官外，其余的人只是在他成了军队的首脑和政府的第二号人物后才认识他的。

“谁也不会相信此人能爬到目前的高位。”见到他此时飞黄腾达的许多人都会这样想。他们并不希望，也害怕他爬到了目前这样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他亨通的官运中，如果没有发生种种偶然的情况，为他开辟了意想不到的道路，给他提供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机会，那么，在场的人谁也不会认识他，他仍然会待在那块被人遗忘了的边境土地上，当一个小

业主（只是千千万万个小业主中间的一个），养奶牛、赶马车、与人数众多的家里人生活在一起，住在一间瓦房里，与无数默默无闻的人们一样。可是，目下他已成了强权的拥有者，国家的全部大权均紧握在他的手中，信心十足地坐在那个精力已消耗殆尽，已彻底地垮了的人的身边。“普拉托是被娼妓、烈酒和权力搞垮身体的。”但也有人认为，他是给周围那帮坏人带坏的。“他们给他教会了要弄种种阴谋诡计，也教会了他种种恶习。”现在局势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普拉托要走了，他实际上已经离开了政治舞台，一切权力已属于佩莱斯，属于佩莱斯和他的亲信们。今天还是总统的亲朋好友，明天即将成为阶下囚。“这是怎么一回事啊，”普拉托的亲信们嗫嚅着，“当初我们不应让此人爬到如此高的地位。”有人还认为这是上帝给他们的惩罚。他们曾想方设法破坏他与总统之间的关系，但最后都失败了。

佩莱斯半闭着眼睛，缓慢地移动着视线，象是漫不经心地瞧着在座的人，在他们中间有内政部长。他不是自己的人。这个身材瘦小的人善于辞令，说起话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以此赢得了总统的青睐。此人并非自己依靠的对象。说实在的，佩莱斯能依靠的人也只是凤毛麟角，可他总是装成对什么人都十分信任的样子，装成凡是对他表示靠拢，向他表露忠心的人均异常亲近的模样。“是啊，先生，我知道您是我的朋友。”但在心底里他却想道：“这孬种还以为我已受骗上当了呢。”在场的人士中还有首都的总督。他为人严肃，胆略过人，在整个起义过程中一直跟随着普拉托。佩莱斯明白，他正以不信任的目光瞧着佩莱斯。此人还跟知己们说过，要严加防范，因为副总统这个人是什么事情

都会干得出来的。“我们事先一定要作好戒备，以便及时阻止他的越轨行为。”

佩莱斯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总督那张皮肤粗糙的脸。他听到总统在跟自己说话：“我已经多次跟我的朋友们说过，您代理总统和我本人当总统一样，他们要好好地与您共事，全力地支持您。”

“这正是我需要的，将军。您知道，这不光是为我个人。我不是政治家，先生，我不懂政治。我只是个握枪杆子的。不过，要是朋友们都能和我合作，那么，我的使命便不难完成。”

他朝总督和内政部长瞥了一眼，他俩都在聚精会神地聆听着两位总统的交谈。“能够得到总督和内政部长的支持，我心里就踏实得多了。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将我们分开。愿上帝保佑，要不了多久，我们就又会来到这儿，恭候您回国，堂卡梅洛。您将重新恢复健康，精力充沛地回来，再次肩负起治理国家的重任。”

这个叫达米安·杜加尔特的人，脸色阴沉，端坐在后排。他是参加旨在杀害佩莱斯的阴谋活动的人士之一。在那极端险恶的岁月里，当每个接近佩莱斯的人都有可能成为杀害他的凶手的时候，这年轻的杜加尔特将军便率领着一营的兵力，驻扎在塔卡里瓜附近的一个小城里。那时，佩莱斯和他的卫队，还有他的亲属均住在塔卡里瓜。从首都开来的火车上不时传来消息，告诉佩莱斯：“要当心，他们随时都会对您下毒手。”佩莱斯已作好准备，如果杜加尔特往塔卡里瓜移动一兵一卒，他便迅即逃回首都。

在座的许多人当年都参与了谋害佩莱斯的阴谋活动，这

点，他心里十分清楚。他们暗地里勾结在一起，为首者是佩德罗·加尔苏尔将军。他是普拉托的亲信之一。幸喜目下加尔苏尔在一个很远的地方。他授命去位于乌里亚巴里亚河口的一个边远省份任总督，光去一趟便得坐几天船。那个满脸堆笑的人名叫维克托·埃瓦海里斯塔。他亦文亦武，既是学者又是将军，是地处安弟斯山区的一个省份的年轻的世袭军事首领。在阴谋活动最猖獗的岁月里，他主动地靠近了佩莱斯。“我是您的朋友，将军。”他对佩莱斯说。此人是可以信赖的。

然而，知人知面不知心，佩莱斯总害怕别人会暗算自己。他那林区人对他人不信任的本性又复活了。他认为，他们中间的任何人都会翻脸不认人的。过去，他们便这样干了。他们曾多次勾结起来，其中有的人反复无常，时而拥护他，时而又反对他。现在，他们也会这样做的。

这会儿这些人都对他笑脸相近，并竭力寻找机会讨好他，接近他，这是因为军政大权都牢牢地掌握在他的手中。但在一两年前，情况却并非如此，他们都想干掉他，并相信能够达到他们的目的。

现在，普拉托将军就要走了。几小时后，他去欧洲的轮船即将启锚，并将消失在地平线上。在政府大厦内将只有一人进行决策，这就是他阿巴里西奥·佩莱斯将军。这仅仅是几个小时以后的事情了。

在座的人们中间还有几个学者。他们言词诙谐，行动谨小慎微，有时还十分诡秘。他们曾多次向他透露过总统的那些亲信的所作所为。他们这次自然也不会跟随总统去欧洲，因为普拉托只是只身旅欧。眼下这些人不依靠他佩莱斯，又会

去依靠谁呢。

时间过得实在太慢了。这辆体积不大，车头冒着滚滚浓烟，不时发出巨响的火车好象并没有朝前开动。太阳也仿佛静止着，上午的时间长得几乎没有尽头。众人的心情都很紧张，都保持着戒心。人们说的话均并非发自肺腑。当然，他们虽心里不畅快，但行动上并未表露出来。

佩莱斯心里也不平静。“现在我得竭力控制住自己。”他暗暗对自己说。普拉托由于受到病痛的折磨，对这一切似乎并没有觉察到。

“一切都会一帆风顺的，我都已事先安排就绪了。谁也不敢利用我出国之机兴风作浪。他们会尊重您的兄弟。再说，他们也明白，我很快便会回来。即使我破开了肚子，我也会回来的。只要你们都加强戒备，谁也不敢乱说乱动。”

继而，他又从牙缝里挤出几句话来。这话与其说是对别人说的，倒不如说是在自言自语。“谁要是乱说乱动，那咱们就走着瞧，我倒喜欢让这些人跳一跳。”

佩莱斯只是一个劲儿地点头表示赞同，回话时，也只是三言两语，不多开口。他对在座的人扫视了一眼，目光并没有停留在某一人身上。这个他曾经作过战的国土辽阔，却不为外界所了解的国家内的要人，几乎全都在这个车厢内了。这些人有的来自山区（其中有他的老朋友，也有他的老对手），也有的是平原地区和东部地区军事首脑属下的军官。其中为数不少的人指挥的军队被他击败过。他曾对他们发起了迅雷不及掩耳的追击战，将他们统率的军队加以歼灭。

“此人我曾在拉斯托皮亚斯将他俘虏过。他脸上的刀疤是在萨姆罗山的战斗中留下的。”

回忆往事，宛如一次长途旅行，是一次经历了几个年头的旅行，其间经历了好几个阶段：由边境到山区，由山区到长满剑麻、被太阳晒干了的贫困的地区，然后来到了他从未到过的海滨地区，由海边再来到平原和大河边。起义军虽屡遭失败，多次地更换将士，但他总是战斗不息。他率领着几营士兵，常常是日夜兼程，走小道、爬山坡。也走过大路，到过不少村民们放鞭炮、用烤羊肉来慰劳他们的村镇。

他最后终于走到了这辆仿佛全国的要人均已集中在这儿的专车里来了，走到了这节车厢里来了。“这可是一次漫长的遭受到无数次挫折的旅行。”接着，他又暗自庆幸地想道：“可我每次总知道往哪儿举步。”

火车车轮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接着，拉响了汽笛。火车慢慢地停了下来。他们已到了岔道口，他在那儿要和总统告别了。

那些准备陪送总统上船的人仍留在车厢内，佩莱斯将军及其随行人员则换乘另一辆火车，回到首都。

他们在乱哄哄的人语声、再见声中走下了火车。两位总统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那件包得紧紧的黑色长礼服和另一件宽松的灰色长礼服也合在一起了。“我们就在这儿等您回来，元首。”“好的，先生，一切安排妥当。”尔后，总统又提高了嗓门，说：“我就在这儿将诸位交给佩莱将军了。他就是我，你们要支持他，与他好好地合作共事。”

人们发出一片赞同声和掌声。丽塔夫人也拥抱了佩莱斯。“大嫂母，您要照看好将军。您瞧，大家多需要他。”

他走过一个土坡，上了回首都的火车。他的助手们、副官和侍从，有的在前面为他开路，有的走在他的身旁，有的

紧跟在他的后面。两辆火车从相反的方向启动了。

回首都的那辆火车的车头开得更快一些，似乎也更轻松一些。佩莱斯独自一人坐在车厢内，他不想找人说话。

他对戴着手套的双手投予一瞥。“现在一切权力都在这儿了。他们想从我手中夺走，现在却反而全都在这儿了。”

一个象泥菩萨一样长得矮胖滚圆的侍从给他拿来了一瓶花露水让他清凉一下，他的名字叫里诺·索尔卡。

“不用啦，谢谢，我不热。”

弗朗西斯科·德保拉·罗维拉博士直挺挺地一声不吭地坐在他的对面。他身穿黑色长礼服，看起来十分整洁。佩莱斯这个阅力深广、足智多谋的亲戚正是他要与之推心置腹的人。不过，在火车上密谈，他觉得并不合适。

他走到了梅多迪奥·阿尔瓦莱斯·脱里约博士的身边。后者是个法学家，善于左右局势，是佩莱斯的心腹之一。

“今天是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将军先生。举国上下均一致公认您的非凡才能，因此，谁也不会来与您争夺领导权。”

“谢谢，博士，谢谢。”

普拉托手下的一名老军官对他嘟哝着说：

“但愿将军能康复归来。”

佩莱斯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地说：

“但愿他能回来。”

三

索拉纳象熟悉一个古老的神话一样只是零零碎碎地了解佩莱斯成为将军和总统以前的生涯。在他成为当权者之前，谁也没有想到他会成为这样的人。但是，这至高无上的权力终于与他永久地联系在一起，这说起来，实在令人难以相信。

让我们回溯到过去的年代，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当时，他完全是另一个人，连他自己也丝毫没有想到，也没有指望自己会成为以后那样的人。那时，他周围的一切都很简单，人都是他熟悉的，四面的山山水水也是他从小就熟悉的。然而，以后发生的事却完全两样了。

他昔日的天地十分狭窄，每天走的是一条穿山越岭的羊肠小径。他常常穿过村庄，来到几个宁静的村镇。这条道上走着驴群，驴儿翻过高山，来到镇上长满杂草的大道上。镇上的那些白房子大门常常紧闭着，教堂的钟楼上传来了钟声。

他家所在的这个村庄叫拉波耶拉。他家有一幢相当大的瓦房，还有一间作贮藏室的棚屋。在半山坡上有一块牧场，牧放着他家的牛羊。他家还有一块灌木丛生的土地，种着咖啡。

佩莱斯没有出生在那座大瓦房里。他出生时，他家的房子很小，建在附近的一座山坡上。房子里有两条走廊，呈直角形。深色的屋顶，为了御寒，建成为半个人字形。门前植有三棵大树，亭亭玉立，象是三位来访的客人，因长得十分高大，走不进屋内，只好站在在门外，遭日晒雨淋。后来，这屋子就给长工住了，有一部分还作了库房。他们一家人便住进了那一幢更宽敞的瓦房里。日久天长，那座老房子便慢慢地倒塌了。后来，那块宝基上只留下门前的三棵大树。

家里有寡居的母亲和几个兄弟姐妹，人丁兴旺。他二十岁那年，父亲去世，他便成了一家之长，也成了庄园的管家。他常常骑着毛驴，穿过田野，来到圣安德烈斯镇购买牲口，或去位于山脚下的阿贝海罗村探亲访友。有时他也会取道圣安德烈斯镇，走过那条狭窄的界河，来到比约隆索。这在新王国[1]时期是一座城市。整个边境地区当时只是一个国家。居民是清一色的本地人，血缘关系复杂，不是亲戚，便是朋友，要不，就是仇敌了。人畜和走私者常在国境线上走来走去。一个国家发生了战争，溃逃者便会去邻国避难，同时还能得到援助，以便东山再起。住在国境线上的人，谁属于此国，谁属于彼国，似乎很难分得一清二楚。

阿巴里西奥·佩莱斯有的亲戚是哥伦比亚人。他们有的属中等阶层，有的在哥伦比亚有一定的政治影响。他父亲曾几次带他去拜访过好几个家大业大的远房亲戚，他都叫他们表叔。有一个是学者，当过本地的州长。佩莱斯本人在比约隆索城待过一段时间，在一家食品商店里当学徒。

---

① 指邻国哥伦比亚。

发生了一次地震，城市被毁，他只好回到拉波耶拉，帮助父亲经营庄园。每天清晨，鸡鸣即起，在黎明的浓雾中套上牲口，赶着牛车和驴子，将咖啡运到圣塞瓦斯蒂安的市场上销售。

每当他走到院子里，常常见到大公鸡拍击着翅膀，急急地追逐着母鸡。赶上它后，便啄住它的鸡冠，摇摇晃晃地把它压在下面。在畜拦内，公牛的前腿搁在母牛的背上，母牛往前一挣扎，公牛随即跌了下来。系在木柱上的公驴只好抑止它那巨大的生殖器官的冲动，懒洋洋地在打盹儿。远处，女人们在采摘咖啡，长度只及大腿的短裙下面露出肥大的裤腿，她们面含挑逗的神情瞧着他，象是在等待着他。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他曾经与她们中间的多少人躺在铺满落叶的地上作过爱，或在农场的某一隐蔽的树荫下谈过情，公狗和母狗不顾孩子们的石击，正在交配。女人们有时怀孕生了孩子。和牲畜一样，这也是为了繁衍后代嘛。庄园主是不怕孩子多的，他父亲就有几个私生子，与他在一起干活。他的几个叔伯也是如此。多子多福么。土地里孕育出种子，母牛肚里生出牛犊，女人胎盘里生出婴儿，这是不可变更的自然规律，就连院子里的母鸡也不例外。

圣塞瓦斯蒂安是他狭小天地中的另一个尽头。他常去那儿采购物品，告借或偿还贷款。从他的模样看，他比实有的年龄要大一些。他推着光头，嘴唇上长了稀疏的八字形胡髭，髭须下垂，把嘴巴都快遮住了。腰上象有地位的人那样挂着一支左轮手枪和一把匕首，在母骡的鞍上还挂着一把砍甘蔗用的砍刀。他身披黑斗篷，头戴白草帽，小腿上裹着溅满泥浆的绑腿，常常缓步走进大商店里。他信守诺言，颇有良

好的声誉。他言语不多，买卖均用金币支付，拿到钱便放进缠在腰间的一只厚厚的皮兜里，然后便去看斗鸡赌钱。他下的赌注不多，但对两只家禽那种殊死的搏斗，常常看得入了神。随着一阵阵节奏越来越快的叫喊声，两只小动物拍击着翅膀，迅速地跳来跳去，用利剑般的脚爪撕裂着对方。被撕去了鸡毛的鸡脖子看起来象是一根血淋淋的香肠。有的鸡眼睛啄瞎了，还瞎着眼一个劲儿地朝对方啄去，自己最后也受到了胜利者的惩罚。他总是将胳膊肘支在栏干上，在一片喧闹声中他自己既不叫喊，也不手舞足蹈，只是出神地看着。斗完鸡后，他输则付款，赢则收钱，然后一个人走了。这玩意儿输赢不定，他有时赢，有时输。

每逢城镇上的集市，便总要去瞧热闹。他从不跳舞，也从来不喝酒。别人在呼叫、跳舞、吵闹，他总是置身于局外，冷眼旁观，至多也不过是朝着某一姑娘瞅着，其迷恋的程度不亚于看斗鸡，如果姑娘不理他，他便迳自走了。

他认为女人是个累赘，不能让女人给捆住了手脚。女色虽好，也只不过是一时之欢。

当他遇到了娜塔丽娅·贝雷斯时，情况似乎发生了变化。他每次去阿贝海罗时，总禁不住想去找她。他俩常常从远处眉来眼去，有时也走近寒暄几句。娜塔丽娅已经结过婚，有两个孩子。她皮肤洁白，面目俊秀，身材匀称，长着一头浅栗色头发。看来她是个对自己所做的一切颇有把握的女性。一天，他跟着她边走边说话，跟她走进了她的家。他本能地干净利落地迅速占有了她。她没有反抗，好象这是由命运安排好了一般。不久，他便将她和她的孩子们带走，安顿在圣德烈斯镇一所小房子里。

第一天他帮助她安家，顿理房间，夜里双双共寝。他先爱抚她几下，接着很快地得到了满足。当她准备合眼睡去时，却发现阿巴里西奥已起了床，在暗处穿衣了。“您上哪儿去？”“回家。”他不动声色地说。“您不留在这儿睡觉？”“不啦，还是回去好。”他牵着母骡，摸黑回到了拉波耶拉。次日头遍鸡叫时，他早已起床，在兄弟们的帮助下，替长工们安排活儿了。那天夜里他没有跟女人过夜，往后他也从来没有这样做，他永远也不会和女人一起睡到天明。他认为，那样做会给捆住手脚，会屈从于女人的意志。他的日常生活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就是他的兄弟了解了他和娜塔丽娅的关系，也不敢对他说些什么。每天傍晚，他骑马离家。“我上圣安德烈斯镇去。”他孑身一人，披着斗篷，消失在路上。到了半夜，拉波耶拉已入梦乡的村民便会听到他回来时的马蹄声。

打那时起，他便有了两个家：一个是他干活和睡觉的家，另一个是他女人和孩子们的家。两个家泾渭分明，从不相混。娜塔丽娅接二连三地生着孩子。他每天来看她，坐在过道里，与娜塔丽娅聊天，与孩子们玩耍。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他喝浓稠的农家常喝的汤，然后吃木薯，外加一片烤肉。饭后，点起一支雪茄，躺在过道上的一张吊床上，跟娜塔丽娅谈起了牛犊和庄稼。

夜里到了回家的时候，便启程回拉波耶拉。每当他去比约隆索或圣塞瓦斯蒂安做买卖时，后面总跟着一两个骑着母骡的贴心的长工。回来时，他便给娜塔丽娅捎来布匹和鞋子，还给孩子们买来糖果和玩具。

他俩之间从来不以“你”相称，他对别人也从来不称

“你”，连对兄弟姐妹、父母和孩子也不这样称呼。他认为，用“您”相称，表示与对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免得过于亲近而导致某种危险。

他常常寡言少语，娜塔丽娅也不爱饶舌。

“今天您倒非常健谈啦。”他常貌似亲切地对她说。有时她看到他神色焦虑，便问道：“今天出什么事了？”“这是男人的事。”他不愿正面回答。说完，便沉默起来，一直到半夜起床走时也不再说一句话。

两个家总是分开着过，娜塔丽娅从来不上他兄弟的家里去。不过，有时长工会将孩子载在驴背上去拉波耶拉，他兄弟们总是对他们十分亲热，还送给他们东西。

他很少待在家里。平时不是上地里去，就是和长工们聊天，再不，就是从他活动的小天地中的一端——甲村，走到另一端——乙村。在比约隆索的另一边，爬过高山，便是哥伦比亚人的国家了。他曾经听人谈起过这个国家的一些遥远的城市，也听说过这个国家的几个英勇战士，知道他们的业绩。这些，有的是他在边境中亲眼目睹的，有的是在市场上道听途说获悉的。

在圣塞瓦斯蒂安的这一边也延伸着一块硕大无比的土地，这是另一个国家——他的祖国。他对它知之不多，只知道它的面积比他出生的和他骑着母骡走过的这个狭小的天地要大百倍、千倍。他知道，他是在一个他并不熟悉的国家的一端，这个国家住着很多很多的人。他们和他日常生活中所接触的人很不相同。他从教会他读书、写字和算账的年轻教师那儿知晓，他所属的这个国家宽广无边，那儿有比他熟悉的那些山高得多的山脉，有一望无垠的大平原，还有漫长

的、船只要几个星期才能走完的海岸线。他从来没有见过大海。在集市上遇见的几个赶马车的和卖百货的货郎曾跟他说起过那个无边无际的泽国。暴风来临时，海水翻腾，掀翻船只，海水猛烈地冲击着岸边的巨石。他也没有到过那些牛马成群，覆盖着野草的一眼望不到边的大平原。他更没有见到过穿过大平原的大江大河，当然也更想象不起来那巨大的宽得此岸看不到彼岸的乌里亚巴里亚河是个什么样子。

他也没有去过首都。它一定比圣塞瓦斯蒂安大十倍到二十倍。那儿是中央政府的所在地，还住着总统。那些来管辖他这个地区的总督和将军也是从首都来的，将军们是带着军队，带着马匹和钱粮来的。

他除了在公共场所的墙上挂着的总统像外，从来没有见到过总统。那些总统像全身金光闪闪，穿着豪华的礼服，挂着马刀，胸前挂满了勋章。他们是国家的元首，国家的全部大权都紧握在他们的手中，连州长、省长、将军和军队还有那些戴手套的手里拿着监狱和国库的钥匙以及任命书上的印章的人也都属他管。他连一个部长也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些长着大胡子、身穿长礼服、头戴礼帽的先生只是在画报中见到过。他们是总统的助手，总统是核心人物。他们都住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在高山和平原的那一边，住在离大海不远的首都的宫殿里。

他曾梦想上首都去，看看这一切。但旅途漫漫，开销甚巨，还得化好多天时间。他得骑着母骡到流入大湖的那条河边，再坐汽船到湖城萨拉多，然后从那儿再坐三天轮船才到达通向首都的港口。

他去首都不为别的，纯然出于好奇。上那儿去一趟化的

钱足足可以买四十头小牛犊或替新买的母骡买两套马具。

文官武将和议员带着贪婪的饥肠辘辘的军队，从那个遥远的他并不熟悉的首都来到拉波耶拉，带走了玉米和牲口。在来人中间有几个黑人，街上的孩子们都好奇地瞧着他们。这些军队是来这个边陲地区镇压叛军的。他小时在拉波耶拉的家里或在附近的城镇游玩时，常听父亲和他的叔叔或他朋友们的谈话。他们常常谈起战争和失败了的武装起义。在起义前，总有人带来赫赫有名的起义军首领的秘密通知："作好准备，那件事在圣周开始。"接踵而来的便是监禁、躲藏、告密和逮捕。发生那次历时很长的战争时，他曾多次见到败兵在路上走过，队伍拉得很长。他们有的来自森林，有的来自深山，来这儿寻找藏身之地。这些人都是赤着双脚，半裸露着身躯，头戴破草帽，每人大背着一条破旧的步枪。领头的是个骑在母骡上口中骂骂咧咧的军官。他们都是一些在长期的争斗中被打垮了的哥特佬①，有的是自由派，或者如当地黑话中说的那样是一些"大脚佬"和"小蜥蜴"。他父亲不问政治，不介入战争，但他暗地里同情自由派人士。他用自由派军事首领名字来命名自己第二个儿子，给佩莱斯则取了共和国缔造者的父亲的名字。与那几个哥伦比亚籍表叔相处的过程中，他父亲对历史产生了兴趣，喜欢本国史，也喜欢罗马史。他常常片断地背诵新王国诗人写的诗歌。

佩莱斯这个年轻人听着、看着，但不多说话。战争来自远方，是从当权者那儿来的。那些赶牲口的脚夫带来了新的军事首领的名字，然后沿着山间小道传遍了各个村镇。

---

① 对保守派的蔑称。

父亲死后，佩莱斯成了一家之长，他对国内发生的大事的态度没有发生变化。他不介入，不讨论，他只做生意，不多说话。

然而，国内的争斗在这个孤立的省份仍有反响；同样，新王国内各派之间的斗争在这儿也有所反映。

战争似乎永无止境，此伏彼起。拉波耶拉地处两国的边境，逃兵和追兵就象走马灯一样，来来去去，没完没了。人们时而取出武器，时而又将它们藏了起来。起义军在大清早起来，便到国境线的那一边去了，傍晚，来了许多难民、伤兵和寻求避难的人。佩莱斯就象站在两条河流汇合处的巨石上一样，瞧着从他身边流过的两条混浊的水流。

省里的一些军官宣布拥护首都的某一个军事首领，或某一个武装运动的首领时，便向村镇当局发起进攻，同时，提出了新的政治口号，号召人们拿起武器。佩莱斯从来没有想到过要跟着他们走。他狡黠地瞧着他们从他身边走过，他们叫他入伙，给他封官许愿，但他拒绝了。

直到卡梅洛·普拉托到来后，他的命运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普拉托是个无所畏惧的人。他的名字常在报上出现，因此，小有名气。凭着他的勇猛，年纪轻轻便成了首领人物。他与老自由派人士合伙，但言词十分激进，竭力主张自由和人权。

佩莱斯是在一个具有戏剧性的哀悼日认识他的。普拉托手下一个叫恩脱莱纳的军官战死了。他原是个强壮、勇敢而自信的小伙子，佩莱斯从小就认识他。每当前者去阿贝海罗，总要与他会晤。

有一次佩莱斯劝告他说："别干这玩意儿了，还是种你的地吧。"恩脱莱纳微笑着说："只要普拉托长官叫我去，我就去。"每当遇到险情，普拉托便派人去叫恩脱莱纳，后者立即带着他的一帮人出现在普拉托的面前听命。在进攻敌人占领的一个村庄时，他胸口中弹倒下了。

他被安葬在阿贝海罗的公墓里。坟墓的周围用石块砌了一道围墙，鹅卵石的土地上挖了一个墓穴，上面竖了一个木制十字架。佩莱斯前去参加了葬礼。参加葬礼的人为数不多，大家默默无语，穿着黑色的旧衣服。当神父做完祈祷，棺木行将入土时，忽然有人说："稍待片刻，将军说他要来。"大家等待着。周围的气氛十分宁静，连远处直插云际的蓝色高山也是静悄悄的。不一会儿有人骑着马来了，后面还跟了一个骑士。前面这个人身材矮小，脸上密密麻麻地长了一脸黑胡子，一双小眼睛不停地转动着，行为举止显得有些神经质。他就是普拉托。他跳下马来，跟众人点了点头，走到墓穴边。佩莱斯就站在他身边，斜着眼睛偷偷看他。葬礼很快就结束了。神父在新盖的泥土上洒了圣水。人们仍然没有说话，只听普拉托说："我们一定要报仇。"参加葬礼的人走过去向他致意。就在此时，佩莱斯通过介绍认识了普拉托。后者对他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后说："我听人说起过您。认识您我很高兴。我就是您的朋友。"说完，便翻身上马，与他的随行人员一起走上通向谷地的小径。

佩莱斯回到了拉波耶拉。一路上，他摇摇晃晃骑着母骡，心里想着普拉托。从他那举止、目光和响亮的声音看，他与他认识的所有的人都迥然不同。晚上他在娜塔丽娅的家里，把这件事说了："我认识了普拉托将军。"娜塔丽娅做

了个惊奇的手势，说：“过去您不认识他吗？”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回答说：“不，不认识他，今天我才认识的。”他与大孩子玩耍的同时，头脑中老是浮现出普拉托那张长满大胡子的脸。此人颇有吸引人的地方。

打从那次见面后，他又与普拉托多次见了面。后者住在阿贝海罗镇上一条大街上的一所靠近教堂的房子里。房子矮小，建筑布局由中间向四周散开，石砌的前厅，瓦片上长满了苔藓。他的妻子是哥伦比亚人，笃信基督，爱好发号施令，大家都叫她丽塔夫人。普拉托从事的军事冒险和政治投机活动均未能给他家的命运带来什么好处。

佩莱斯是个讲究实际的人。他劝慰普拉托别干了，有时还提议他买牲口来育肥。每当普拉托战事失利，佩莱斯便到阿贝海罗来找他。他敲着木制大门：“堂卡梅洛在家吗？”里面传来了丽塔夫人的声音。他几乎从不待在家里，一来他生性好动，二来他需要与人接触，因而，他总是从这个村镇跑到那个村镇。此时他俩已拜认为干兄弟了。普拉托也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替佩莱斯与娜塔丽娅生的一个孩子当了教父。洗礼是在圣安德烈斯镇举行的。

神父开始时不同意让普拉托当教父，因为后者曾经枪击过神父的前任。这前任是个年轻风流的教士，与普拉托的妹妹有些纠缠不清。一天，普拉托的母亲对他说：“那神父对你妹妹的这副腔调我不喜欢。”于是，普拉托便来到教区宅院前。神父打开门一看，发现普拉托手中拿着左轮枪。“您怎么会不知道胡安尼塔还有一个哥哥呢。”他不等对方回答，便开了枪，自己在叫喊声和椅子撞倒声中跳过围墙，消失在树林中。

洗礼十分简短。钟楼响起了钟声，孩子们跑去抢拾教父撒在地上的硬币。丽塔夫人没有出席，只让丈夫作为她的代表。洗礼后，他们聚集在娜塔丽娅的家里，举着法国产的白兰地互相祝贺。普拉托喝了大半瓶，佩莱斯则慢吞吞地品尝着那一小杯酒。

“现在我们已是干兄弟了，这点我们应切记不忘，别人也不应忘记。”普拉托乘着酒兴说。佩莱斯只是回答说：“是啊，先生，堂卡梅洛，我们已经是干兄弟了，您觉得怎么样？”

丽塔夫人走到位于阿贝海罗的她家的门厅，说：“卡梅洛不在家。您如果愿意等他的话，兄弟，就请进来，他不久就会回来。”他不喜欢跟那个饶舌的女人单独在一起，她会对他问这问那。“我还有事，一会儿再来。”

普拉托一回来，就没有他讲话的机会。他有一大堆计划、打算，还有不少消息。“瞧，兄弟，眼下的形势不会持续太久了。国家没有元首，许多人都想起义。”接着，他又详细地跟他谈起了他在与别人联系过程中获得的传闻。还告诉他准备举义的各个将领的名字和他们各自拥有的兵力。当时，国内最后一个军事首领册封了一个文官当了总统。此人穿着法国式的长礼服，说起话来声音洪亮。“目下只有两条道路，”普拉托说，“要么支持这位总统，让他干下去，由他再委派给我们权力；要么就支持即将举事的某一将领。”继而，他分析了两个打算的结果。如果总统控制了局势，而他们又及时地支持了他，那他们就能主宰这个地区，将那些旧军官赶走。“那一批老东西在这儿也捞不到好处，在这儿发号施令的只能是我们。”他把“我们”两个字说得特别响

亮、肯定，仿佛佩莱斯已成了他们团伙中的一员了。“您是知道的，兄弟，我对这玩意儿可是一窍不通。我只不过是您的朋友而已。”普拉托兴奋地回答说：“您不光是我的干兄弟和朋友，您也是个发号施令的人。这儿众人都尊敬您。我俩在一起就是一股正式的力量。”佩莱斯无可奈何地笑着说：“我只是个庄稼汉。我可以帮助您，兄弟，但我可起不了什么作用。”这时，堂卡梅洛一来是为他的前景所鼓舞，二来喝了白兰地，兴趣来了，便侃侃而谈：“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嘛，兄弟，连您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不过，我们有勇气为自己开辟道路，直到达到我们的目的为止。您看着吧，兄弟。”“好的，我们以后再说吧，先生。”他留在那里，一直到天黑才告辞，骑着母骡，后面跟着一个长工，马背上装载着买回来的商品，回到了拉波耶拉。“这个干兄弟真有意思。他觉得什么都很容易。谁知道呢，或许他是对的。要是他不被人打败，那将来定会有所作为。”

佩莱斯虽说生性谨慎，办事稳健，从不轻信（您看到老虎轻信过么？鹿也不轻信，只有笨蛋才轻信呢），却也被这个生性好动、富于想象的人所深深吸引。普拉托从小就胆略过人，敢作敢为。他第一次出击便打垮了指挥二百名手握砍刀的敌人指挥所。那是在夜间，他们不发射一颗子弹，只是一个猛冲便达到了目的。那时他还很年轻，大家都已把他看成是新崛起的军事首领。之后，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被任命为省长，还到议会里去发表过激情满怀的演说，提出过激进的政治主张呢。

在佩莱斯看来，普拉托的脾气与他自己的性格完全不同。他那干兄弟生性暴躁，容易发火，而他自己则沉着冷静，

不动声色。就连对待女人的态度也不相同。堂卡梅洛为了一个女人，甚至会同自己的兄弟争风吃醋，弄到了女人后，他会通宵达旦地跳舞，甚至象马戏团的马儿一般蹦跑起来。

一天下午，下着倾盆大雨，佩莱斯只好留宿在阿贝海罗镇上普拉托的家里。他们替他在客厅众多的椅子之间安置了一张单人床。客厅墙上的镜框里挂着一张丽塔夫人巨大的相片，按照农村的习惯，他们早早地用完了晚餐，天一黑便上床休息了。佩莱斯是个庄稼汉，一上床就睡着了，但很快地又被从内房里传来的一阵与往常不同的说话声所吵醒，原来堂卡梅洛与丽塔夫人在亮着嗓门吵架呢。佩莱斯听到了那女人的叫嚷声："您根本不象个长官，倒象个见女人就动心的二流子。我已经忍耐够了，我得跟主教先生去谈谈。""您要是愿意，还可以跟教皇去谈吧。"接着听到砰的一下猛烈的关门声，然后又听到轻轻的开门声。这时，堂卡梅洛穿着皱巴巴的睡衣，嘴里轻声地咒骂着走了进来。"这女人真够呛。留点位置让我睡睡，兄弟。"佩莱斯睡到了一边，普拉托头枕在另一头睡下了。佩莱斯在从新入睡前对刚才见到的事思索了一阵。是啊，可不能结婚，男人是得单独过日子，不受制于任何人，不能让女人来跟自己吵吵闹闹，也不能让任何人来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横加干涉。在家里，光身一人；在自己的事业上，也叫女人滚一边去。待他再次醒来时，鸡已经叫了，不久，又叫了第二次。接着，周围的鸡都叫了起来。天快亮了，他得起身了。普拉托与他告别时说："昨天晚上的事对不起了，兄弟。""别放在心上，兄弟。"他给母骡备好鞍，开始上路。这时天已大亮了。

佩莱斯每天黎明便起来干活，中饭和自己家里人一起吃，

晚上便到圣安德烈斯镇娜塔丽娅家里去。有时他到比约隆索，到他父亲的同母异父的兄弟弗兰西斯科·德保拉·罗维拉博士的家里去。后者是个脸色苍白、身材瘦小的人，身穿黑衣衫，高高的额头如象牙般闪闪发亮，说话慢吞吞的，声音很低。

他常常走这样一条路线：从家里出发，先到在比约隆索的弗兰西斯科·德保拉博士家，最后到阿贝海罗·普拉托将军的家，中间经过圣安德烈斯镇娜塔丽娅家和圣塞瓦斯蒂安的几个商人家里。旅途的起迄点是在拉波耶拉的家，那儿住着他勤劳、驯顺的兄弟。几个姐妹已出嫁了。过节时，她们便带着丈夫回家来吃炖母鸡，同时，谈谈庄稼的收成，从遥远的首都传来的关于举事起义的情况和政府采取的相应措施等传闻。

在辽阔的国土上发生的事（有的发生在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城市中，有的发生在很远的首都），却象牲口遭牛虻叮咬很快传遍全身一样，也迅速传到了圣塞瓦斯蒂安，传到了边陲山区和河滩。

在历史上，只有在首都出现强有力的首领时，社会秩序才能得到较长时间的稳定。但这样的首领为数不多，只有两个，也许是三个，他们都是经历了长期的无休止的战争后才上台的。在这些强有力的首领上台前后，也出现过一些影响较小、统治时间较短的首领。每出现一个首领，或者在新旧交替之际，便会发生一次接一次的战争，那些想当首领的人还会耍弄种种阴谋和权术。有时，在争权夺利的过程中，为首者还会是个身穿高等学府长礼服的博士。早在上台前，自以为能当首领的人便替自己物色了爪牙。这就是传到阿贝海

罗来的历史，也是拉波耶拉人晚上常常讨论的而佩莱斯从小便熟悉的历史。

普拉托正是在最后一个博士当总统期间崛起的。这位国家首脑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培养了一大批自己的辩护士。他将自己的任期暂定为两年。心想在这期间他可等待机会，再延长自己的任期。担任过总统的第一个博士并没有达到目的，这第二个博士自以为有力量改变这一规定，让自己继续留任，殊不知早有另一个首领在虎视眈眈地觊觎着总统的宝座了。这就是莱昂特罗·托雷斯将军。他是个行伍出身的老兵，身经百战，为人慷慨大方，和蔼可亲。那位博士总统一提出总统任期的改革意见，托雷斯便号召全体民众捍卫已遭蹂躏的宪法。于是，举国上下又忙着进行招兵买马，还出现了游行集会，武装冲突。现在人们议论的是战争的胜利和失败，武装冲突又东山再起了。

普拉托已听到了消息，心里痒痒的，又蠢蠢欲动了。他决不会按兵不动，坐失良机。他对到他在阿贝海罗的家里来向他求教的人说："作好准备，把人马集结起来，发给他们武器，再等待我的通知。"他感到，机会终于来了，绝不能丧失。他可以拉起队伍支持维护宪法的托雷斯将军，但糟糕的是他在镇上的许多宿敌却早已站到了托雷斯这一边了。当然他也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呢？）支持这位博士总统，他现在还在台上，需要有人支持他。他可以在已经开始的战争中崭露头角，成为那位身在首都，急需武装人员来支持他已开始履行的总统职务的摇摇欲坠的国家首脑的根本支持者之一。

佩莱斯来看望他，仿佛是来给他出主意的。

“这个举义的人会失败的，兄弟，您看着吧，”佩莱斯对他说。“我们应该支持政府，控制住这儿的局势。”佩莱斯已感到事情的危险。“我只不过是个干农活的，兄弟。”他是在考虑他的庄园，牛羊和买卖。弄得不好，这一切都会丧失殆尽。他曾多次见到过失败者所遭到的厄运：人去楼空，庄园遭到侵占，家人惨遭迫害，最后遭遇到的是贫困、监禁和死亡。“我是个种地的，兄弟。”但普拉托突然回答他说：“您是个重要人物呢，可不能袖手旁观啊。再说，不管您干还是不干，他们都会来找您算帐的，您别糊涂了，兄弟。”

打从他十六岁当一家之长时起到现在已整整过去了二十个年头了。在这二十年中他克勤克俭，日子过得不错，现在已是三十六岁的受人尊敬的中年人了。干兄弟普拉托的情况却不是这样。他是个“赌棍”，是靠碰运气过日子的人。

不过，或许普拉托兄弟说的话也不无道理，因为随着关于义军的传闻不断的增多，佩莱斯越来越多地听到了种种令人不安的消息，这使他坐立不宁了。从义军那儿传来消息，他如与义军合作，可获得本地区的管辖权，还将委托他军职。但他本人认为，政府已得到了普拉托将军和他的朋友们的支持。“应该支持政府，兄弟，这样做不会有损失。”

正是在这时，传来了自相矛盾的关于托雷斯将军已起义的消息，与此同时，关于战争的流言蜚语也纷至沓来。

“战争又来了，时机又来到了。”普拉托说。他立即开始组织人马准备行动。这时的佩莱斯则在圣安德烈斯镇娜塔丽娅的家里。闲着与娜塔丽娅和孩子们在一起时说：“我的干兄弟要我也参加，可我还得好好想想。”沉默了一会儿，他又说：“可得好好地想想。您没有看到么，有那么多人得

靠我呢。”

普拉托终于派人来叫他去圣塞瓦斯蒂安了。他们在省政府大厦内等候他。广场上已站满了武装人员。他带着他的兄弟们和一批亲友还有长工到了那儿。一进政府大厦，他便与省长握了握手。普拉托这时已挂着自由派的黄色绶带，腰上挂着指挥刀。他严肃地对佩莱斯说：“佩莱斯上校，政府和祖国需要您。您已被任命为营的指挥官，将立即出征。我已替你作了担保。”

“佩莱斯上校？”他不禁皱了皱眉，默默地朝在座的人们看了一眼，并明白已经发生了与父亲之死同等重要的事情。他只好听之任之了。“要想说不干，也为时已晚。但我希望能让我自己亲自组织我的人马。”就在这一天，他开始任命他的下级军官。有的是他的亲友，有的是他的老相识。总之，都是一些忠实可靠骁勇善战的人。晚上，他回到了拉波耶拉，与家里人告别。姐妹们哭了。他生气地说：我还没有死呢。”

普拉托委他一项重任，要他去占领一座热带地区的城镇，以阻止义军向前推进。他具有猎人所特有的敏感，且又熟悉地形。他派兵占领了广场，还让各个支队埋伏在各要道口上。翌日，各地的了望哨来向他报告，说有一支敌军已向他们靠近。佩莱斯骑着母骡，双手端着一支崭新的温彻斯特式连发步枪，将指挥所设立在一座能控制道路的小山上。他见到一支义军已从远处出现，队伍杂乱无章，周围是一片飞扬的尘土。他让敌军走得很近，进入了伏击圈，但还未被察觉。接着，他便下令开火。子弹象冰雹一样往阵地上倾泻。佩莱斯命令他的一个堂弟率部往中间冲下去，将敌人切割成两部分。他堂弟率领的支队和敌军混战在一起，厮杀得难解难分。

“吹冲锋号！”他命令站在他身边的号兵说。他自己拿起步枪，朝战场上瞥了一眼，只见那儿的爆炸声象节日的爆竹一样震耳欲聋。义军的后面有一个头戴黑帽，骑在马上的人，手里拿着一把指挥刀，正在大叫大嚷地发着号令。佩莱斯端起步枪，小地地瞄准着。枪声响了，骑马人应声倒地。

敌军开始溃逃。“佩莱斯上校万岁！”有几个士兵叫喊起来。他第一次体验到战斗中所特有的情景：激动、危险、火药味，爆炸声和叫喊声。“敌军已被击溃了，让他们逃生去吧。”他的一个助手对他说。后者不高兴地瞧了他一眼，说：“不行，先生，现在正是应该追上他们，歼灭他们的时候。对敌人就是要歼灭”。无论在路上还是在田野里，到处是四散溃逃的败兵。追兵呼喊着，射击着，向他们扑了过去，与他们混战在一起。

从那时起，对佩莱斯来说，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别人对他刮目相看，他现在已经是佩莱斯上校了，是一位凯旋而回的军事长官。省长和普拉托将军都交口赞扬他，说他沉着镇定，足智多谋，能充分利用地形。但对他说来，从心底里感到，打仗也只不过是另一种农活罢了，就象他平时给长工们分派活计，或者是给猎人和养猎狗的人分配任务一样。所不同的是现在所猎取的不是鹿，而是人罢了。

普拉托指挥的神速的军事行动保证了这个省份仍属于中央政府。所有的交通要道已经固守住了，同时，他们还有足够的力量向首都进军。普拉托早已制订了这个战略。他认为，只要有一支武器精良的三、四千人的队伍，便能在一周之内进军首都，协助总统对托雷斯的义军进行决定性的打击。

普拉托激动地对佩莱斯说：“局势已控制在我们的手

中。我们的兵力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还提出了更远大的目标。佩莱斯已听惯了这小个子咄咄逼人的腔调，也已适应了新的军事形势，因而听了并不觉得吃惊。现在众人都称他上校了，有人还向他暗示：“要不是您，义军就会长驱直入，到达这儿了。是您挽救了殆势。”“请不要忘记，这儿的首领是普拉托将军。”这是他唯一的回答。

省里的局势仍然十分紧张，人们忧心忡忡。首都的答复是不需要他们去保卫中央政府，还是让他们控制住当地的局势。然而，几个星期过去了，从中央政府传来的消息并不好，托雷斯将军已重振旗鼓，占领了不少重镇，博士总统动摇了。那些被派去镇压义军的军事长官只是虚张声势，或疲于奔命，失去了良机。看来他们只图安逸，只思与敌人妥协。国内整个局势渐次控制在托雷斯将军的手中，总统已成了光杆司令。

“此人很快就会被推翻。”普拉托显得极为不耐烦地说。有时他又激动地说：“我们别等下去了，到首都去，谁敢阻挡我们？”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只差一道命令了。他打算利用政府还控制着一部分地区的局势的有利条件，向首都进军，但省长不同意，佩莱斯则保持着沉默。

一天，传来了更坏的消息。博士总统已将权力移交给他的一个代理人，他自己则坐船到国外去了。托雷斯将军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已向首都长驱直入，城内一片惊恐。一天，下着倾盆大雨，托雷斯将军进入首都后，以护宪革命军首领的名义登上了总统宝座。

原有的一切都彻底崩溃。过去曾疯狂地拥护过旧政府的那些人这时却倒向胜利者这一边。在圣塞瓦斯蒂安出现了

越来越多的托雷斯的拥护者。普拉托、佩莱斯和省长成了孤家寡人，部队开始开小差了。有消息说，从附近地区派来了军队，打算占领这个不听命于托雷斯将军的省份。

普拉托将军决定承认自己的失败。这个决定和往常一样，是突然作出的。他认为，这么漫无目的地继续打下去不划算。当然，他也没有卑躬屈膝地请求宽恕他。“这次咱们打输了，还有下次呢。”心想眼下新出现的形式是暂时的，不久便会出现新的机会。他打算暂时隐蔽在边境，伺机再起。

他下令让士兵暂且退役返回。“别难过，我们会东山再起的。”佩莱斯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他早已预见到这个灾难性的结局，并已作好了忍受这一切的思想准备。

他带着他那一批武装人员乱哄哄地回到了拉波耶拉。他对家里人说：“我们得尽快离开家里。把能带的东西都带上。”

他花了三天时间用来收割庄稼，采摘水果，将牲口集中起来。他早已将几个姐妹和他母亲遣散走了，同时，也将娜塔丽娅和几个孩子托可靠的人带走了。接着，队列长长的驮着粮食、水果和家具的马队也出发了，后面还跟着一大群牛犊和母牛。他已将武器埋藏在庄稼地里。然后，他自己也骑着他的母骡，后面稀稀拉拉地跟着二十来个骑马的人，也上了路。“托雷斯的人马很快就会来进行烧杀抢劫的。”他心里想。傍晚路过圣安德烈斯镇时，他看到娜塔丽娅的家已经关上了门。他们默默地朝前走着，有时在酒店里歇歇脚，吃点东西，也让牲口休息一会儿。天快黑时，他们来到界河的一个渡口，涉水而过。周围十分宁静，杳无人声。他们继续往前走。他这时已经成了难民。在黑夜中，他见到远处比约隆索的灯光。他熟悉这条道路，便继续步履稳健地期前走去。

四

他打算在国境线的另一边居住下来，重新开始他那勤劳、谨慎的庄园主生涯。他将庄稼种得绿油油的，将牲口喂养得膘肥肉壮，滚瓜流油，黄色的牛毛闪闪发亮。处境与他相同的还有不少人，他们都不得不越过国境，在那里定居下来。待过若干年，等人们将往事淡忘后，再寻机带着他们的家人与牲口，安安稳稳地回到他们的故乡。对佩莱斯来说，便是回到拉波耶拉，从新开始他因参加意想不到的军事冒险活动而中断了的生活。

他在那儿购买了一座上好的庄园。庄园的土地虽和他原先的完全一样，但总不是一回事儿。土地十分平坦，一直延伸到河边，人们朝河西看去，那儿住着哥伦比亚人；在河的另一边，即东边，人们说话的腔调和待人接物的方式，又是另一个样子了。

新庄园毕竟与他原来的庄园不同，当然，他自己也变了样，他现在已经是佩莱斯上校了。他与他骑着母骡在路上见到时向他问候致意的人们和他的长工或乡里之间已经产生了一定的距离。

跟随他去那儿的拉波耶拉人也发生了变化，他们都已经

成了军官。经历了几次战斗后，他们的样子变了，他们和他佩莱斯之间的关系也与往常不同了。

“这次事情没有办好，”他总是这样想，堂卡梅洛心太急了。他们原本可以等一等，待全国的局势明朗化后，再行决定。这样做，也许会和以前一样，保持不卷入的态势。

但现在他们却在国境线的另一边了。表面上看，似乎没有多大的不同。但这可是哥伦比亚人的国土了。象他这样听惯了本地人口音的人，可以听出那边的人说话时腔调似略微有所不同。现在他也是个头目了，他跟那些由于遭到袭击，或由于失败而不得不找那些隐蔽的渡口过河，不时地从河的此岸到达彼岸的军官并不一样。他们都是一些遭到重创，衣衫褴褛，寻找保护以伺机反扑的人。他却是土地的主人，他有人，还有牲口。他常常以重要顾客的身分，而不是以光会开空头支票的破落户的名义去造访比约隆索城镇上的一些商人之家。他是个既能指挥成营的士兵作战，也能作成千比索买卖的人。

普拉托定居在旁边的一个庄园里。与其说是庄园毋宁说是个兵营，因为里面住着的无所事事只尚空谈的军官比长工和工头的人数还多。堂卡梅洛作为庄园主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他仍然在东奔西走，准备再干一场。普拉托常给佩莱斯捎来口信，有时还亲自登门拜访。看样子他还是沉浸在他的行动计划中，虽说这些打算是很难付诸行动的。

一些在上次的军事行动中被打散的军官这会儿又陆陆续续地跑来找他：“长官，我来这儿想得到您的帮助。”他来者不拒，或给他们一块土地，让他们耕耘；或给他们一个卖肉的肉摊，“你就这样挣钱度日吧，以后再等机会。”

每当佩莱斯去比约隆索，总要去看看罗维拉。这个狡黠的哥伦比亚政治家对国境线这一边和那一边的局势了如指掌。“您可不能再走回头路了，阿巴里西奥。”他总是饶有兴味地听着这个身材娇小、穿一身黑色衣裤、手指短而纤细、语音柔和的人讲。“这一阵子过去后，托雷斯将军的政策一定会发生变化。到那时您就可以决定您的行动方针了”他们也常常谈起普拉托。“他每天都准备干点什么。有时候他以为还能得到哥伦比亚方面的支持呢。”“我不信，”罗维拉说，“他对人们跟他说的一切都抱有幻想。不过，有一点您千万别忘记，阿巴里西奥：他如果得不到您的支持将一事无成。别急，等局势明朗后再干吧。”

回家的路上，佩莱斯就上普拉托的庄园去看看。后者很少到田野里去干活。在一般情况下，他总是和一群在那儿避难的军人在一起，他们聚集在他家的过道里，商谈着什么。

普拉托说话时，脸部的表情十分丰富，双腿迈着大步在过道里来回走动着。“对托雷斯将军来说，局势恶化得比我想象的要快得多。我已得到消息，中央政府内已出现了不满的情绪。我收到了好几封来信，希望我在行动上给予支持。我当然不会随便卷进去，因为我不想找什么靠山。”

嗣后，他对佩莱斯说：“没有十分把握，我们不要随意离开这儿，兄弟，1892年那次冒险的行动我们不能再干了。”佩莱斯静静地听了一会儿，便回到自己的庄园里干农活去了。他只要一抬头，便能看到远处的圣安德烈斯和拉波耶拉的群山。他的土地和亲友就在那儿。他自己也属于那个疆域辽阔，但不熟悉而又为人们天天在谈论的国家。圣塞瓦斯蒂安已属于托雷斯将军的人了。在安第斯山腰的那一边，一直

到遥远的首都也都是一样，宛若这一望无际的领土都对他充满着威胁，包围着他，“可是，我一定得回到那儿。”

回去却又谈何容易！托雷斯政府的人有时来找他，对他说：“您想回去就可以回去，托雷斯将军可给您作出保证。”这意思是说，让他回拉波耶拉，听命于托雷斯政权；或者是屈从答应脱离一切政治活动。这样做，他原来的亲戚和仆从（现在他们都是他的下属官兵）是不会理解他的。他现在已不只是堂阿巴里西奥啦，他已是佩莱斯上校了，再升就是将军了。他在边境上的这座新庄园就象是一座兵营，那些作业班组就象是连排一级的军事建制。他已将头发全部剃去，嘴上留着长长的硬梆梆的黑色八字形胡髭，活象个蒙古人。

佩莱斯的庄园日渐扩大，他在避难和对现实不满的人们中间的威望与日俱增，谁要想干点什么，必须得到他的支持。

“他可不会再去冒险了，”自以为了解他的人都这么说，“那他为什么不回拉波耶拉去呢？”

普拉托将军不断地给他传递着消息，与他讨论自己的行动计划。他们总是间或在午后坐在位于两座庄园边界上的一块巨石上谈话。一般总是普拉托讲，佩莱斯听。“对付托雷斯这样的人，还得等待一些时日。他还相当强大，众人都拥戴他。不过，两三年后，事情将会发生变化。”说着，普拉托的眼睛亮堂起来了。“到那时，他要么就搞连任，而这正是他过去坚决反对的；要么他找个人代替他。不管他怎么做，都会引起不满。我们要作好准备，等待这个时机的到来。”接下去普拉托便向他指出，到那时哪些人和哪些地区他可以加以依靠。“随随便便地用人对起义者来说是不利的。等待机会

的有胆有识之士多得很。”继而，他又谈了谈准备派往圣塞瓦斯蒂安地区和全国其他地区的代表。“这次机会我们一定不能失去，兄弟。”

在回家的路上，佩莱斯身披黑色斗篷，步履沉重地缓慢地走着，边走边陷入了沉思。“这次机会我们一定不能失去。”眼下形势确实不错，但他新的财富都已经在国境线的那一边了，也就是在他被没收的庄园的另一边了。他和哥伦比亚的自由派和保守派人士都相处得很好。“我不想去打这场官司啦。我有那儿的财富已足够了。”属于这两大政党的地方军事长官都常来庄园看望他。他总是以地主的身分而不是以政治家的身分说话，“堂卡梅洛才是政治家。”

岁月很快流逝，他已是快四十岁的人了，但胡子还是漆黑，加上推着光头，看模样还非常年轻。随着托雷斯总统的任期越来越临近结束，普拉托的心情也越来越不安，他的活动也更加频繁了。“他如果要连任的话，那就会重犯别人的错误。他一定会推举个无能之辈，自己好幕后操纵。”

有时是佩莱斯的姐妹，有时是娜塔丽娅对他说：“我们在这儿过得挺好嘛。大家的日子都过得太太平平的，他们对我们也挺尊重。”他没有立即吭声，只是眼睁睁地瞧着对面的群山，说：“对，你们说得对。不过，我们的根还是在那边，您没有看到吗？”

托雷斯总统在他的副手中选了一个才能平平的人来接他的班，已公布了大选的日期。全国到处都插上了红黄两色旗，报上出现了攻击性文章。一个颇有声望的军政头目也出来竞选，他享有正直、慷慨的美名。人们叫他“独臂人”，因为他一只胳膊受过伤。但由于政府的操纵，官方的候选人

强行当选了。萨瓦尔塞将军作为当选总统宣布上台，“独臂人”率众发动叛乱。

普拉托期待着的形势重又出现了。信使穿梭般地来来去去，传递着信息，交换着情报。有人曾试图举事，因没有得到普拉托的支持，很快地失败了。

普拉托对形势洞若观火。他早已成竹在胸，静待时机。这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前总统托雷斯将军亲率军队征剿“独臂人”，在一次作战中，纵马疾驰的托雷斯被子弹击中，象一只麻袋一样沉重地倒在地上死去了。这消息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托雷斯将军去世了，现在一切都有可能实现了。萨瓦尔塞已成了个徒有虚名的总统，他已是无人支持的孤家寡人了。让人们为所欲为的时刻终于来到，国家的命运又操纵在一小撮冒险家和骗子的手中了。

普拉托与他的部属进行了多次秘密磋商。他自己象是一只关在笼子里的野兽一样焦躁不安。他决定亲自上首都去了解情况，然后根据形势作出抉择。“我得上那儿去实地观察一下形势。”佩莱斯借给他旅费。他认为此行或许能争取得到某个省份的领导权呢。然后，再视情况而定。

他一开始并没有得到当局的接见。他在总统府的接待室里等了很长的时间，他觉得自己受到了屈辱。最后终于见到了总统。萨瓦尔塞将军吃惊地、很不痛快地听了那个从表面上看一无所有的陌生人所陈述的非同凡响的建议后，只是含糊其辞地敷衍了几句，便让对方怀着不信任的心情走了。看到他走出门外，便对自己的亲信说：“这个印第安人是有点儿得意忘形了。”

普拉托怒不可遏地回到家里。“这混蛋不知道我是谁

呢。我们打倒他，兄弟。”他对佩莱斯说。“恐怕还得等一等吧，堂卡梅洛。”佩莱斯觉得他过于急躁。“不用等了，兄弟，别人都已经起义了。就连他自己的人也造他的反了，我们得尽快行动，免得让别人走在我们的前面，占据优势。老虎总是先吃软的。”

不久，果真传来了各地武装叛乱的消息。就连那些远征军的长官也命令军队掉转枪口，反对起总统来了。“现在已是时候啦，连一分钟也不能耽误了。”

“是时候了，兄弟。”佩莱斯对他说。于是，急切地开始了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他们对分布在各地的朋友们发去了指令，让他们作好行动的准备，并要他们在次日清晨将边境各村镇的当权者予以逮捕，用缴获的武器武装自己的同伴，等待着普拉托的到来。

接着出现了十分混乱的局面。成群的人来来去去，普拉托将所有的人都叫来了：有他自己的亲友，也有原来属于佩莱斯的军官。他封他们官，授与他们军衔：中尉、上尉、上校。“兄弟，您得预支给我们一点儿军饷。”佩莱斯将平时节俭下来的装着成盎司金子和银币的钱袋交给了他说：“这儿有三千多比索。”这么干并非出于他的本意。当他的姐妹和塔娜丽娅问起此事时，他说：“干不干还不知道呢，还得等一些时候。”可是，普拉托的决心已下定了，而且已经确定了行动的日期。只差一个月了，具体地说，是在五月二十一日的清晨。

在即将举事的前几天，佩莱斯比平时更加沉默寡言，也更加离群独处了。家里的人，只有他妈妈还敢于将亲友们常议论的话题告诉他：“这可不是您干的事儿啊，阿巴里西

奥。这些事都是普拉托将军才能干。我知道你的脾性，您可千万别干您认为不该干的事儿。”瞧着那个身材纤小、目光犀利的女人，他回答说：“不行，我得去，妈妈，您别担心。您是知道的，我也不是傻瓜。”他确实得去，虽然这样做与他的秉性和本能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就这样，他渐渐地默默地一步一步地参与了普拉托那冒险的赌博。这或许是最后一次了，可是，他一定得去。

举事的那天终于到了，参加的人数寥寥无几。“来这儿的都是军官，”普拉托说，“士兵在别处。”二十日晚间，佩莱斯将庄园的事安排妥贴后，腰间缠着一条宽皮带，皮带上插着左轮枪、匕首，还挂着成盎司的黄金，马鞍的鞍架上挂着一把大砍刀，还有一支卡宾枪。他在家里等了一会儿。到了半夜，有人在路口叫他。他骑上白色的母骡，披着斗篷，上普拉托那儿去了。在场的人总共还不到六十人。他们两人一排站好了队，谁也没有说话，便上路了。两小时后，他们来到了界河河边。这条河看起来仿佛更长更深了。在寂静的夜晚，只听到马蹄击水时发出的声音，这声音延续了很长的时间。“水很凉。”有人这么说了一句。

五

索拉纳神父从来没有去过国境线，不过，他能想象得起来当时的背景。周围的群山笼罩在晨雾中，河的两岸怪石林立，形成多处峡谷，河水十分湍急。人们身上裹着黑色的毯子，带着帽子。这是一支已过了河的起义军队伍，由普拉托和佩莱斯率领。那时索拉纳并不认识他俩，也不熟悉这支象雪崩一下突然而至的队伍。他终于从那儿来了。“你是来害我的，尽管连你自己也不清楚，但你来肯定是来害我的，我的性命就这样连我自己也不知为什么，就要完蛋了，大家的性命也要完了。”

连索拉纳自己也回想不起来当那一大群冒险家上岸时，他在什么地方，谁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对他来说，这一天只是平平常常。他或许在酒馆里，也可能在他教区宅院前种着番石榴树的庭院里，也兴许在做晨间弥撒。反正这一天和别的日子没有两样，那时节谁也不会跟他提起佩莱斯或普拉托的名字，即使有人跟他提到这两个人的名字，他也不会引起多大的注意。但现在他却感觉到他俩来是为了加害于他的，就象随手往空中抛掷一块石头，击中了他这只飞鸟一样。“为了让众人有个共同的归宿，上帝让我们大家都化为灰烬。”他常

常阅读的这本书这么说。他觉得奇怪，但确实是这么说的。

义军于当天夜里便到达了圣安德烈斯镇，到处响起了砸门声，街上闪着灯光，广场上一片喧闹声。这一天的早晨好象特别长，也可能是中午或夜晚特别长。总之，人们觉得白天和夜间好象连在一起了。其实又何止是这样呢，连星期天和星期一也分不清了。总之，义军不分昼夜地行劲着，一个又一个地将村镇夺了过来，清晨占领了圣安德烈斯镇。家家户户紧闭了大门，但窗户还开着。一群群的持枪者躲藏在街角，不时地响起了枪声，打破了夜空的寂静。接着，传来了被追击者的渐去渐远的叫喊声。普拉托埋伏在镇上的人早已将圣安德烈斯镇拿下了，让当权者作了阶下囚，还夺取了一些武器。普拉托将武器分发给他一些朋友带来的长工，建成了好几个连队，还给即将建立的营取了名字。从居民的畜栏内牵来了一匹匹已备好了马鞍的马匹和骡子。

天还没有亮，他们就离开了圣安德烈斯镇。到阿贝海罗时，东方已出现了晨曦。起义军队伍越来越庞大，因为参加起义的人又从农村中带来了许多人。这样一来武器不够了。走进城镇，妇女们从门口伸出脑袋来观望，小伙子们则围着普拉托将军的坐骑。别人已开始下马了，但普拉托仍骑着马在街上走来走去。他走进了几户人家的家里，向众人问候。“何塞·安德烈斯上哪儿去了？”“他快带他的人马来了。”“兴许他已经到这儿了。”

普拉托到镇公所门口下了马，下令重新整编队伍。人们给他端来了咖啡。这时，佩莱斯发完了武器弹药后也来了。他喝了一口端上来的咖啡，甜丝丝的，味儿并不纯正。

普拉托问了问从各地来向他送信的人的情况，显得十分

焦虑，因为从各地传来的消息都不好。原来计划攻占的村庄仍原封未动，攻了几座城镇也都失败了，在要道口设立的伏兵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相反，有消息说，他自己的人却死伤不少，有的一战即溃，四散奔逃。

普拉托骂个不停。佩莱斯只是低着脑袋，一声不吭地听他咒骂。“堂卡梅洛抱过多的幻想了。”他想。现在的向题是，通向被敌人占领的城镇的各条要道都让那些王八羔子们施展了他们的雕虫小技给封锁住了。

过不了多久，又传来了更坏的消息。进攻圣塞瓦斯蒂安城的战斗也失败了。政府军驱散了攻城的义军。除了城内的大街上留有几具尸体外，城池安然无恙，省长和守军的长官均严阵以待，在各条街道的十字路口均筑起了工事和掩体，碉堡的枪眼里伸出一枝枝黑色枪口的枪支，等待着他们的来临。

普拉托决定将主力向圣塞瓦斯蒂安靠近。他眼下只有一支装备低劣的由六百名长工组成的队伍，他们走在漫长的崎岖不平的小道上。普拉托试图向佩莱斯作点解释，意思是想说，失败不要紧，出路还是有的。他说了一大通，一会儿说，即将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一会儿又说谁会来帮助他们。但总的说，这次行军并不令人愉快。与其说，他们是一支进攻部队的前锋，倒不如说是一支被追剿的败兵。

到了圣塞瓦斯蒂安城的附近时，他们明白，想攻进城去太困难了，因为全城已严密设防，无论在城墙上，还是在城门口，都有重兵把守。马蹄的笃笃声，军号的嗒嗒声响彻云霄。在各路口也都有一大群荷枪实弹的士兵防守着。

他们觉得这座城市完全变样了。这时，响起了一阵枪声，是义军派去攻城的部队与敌人的前哨阵地接上火了，普

拉托带着他的军官立即来到附近的小山上。

“我们先将他们围困起来，与此同时，我们再派兵占领省里的其它城市。眼下我们就这么办吧。”

他派了一部分人将圣塞瓦斯蒂安城包围住了，自己率领军队来到附近的一个村庄，选几家好房子住了下来。他们的模样仿佛是一群朝圣者，引得村子里的一些好奇的人都来看他们，还偷偷地对他们进行评头论足。

这难道是他们举事的目的么？他们举事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待在小村子里，孤立无援，周围都是敌对势力，成天无所事事地打发着日子。佩莱斯和他的亲随人员还有军需处官员住在一起。由于军饷是由他资助的，因此，每当人们来向他请求提供后勤支援时，他的话具有无可否认的权威性。

他对局势没有说长道短，不过，人们却总见到他不言不语，低头沉思。多数人都觉得这回儿他们很有可能自认失败，回到原地去了。他们得到了什么呢？这次失利都是因为有的人说话不算数。原来说好要来参加战斗的人都按兵不动，而来参加战斗的那些人却又没有稳固的基地，现在他们拥有的只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村镇。在这个村镇里，他们自己仿佛已处于包围之中，处于防御的地位了。

但普拉托仍然喋喋不休地在讲未来的胜利和进行出其不意的夹击之类的言词。然而，他的听众却对他这一番空中楼阁的虚幻言论难表赞同。

佩莱斯对谁也没有说起过他内心的疑虑和不快，他兴许比别人更清楚地感到，形势很糟，情况与他们出师时所想象的完全两样。他数了数银钱，数了数兵力，知道人力物力都少得可怜，要想攻占圣塞瓦斯蒂安城，占领全省已无可能。

但同时他又觉得不能这样班师回去。既然已经走上了这一步，好好歹歹也得干到底了。他决不能打了败仗，低着脑袋回到那边。成了败军之将回去多丢人！“我本应该三思而后行的。”但现在悔之已晚。眼下能做的就只能是想方设法改变面临的厄运。

这样的处境促使他向普拉托靠近，听从他的安排，支持他的行动。除此之外，已别无他路。他决定紧紧地抓住这个好说大话的人，拚死地战斗下去。

普拉托总是装成得到好消息的模样，他老是说，他们很快将得到援军。对那些新招募来的士兵也总是开口闭口离不开胜利两字。他那顽强的信念象是感染了他的士兵，原来犹豫，彷徨的心情渐次消失了。在他看来，形势不错，至少已出现了好转的迹象。同时，他还谈到了全国的形势，中央政府已出现了众叛亲离的局面，“你们瞧，这样下去，政府军将不战自溃。”

继而，他又谈到了那些答应和他一起举义的人，也谈到了附近的一些省区即将加入到他的起义部队中来的人。“门德斯大概已占领了圣达克鲁斯了，我们很快就会得到他的消息。一旦占据了圣达克鲁斯，整个阿尔巴雷加地区便落到我们手中了。”到过阿尔巴雷加这个东部邻省的人为数并不多，这些人大都是这个位于界河一边的省份的本地人。连佩莱斯将军也没有到过那些地方，到那儿得走好几天的山间羊肠小径怎。

但接踵而来的消息却更坏了。政府军的一支重兵已从北部包抄了过来。他们是从大湖区那条大路上来的。这支部队的指挥官是中央军的名将之一。据说有四，五千兵力，装备极

其精良。普拉托曾试图不让这个消息传播开去，但不久，整个军营都知道了。他此时只有一千多武装起来的农民，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已用来包围圣塞瓦斯蒂安城了，另外，还派了一部分兵力封锁了交通要道和村边的一些高地。

普拉托的前哨部队已看到了远处往前推进的政府军，成批的骡马驮着沉重的辎重行走在由成营成营的士兵组成的一条长龙的中间，旌旗蔽日，号角震天。

“我们要在他们与圣塞瓦斯蒂安的守军会合之前发起袭击，并击溃他们。”普拉托作出了这样的决定。说完，他便立即开始作出部署。他派出连络人员，组织了突击组，任命了组长。他虽然已熬了夜，但仍劲头十足。他已事先选好了袭击的地点，那是在长满树木的两座小山间的一处狭谷的入口处。他将后卫的指挥权交给了佩莱斯。

袭击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他利用夜色将他的人马埋伏在两座小山的树林中。“在听到号音前谁也不许开枪。”清晨天气相当凉，埋伏着的人们蜷局着身躯，神情十分紧张。五、六点钟光景，政府军来了，人数很多。看到来了那么多人，那么多辎重，还带来了大炮，他们有些慌张了。当政府军的大部分人进入伏击圈后，普拉托发出了信号。这次伏击打得很漂亮。不少军官从马上掉了下来，受了惊的骡子在田野里狂奔。到处是人们的惊叫声，军官的命令声和疯狂的射击声。在两边山坡的交叉火力射击下，四散奔逃的人们互相践踏，伤亡不少，政府军开始撤退了，普拉托的士兵发起了猛烈的冲锋。

普拉托象是喝醉了一般，骑着母骡，一会儿跑到这儿，一会儿又跑到那儿。“我们将政府军击溃了。”可实际情况

并非如此。政府军只是撤退了。很显然，只要重新进行组织，调整，他们会再次朝省会圣塞瓦斯蒂安进军的。

翌日，已经退回原来阵地的普拉托他们，只好眼睁睁地瞧着政府军的主力象列队游行一般从他们面前通过，进入圣塞瓦斯蒂安。到这个时候，要想对他们打包围战或伏击战已无从谈起。普拉托和佩莱斯周围的人们都面带愁云，昨日的希望和欢愉只是昙花一现，早已烟消云散了。这时，挺立在他们面前的圣塞瓦斯蒂安城已拥有强兵猛将。与此相反，他们自己却只是一支用砍刀武装起来的农民军，连步枪也少得可怜。

普拉托召集军官开会协商对策。开始时，谁也不愿说话，他们一门心思想着如何打了败仗回国境的另一边去。大家只是瞧着普拉托，因为是他将他们给带出来的，今后怎么办，自然也该由他来拿主意。

“现在的形势已十分明朗了，”人们突然听他说话了。接着，他便时而急如连珠炮，时而语不成句，时断时续地说了起来，意思是他们进军到此，目的不是为了占领这个省份。“这个省算得了什么？决定命运的并不是个省份，决定命运是在中央。”继而，他又解释说，中央政府十分腐败，谁也不相信萨瓦尔塞总统。“他们没有一个人愿意打仗。谁手中握有一个营的兵力，就象是手中握有一张王牌一样，等待着适当的时机，将这只牌打出去。他们要等不冒任何风险，稳操胜券时，才肯将牌出手。眼下谁也看不准最后胜利将属于谁。”紧接着他又说，现在人们已不考虑眼下该干些什么，却只考虑明天该怎么办了。“真正知道自己行动目标的还只有我们这些人，只有我们才知道想干什么。我们上中央

去，到那儿去争夺最后的权力。”“当别人还在洗牌的时候，我们就将牌打出去”。

他的决定看来十分简单。“我们得尽快地上首都去，”人们疑虑重重地听他说下去。“我们走这一步棋路上不会有什么阻力，因为政府派来征讨我们的这支军队我们已将它围在城里了。明天我们便可越过草地，朝阿尔巴雷加进发了。门德斯将军早已给我们让开了路啦。”

对他的决定谁也不能表示异议，因为舍此已别无出路，要不这样干就只好重新过那流亡或流放的生活。在座的人没精打采地互相看了一眼说：“就听您的吧，长官。”

当天晚上大部分人都没有合眼，大家都知道，回去已不可能了。佩莱斯心里也明白这次行动的危险性，但他已无法回去，回去也没有他的立身之地了。仿佛他的故乡、通向故乡之路和他的家庭都从地球上消失。拉波耶拉似乎不存在了，他也没有可能再回到国境线的那一边去了。他的背后是武器精良的敌军，他的面前却前程未卜。他们除了依靠自己外，已得不到任何人的帮助。他们靠自己的力量，投向他们未知的充满危险的捉摸不定的未来。这一切正是他一生中竭力加以避免的。这些事原本只是堂卡梅洛干的，但现在已别无他法，只好舍命跟他干了。一切只好听天由命啦。

半夜军队便出发了。隐没在一座小山后的圣塞瓦斯蒂安城的灯光渐次消失，他们完全陷入黑暗中，辨不清方向。他们朝圣达克鲁斯镇走去。在那些从不离开本乡本土的长工中，很少有人到过这个城镇。随着东方渐露晨曦，佩莱斯逐渐看清了这个新到的城镇的景色。他竭力想找出这儿的风景与他故乡的风光相似之处。他在拉波耶拉时，常常纵目远眺东

方地平线上那蔚蓝色的远山。现在他们已走进这些山区了，这是他从未见过的土地。

他们发现无论是房子还是军队的宿营地都是空空的，无人居住“他们听到我们来，逃走了。”

他们越是往荒无人烟的高寒地区靠近，天气便越来越寒冷。雾气弥漫，万物均笼罩在浓雾中，军队也在浓雾中消失了。行军越来越困难，稀薄而寒冷的空气好象吸不到肺里去似的。从牲口厚厚的嘴唇里吐出来的是一阵阵雾气。“现在确实是需要……”有人说。

“需要干些什么呢？”他们一直在想着。他们倒不是想到什么地方去消息一下，也不是盼望到某一宁静的城镇饱餐一顿，睡上一觉。他们是需要打仗，想打一场伏击战，亲眼看见敌人在自己面前倒下去。

他们到了草地的另一边后，已能看清圣达克鲁斯镇了。远处传来了枪声，从一家燃烧着的房子里冒出了阵阵浓烟，烟柱高高升起，直到被风吹散。

普拉托将军下令停止前进。“这一定是门德斯派兵攻占了这个城镇。”说完，他便分派了兵力，迅速朝那儿推进，以便将城镇包围起来。

他们越往前走，却越是发现这座小城显得异乎寻常的宁静。涉过小溪，快走进小城时，普拉托忽然勒住马头。原来他看见地上躺着一个人，脸朝下，脚上打着绑腿，头上戴着帽子，外衣上面满是血迹。他示意让一个副官下马，辨认一下这死者是谁。副官将僵硬的尸体翻过身来，脸上满是污泥，一看原来就是门德斯将军。

普拉托叫来两个女人收拾尸体。这时，突然从小城的高

处传来了人们的欢呼声："普拉托将军万岁！"他给坐骑加了一鞭，马儿奔跑起来，走进聚集在十字路口的一排士兵中间，一直走到了广场内。街上有不少尸体和伤兵。他们在城防司令官的官邸门前下了马。传来了接二连三的好消息。门德斯原先已控制了这一带的局势。他一死，阿尔巴雷加城已无人据守，很快也会落到他们手中。

下午，阿尔巴雷加城的一些头面人物果然派人来请他们入城。普拉托他们在圣达克鲁斯城停留了两天，招兵买马，同时，将原来是门德斯手下的人集中起来。圣达克鲁斯城是个山城，群山环抱，四周除了崇山峻岭，便是悬崖峭壁。"前面就是阿尔巴雷加城了。"

他们又开始了行军，这回儿心里踏实得多了。在阿尔巴雷加城派来的人们的陪同下，他们朝该城进发。军队经过补充兵力后人数大为增加。突然，象一阵白色的闪电一般，在远处出现了雪山。那高耸入云的山巅上积着厚厚的一层冰雪。"你瞧，兄弟，那就是雪。"普拉托对佩莱斯说。面前那座高大的远山看来是难以攀登的。"谁能爬到山顶上去呢？"士兵们怀着好奇的心情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瞧，象是在猪背上披着一件白色的长袍。""不，象是一大块新鲜的奶酪。可哪儿来那么大的母牛挤出那么多奶来呢。"那儿一定冷得很，都是冰雪么，恐怕连野兽都见不到。

在硕大无比的群山面前，他们自己显得更为渺小了。

傍晚时分，军队进入了阿尔巴雷加城城内。响起了阵阵爆竹声，有的门窗外还插上了旗帜，城里的一些头面人物骑着马恭候在城门口。这都是些衣冠楚楚颇有风度的人物。经过介绍后，知道他们都属于自由党，也就是说，迎接他们的

人都是自由党人。其中有庄园主、旧军官，也有彬彬有礼的学者博士。普拉托和佩莱斯早已穿上了一套新军装。

他们朝市中心广场走去。人们发现阿尔巴雷加城比圣塞瓦斯蒂安大得多。街道两边的楼房又高又大，宽阔的屋檐，深幽幽的门厅，大门上钉了许多用以加固的铆钉。广场的一角，有一群年轻人站立在一座两层楼的旧式楼房前。“这是大学。”有人指着它对佩莱斯说。原来这儿就是培养学者博士的高等学府，他可从来也没有见到过。人们高呼着：“自由党万岁！普拉托将军万岁！”

普拉托这时已觉得稳操胜券。他在人们给他安排的住宅里接见了城里的头面人物。一面信口开河地大谈他进军中央时将会得到哪方面的支持，一面又对他们作出种种承诺。“形势已掌握在我们的手中。”

大家对他的态度确实发生了变化。他们已不是一群亡命之徒，现在他们已是一支向前挺进着的正式军队了。愿意参军的人不少，足足可以新编一个整营。在为他接风的宴会上，普拉托口若悬河，侃侃而谈。他说，国家已处于土崩瓦解之势，他们是来救国家于水火之中的。他们将重新建立真正的自由之国。“我们将结束闹剧和谎言。”在座的人无不为之欢呼雀跃。

之后，他陆续收到的情报证实了他的信念，“萨瓦尔塞已经众叛亲离，谁也不想为他卖命。我们的机会到了。”

下一步他们该越过荒凉的高原，然后朝莫塔坦城进发了。该城守军司令叫维克托·埃瓦海里斯塔将军，曾获博士学位。他祖辈都是地方上的军事首领，他世袭了军职。

普拉托派去了信使。“您们告诉他，我并不是冲他而来

的，我只是要推翻萨瓦尔塞。同时，您们还要对他说，我并不认为他会替萨瓦尔塞送命。还可以对他说，明天我们该是朋友了，因为我们在一起便能控制整个局势。”

佩莱斯眼看普拉托行使着种种计谋，心里总很不舒服。在他看来，他面前的这一切好象是一场他并不理解的赌博。对普拉托的最后通谍，埃瓦海里斯塔并没有作出确切的答复。

“明天我们继续朝莫塔坦进军。”普拉托下了决心。往后的路程，除了向导外，谁也不熟悉。高原上寒风刺骨，山梁上稀稀拉拉地长着麦子，羊群发出咩咩的叫声。“到了这儿，仿佛走进了一座我们不熟悉的大房子。我们推开门，一间一间地走进房间，却并不清楚自己身在何处。”“只是有人在我们身后将房门关上了。”“也象进了畜栏里的牛犊一样，关上了畜栏的门，就走不出来了。”

普拉托的人马好容易翻过高原，小心翼翼地朝莫塔坦靠拢。有人报告说埃瓦海里斯塔将军已离城，将兵力部署在附近的高地上，以观动静。普拉托在进城前犹疑了一阵，最后，还是下了决心：“我们要向他表明，我们并不怕他。”

他们没有遇到抵抗便进了城。只是先头部队有过一些零星的接触，但很快地平静下来了。情况真有些令人捉摸不定。埃瓦海里斯塔的军队只是监视着他们，却没有向他们发起攻击。佩莱斯不停地朝山上瞭望着，远远地看见士兵在树木间移动。很明显，埃瓦海里斯塔将军并不想进攻他们，但也不想与他们合伙，更不想助他们一臂之力。他好象是与他们达成了互不侵犯的默契。“这也是人们常用的一种策略，他是在坐观动静。”普拉托说。

城里的一个商人在店堂里给他们预备了酒席，这是一个良好的朕兆。餐桌上放着香槟酒和白兰地。商人说了一通恭维赞美之词后，普拉托从椅子上站起来致答词。他的话与其说是针对宴会的主人说的，毋宁是针对那些陪客说的。"战争中会发生很多事情，一个军事长官的责任就是应预先为这些事情的发生作好准备。如果我倒下了……"话一出口，他心里猛地一惊，在座的众人也好象看到普拉托已经死去，人们四散溃逃，不知投向何处。这时，普拉托回过头来，朝着佩莱斯说："他就是长官。"仿佛以为大家不认识他似的，他又用手指了指他的干兄弟。接着，他又任命了一位参谋长，是第三号人物。佩莱斯突然觉得自己在这些人面前反而孤立了。他觉得大家都在瞧着他，对刚才发生的事反而感到心情不畅。

为了不惊动埃瓦海里斯塔的军队，他们在大清早便无声无息地出发了。军队行进的速度很快。到日近中午时，他们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境地。四面是光秃秃的小山，小溪的河床早已干涸，上面长着芦苇，只有几只山羊孤单单地在吃草。

"看来总要在什么地方决战一场啦。"佩莱斯想。现在将士们对他更尊敬了。普拉托看来明察秋毫。"此人能打仗，那人不会打仗，"他心里都一清二楚。"如果敌军在杜尔维奥将我们堵住，我们就沿着铜矿走。现在最要紧的是尽快到达首都。全部命运将在那儿通过一次决战加以决定。""我们走一天就近一天。"普拉托又说。"可离家却越走越远了。"佩莱斯想着，朝后面看了一眼。

地面前的天地好象越来越小了。他只看到这荒无人烟的只长着仙人掌的不毛之地，看到那干涸的河床和被太阳晒干

了的，随风扬起的黄土，这一切他都不熟悉。他知道，在他们的后面是埃瓦海里斯塔的追兵，前面是一座座城市和政府军的驻军。

途中有几天缺水，幸好找到了一条满是黄泥水的小河，士兵和牲口便不顾一切地扑向那儿，喝饱了黄泥水。这时，吹来一阵热风，人们仿佛闻到了燃烧着烟叶和刺莱蓟产生的气味那样感到昏昏欲睡。时而，人们看到路边一堆堆死山羊的白骨。“将来我们也会这样。”有人这样想。

有时，他们象流浪汉一般，漫无目的地走到村民早已逃走的村子里。士兵们三五成群地去逮牛羊，母鸡；军官们则聚成一团，躺在铺于树荫下的毛毯上，掷骰子赌钱。前方没有传来什么新消息。

有时，他们又不停顿地行军，仿佛想尽快赶到某地似的。有时普拉托本人突然忧心忡忡起来，他不说话，只露出一脸的愁苦相，长时间地一声不吭地躺在行军床上。

佩莱斯听到他的亲随人员在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事只有堂卡梅洛才知道，”他回答说。可是他的本能和经验又使他向自己提出了不少问题。是他们陷入了一个他们既不熟悉又遭到敌视的地区，兵力少，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了。在这样的形势下，他们既不能进，又不能退。

横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座座陌生的城市和驻守在那儿的政府军的将领们。他们只要行一天军，便可到达新塞哥维亚，将与据守在那儿的阿基里诺将军统率的二千士兵交锋。再走三天的路程，便可到达卡佛里埃莱斯大草原和罗萨里奥城。在那儿驻有政府军的四千人马。再过去便是总统所在地首都了。那儿有无数的军官，有成千上万装备精良，养得好、装

备得好的士兵。

“我们成了迷失方向的小牛犊了。”是啊，他们这时已成了离开牛群的小牛，发出惊恐的哞哞声，在城镇的马路上横冲直撞。它们离开了母牛和牛倌，到处乱窜，最后免不了要进屠宰场。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到一个骑马的负责联络的长工到来时为止。

这期间佩莱斯更靠近普拉托了，好象这样做，心里更踏实些。但他从普拉托的口中，除了过国境后一直重复着的那些老调外，什么新的情况也没有了解到。

现在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一条路，跟普拉托走，或走向灭亡，或取得意想不到的胜利。“我们已坐在同一条船上了。”

每当他手下的人跟他流露内心的恐惧和不安时，他要么就是嗯嗯地加以搪塞，要么气冲冲地反问一句：“那您要我对长官说些什么呢？”

是啊，他能对长官说些什么呢。佩莱斯心里明白这一点，那些置身于永无止境的冒险事业的人心里也都清楚。

普拉托已意识到军队的士气，便利用与佩莱斯和别的军官吃饭的机会，给他们打气。“直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很顺利，这点请你们注意。谁也没有阻击我们，原因是在局势尚未明朗之前，谁也不愿打仗，徒耗兵力。因此，我们可以长驱直入，直捣首都。到了那儿，我们便和往常一样，来一个猛冲猛打，大功就告成了。要知道，这时人们还在举棋不定呢。”

他们还没有走完那无边无际的长满芦苇和仙人掌的尘土飞扬的荒原。一天早晨，他们在一家小榨糖厂宿营时，突然在附近响起了炮声，全军登时大乱。“阿尔希米罗！带一百

人去看看，发生了什么。”说完，普拉托便和佩莱斯走到一座能对周围的一切一览无遗的小山上。他们还没有爬到山顶，便见到政府军在他派去的小股军队的袭击下，四散奔逃。战斗很快就结束了。两小时后，便听不到枪声了。

阿尔希米罗·阿杜纳斯带去的这支军队带回来一门炮和弹药、一大捆步枪，还有两名皮肤黝黑的被俘的军官回来了。“我不是跟你们说过，这些人不想跟我们打仗么。”

他将军队进行了整编，命令部队带着那门大炮继续前进。他们没有进攻新塞哥维亚，却绕道从城外走了过去。城里的守军只佯装没有看见，让他们通过了。

“你们都看到了吗？谁也不会来阻挡我们。”普拉托充满自信大声地说。“可这样一来，我们的背后又多了一支军队了。”佩莱斯想。

他们象从高山飞流直下的洪水一样无目的、无止境地滚滚向前。自然，他们随时可能会遇到一支强大的准备将他们粉碎的军队。

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普拉托的军队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往前推进，他们马不停蹄日夜兼程。越过座座高山密林，渡过条条大江大河，走过众多的村镇，终于到达了通向首都座落在那儿的高原地区的那条峡道。此时，他们象是进入了一个新天地，不但那儿的山色不同，村民的衣着，说话的腔调和举止也迥异。那儿的人不披斗篷，不穿皮凉鞋，说起话来，不象边境山区的那些人那样，将“N”这个音发得特别响亮。这儿的人说起话来又急又快。他们肤色更加黝黑，穿着更加露体。普拉托的军队还经过聚居着黑人的村庄，他们常好奇地注视着。那黑漆般的皮肤、白得发亮的眼睛和牙

齿，他们都觉得很新奇。他们还发现，那儿的水果、鸟儿和动物也不一样。

他们快速地朝前走着。在前进的过程中，随时都有可能遇到决定命运的战斗。这时，普拉托的不安情绪又很快滋长起来。他仿佛将他的部属强行拖到强烈地吸引着他的旋涡里来了。“成败与否，在此一举。”

就在一座小小的山城里，有二千名政府军已作好了战斗的准备。普拉托连战斗计划也没有制订，便将兵力分成三股，投入了战斗。他自已亲自率领了一个营的兵力，担任主攻。战斗持续了半天。傍晚，政府军开始溃退。

“现在我们是打赢了。”普拉托大声地说。

但下面还有一场硬仗要打。在罗萨里奥城里，屯有国防部长亲自统领的四千多政府军。在六十公里外的另一个地方，总统还亲率四千多人马在恭候着他们。

尽管普拉托的革命叫作自由派的革命，此时他与保守派人士也有接触。那个“独臂人”虽然失败后已身陷囹圄，但他的部下——那些分布在各地的军官仍在观察动静，等待时机。这时，他们都来找普拉托，愿提供援助。

佩莱斯认为，有了这些人的支持，以后打仗比往常那几次冒险的战斗要有把握得多了。“跟他们谈判谈判吗，长官，让他们马上前来支援我们。等我们上了台，再考虑怎么处置他们。”

他们靠近罗萨里奥城时，兵力已超过了三千，新编了好几个营。军队在一个小镇上歇了一夜。次日，他们获悉，政府军已到了对岸。从倒向他们的保守派军队那儿获悉了敌军的情况。“他们一共来了五千人，有两名指挥官，一个也不

想打仗。这儿，人人只想过舒服的日子。”

“出吧击，长官，用不到再多加考虑了。这种不用打就能取得胜利的仗不是要比硬打硬拼才能取胜的仗更好么。”

战斗出其不意地打响了。普拉托从一开始就倾其全部兵力发起冲锋。政府军失去了主动权。开始撤退。普拉托的人马还从来没有参加过规模如此之大，战斗如此激烈的军事行动。普拉托骑着马来回奔驰，不停地进行布署。他身边跟着号兵，吹着冲锋号。他突然问号兵：“你会吹敌军的退兵号么？”“会，将军。”“那你快吹敌军的退兵号！”号兵便在密集的射击声中，吹起了不常听见的退兵号。敌军的一个号兵也跟着吹了起来。接着，又有一个号兵吹响了退军号。“他们上当了。”普拉托大声地说。政府军成营的士兵开始退却了。这时，普拉托的战马在越过一道篱笆时，跃倒在地。将军的一条腿给压在马肚子下。当人们将他扶起来时，他痛得直哼哼。“这马害得我不能参加战斗了。”“别担心，这仗快打完了。”佩莱斯对他说。他们决定将他送到镇上，将他的断腿用夹板固定住。在离开前，普拉托委托佩莱斯负责统率全军。佩莱斯不想干，说：“不，长官，我留在这儿也起不了什么作用，您把追击的任务委派给别人吧，我要陪着您，一直到您伤愈。”

他们俩离开了战场。射击声和人喊马嘶声渐渐地远了。政府军朝着罗萨里奥城溃退。

这一仗也打死了不少普拉托的官兵。在草地上、河岸边、河水中，到处都是断胳膊缺腿的尸体。城里的一些大的民宅里住满了伤兵。普拉托的军队只剩下一千多人，个个都已狼狈不堪，精疲力尽了。

“如果象这样的胜仗再打一次，我们的老本都要赔完了。”普拉托手下的一个副官在不停地叫唤腿痛的普拉托面前说。“别当孬种，您没有看到我们已快到政府大厦了么。”

到了下午，便传来了消息，说政府军已撤离罗萨里奥城，沿着附近的谷地朝首都撤退。他们立即派兵占领了罗萨里奥城。

他们觉得好象是在作梦。这座有名的古城便这样拱手让给了他们。现在什么事都能办成了。普拉托虽然仍在呼痛不止，却象公鸡一般挺起了胸膛。

翌日，从罗萨里奥城驶来了几辆豪华的马车，车里坐着一些著名人士。他们是来邀请获得胜利的军事长官进城的。

普拉托接见那些衣着洁净，衣领上浆，头戴礼帽的使者时，佩莱斯也在他身边。这些人都是学者、政治家和豪绅。跟他们一起来的医生给普拉托吃了几片止痛片，并给他的伤腿重新用夹板加以固定，然后，让他坐进一辆马车。那是一辆光采夺目的由两匹漂亮的金黄色大马拉的轻型双轮四座马车，佩莱斯他们这些人从来也没有见到过这么豪华的马车。这种马车无论在圣塞瓦斯蒂安还是在比约隆索都是见不到的。

普拉托与两位来接他们的人一起坐进了第一辆马车。佩莱斯仍留在原地，准备带领部队进城。

普拉托的那辆马车后面，跟随着一小队骑马的士兵。当他们一行赶上了被派去占领城市的士兵时，士兵们立即看到坐在马车里的长官，响起了一阵欢呼声。

一路上，与普拉托坐在一起的那两个人对他谈起了萨瓦尔塞总统摇摇欲坠的处境。还对他说，政府军中的大多数指挥官都想和他接近。

“局势已完全在您的控制之中了，将军。”

傍晚，他们进入罗萨里奥城。这座城显得特别的大，特别的空，街上行人稀疏。马车走了好长一段路，才到了市中心，然后在一座富丽堂皇的房子门前停了下来。门口有一群地位显赫的绅士和太太在恭候普拉托。

人们让他坐在一张椅子上，然后给他抬进房子里。他一生中还没有见到过这么漂亮的房子，地面是用马赛克铺砌成的，院子里有不少棕榈树，还有鲜花。

普拉托的士兵站立在他椅子周围护卫他。他们脸上满是汗水和泥垢，头发蓬松，身上散发着汗臭，脚上穿着沾满泥浆的靴子，在院子里光洁的马赛克上行走时，一步一滑。他们站立在普拉托的四周，以不信任的目光瞧着那些身穿黑色长礼服的绅士。他们那高高的白色衣领都上了浆，手里拿一根金质把手的手杖，八字形胡髭修饰讲究。那些太太们则全身裹着发出咯吱咯吱声响的丝绸长衣，内穿紧身胸衣，帽子上绣着鲜花和水果，双手戴着白手套，全身异香扑鼻。他们交谈着，微笑着，互相问着好。他们的模样活象在深山密林里见到的珍奇名贵的飞禽，例如名叫“瓜恰拉卡”的飞鸟，它们的翅膀是黑色的，胸脯则是白色的。

普拉托将军脱去礼帽，长着乱蓬蓬的大胡子的脸上露出了微笑。他仿佛背书一般说：“蒙女士们、先生们盛情款待，在下不胜荣幸。”人们热烈地鼓掌。有人轻声地说：“瞧，他还有点儿墨水呢。”

医生又给他作了检查。房子里渐次挤满了来宾和跟军队一起进城的军官。

“请让将军休息吧。”医生说。人们走了出去，只剩下

将军的几个亲信和高级军官。

于是，他们便继续商量夺取政权后怎样安排那些政府旧领导的问题。还谈到了他们所处的有利形势。有人说：“只用一个部或一个州就可以将这些人安排下来了。”“您不用着急，他们自己会来找您的。”人们对普拉托说。

次日，佩莱斯带着他的几个助手来了。他穿着一件显得小了一些的新衬衫，脚上穿着漆皮鞋，走在地板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他低着脑袋，目光向上，瞧着那些他不认识的人们。

“您觉得怎么样，兄弟？”普拉托对他说，“我们已用不着再打仗了。往后我们只要磨磨嘴皮子，动点小脑筋，就凭着我们这三寸不烂之舌，便可以获胜了。”

六

莱昂城象是一只遇到危险的动物一样，全身都紧缩在一起了。敌军已经临近，他们在几小时之内便可以到达。他们既可以乘火车来，也可以从凹凸不平的公路上进入用灰白色石块铺砌而成的莱昂市街道。人们设想着，叛军会在夜间或天色微明的清晨，伴随着号令声和枪声，长驱直入，直达中心广场和政府大厦。城里的居民谁也没有见过即将占领这座实际上已失去防御能力的城市那些奇怪的山里人。即使跟过去他们见到过的那些赶大车出身的叛军士兵相比，这些山里人也有所不同。听人说，这 些人谈话的口音也与城 里 人 相异。他们说起话来，语调时高时低，仿佛在唱歌；面孔很象中国人，眼角稍往上翘，八字形胡髭向下倒挂；肩上披着黑色斗篷，腰上挂着大砍刀，刀鞘是用土制皮革缝制的；头戴白色草帽，宽阔的帽沿都快盖住了眼睛；嘴里嚼着烟草和岩盐的混合物，口中不时地吐出黑色的残渣。他们的首领普拉托则象个巫师。山人昨天还在边陲地区无声无息，一夜之间却突然从地上冒了出来，成了统治全国的主人。

七年前，莱昂人也曾目睹托雷斯将军率领的身穿毛线套衫脏污不堪的叛军进入城内。在此以前，他们曾多次见到过

凯旋后入城的军队，但这些队伍的士兵一般都是在附近各乡村的庄园内干活的庄稼人。他们不象即将入城的那些山里人那样可怕。须知这些山里人是来自山川平原另一边的人。这里的人谁也没有去过那儿，也没有见到过从那儿来的人。人们一时议论纷纷。有人说，山里人凶恶残忍，他们都住在荒凉多雾的高原上，四周都是崇山峻岭，悬崖峭壁，他们住房的外面都用石块砌成高高的围墙，以挡猛兽；也有人说这些人捉摸不定，来无踪，去无影。

除了对叛军的议论外，城内还流传着许多似是而非的消息。“叛军今天下午就要进城。”“萨瓦尔塞总统已离城出走。”“我有个朋友见他走通向港口的那条山路，随身还带了一个警卫营。”“谁也不想打仗了。”“他们把我们给出卖了。”有的人已开始离开这里。街上不时地驶过装载着家具和炊具的马车。火车站上挤满了准备离城外逃的人们和行李。政府机关的办公室已空无一人。

“别怕，什么情况也不会发生的，他们双方早已达成默契了。”“就象狗一样，只要闻一闻气味，就知道是自己人了。”不错，这一群肥狗、瘦狗、老狗、小狗，有时会张牙舞爪，发出令人恐惧的狂吠，但最后它们又“结成一伙，抱成一团”了。

“这个普拉托到底从哪儿来的？有谁认识他？他是何许人也？”人们对他仍然一无所知，只知道他即将进城，也许这时他已带着他的人马列队行进在城内的大街上了。

索拉纳记得当时连他自己也不明白抱着什么目的，走上了街头。仿佛由于一时的冲动，离开了住所，在那个危险的时刻露了脸。

他感到自己出去的时候仿佛是赤身露体一般，因为他没有用教士长袍护身，他只身穿紧身裤，短袖上衣，打着色彩鲜艳的领带。怎么能这样做呢？他慢吞吞地腿脚不十分灵便地朝前走着。他的模样活象个醉汉，也象个连自己也不知在干什么的人。他头戴一顶宽沿帽，帽沿盖住了往下低垂的脑门。原嘴唇半开半闭着，象是在吮吸着什么，也仿佛在自言自语。目光低垂，犹如在地上寻找着什么。

他没有注意看行人。没有穿用那件他穿了多年用以护身的教士长袍，他总觉得自己象是没有穿衣服似的。由于养成了习惯，他走路时也还是将双手合在一起，象是在进行祈祷一般。

阿尔贝托，阿尔贝托·索拉纳！”他没有立即听到有人在叫他。他回过头来一看，原来是他的朋友利萨特罗·罗梅洛，是他年轻时的伙伴。这会儿他神不守舍地朝对方看了一眼，想不去理会他，继续朝前走去。

“阿尔贝托，阿尔贝托！你怎么啦？”罗梅洛赶上去，一手抓住他的一条胳臂，“你怎么啦？”索拉纳慢条斯理地象是在朗诵一般说：“放开我，我只是一堆让人废弃的残渣。”

“你别说这些傻话了，阿尔贝托，跟我走吧。”罗梅里托① 抓住他的胳膊，朝街的另一端走去。他们走进了一家满是锯末味和茴芹酒气味的小酒馆，躲开了中午烈日的烤晒。

他们在一张桌子面前坐了下来。“你想喝点什么？”“洋艾酒，就只要洋艾酒好了。”酒店的侍者一时没有听懂，

① 罗梅洛的昵称。

瞧着他问："这洋艾酒是什么酒？"索拉纳脸露倦色，说起话来仍象是在背诗一般说："你连洋艾酒也不知道吗？真无知。你难道不知道黑色的洋艾么？它是与曼德拉草的根部共生的植物。洋艾酒是波德莱尔爱喝的酒，颜色黑得象混血种女人杜瓦尔的眼睛，气味象是她的乳汁，光泽象是她的头发。她的头发只要磨擦一下，夜里便会发出火花。你这个象一个大王的侍酒人和拉曼恰的店主那样愚蠢的粗汉，是不会知道这些事情的。"

"你还想要点别的什么吗？"索拉纳不耐烦地说："随便来点什么吧。没有洋艾酒，别的什么酒都行，白兰地、甘蔗酒、葡萄酒和白酒都行。可得多拿些来，让酒流成河，汇成湖，聚成海。让我们在酒海中航行，或让我们在酒海中溺死。罗梅里托，我邀请你在酒海中与我一起航运。"

侍者拿来了一瓶白兰地和两只酒杯。他津津有味地喝了几杯。

"我真倒霉，兄弟。魔鬼成天在折磨我，使我得不到安宁。它没日没夜地缠住我，它既强大，又狡猾，我可怜的灵魂既软弱又邪门。我竭尽全力想捍卫自己，却未能办到。它拉着我跑，将我踩在脚下，使我成为废物，然后将我赶出教堂。现在我已被打入地狱，成了一堆垃圾，连我自己也感到恶心。如果我将我干的见不得人的事都告诉你，连你自己也会感到吃惊，罗梅里托。就是倾约旦河之水，也难以洗清我的罪孽。你不要可怜我，你讨厌我吧。"

这天酒馆内的气氛也似乎与往常有所不同。在敞开着的唯一的一扇门的门口，站了一群人。他们既不想进门，也不想出去，好象在等待着什么。在罗梅洛和索拉纳坐的桌子边

有些人走来走去，有几个人他们是认识的，也有的他们并不认识。他们的脸上露出惆怅、困惑的神情。他们对索拉纳说的话似乎并不感兴趣。

“那么，你跟那修女的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阿尔贝托？”

索拉纳抬起混浊的双眼，力竭声嘶地说：“没有这回事，没有这回事，妈的！她可是个修女，是上帝的人。但她也是个女人，我再卑鄙，对这样的事也说不出口。”酒馆内的人们都停止说话。一会儿，他用鼻音很重的腔调接着说下去：“她还只是个孩子呢，十分天真，对世俗生活一无所知，模样儿长得俊极了。我是作了孽，我将坦白忏悔的时候变成宣扬淫乐的时刻。她对我说出她内心的恐惧，而我却对她唱起了赞歌。我对她说：‘你的两只乳房象两只小公山羊……’她脸红了，两只大眼睛牢牢地盯着我，她陶醉了。她的模样真象圣女特雷莎·德尔·贝尔尼尼。你们一定从来没有品尝过这种高级淫乐的滋味，那是一种想作孽却又要保持纯正而进行的斗争中取得的快乐。如果没有罪孽的概念，世界上就不存在美，不存在道德的伟大。整部《神曲》是一首罪孽的长诗。”

他再一次举起了酒杯，说：“让我们为贝雅特丽齐干杯！我就是给你指路的贝雅特丽齐①！”

在场的几个眼泪汪汪的流浪汉中的一个拉长着声音说：“你既不是索拉纳神父，也不是被打入地狱的人。你是我们的大哥，在民间人们弹着吉他，演唱你的诗歌：‘请你听一

① 《神曲》中的人物，曾带但丁游历天国。

听这个地区的公墓老工人给我讲的故事……'”

索拉纳怒气冲冲地瞧了他一眼，打断他：

“你别说蠢话了。这算么什诗？这只不过是些胡言乱语。海涅的诗才好呢。你懂什么？你什么也不懂。你刚才念的诗连狗屎都不如，只有你这样的人才喜欢。你体会不到诗歌的意境。真正的诗歌是另一回事。鱼目岂能混珠？珍珠就是珍珠么，你懂吗？”

接着，他用鼻音很重的沙哑的声音念了一首诗，霎时间他又忘乎所以了。

“我希望看到你象百合花一样，一无遮掩……”

在他们说话期间，小酒店内不时地出现种种传闻：“萨瓦尔塞已出走了。他是带了一个营的兵力乘军舰走的。兴许他会到巴尔巴达去。”“此人早晚会成为孤家寡人。”“他已成了孤家寡人了，他根本没有作任何努力以保卫自己。”

在这飘忽不定的时刻，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人们好象漫无目的地飘浮在黑暗的水域中。“他们都走了。他们有钱，有人保护。我们呢？我们这些没用的人呢……”这时，一脸灰白胡须的萨瓦尔塞一定已站在航行于安的列斯群岛的海域上的那艘军舰的船舷上了。他的权力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想当初他是那么不可一世，但顷刻间却都化为乌有。”

收音机里时断时续地传来了播音员的声音：“普拉托的人马已近在咫尺。”接着，象是传来一阵惊叫声。”有人在酒厂里抢酒，喝醉了，在打人骂人。”“在火药庄的附近有好几家民宅给点着了。”酒馆里的人们看到了远处隐隐约约的火光，还传来了人们的呼叫声。

索拉纳神父仿佛只对着罗梅洛一般地说：

“我们这个可怜的国家的命运被一群赌徒耍弄着。他们用灌了铅的骰子，用肮脏的钱，用欺骗的手法进行赌博。这都是一些心术不正的人，罗梅里托，这你是知道的。而对这一切谁也不感到悲痛，谁也不感到气忿。可我感到痛心，感到悲愤。你知道我的全部遭遇，知道我为了自由与暴政进行的全部斗争。我的斗争是平庸无奇的，因为只有在独立斗争中才出伟人。与独立斗争时期的伟人相比，往后出现的人物只不过是一些侏儒、蠢才和小爬虫而已。”

他作了一个厌恶的表情，还用劲地啐了一口。

“我知道，阿尔贝托，”罗梅里托说，“我们在一起进行过多次斗争。”

“我们还一起幻想过，我们幻想建立共和国。妈的，可不是这样的共和国。这不过是出闹剧，是一种嘲弄，但它骗不了谁。我相信自由，相信人权，相信正义，但正如维克托·雨果说的那样，人类的历史是脏污淫秽的历史。”

一个站立在他们桌子一边的人说：“这个普拉托真走运哪，真是个福星高照的人，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便把这个国家给占领了。想当初有那么多头头脑脑的，那么多鳄鱼。那么多老虎想争这块骨头，都没有争到。这个魔鬼般的山里人都不用吹灰之力，也不知怎么的，就把这块骨头给争到手了。”“还不是凭他会耍流氓么，”又有人插了一句。

此时，有一位身材瘦小、灰白头发、戴着一付近视眼镜，举止颇有风度的男子走进了酒馆。罗梅洛认识他，便大声地与他打招呼：“萨拉曼克斯博士，快过来跟我们坐一会儿。”进来的那个人眯缝起了眼睛，透过厚厚的玻璃片，想弄清是谁在叫唤他。他摘去帽子，彬彬有礼地走到他们的身边。

“您对当前的时局有什么看法？”罗梅洛开门见山地问他。新来的这个人只轻微地做了一个不悦的手势。“这儿的问题是缺乏象您这样既有学问又诚实正直的人。”罗梅洛又接着说，“您就是共和国道德的身体力行者。”萨拉曼克斯做了个不敢当的手势。“这儿需要您这样的人来治理国家，博士。”

“看在上帝份上，我的朋友，”萨拉曼克斯喃喃地说，“请别这样说了。本人只是个人权主义者，只是想将人权主义贯彻于现实生活中。”

他们给萨拉曼克斯斟了一杯酒，便热烈地交谈起来。他们谈到了这意想不到的形势，谈到了已经出走的萨瓦尔塞总统，还谈到普拉托上台后有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

“普拉托早已跟多年来一直在葬送这个国家的那一群老混蛋同流合污了，因而，这个国家已不可能出现新的情况。看来一切都将保持原来的样子。普拉托还得让那些满身恶习的老公牛来给他拉犁。”

“萨拉曼克斯博士，为什么象您这样的人不能当总统呢？”有人问。

罗梅洛回答说：“这很简单，因为有权势，有武力的人不支持他。他们为什么要让一个诚实而又尊重法律的人高踞总统之位呢。要是让这总统也对他们绳之以法，那不更糟了吗？他们希望的是来一个和他们一样的总统，操一口与他们一样的流氓腔。这样，便可以轻而易举地与他沆瀣一气了。”

接着，他又补充说：“这儿最大的矛盾是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矛盾。我们为建立共和国，为社会的正义整整斗争了一百年，但结果带来的却是一个又一个的暴政。”

索拉纳说："对，罗梅里托，你说得对。人们为此进行了多次斗争，你我俩也是如此。你还记得我们在上大学时的游行示威么？还记得我们建立公民进步会的时候么？还记得我们被捕入狱时的情景么？这个国家也象是得了病，上面长的都是坏草，好人都命中注定要遭到失败，只有那些奸滑的人才能取胜。在这个国家里，美德得不到尊重，而有了高尚品德的人才能建立共和国。这儿需要进行一次全民族的忏悔和惩罚，让众人都跪在神龛前，请求上帝的宽恕。"

"不，阿尔贝托，这倒不必，"罗梅洛说，"如果我们大家承认我们的错误，我们便用不到请求上帝的宽恕，也能得救。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惩办那些眼下正在逍遥法外的混蛋，以儆效尤。法国革命之所以得以进行下去，是因为日日夜夜有人上断头台。我们这儿除了惩办那些流氓瘪三外，谁干坏事都得不到惩罚。"

"共和国在哪儿，萨拉曼克斯博士？"一个喝得醉醺醺的人说。

"在宪法中，我的朋友。我们需要的所有的东西都包含在那本我们连读都没有读过的小书中。只要宪法规定的全部内容都能贯彻执行，这就够了。"

"可是谁会来贯彻执行呢，如果负责执行宪法的那些人首先背叛了它？"

罗梅洛沉思起来。"或许是我们没能看到问题的关键。共和国的理想多次未能实现，结局又是如此糟糕，必有其原因。依卜里托·泰纳说，是种族创造了历史。也许我们这个种族只能制造暴政。要创建共和国，得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种族。"

“昔日我以为罗哈斯博士任总统后，共和国便会来临，因为各方面的条件似乎都已具备。然而，情况却并非如此，”索拉纳说。“他早已沾染上了坏习气。他只想发号施令，并想永远如此。之后，托雷斯以护宪的名义起义，大家以为宪法终于可以得到实施了，但却没完没了地打起仗来。如果我们哭泣我们的不幸，怕是连眼泪都快哭干了。”

消息越来越多。“普拉托大概已快入城了。他坐的火车已过了卡里瓜奥。他是跟萨瓦尔塞手下的那些将领一起来的。”

“我们落入了这些野蛮人的手中了。”有人大叫起来。

“可不能这样说，”有人驳斥他说。“您们中间谁也不了解此人。”“那您一定了解他了？”“我了解他。不久前，我曾与他交谈过。”一阵沉默。“那请您谈谈见到他的情形。”“我是陪里瓦斯将军上罗萨里奥跟他进行会晤的。我俩一起走到他因腿部骨折而躺卧着的那间房间里。当时里瓦斯没有开口，因为房间里另一张床上还躺着一个人，样子象是有病。普拉托对里瓦斯说：‘您说吧，这位是阿巴里西奥，和我情同手足。’”“那这位阿巴里西奥又是何许人呢？”“管他什么阿巴莱西多、阿巴里西翁还是阿巴连西亚呢！”索拉纳嗫嚅着。“我怎么会知晓呢？总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人吧。他们的模样儿看起来都差不多，都会混起来的。”“那么，普拉托对你们说了些什么呢？”“当里瓦斯对他说，他也有可能跟萨瓦尔塞成为一丘之貉时，普拉托眼一翻，说：‘不，我决不搞闹剧，我要建立真正的自由。’你们瞧，此人到底怎么样？”“这个国家怪事多，也许此人最后还能建立立法政府呢？事情也很难说。”

索拉纳大声地说："立法政府，立法政府，都是混账政府！我们有过的都是马刀政府，将来也只有这样的政府。里瓦斯去罗萨里奥难道是与这个躺卧在行军床上的人谈什么立法的么？不是的，他只是去看看普拉托与他手下人耍些什么花招的。他们都已经坐在同一辆车子上了。这是一辆由一匹老马拉的垃圾车。这个国家就是这样的一辆垃圾车。有人是垃圾，有人是老马。无论是垃圾，还是老马，都是一回事。完了，这儿的一切都完了。"

罗梅洛对他的这一席话持有异议，说："不能这么说吧，阿尔贝托。这个国家也有诚实有用的人，不都是垃圾与老马。这个国家也有囚犯和遭迫害的人，还有对现实不满的人。我们俩也曾斗争过，我们也不愿意接受这场闹剧。这儿还有萨拉曼克斯博士，他也没有出卖自己么。"

几杯白兰地下肚，博士的脸色变得更红了。他打断罗梅洛的话说："我不仅过去没有出卖过自己，往后也不会这样做的。罗梅里托，纵使我只剩下一人，也要手中高擎宪法的火炬。幸好现在坚持正义的人还不止一人。就是只剩下一人，上帝也要拯救全城。总有一天国民会讨厌这些奸滑之徒，到那时一定会寻找有德之人出来执政。"

罗慕洛·阿柯斯塔是个记者，在历届议会里常常有机会发言。此时他以带有权威性的口吻说："这里面有个矛盾。什么样的现实才会有什么样的政府。如果我们让那些野蛮的军事头目来执政，怎么会有真正的议会和法律体系呢？我们要想不让手执砍刀的军事头目执政，而是让象萨拉曼克斯这样的人来当总统，那就得改变这个国家。不改变这个国家，为实现民主的斗争终将失败。过去如此，今后还会这样。眼

下这个国家是个拿砍刀的国家，自然只好让拿砍刀的人来加以治理，上台的人也就只能是普拉托、‘独臂人’和其他类似的人。别的人根本不行，请原谅，萨拉曼克斯先生。”

“正因为我们听之任之，才一事无成，”罗梅洛反驳他说，“我们连自己说的这些事情也没有信心么。”接着，他列举了许多实例，还说了一大串与军事、首领相勾结的人的名字。这些人中间，有的人在座的人表示同意，有的人则引起了在座的人的异议：“不，他可不是这样的人，他的情况不一样。你们想要他干什么呢？难道要他作出白白的牺牲么？”但也有人说：“他辞职我同意。”“他不是辞职的，是给撵下台来的。我知道内中底细，他那时已不行了。”

“让死人去埋葬死人吧，上帝。”索拉纳双膝跪地，大声地说，弄得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他将双臂合抱成“+”字形，用拉丁文说：“上帝，我在深渊中呼唤您。”

“索拉纳喝醉了。”

酒馆内的人渐渐地走空了。“普拉托快来了，快跑吧。”“我们倒要看看他是个什么模样的。”

人们陆陆续续地往外走。索拉纳对罗梅洛说：“别将我丢弃在这儿，带我一起走。”罗梅洛帮他站起身来，使劲地扶住他的胳臂，将他扶到了街上。天已近傍晚，街道两旁屋墙的影子已拉长到街心。

“看来人们对此仿佛无动于衷，犹如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般。”由罗梅洛搀扶着的索拉纳说。接着，他又重复了一句：“象是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

他俩走近中心广场，见到越来越多的怀着好奇心的人们站立在街口。广场上有几个荷枪实弹的士兵，散乱地站着。

政府大厦的对面站着一大群瞧热闹的人，他们一直站到了广场的栏杆边。大约半小时后，出现一小队骑兵，将站在马路中间的人赶到街道的两边，然后，下马站立在政府大厦的门口。身穿便服、身材矮小、长着一脸又黑又长的大胡子的普拉托将军和临时政府首脑并排坐在 第 一 辆 马车上，走了过来。

“他终于来了。”普拉托在车上站起身来。人们朝他涌了过去，卫兵们挡住了想靠近他的人流。人们你推我挤，叫声不绝。近处响起了爆竹声和枪声。不少人害怕得跑起来。

过了一会儿，普拉托将军出现在一个阳台上，阳台下面挤满了人群。人们迅即安静下来。普拉托说话了，语音尖得刺耳，实难听得清楚。他谈到了自由派事业的胜利，新时代的开始，还说正义和真理的钟声敲响了。“国家 出 现 了 新人、新理想和新的做法。”

在广场一边扶栏而立的索拉纳呕吐起来。罗梅洛让他坐在地上。“我感到不舒服，罗梅里托。我象这个国家一样遭了殃。”

七

阿巴里西奥·佩莱斯行动缓慢，不易于接受新事物，他对新鲜事儿总是采取抵制的态度。这会儿周围象雪崩一样接二连三发生的一切使他头晕目眩，他宛如置身于洪水之中，只有抓住一根树枝、树根或别的什么，才会免于被洪水冲走。

在短短的几个星期里，他以往所遵循的一切原则都已烟消云散。此时他已不在地处边境上的庄园之中，却已在首都里了。莱昂这个历史古城给他的印象是不可信，同时，也引起了他的好奇。这儿有众多的雕像、广场，还有有轨电车、剧院、旅社和有着大理石桌子的灯红酒绿的饭店。

现在在他面前展示的这个幅员广阔的国家，它的风光和人物对他来说都是崭新的，以往交战时到了阿尔巴雷加时，他觉得圣塞瓦斯蒂安太小了；但与有着高高楼房的罗萨里奥城相比，阿尔巴雷加又显得既小又寒酸。他看着罗萨里奥城内那些巨大的楼宇、包着铁皮的大门、装着铁栅栏的窗户和朝南的阳台，他觉得这真是一座不小的城市、但他都从来也没有想到还会有莱昂这样的城市、城内有这样巨大的广场，有这样柱廊的高楼大厦，还有那样的屋顶和钟楼。他每到一

个城市，每穿过一座乡村，他的见识便增长了一分。最后，他终于第一次来到了海边。那一天他是乘火车来的，火车拐过一座小山，便有人指给他看车窗外那一望无际的蓝色的大海。

他一生中也从来没有住过这会儿给他作官邸的这么大的房子：大客厅、卧室，还有庭院和走廊。室内陈设华丽，有窗帘、绘画，还有种着奇花异草的盆景。客厅内有金黄色的大软椅，高大的穿衣镜和名贵的地毯。人们走动时听不到脚步声。室内散发出阵阵樟脑油的芳香。

在他的卧室里有一张象小船那么大的用黑色桃花心木制成的卧榻，上面铺着白色的床单和柔软的枕头。他象是怕落入陷阱一般地害怕睡在这张床上，因此，让人又在边上摆了一张吊床。他认为睡在这个床上更踏实、更习惯一些。

裁缝也来了。这是个能说会道、态度谦恭的法国人，他化了很多时间给他量了尺寸，有出门穿的衣服，还有礼服和便服。然后，他又定做了鹿单皮漆皮鞋和帽顶高耸的礼帽。他对着高大的穿衣镜，照见镜中那个身穿毕挺的衬衫、黑色的长礼服的人。原来就是他自己呀。他不禁回想起他庄园里的牲口、母骡和他自己穿过的那双占满泥浆、马粪的马靴。

军队里的服装设计师也带着服装的图样和样品来了。图样是彩色的，有金光闪闪的法国式元帅服和将军服，都穿在模特儿的身上。这些木制模特儿昂首挺胸，矫揉造作，活象一只只企鹅。服装设计师指着图样对他说："这是法国军队将军的礼服，平时只带礼帽，遇到重要场合则带插着羽毛的两角帽。这是非常漂亮的带翻领的黑呢军上衣和红色军裤，配上金黄色的绶带和金色的镶边，使军装看起来庄严美观。

将军先生，您穿上它一定非常合身。”

佩莱斯默默地瞧着那些木制模特儿。如果他穿上那些金光闪闪的呢质衣服，打扮得比赤鹁鸪还五彩缤纷，那他会成为什么样子呢？“这样穿着打扮起来，一定很别扭，很不舒服。”“这是礼服嘛，将军先生。”

“还有呢，”设计师又给他看了看黑色的带金边的军上衣、白长裤和光亮的黑靴子。“这是上将们在大典时骑马检阅游行队伍时用的”。设计师一面说，一面将木制模特儿一个一个地放在桌子上。它们有的形如武士，有的状若猎手，还有的穿着骠骑兵上装。这衣服四边都绣着花纹，宛若斗牛士的服装。“我的将军，您作为总参谋部的长官，服装的底色应是灰色的。”

“这次进军首都的整个征途我只穿一件斜纹布上装，戴一顶巴拿马草帽。可现在，您瞧，您们竟要我将这玩意儿穿在身上。”

接踵而来的是照相师。他一手拿着木制三脚架，一手拿着一只大照相机，还有黑布和一大叠感光片。他费了好大的劲才选了个光线充足的地方，将三脚架支起来。

然后，照相师让佩莱斯坐在一张铺着台布的桌子边，在他那只带手套的手上还放了一本书，让他眼睛朝左边看。“请把脑袋略向右边歪一歪，眼睛看这儿，注意，好。”

后来，他在照片上看到自己的那副怪相，一下子都认不出来了。那个坐在一张大软椅上表情呆板的人（模样很象他在圣塞瓦斯蒂安城的一些公共场所中见到的那些旧总统像）原来就是他啊。他现在已经是阿巴里西奥·佩莱斯将军了，是首都莱昂市的总督了。

与他经常来往的人也和过去不同了。他们中有政治家、军人、富有的商人，殖民地时代的遗老遗小和庄园主。他原来熟悉的人留在他身边的已为数不多。参加过征战的大多数军官都已到外地担任军政要职。在他身边日夜跟随着他的只有那个印第安人里诺·索尔卡。此人在征途中是他的勤务兵，在庄园里当过他的仆役，这会儿则替他铺床迭被，侍候他穿戴衣冠。夜间，里诺·索尔卡便睡在他卧室外的一张行军床上。他在比约隆索时曾吃过官司，被流放过，是佩莱斯收留了他，将他暗暗地藏在庄园内。他生性温和、驯顺，象狗一样对主人一片忠心。他长得五短身材，皮肤黝黑、圆圆的脸，样子很象土著居民崇拜的偶像。

佩莱斯几乎用不到跟他说什么，里诺便知道他想要干些什么。他既是他的传令兵，也是他的联络官。有时还对他推心置腹，将心里话都告诉他。佩莱斯跟他可以无话不谈，就象当年在边境时一样，这种谈话方式对别人却早已不适用了。跟里诺说话时，佩莱斯有时甚至使用了过去跟长工们说话时用的那些土语："你瞧，里诺，咱们现在还不是又在给小牛犊带辔头了吗？"里诺微笑着说："是啊，将军，还是用您的那只手。"

有时，佩莱斯对他说："昨天，我的马车拐过安赫尔街——是不是叫安赫尔街？——的时候，在一只装有铁栏杆的阳台上站着一位姑娘……"还没有等对方把话讲完，里诺便说："我明白了。"说完，他便立即开始行动，弄清这姑娘的住址、家庭情况和本人的情况，然后派了一位干练的"红娘"前去"说媒"。

佩莱斯已就任了这个他并不熟悉的城市的总督。秘书

们、警官们和他的心腹都到那间光线昏暗、重重装璜的办公室内拜见他。坐在那张巨大的写字台前，他总觉得很不得劲儿。他每次只要有可能，便坐马车去政府大厦和普拉托将军待上一会儿。这样，他便觉得有了靠山，心里踏实多了。他同时也感到，虽然出现了那么多新人，那么多他不熟悉的人，然而，领袖还是原来的那一位，就是普拉托将军。他仍是那样口若悬河，说起话来，手舞足蹈。那些昨天还是他敌人的人，今天已成了新任命的部长或军事长官。他们听他讲话时，一时还不适应他的那副腔调。

由于很快地夺取了政权，普拉托增强了对自己的自信心，也使他变得更爱吹嘘了。每当有人告诉他，某某军事长官对他怀有不满，他总会回答或："那好，他可以发动兵变么，看他能怎么样。"

这时的首都还象个兵营，连广场和库房里都住满了衣衫褴褛的士兵，街上时而传来喧闹声，夜间还常常闻到枪声，但普拉托却已经开始贪婪地品尝着权力给他的种种美味和乐趣：有身穿燕尾服的绅士们和坦胸露肩的太太们相伴的豪华的宴会，有没完没了地演奏着开始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华尔兹舞曲的舞会，还有各色各样的礼品，从动物园里的老虎到纯种的良驹，从手柄手仗到装在巨大的大肚子瓶内价格十分昂贵的皇冠牌香水。还有贮藏多年的白兰地和口味异常纯正、芬芳无比的哈瓦那雪茄，甚至还给他送来了一顶绣着闪闪发光的金银绕线的红帽子。他休息时便戴上这帽子，使他的样子活象歌剧中的苏丹。

他也发现了上剧院看戏、听合唱队演出给他带来的乐趣。那些高耸着胸脯的女合唱队队员用戏谑的腔调唱着说唱

剧的歌曲。几个合唱队队员赢得了他的宠爱，连同几个出身贫寒的俊俏姑娘一起，得到他的馈赠，还常常出现在他的卧榻前。普拉托的心里产生了强烈的占有欲望。他想拥有一切，享受能享受到的一切乐趣。他不但要占有能武装成营士兵的步枪，也想占有女合唱队员那肥嫩的大腿，还想占有银行里成捆的崭新的钞票，他更想拥有可以随心所欲地将人投入监狱或将人释放的权力。

外国的外交官们都来拜谒他，向他表示祝贺。他们是一些遥远的强国国家首脑的代表，其中有风度潇洒、说起话来拖着长音，代表大不列颠威严的维多利亚女王和印度女皇向他表示祝贺的英国绅士；也有以光荣的法兰西共和国的名义来向他这个“阁下”表示祝贺的法国总统的特使；那位代表年轻的德国皇帝来向他致意的商务参赞向他敬礼时，象军人一样将皮靴后跟敲得冬冬的响；来向他祝贺的还有美国总统的代表。从现在起他与那些国家元首已并起并坐了。在内政部长为他起草的发往各国知照他就任总统的信函中，他都称他们为“伟大的挚友。”

就连普拉托原来的部下也为他如此魔幻般地取得政权和财富深感惊奇。现在，一切已掌握在堂卡梅洛的手中，大家得比过去更加相信他，听从他的号令。

他新的地位使他更加自信了。他常常根据自己的本能或一时心血来潮，进行意想不到的人事更迭，或发出难以实现的指令。

佩莱斯早晚都要来一次，一方面向他报告市政府的政务，一方面坐在他的一边，象看演戏一样瞧着普拉托将军如何接见各式各样的人物，并就各个问题作出决定，发出命令。

在求见的人们中，也有一些人是来向他请求资助的，还有一些人则来求他释放某一囚犯。更多的人则来跟他谈建筑铁路、购买船只或现代化的大炮等方面的宏伟计划的，也有人来跟他谈从外地调了歌剧团来京城这样的事情。

佩莱斯瞧着他大手大脚地化钱，慷慨地作出承诺的情景，心里暗暗感到担忧，却又想不出什么办法来阻止他这样做。

佩莱斯生性吝啬，听到那些耗资巨大的计划真感到吃惊。"今天您若想办点什么事，不一定非手头上有钱不可，将军。"一个与国外有联系的狡诈的商人对他这么说。"现代世界的全部进程靠的是信贷，而不是就款。英美各国现代化的大银行可将钱借给缺钱用的人，其数目可超过他财富拥有量的五倍或十倍。进步和财富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可我们这个国家不会利用贷款。我们这些土地、水电资源、油井和金矿等不动产都可以作为借用大笔贷款的抵押品。您可以利用贷款来改变这个国家吆。"

佩莱斯对此并不理解，他也不想去理解它。他作为一个农民，仍然本能地讲究节约，量入为出。俗话说："手中拿着一只鸟儿比天空中飞着一百只还强。""手中有才能说有；有钱能藏，一个抵俩。""负债者无宁日。""丰年要当荒年过。"他瞧着那些使他感到不安的夸夸其谈的人，心里想，他们将给堂卡梅洛带来麻烦。

不久，国内出现了动乱，那些在最后的一刻才向普拉托表示愿跟随着他的旧军官又开始骚动了。"独臂人"罗德里格斯是普拉托从牢中放出来的，并任命他当了部长。他突然带着两个营离开首都，宣告叛乱。这天夜里，普拉托正在剧

院里观看说唱剧。知道这个消息后，他想："这小子要是再胆大一点，今晚我就在这儿俯首就擒了。"

他立即走出了剧院，下令派兵追击叛军。

又过了几个夜晚。普拉托有一次突然在总统府惊醒，听到呼喊声："地震！"门咯吱咯吱地响了起来，楼板象有人在摇晃一样晃动着。他走到阳台上，跳了下去。他准备站起身来时，一阵剧痛使他跌坐在地。他那条伤腿又骨折了。

人们将他扶了起来，送到中心广场。他的周围站满了卫兵，有几个医生在给他作检查。

接着发生的情况更为严重。政府已拿不出钱粮来支付公务员的薪金了。"借款吧。"他对财政部长说，可是政府欠银行和商界的贷款已够多的了。"他们不想再出贷款了。""不想贷款了？那我们等着瞧吧。"他立即下令拘捕了银行的行长们，让他们步行走过几条街道后，投入了狱中。

接着，出现了巨大的骚乱。"这样下去，会毁了政府声誉的。"有人这样说。有人向普拉托提议释放银行家，他没有立即同意，只是说："让他们先拿钱来再说。"

最后终于达成了协议。银行答应再预支一笔款项，银行家们将获释放。"我如果不这样对他们挤压一下，他们是不肯松手的。"普拉托流露出胜利者的神情说。

"看来这个政权并不牢固。"佩莱斯一面听着来访的旧政权人员的谈话，一面这样想。他们是来向他表示对他的支持的，佩莱斯看到的问题大家也都看到了。那些冒险家们这会儿又在等待着时机，蠢蠢欲动。大家认为，眼下的局势是过渡性的。普拉托上台后，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那些野心勃勃的旧军官这时又带着他们的旧部，虎视眈眈，随时准备

举事。

佩莱斯以他灵敏的嗅觉闻到了这一气味。“入城时没有与他们动过武的那些人这会儿可得跟他们斗一场了。”在全国各地到处都出现了无政府主义者发动的骚动和叛乱，有时也传来一些伪造消息，说边远的一些城市已发生了兵变，聚集在中心广场上那些无所事事的人还挤眉弄眼地低声议论着什么。

有人组织了一次知识界人士向政府新首脑祝贺的活动。大厅里挂满了五彩缤纷的彩带，中间放了一张长桌，聚会就在这儿举行。和普拉托一起参加聚会的有佩莱斯和一些主要的军政长官，与会者均衣冠楚楚，外面穿着新礼服，里面穿着毕挺的衬衣。

佩莱斯和他几个参加过战争的朋友站在一边。他对这一切还不习惯，因此，总想离得远一点。那几个站在普拉托周围的人一边喋喋不休地说着话，一边脸上露出种种怪相，他见了觉得很不自在。这些人有年轻的，也有年老的。有的长着花白胡须；有的散乱的黑发披在前额；有的象醉汉一样眼中流着泪水；有的目光中流露出阴谋家的狡黠的神色。

他们的谈话除了诬蔑诽谤他人外，便是玩弄词藻。他们说什么“我国之各项弊端皆源于缺乏文化。要一手拿里拉琴，一手拿宝剑，也就是说既要崇文也要尚武。要建立精神王国。”

站在普拉托面前的一位年轻诗人高声朗诵起诗歌来：

请您这个和平和胜利的卫士，
先生，展开光荣的翅膀来到……

他的诗意境陈腐，无非是用了一些诸如“思想的火炬”、

“哈诺①的圣庙”、“美的宗教”、“在旗帜上缺少的一颗星星”等不伦不类的词语以哗众取宠而已。

在场的一些头脑简单的人必恭必敬地在听他朗诵，有的还听得入了迷。他的诗音节铿锵，颇为悦耳，但内容却佶屈聱牙，晦涩难懂。

诗人朗诵完了后，爆发出一阵掌声。普拉托拥抱了诗人，说：“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东西是词语，最伟大的人是诗人。”

“这家伙可以捞到个外交领事当当了。”一个诽谤者说。

几个年轻的作家和学者朝佩莱斯走去。后者和蔼可亲地向他们伸出手去。他们是诗人胡安·桑塔纳（以他的伤感的爱情诗和歌颂自由的诗篇名闻全国），散文家杜里奥·阿尔科斯（他以优美的属新文学的散文蜚声文坛）和青年博士胡连·西尔瓦，他是历史学家，一直声嘶力竭地捍卫着实证主义新思想。

“您是一位战士，”胡连·西尔瓦对佩莱斯说，“我很敬佩您，因为我也是一个战士。”佩莱斯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他的话，然后说：“先生，您说得对，见到您很高兴。”他嘴里这么说，心里却在想斗鸡。是啊，这些公鸡才是勇敢的斗士呢，它们那互相残杀不怕斗死的精神表明了这一点，他立即又把思绪拉了回来。

“您们的使命是为国家的和平和文明打开大门，我国人民已不堪忍受动乱之苦了。普拉托将军和他那些勇敢的战友

① 罗马神话中的神，其圣庙建在意大利首都罗马。

是这个国家最后的希望。您们的手中高举着从战场上带来的旗帜。这是已开始的二十世纪的旗帜，自由和进步的旗帜，我们大家和您们在一起，紧跟着这面旗帜前进。”

当时索拉纳也在场。普拉托和佩莱斯已听人说起过他那流浪汉般的生涯，普拉托还听人朗诵过几首他写的格调低劣的诗。

“原来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索拉纳神父啊。我老家的人常常在班布科①的伴奏下，演唱您的诗。这诗是怎么说来着？噢，是这样的：‘请你听一听这个地区的公墓老工人给我讲的故事……’这么说，您就是这诗的作者了？”

索拉纳感到无言以对，很不自在。”但愿不是，将军先生。”“不是什么？”索拉纳偷偷地看了一眼在场的人。然后低声地语音带着呦呦声地说：“我是说但愿我不要成为这些玩意儿的作者，我甚至都希望自己不要出生在这个世界上……我有那么多的事情感到后悔，连我自己也不知从什么地方开始。”

普拉托笑着说：“做了好事您就不必后悔了。至于别的事要忏悔，有的是时间么。”

人们围着桌子坐了下来。西尔瓦博士站起身来讲了几句开场白：“我国的知识分子向这位当仁不让地体现了人们良好的愿望的人表示最大的敬意。”接着他又长篇大论地谈到了国家的过去和未来，谈到了过去发生的种种事件的必然性和未来的创造、进化的可能性。“人类的新时代已经开始，我们的国家也已处于这个新的时代。”在场的人都点头表示

① 哥伦比亚的民间舞蹈和乐曲。

赞同。

“本政府的宗旨是恢复最纯粹的自由主义，”普拉托在致答词时，象放连珠炮般地说。“使枪弄棒的时期已经结束，现在已是思想的时代。我张开双臂欢迎所有的思想家。”

“他不会这样干的。”索拉纳坐在长桌的一角轻声地说。他又重复了一句：“他不可能这样做的。”坐在他一边的罗梅洛用胳膊肘捅了他一下，意思是叫他别说了。

宴会结束后，普拉托在一片掌声中告辞了。

索拉纳跟坐在他身边的罗梅洛和别的来宾说。“这些话已经说了多次了，西尔瓦是历史学家，他应该知道。在1892年说过，1888年说过，1863年也说过。究竟说过多少次了，我的上帝？”“当心，他们会听见的，”有人惊恐地对他说。“怕什么，我说的都是事实。所有的当权者都自以为什么都行，但到头来却发现什么也不行，就象‘三个愿望’的故事里说的一样。你听说过‘三个愿望’的故事么？这是个古老的故事，它发生在中世纪以前，甚至比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埃及人都还古老呢。故事说，有个人见到了神仙，神仙答应满足他三个愿望。只能是三个，但可以随心所欲地提出来。这个傻乎乎的人结果提出了一个十分荒唐的愿望，它不但对已无利反而有害。为了抵消前面这个于已有害的愿望，他又提出了两个愿望，最后，他一无所获。国家的政权也是这样，表面看来，气势显赫，实际上却一无所成。当权者能办到的只是捕杀个把倒霉鬼，别的事将一事无成。”

索拉纳突然停了下来，因为佩莱斯将军在他身边站住了。“我们走了，先生，见到您真高兴。”索拉纳茫然地瞧着他。“又是一个将军，又是一个。”一阵难堪的沉默。

“将军太多了，是吗？”佩莱斯说。“最好少一点，免得朋友们分不清。”他心里说。

但口中却嗫嚅着说：“见到您真荣幸，这是个极大的荣誉，将军先生。”

佩莱斯走出门去。“刚才我干什么要胡言乱语？”索拉纳神情不安地问。

“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阿尔贝托，不用担心。”罗梅洛对他说。

总统和他的随行人员一走，其他参加宴会的人便感到自由多了。他们大声地说着话，要来了酒杯，又干起杯来，边喝边议论着宴会上发生的事。阿尔科斯重新讲了一遍他刚才跟普拉托说的话：“他很聪明，读了不少书，说起话来非同一般。”西尔瓦博士（人们还在祝贺他刚才的开场白）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很想得到人们的帮助和合作。象这样的人不应该让他单枪匹马地干。”

一个老年记者以嘲讽的口吻问道：“博士，难道您以为他会单枪匹马地干么？”有几个人笑了。

“让他跟那些无能之辈在一起，无异于让他单枪匹马地干。倘若国家丧失了能人，那就更加糟糕。”

索拉纳挽住罗梅洛的手臂，他走出门去：“咱们离开这个讨厌的地方吧，罗梅里托，到外面谈谈吧。”

佩莱斯将军已坐着豪华的马车走了，在他的一边坐着他的助手，马车夫的旁边坐着他的一名卫兵。他闻到了新皮坐垫上散发出来的气味。在寂静的街道上响起马蹄的笃笃声，照耀在马鞍和马屁股上的光线暗淡了下来。他已进入了黑夜，象进入了一个他不熟悉的天地。刚才见到的那些人，那些街

道，那些关了门的教堂的巨大的临街墙面，对他来说都是陌生的，都属于另一个世界。

从禽舍里传来了公鸡的啼叫声。“只有公鸡还是这个样子。”

八

“兄弟，您得到那儿去走一趟，安排一下那儿的事情。”普拉托对佩莱斯说。他们取得政权才几个月，对国情还不十分了解，局势十分混乱。他们能信赖的人寥若晨星，他们只觉得周围的人都不可靠，都是一些玩弄权术的人。就连他们出生的那个边远省份，局势也极不稳定。他们原来的那些老对手势力还相当强大，进军首都时与之交战过的那些武装力量现在仍然原封未动。

“兄弟，只有请您去一趟了，至少得去一段时间，把那儿的事重新安排一下。”

佩莱斯对此并没有感到吃惊，确切地说，他反倒感到高兴，因为他又要回到他熟悉的地方去了，可以见到他的亲人了。“听从您的吩咐，将军。”“您是我的全权代表，得到我的全力支持，您需要带多少军队，就带多少。”

他就这样回到了他的故乡。已被任命为军政长官的他，这会儿就象个远征军的司令，象被历届总统派去征讨叛军的令人望而生畏的指挥官一样，从首都来到了故乡。他带了一营装备精良的军队，有炮兵，还带有医务人员和参谋。同时，还带了几盒金光闪闪的金币。

他统领的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走过座座他过去常去的村镇。现在，人们已对他刮目相看了，而他也用另一种眼光看待当地的村民了。

到了圣塞瓦斯蒂安，他被安顿在最好的房子里，他接见了他的老相识。他们象不认识他那样瞧着他，有人还不知该怎么称呼他才好，也就是说，叫他兄弟好呢，还是叫他将军好。他们眼睁睁地瞧了他好一会儿，最后恭恭敬敬地叫他“将军。”

由于他改变了发型，穿着衣领上了浆的衬衣，带着丝绸领带，穿着裁缝精心制作的外衣，看起来真象另一个人了。就连长着一双玻璃球一般的黑眼珠的里诺·索尔卡，也好象在用另一种方式瞧着他。

他确实是象发生了什么奇迹一般地大大地变了样。一天他回到了拉波耶拉。他有意将前呼后拥的随行人员甩在一边，独自一人穿过晒咖啡的场院，来到一间散发着陈旧皮革气味的棚屋。在屋门口坐着一个老年农妇，她是看着他长大的。

她仿佛不认识他那样看了他半天，才说：“啊呀，先生，您到底是谁？您有点象堂阿巴里西奥，却又不象。您的模样变老了，变得更魁梧了，倒象个大博士。”

他笑着说。“我象个博士？怎么会呢？我不是博士，我还是拉波耶拉的阿巴里西奥，你从小看着我长大的，难道我变样了？”

他回到自己的庄园后，对在那儿等候他的人说：“她都快认不得我了。”

他终于发现，在别人的眼里，他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但对他自己来说，他还是他，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他周围的人和事都变了，但他自己并没有变。

他觉得圣塞瓦斯蒂安变得更小了，街道显得狭窄了，房子更矮小了。街上没有马车，人们都骑着母骡下地干活。他走过曾在那儿认识她的娜塔丽娅的家，那只不过是一幢简陋的房子。这时他想起了娜塔丽娅，她已身在首都，住在一幢豪华的房子里，和仆役们住在一起。她的几个子女不在身边，因为佩莱斯已将他们交给自己的几个姐姐抚养，让她们负责对孩子们进行教育。姑娘们在学习法语和钢琴。男孩子们则寄宿求读于名牌学校。娜塔丽娅现在象这幢房子一样被遗弃了，她仍然是一身乡下女人打扮，生活习惯也一成不变。

人们请他参加宴会，他也访问了几家朋友。他本能地感到，这里的一切他都十分熟悉。“这是我们的家啊，里诺。”他跟他的侍从说。

他很快地将一切都安排停当。他对那些人非常熟悉，知道怎么对待他们，控制他们。该给钱的给了钱，该封官的封了官，该逮捕的便下令逮捕。还有一些人逃到国境线的另一边去了。现在他可以回去了。这次他才真正感到，他要脱离这儿的一切，与过去的生活告别了。当他走上回首都的旅途时，觉得这一切将永远属于过去。连他自己也没有发觉他这时已属于另一个时代了。

普拉托怀着急切的心情迎候他的到来：“事情进行得怎么样了，兄弟？”他把处理这事的经过详细地告诉他。普拉托跟他问起了老相识，老对手和被遗忘了的老朋友的情况，他回忆起了件件往事。完了，他说：“这一切好象已属遥远的过去了，兄弟。”“是啊，将军，可那儿的人是我们自己

的人，是我们真正可以依靠的。”“不光是这样，兄弟，现在整个国家都在我们控制之下。我们手下的人越来越多了。”说着，他紧紧地攥住了拳头，象是要扼杀什么似的。

佩莱斯迅速地发现，国内的形势并没有好转，就连与他们一起参加战斗的老战友中也出现了不满情绪。他们常来对他说：“堂卡梅洛只沉湎于酒色，还结交了一批狐朋狗友。”那些与新政权原本格格不入的旧军事首领这会儿也蠢蠢欲动起来。

佩莱斯倾听着人们向他报告的情况，说这儿情况不妙，那儿形势严峻，象是要从悬崖上掉下去似的。佩莱斯听着，然后，不动声色地反问了一句：“您我都是熟悉地形的人，我们会从悬崖上跌下去么？”

一天，被任命为中部地区最富饶的某一省份省长的门多萨将军率部叛乱了。随之，又有若干名军官跟着他举事，其中有曾率领远征军去圣塞瓦斯蒂安镇压过普拉托起义军的费尔南德斯将军和被人们称为“自由长矛”的那个有名的游击司令（因他曾率领轻骑兵建立过功勋）。他带领了一千多名骑兵也参加入了叛军的行列。

这可能是众叛亲离的开始。那些原来就别别扭扭的军官，这会儿都带着他们的人马和亲信脱离了普拉托的控制。叛军如山崩一样，由小到大，最后形成不可阻挡之势。普拉托象关在笼子里的猛兽一样怒吼着。众人都背叛了他，都认为摆脱他的时候已经来到。大家认为他已经不可救药，对他不能指望些什么了。当然，也有人在犹豫着：去还是不去？还得听一听风声，看一看情况才能决定。门多萨、费尔南德斯和“自由长矛”已经走了，那是因为他们已经听到了风

声，认为举事的时机已经来到。

“我们要迅速地狠狠地猛击他们一下，让其它人也感到害怕。击溃他们，消灭他们，无情地惩罚这些叛徒。他们还不了解我，可他们会了解我的。”总统嚎叫着。起初，他想亲自率领军队前去征讨。后来一想，还是先派一支部队试探一下虚实，然后他再率部给予致命的打击。

派谁去打头阵，他一时还委决不下。他对在最后的一刻向他投诚的那些旧军官一个也不信任，但他原来的部下中间也找不到既善指挥又了解国情的人充当指挥官。

他召集了所有的军界要员共商国事。将军们坐在政府大厦的客厅里，瞧着他，听他说话。

他们提出了五花八门的主意。有些原属旧军官的人主张最好按兵不动，只要切断叛军粮草的供应，同时堵住他们的退路，让他们弹尽援竭，便会自行土崩瓦解。“这可不行，当初我在边境时要是也这么坐待良机，今天也不会在这儿了。”他以怀疑的目光瞧着那些与他本人毫无共同之处的人。阿巴里西奥也在场。他虽然缺乏带领大部队作战的经验，但他是可以信赖的。转念一想，他又觉得门多萨和费尔南德斯之流系行伍出身，能征惯战，熟悉地形，还善于欺骗，玩弄权术。他们到处都有朋友和熟人，还有他们的老部下和同伙。他们知道在什么地方可抄小道，跟谁可以互相勾结。阿巴里西奥能对付得了这些狡猾的老公鸡么？能对付得了这些什么事都知道的老狗么？

佩莱斯就坐在他的面前，脸上毫无表情地在听他说话。军官们的议论他好象连听都没有听见。这时，人们正在讨论需要派出多少营的兵力，需要占据什么军事要地。有人说：

“只要派出两千装备精良的军队，便可剿灭叛军。”

“您的意见呢，佩莱斯将军？”佩莱斯好象背书一样回答说：“我要说的唯一的一句话是我们正在坐失良机，我们本应该早就派兵追剿他们了。”

普拉托激动地点了点头。“我也是这样想的，兄弟。”他用蔑视的目光瞧了一眼在座的人，”我准备今天立即率部出发。”“不，将军，”佩莱斯说，“这样不好，这儿有的是带兵作战的人。您在这儿要统率全局，消灭这群流氓谁都行么。”

普拉托没有再多加考虑，便说：“佩莱斯将军，那就请您走一趟吧，我任命您为远征军司令，请立即作好出征准备。”

“听候吩咐，元首。”说完，他便同副官们走了出去。他已考虑好该带领几个营的兵力，哪些军官与他偕行，何时出发。当天下午，他带着完整的作战计划又去参见普拉托，他打算在几小时后乘火车从背后给叛军以突然袭击。普拉托同意了他的作战方案。

人们对普拉托的任命大为惊讶。佩莱斯并不是个富有作战经验的指挥官，他是凭借着普拉托的势力才爬上这样的地位的。对付那些老奸巨猾的家伙，还得另选别人。他去肯定会被击败。“这就是堂卡梅洛耍的把戏了，”一些心怀不满的人说，“放着这么多能征惯战的军官不用，却偏要选中这个连一百人的队伍也没有指挥过的佩莱斯，只要一个回合他就会被击溃。”

对此没有持怀疑态度的就只有佩莱斯自己了。他叫来了最值得信赖的几个军官，任命他们为营长或队长，同时也召

见了对叛军盘踞的地区地形最熟悉的人，想通过他们熟悉地形，了解哪儿是高山、峡谷，哪儿是公路，从哪儿可以抄小道从这个战场转移到那一个战场，哪儿是敌军重兵所在，哪儿是弱点，从哪儿可到达平原。他对交战时要经过的山脉、村镇和其它地方都熟记在心。

他知道门多萨将军的名声。早在进军首都之前，在门多萨会见普拉托时，他便见到过他。这是个头发花白，生性狡诈的人，皮肤被阳光晒成古铜色，敞开着衬衣衣扣，言语十分粗鲁。他原本在普拉托到达首都夺取政权之前便能左右局势。年轻时，门多萨曾拦路行劫，袭击过一位三次当选过总统的独立战争时期的要人。他将这位要人击退后，枪杀了战俘，将尸体截成几段，还把尸体上的生殖器割下来放在他们的口中，从此以后，他便以凶残闻名，而他的所谓威望也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

他的名声一直传到佩莱斯所在的边远省份。当佩莱斯跟着普拉托来到首都时，他怀着的最大的好奇心之一就是要见见这位传奇式的游击将军。

现在，他要与之战斗的原来就是这个人。战场就在他的故乡，战斗就在那些一向都习惯于听命于他，象儿子服从老子那样跟他走的乡亲们中间进行。

他的对手还有费尔德南斯和“自由长矛”。后者的名声疾如奔马一样早已传遍了整个平原。每次作战，他总是身先士卒。他的长矛手骑兵象海浪一样将敌人冲得东倒西歪。他身强力壮，还是个娴熟的骑手。

火车在半夜里就出发了，在寂静的沉沉入睡的城市上空多次响起了刺耳的汽笛鸣叫声，佩莱斯率领着他的参谋部和

两营士兵出发了。他还带了几门大炮和许多粮草。他同时派了一个营沿公路走，作为他的预备队。

他怀着必胜的信心朝叛军的主力所在地挺进。一路上他听取了军队的主要军官对作战方案的意见，他们主张分兵合击。他将兵力事先作了分配，下车后打算迅即将敌人包围起来。他想首先要对敌军的主力快打猛打。俗话说："先下手为强。"他侧耳倾听着火车头发出的有节奏的隆隆声。象是有人在含糊不清地反复唱着一支民歌，也好象是在叫他的名字："阿巴里西奥·佩莱斯，阿巴里西奥·佩莱斯。"连接车厢的铁钩咚咚地响着，火车头则象发情的公牛那样吼叫着。他想，要是上次进军首都时，有一辆火车该有多好啊。火车头喷出的烟雾带着象大火燃烧时发出的那样呛人的辣味钻进车窗里来。

在一个车站里，有人向他报告，说门多萨已离开了城市，将队伍拉到平原上去了。他肯定与费尔南德斯和"自由长矛"会合在一起了。

"如果他们合起来，就更难对付了。他们至少有四千人。"一个军官说。

"我们决不允许他们这样做。我们要出其不意地象一只好的猎狗扑向小鹿那样扑向敌人，紧紧地咬住他们的脚后跟。"佩莱斯说。

他们一到门多萨撤离的那座城市，便准备立即继续进军。"我们现在就走？"一些老兵偷偷地看了他一眼。他们认为，佩莱斯根本不知道怎么打仗。这个样子能进行作战么？

下车后过了两小时，军队又出发了。佩莱斯带着他的参

谋部人员走在两营士兵的中间。这会儿他又骑上了他的母骡，身上穿着当庄园主时穿的衬衫，头戴宽沿帽，身披一件红蓝两色长及膝盖的披风。

“来这儿并不困难，现在可要进行战斗了。”他想。他们孤军深入于为数众多的叛军中间，叛军象是一头才配上马鞍的野马，在他们面前奔驰。这时，田野里还是黑洞洞的。夜空繁星点点，成千上万颗大大小小的星星在他们的头上发着闪光。他抬头寻找在拉波耶拉那一边上空四颗排成正方形的亮星。他们就在那儿，这是个好兆头，正象风往右边吹去是个好兆头一样。在行军的途中，有个士兵在哼唱歌曲，但人们听到的却是这成千的士兵踩在泥地上发出的脚步声。首都已经远远地离开了他，圣塞瓦斯蒂安离开他更远了。为了能回到首都，他一定得完成这项作为对他的考验的危险的使命。

现在，普拉托不在那儿，指挥官就是他了，他的感觉和以前截然不同。现在所有将士都得听命于他，他得作出决定，发布命令。而上次作战时，这些都是由普拉托负责的。现在他得独立作出决策，单独带领人马与那群猛兽作战。他从军官们的眼神中发现他们都在偷眼瞧他，都在等待着他的号令，无论是行军还是宿营，进攻还是后退，往前走还是绕道行，都得让她拿主意。下级军官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发表一点不着边际的意见，最后还得听从指挥官的的命令。上次与普拉托在一起时，他就是这么做的，现在他们对他也采取了这样的态度。他知道，这对他来说，是一次决定性的考验。如果他失败了，如果他被包围了或者中了敌人在那块他不熟悉的土地上设下的奸计，他就会威信扫地。他不禁怀疑起

来，难道这次任命他当指挥官是给他设下的陷阱，目的是要毁了他的前程？可他又觉得，倘使他这次将这一批狡诈的叛军打垮，他便会前程如锦。

他想，他的命运向来如此，他总是为他人操劳。在家里时他得替兄弟和亲友操心，这会儿他得为军队为整个局势呕心沥血。

在漫长的夜行军过程中，他和军官谈了话，还和当地有经验的老年人进行了交谈，向他们询问这个地区的地形，询问道路、高山、河流的分布情况，特别向他们了解了他即将与之交战的那些对手的情况。他虽然对他们已有所了解，但情况掌握得还不够，他想了解敌人的全部情况：他们是如何行军、如何作战的，如何组织宿营的。通过被了解的人的回答，他确定了敌军的位置，仿佛他亲睛看见了他们的行动。

当他们看到远处村庄上闪烁着的灯光时，天已发亮了。从遥远的地平线上露出了白色的村落。先头部队响起了枪声。

他觉得喉咙发干，他终于赶上了他们。他下令向村镇发起进攻，枪声越来越密集了。部队呈扇形向村镇推进。街道上、城墙边，到处响起了密集的射击声。他总觉得部队前进得太慢，敌人就在眼前，他决不能让他们逃跑。他带着他的副官鼓动士兵发起冲锋。“我们要抓活的。”

他说，敌人仿佛已在他的掌心了。

敌军遭到突然袭击后，开始后退，离开村镇，朝附近的小山上撤离。

他们没有化多少时间便占领了村镇。军官们都面带笑容向他跑来：“我们将他们打败了，将军。”他摇了摇头。他

需要的不是打跑他们，他要击溃他们，亲眼看见他们投降、当俘虏。不这样，等于一事无成，因为敌人会在那儿重振旗鼓，继续进行战斗。

他决定让部队休息两小时，然后继续追击，只要这些敌人还在，他不可能高枕无忧。他听到有人不高兴地说："部队已经劳累了。""可我们不能让敌人溜走"。他们又接着出去执行命令，因为这是军令。

两小时后，他们重又上路，朝敌人盘踞的那条峡谷走去。走到峡谷附近的小道上，他找了一些富有战斗经验的人谈话，从独立战争起，这儿便是战场。那些有经验的人对他说，过去取得胜利的军队驻扎在什么地方，而败军又在何处，还告诉他山峰在哪儿，峡谷的进出口在何方。

午饭后，他们便到达了峡谷口。从敌人几个逃兵的口中，他了解到门多萨将军兵力的分布情况。

"今天我们休整一下，明天一早出击吧。""不行，好容易追上了敌人，可不能再等了。我们立即发起攻击！"

他在有经验的军官的帮助下，部署了战斗。敌人似乎没有料到他们会立即发起进攻。佩莱斯兵分三路，朝峡谷两边的山坡推进。双方接上了火，整个山头都响起了枪声。有的敌人躲在巨大的岩石后进行抵抗，眼见很难击中他们。佩莱斯便拿起一支步枪，带了几个随从人员，走到山顶一块岩石边，说："从这儿向他们射击。"

不久，他便清楚地看到，敌人已开始撤退了，他心里从来没有那样高兴过，他终于打败了他们，别人只好服他了。

枪声慢慢地稀疏下来，敌人在溃退。这是一场真正的战争，他也当了真正的指挥官。普拉托将军不在这儿，他正和

他的狐朋狗友还在莱昂呢。

接下去他要干的事已十分清楚了：立即马不停蹄地追赶那些溃逃者，直至赶上他们，并将他们消灭。他决定途中不再进行停顿。

他真想很快就赶上那些叛军的军官，将他们擒获。他好象觉得他往后命运的关键就在这些人身上了，如能将他们抓住，便将大功告成。

有的军官叫他采取一些策略，如派兵占领一些要地，控制某些地区，迫使对方无法进行活动。他不懂这些策略，只是说："不用了，我们很快就要赶上他们了，为什么还要让他们逃走呢？"

一路上，他们遇到了不少从败军中开小差的逃兵，从他们口中知道敌人的处境十分狼狈。他们如丧家之犬，溃不成军地从一个村落奔到另一个村落。

佩莱斯心急如焚地往前追赶。如果在六小时内能赶上逃跑者，他恨不得在三小时内就赶上他们。

这时，连他自己也闹不清是他在追赶他们，还是他们在拉着他，使他日夜兼程，六神不安地直往前奔。

星期天到了，节日来临了。但没完没了的行军仍在进行。他对普拉托只拍去了几份简短的电报，容安是添油加醋地讲了他的战绩。"敌军离城一小时后，当晚八时，我即率部赶到。我立即集合在行军途中建立的骑兵队，两小时后，他们即出发追击逃跑的敌军。"

"我在带兵。"这时他可以这样说了。他带的这支队伍已不是由庄园里的长工和工头，组成的乌合之众，也不是当年集合在堂卡梅洛家院子里的那些散兵游勇，现在是一支

行军时看起来黑压压一大片的队伍，有听从他命令的军官，还有那些逃个不停的敌人。

圣诞节来了，新年到了，但他仍然不停地在前进。他打电报给普拉托说："我部于十二月二十七日离开圣何塞，行军一整夜，晨六时到达此镇。据悉，敌酋已率六十余名官兵于晨二时逃离本镇，我迅即继续追赶。"

他觉得仿佛有一种奇妙的力量在推着他，使他一刻不停地前进。一路上他一个劲儿地只在考虑如何对付这些逃跑的敌军。有时他询问村落的居民，有时审问俘虏，有时询问逃兵。他脑子里就只有这些敌人，仿佛他们就在自己的眼前。他亲眼看见他们那一张张疲惫不堪的脸，衣衫褴褛，浑身积满了灰尘。他有时还好象在对他们说话："我逮住你们了，你们逃不了啦。"

有时他躺下小憩片刻，脑子里仍然想着敌人。他要是俘获了他们后，将会怎样呢？他们仿佛是他手中的一件法宝，是他升官晋级爬上高位的资本。爬上最高领导的宝座正是他要达到的真正目的。

他醒时琢磨着他的敌人，有时梦中也见到他们。在追剿的最紧张的时刻，有一天夜里他梦见了费尔南德斯将军。他在属下许多军官和士兵的簇拥下，沿着一条山路来到河边一家白墙黑屋顶的大商店门口。他突然惊醒了，立即叫来了侍从，让他去找来向导。他对睡眼惺忪的向导费了好大的劲，才将梦里的情景告诉他。从向导口中得知，在附近的山边，确实有个与他梦见到的那个地方十分相似的去处。他高兴得用手划起了十字。

他旋即下令追击敌军。四小时后，果真在他梦见到的那

个地方遇上了敌人。敌军首领丢弃了行装和坐骑，仓皇逃遁，险些当了俘虏。

人们将敌军首领丢下的已配好马鞍的坐骑和马刀交给佩莱斯。他立即翻身上马，挥舞着马刀，仿佛以此来庆祝他即将到来的飞黄腾达。

现在他觉得有恃无恐了，因为他交上了好运，有上帝在保佑着他。

敌军的残部逃进山区。佩莱斯又找来了向导和本地出生的军官，询问情况，准备亲自进山追剿。军队和鹿群一样，总想找山上比较平坦而有水源的地方驻扎下来。因此要迅速追击，趁敌人尚未安顿好，便来个先声夺人。

有几个军官给他拿来了军用地图和地形图。他只是粗粗地看了一下，实在也看不甚懂。“地图上这黑色的部分就是山区。”在他看来，所谓山区就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大山，地形起伏，层峦迭嶂，到处是陡坡，到处是悬崖峭壁。他派人找来一些谙熟地形的人，有的是农夫，有的当过兵，曾跟随历届军事首脑跑遍这山区的人。佩莱斯跟他们很讲得来。他问他们从什么地方可抄近道。他还用长工的语言向他们询问了山上的情况和到那儿需多少天行程等问题。

他很快率部进入山区。由于山路崎岖狭窄，路的两边又种满了咖啡和密密麻麻的香蕉树，部队行进时便改成单行。佩莱斯一边走，还一边问：“这咖啡园是谁的？”同时他将庄园主的名字记在心里。心想，总有一天他会将这些产业都买下来。

有时遇到向导意见有对峙，难以决定时，佩莱斯会出其不意地决定采纳其中的一种意见。根据这种意见，可对敌人

发起突然袭击，但他的侍从们却在暗地里说他发疯了。

军队走下山坡，朝平原进发。在半山腰里，他们遇到了“自由长矛”和他的人马。战斗打得很激烈，但很快就结束了。“自由长矛”象个马戏团演员一样充分地表演了他高超的骑术和作为指挥官的勇气。他带领着一队骑兵冲进了密密集集的步兵的行列。他手执长矛，两脚踏在马镫上，吼声如雷般地冲入敌阵。但骑兵们很快遭到佩莱斯步兵们排枪的射击，纷纷落下马来。

遭到重创的骑兵开始往后撤退。在刚才那一场殊死的战斗中，敌军的指挥官受了伤，从马上跌落下来。人们从尘土中将他拉起来，带他去见佩莱斯，他一只肩膀还在流着血。佩莱斯态度和蔼可亲地和他打招呼，并对他说：

“将军，看到您伤成这个样子，实在感到遗憾，不过您会得到应有的照料和医治的。”

已成败军之将的“自由长矛”这时还冷冷地瞧着他。“我不要求您的怜悯。告诉您，将军，如果我能逃过这一关，我还要拿起长矛，再次造反，因为只要国家让自由派人士掌权，我只能干一件事：与他们战斗。”

佩莱斯微笑着说：

“我知道，将军，我知道。正因为这样，我才钦佩您，敬重您。不过，我有一件事告诉您：至少对我来说，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都是一回事。在我看来，人只有好坏之分，只有勤劳者和懒汉之分，只有遵守秩序者和捣乱分子之分。现在最要紧的是团结所有的好人，共同对付游手好闲的人，让全国民众都来干活。”

“自由长矛”惊奇地瞧着这个肥胖的、动作迟缓的、说

话时带着边境人口音的人。

佩莱斯命令将这个俘虏送到附近的村落里，好生对待他。

“您真宽洪大量，将军，我不会忘记这一切的。”“自由长矛”与他告别时对他说。

这时，敌军已被击败，流窜到各地。他接下去的事情只是如何收容这些散兵游勇，解除他们的武装后，释放他们，让他们回到山区的家里去。

普拉托将军在等候他班师回京，现在他已是个凯旋而回的军事统帅了。他对自己更加自信也更加了解了。

他小心谨慎地率部进入首都，等待他的是荣誉和祝贺。他被晋升为中将，肩章上又多了一颗星，还被任命为副总统。“副总统”这三个字不仅听起来响当当，而且也是权力的象征。

九

索拉纳回想起来，正是从那时候开始，佩莱斯的形象突然高大起来，咄咄迫人。在报上刊登的新闻中和人们日常的言谈中，经常提到佩莱斯的名字。以往这个人好象隐身于幕后，这会儿却出人意料地走到前台来了。索拉纳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不禁自言自语地说："谁能想到呢？谁会想到这一切都会在这个人身上发生呢？"

当时索拉纳曾亲眼看见人们对佩莱斯凯旋回来表示的祝贺。佩莱斯似乎很谦逊，说自己不配，还好象装作自己对人们的祝贺抱无所谓的态度。他一个劲儿地提到总统的名字，说："我自己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执行了普拉托将军的指示而已。

之后不久，佩莱斯又得再次出征，原因是国家处于无政府主义状态，时局十分动乱。"打从这时起，佩莱斯便朝着获取国家全部权力的路上走去，他要攫取国家的一切。当时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可能知道。"索拉纳回忆着，"也许当时我们并不想看到，不愿意承认这降临到我们每个人头上的不可避免的命运。就在我们象盲人一样什么也没有看见，沉湎在自我欺骗之中的时候，那条想将我们吞噬下去的巨蟒

却早已注视着我们，张开了它那血盆般的大口了。”

当时国内很不安定，叛乱仍然此起彼伏。在中央权力之争中败北的那些人这时已和在沿海以及几个边远省份叛乱的军官勾结在一起了。

从拍到总统府办公室来的电报中接二连三地带来了坏消息，这都是那些惊慌失措或已离职潜逃的省长们发来的。“昨天某某将军已在此率部叛乱。”“禀告总统阁下，今晨起我们已在此城抵抗某某将军发动的突然袭击。”“据确凿消息，某某将军正在准备发动旨在推翻立宪政府的武装暴动，我已下令逮捕他，详情以后电告。”

事情似乎都来得异常突然。这时，人们又在谣传，说外国列强正准备封锁这个国家的主要港口，原因是以往的政府得罪了它们，又没有及时偿还外债，列强要对此进行报复。于是，当局加强了对国内的控制，任何形式的集会都受到了怀疑，所有军政长官和外国使馆人员的行动和住宅都受到了监视，监狱中关满了囚犯，全国的气氛显得十分紧张。

“这届政府长不了。”那些经常在广场和俱乐部里聚会的人说，“这些人很快会被打倒。”“不，这个普拉托还真有点胆量呢。他可不是好惹的，你们走着瞧吧。”也有个把对眼下的局势感到满意的人说。

“普拉托打倒后，谁来呢？谁来代替他呢？”人们只是用不安的眼神瞧着提问的人，却谁也没有回答，大家心里想，武装起义规模虽然很大，叛军的头子虽然已会合在一起，抱成一团，但这种联合是暂时的，是十分脆弱的。“因为他们中间没有首领，他们的情况与1863年、1870年和1892年的情况有所不同，因为当时的叛军有无可非议的领袖，而

现在……”①

传来的消息有真有假，真伪难分，这在人们中引起人心惶惶，疑虑重重。时而有消息说，某城已被占领，某省已陷入骚动，某某将军已拿起了武器。这些消息早上传到，晚上便被否定。同时又传来新的令人难以相信的消息。不过，东部沿海地区确实已落入反对派的手中，西部的一些旧军官也已经举事。同时，在中部地区的一些山村中，还出现了小股游击队的骚乱。这是真的。

还有一点也是真的，那就是一些地方军事首领已经联合起来，他们已一致同意推举米盖尔·安赫尔·里瓦斯将军为联军的最高统帅。此人与其说是政治家和军人，毋宁说是个财主，是个活跃在沙龙中的人物。他的确十分富有，出得起钱给叛军提供武器。他在外国银行界中颇有名气。不久，他起来谴责暴政，号召人们为自由而斗争。他常常坐在一只炮艇上，沿着海岸巡行，运送武器，召见各地叛军的首领。他穿着用料十分讲究的衣服，头戴殖民地时期军管用的头盔，灰白色的贵族式大胡子修剪得十分整齐。他常常带着一把阳伞，坐船往返于那些性格粗鲁，穿着浸满汗渍，散发出气味的军人中间，进行联络。

一小股一小股的武装人员，来往于山间小道中；从摘去帘幔的房子的阁楼里，运出成捆的步枪和长矛；从一棵棵做了记号的树干里，取出一包包上一代人留下的由于潮湿而生了锈的武器。工头们身上斜缠着黄色绶带，挂着锈迹斑斑的佩

① 1811年委内瑞拉宣告独立后，国内局势一直动荡不定。1858年开始，内战历时十一年。1870年，古斯曼·布兰科任临时总统，局势得到短时间的稳定。1888年布兰科总统辞职后，国家再度陷入内战的旋涡。

剑，对长工们发号施令，让他们放下锄头，笨拙地摆弄起从泥土中挖出来的温彻斯特式连发步枪。庄园主出身的将校们身穿华丽的长袍。有的骑在跑着小步的母骡上，有的骑着桀骜不驯、鞍鞯精美的烈马，周围簇拥着士兵，出现在种植园房舍的庭院前。他们走过悬崖峭壁，来到聚会的地方。在树林里，在地头上，在河岸边，在破旧的村落里，聚集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一群群士兵，军官的指挥所则设立在原来的村镇政府的所在地，军队聚拢后，即进行整编，委任各级军事长官。他们中间，有曾参加过十次战争的老军人，有的参加过三次，有的参加过九次。他们有的是地方军事首脑的后代，却以他们祖父、父亲的名义举事，用同一种狡诈的方式行动，乡亲们与乡亲们集合在一起，新手们与老手们合抱成一团。他们走过崎岖的山路，穿过旷野，马不停蹄地朝前挺进，走向那每况愈下的中央政权的所在地，走向普拉托将军和他的总统府和处于四面楚歌的军事长官们的所在地——首都。

听到接二连三地传来的不好消息，佩莱斯明白，他得再次出征了。这次出兵已不是上次总统对他的随意调遣，现在他已是曾打败过门多萨和费尔南德斯的军事首领了。他须注意维护他的名声。普拉托果然召见他，说："伙计，您得再次出征了。"

和上次一样，他迅即率兵出发。他来到了港口，士兵们已经在陆续上船了。他一到码头，便响起了向他致敬的礼炮。炮声一直传向远处，并传来了回声。这就是权力啊！

他率部朝西进发。这是一次迅雷不及掩耳的袭击，不到几天时间，他便插进敌人的腹地，对敌人的宿营地频频发起

夜袭，早晨又常常出其不意地乘火车对城市发起进攻。他象是有分身术一样同时在几处出现。过不了几天时间，他便向普拉托报告说，他已击溃了敌军。但这一切犹如竹篮打水，从表面看，敌人已被赶跑，实际，又死灰复燃，逃跑的敌军又潜逃到别的据点，消失了的人们又在另一处出现了，连关在狱中的俘虏也在看守们的帮助下逃跑了。

由于不能巩固胜利成果，普拉托紧急地召见了他。这时，整个东部地区已控制在里瓦斯所率的军队的手中。佩莱斯带领他的军队急急地赶回首都，与普拉托相见。

他发现普拉托心情急躁，脾气不好。他几乎不是在说话，而是在大声叫喊，声音象连珠炮一样发射出来："到处都传来了坏消息，只有您在战地上送来的消息是好的。"现在普拉托将军心里明白，人们会将他说得一塌糊涂，一钱不值。叛军的宣言、传单，从中截住的信件，象雪片一样飞到他的办公室。

"你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暴君、淫棍，国库的盗窃犯，可悲的小丑、舞迷、宪法的篡改者、说胡话的疯子！"普拉托一面看着这些纸片，一面神经质地将它们揉成一团，丢在字纸篓里，气冲斗牛地说："这些混蛋，把我骂成这样，要是让他们来干，不更糟么？只要让他们掌握我手中的一小部分权力，谁还能受得了？过去，他们都跑到我的跟前，大献殷勤；这时又在外地自充好汉，破口大骂。"说完，他自己也大骂起来："你们这些胡言乱语之徒，都是败兵之将，都是无耻之徒！"

见到佩莱斯，他好象受到了感染，也镇静了一些。"他们不喜欢我们啊，兄弟，在反对我们。我们得狠狠地教训教

训他们，让他们一辈子也忘不了。”他觉得这个国家是一只乱哄哄的蚂蚁窝，没有一条路上没有游击队，没有一个城市没有叛军的司令部。

佩莱斯带着他的人马又去东部地区了。在不长的时间里，打败了叛军的主要首领，占领了几个港口城市。在其中的一次战斗中，他第一次受了伤。他觉得脚上象是受到了石击，然后，一股热烘烘的象小便一样的东西从腿上流到脚跟。他用手摸了一下，看到手上全是血。

他回到了首都。形势并未见好转，原来被他攻占的据点又失陷了，被击败的叛军首领又出现了。“这是个永远也讲不完的故事。”他对在他养伤期间前来看望他的朋友们说。他已经跑遍了半个国家，目击在他从未见到过的海岸边，山岭上进行的激烈的战斗。这时，他已熟悉了叛军中许多人的名字，认识了许多人的脸，这些人在战前他与他们见过面，说过话。“我们没有理由要成为敌人嘛。”可是，他一转身他们又原形毕露了。

他的叔父罗维拉博士是个哥伦比亚出生的老政治家，为人颇有心计，他一刻不停地跟随着他，总是在他的身边，听他说话，给他出主意想办法。“您听我说，阿巴里西奥，现在的问题是人们都对普拉托感到厌倦，已再也忍受不了他那一套了。他也实在太荒唐了，什么正经事儿也不干。国家得另找出路啊。他已经是个声名狼藉的人，对他这样的人除了让一个强有力的、能压住阵脚的、能将这一团乱麻理出个头绪来的新人来替换他，再也不能指望什么了。”佩莱斯点头表示同意。罗维拉又接下去说：“能干这样事的人在这儿只有一个，就是您。”佩莱斯吃了一惊，说：“我们要帮助堂

卡梅洛撑住这个局面，不应该有别的什么想法。”罗维拉说：“眼下是应该这样做。但不久，众人的目光便会集中到您的身上。除了您没有别人了，这个疯子到头来会毁灭他自己的。”佩莱斯却改变了话题。

以里瓦斯将军为首的叛军的势力不断地向四围扩展着。现在他们几乎已控制着全国。原来分成东西两大集团的叛军已会合在一起，拥有一支一万四千人的军队和一批有指挥能力的军官，严重地威胁着中央政府。

看来普拉托的大势已去。这时，他才决定亲自统率军队出征，将共和国总统府的事务委托给佩莱斯，他自己将带领军队进驻在战略要地沙塔城。许多人认为此举实属荒唐，因为这样一来，敌军很可能会从侧翼绕过沙塔，攻占首都。

但仿佛是命中注定一样，叛军首领却决定进攻普拉托所在的沙塔的阵地。战事异常激烈，沙塔城外那陡峭的高山和狭窄的谷地上硝烟弥漫，满是叛军士兵和牲口。整个支离破碎的国家的力量仿佛都集中在这儿，决一死战。战事连日连夜地进行着。在悬崖上，在山谷口，两军都分成小股部队在进行厮杀。普拉托总统好象又恢复了他原有的全部勇气，他走遍了要塞，对戍营的士兵进行训话，带领军队发起进攻，还冒着枪林弹雨。爬上山顶指挥作战。但几天过去了，隐没在树林中的敌人密密集集的包围圈仍原封不动。弹药已日渐稀少。他想，得利用夜色发起猛攻，与敌人拼刺刀。“他们拼不过我们。”当粮食和弹药越来越少的时候，他没日没夜地重复着这句话。还象说胡话一般对已受重创的军队大谈胜利。他又说，如有必要，他可以将军队撤退到海边，坐船回到西部，在当地地方军队的支持下，重新进行战斗。所有这

一切仿佛都是空话，是梦呓之言。但到了第三天，副总统佩莱斯突然决定带着他拥有的大部分军队和武器从首都来到这儿。他坐的火车越过了敌人的封锁线，来到了沙塔。这时，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普拉托重新发起了进攻，说来也难以令人置信，包围者分布在四处的军队开始溃退。普拉托欣喜若狂，说自己是吉星高照，有神灵保佑，还说到神灵对他指明了命运，同时，他把佩莱斯说成是“救世主的救世主。”

普拉托回到了首都，热烈庆祝这一次难以解释的胜利。谁也弄不清其中的缘由，佩莱斯所作的一切象是在玩魔术。“这个人可了不得。”

如果说，普拉托所作的一切可用其爱好冲动、盲目自信，只知冲杀、不懂策略等特性来进行解释，那么，佩莱斯展示在人们面前的形象却完全不同。人们在夜间相聚进行闲谈时，佩莱斯总被描绘成象狐狸一般狡猾和奸诈。“您不知道山区里有的是巫师、巫医、卜卦的，还有许多冤魂。”

敌军的主力朝东部地区撤退，指挥官是奥兰多将军，他是那个地区最有威望、最玩固的军官之一。他将军队集结在南方的一条大河边，在河的一边的广大地区布满了军事据点和基地。看来，战争还没有结束。

普拉托总统又一次召见佩莱斯。“这次该轮到您来消灭这帮人了。”他自己也知道这回该轮到他了。这样更好，在过去的两年中，他已了解这个国家，国内的人们也开始了解他了。许多人暗暗地在寻找的那个人就是他。“遵命，长官。”

他又对他的军队进行了整编。在长长的一列战船中坐着他的炮兵和数营士兵，这次他俨然成了周围拥有一大批军

官、副官、秘书和顾问的最高军事统帅。

船到一座桥边时，他看到了远处岸边的渔村和他不熟悉的几座远山的蓝色侧影。他的船队在几处地方靠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肃清了几股叛军。几天后，船队抵达宽广的乌里亚巴里亚河的入海口。这儿深黄色的河水一望无垠。这么多水从什么地方来的？从那辽阔的土地上，从他看到过的和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土地上流过来的。这一望无际的河水来自座座悬崖峭壁，来自南部的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来自村镇，来自沙漠，来自夏季从天上降下的雨水。全国的水都流到了这儿。他站在船舷上，目不转睛地瞧着河水，陷入了沉思。是啊，他的命运和其他所有的人的命运，就象一滴滴的水珠一样，全都汇集到这儿来了。

次日，他在河的右岸已能远远地望见安戈斯杜拉了。他叫来了罗维拉，对他说："我以往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到这儿来。可您瞧，我已在这儿了。我要一直待到将这一群流氓消灭为止。"

他命令罗维拉博士上岸向敌人投降，免作无益的顽抗。罗维拉回来时，带来一名主教和叛军的一个将军。他们来的目的是想与他私下达成某种交易，叫他不要用兵，对方将给他们几个长官若干好处。他坚决拒绝了。

"如果你们在二十四小时内不投降，我将开始进攻，并尊重上帝的意愿，占领要塞。"主教眨了眨眼睛，他们告辞走了。他瞧着他俩坐汽艇走了。

他决不允许搞私下交易，也不允许失去这个能使自己让众人慑服，能打垮最后一个敌人，能使自己成为唯一的最后的胜利者的机会。他作了一个迷信的手势，在胸口上划着十字。

安戈斯杜拉这个小城象由一大堆黑色的岩石、城墙和教堂的钟楼组成的集合体，出现在远处的地平线上。城的四周是密密集集的树林，一边有一座小山。河边停泊着无数艘大大小小的船只，有商船，有武装起来的船只，还有各种小型帆船。

佩莱斯的计划是先将城市包围起来，然后，发起强攻，占领它。

天还没有大亮，他便喝了没有加糖的咖啡，瞧着许多只小艇在夜色中驶向对岸。不久，传来了枪声和远处的呐喊声。“战斗打响了。”天色逐渐明亮起来。那一群群扑向小城的士兵看得越来越清楚。他从远处看着自己军队的行动。有人给他拿来了一副双筒望远镜，原来那模糊不清的城市轮廓在他眼中霎时变得又近又清楚。他目不转睛地瞧着，同时，又情不自禁地象在斗鸡场上一样手舞足蹈起来。

他打算先占领城边的那座小山，然后再从墓地进入城市，消灭顽抗的敌军。战斗打得十分激烈。从河上他可以看到，全城已笼罩在一片烟云中，枪炮声震耳欲聋。

战斗整整进行了两个白天加一个夜晚。在河对岸的那个报务员，每隔一个小时向在首都的普拉托发一次电报，向他报告战况。“攻城已经开始。”“战斗已全面展开。炮兵发出了密集的炮火。”“战斗仍在进行。”三小时后，又说：“战斗已达白热化。”

成连、成营的士兵，在他们军官的带领下，来到了指定的地点。战斗已进入决定性阶段，双方开展了肉搏战。那座小山和墓地早已被占领，战场已从各条街道延伸到了市中心，被围困的敌军处于令人绝望的境地。第二天下午，报务员接

到佩莱斯将军的命令："请告诉普拉托将军，让他安心休息吧。"

从第二天的后半夜起，战斗开始松弛下来，报务员给在首都的总统发报说："双方火力已明显减弱。"

射击声不断地变稀变远。起先，那缓慢地发射着的重炮声停止了；接着，机枪声也听不到了；最后，除了照明弹和零零碎碎的枪声外，战场上不时出现短暂的寂静。有时还能听到从远处传来的三两声枪响，然后是一片寂静；接着又象慢慢地滴下的水滴一般响起一两声枪声，又是一片寂静。再往下，再也听不到枪声了。这时，传来了一阵汽艇的鸣笛声，还从远处的杨树林传来了人声和犬吠声，然后，又是一片寂静。它象是一片乌云，一团烟雾渐次扩大着，它笼罩着大河、河的两岸、平原上模糊不清的绿洲，一直延伸到目力难以到达的远处。最后，寂静笼罩着一切，一切都陷入了寂静。

第三天早晨，报务员向佩莱斯报告说："萨莫拉号汽艇已到达这儿，我接到报告说，小城已被政府军收复。"

当天中午十二时，佩莱斯将军向总统发去第一份战报，他骄傲地向他宣称："早在两年前，我便带着一群勇士离京镇压第一批违抗共和国意志的叛军首领。今天，经过五十小时的浴血奋战后，我荣幸地将这个要塞——叛军的最后堡垒交还给您手中。祝贺您，取得了国家的和平。详情以后报告。"

总统在回电中，对他大大地赞扬了一番，电报说："谁也难以与您这位民族巨人争夺这份殊荣。仅以您的名声便足使敌人闻风丧胆，您是正义、理性、高尚品德的卫士，是共

和国战胜敌人的强大堡垒。”

这贺电是总统一时兴起，亲自口授的。为了赞扬他的这位替他消灭了所有敌人的不动声色的干兄弟，他还说他顺应了天意，拯救了人民，具有崇高的爱……就是用了这样一些字眼，他还觉得不够。佩莱斯一次又一次地读着电文。“这样一来，我的敌人比我今天打败的还要多了。”

战争全部结束后，佩莱斯来到安戈斯杜拉城。在满是尸体和伤兵的人行道上，零零散散地站立着一些士兵。城内弥漫着焦糊味，火药味和粪便的臭气。

他来到军营看望被俘的敌军官，态度和蔼地向他们问好，“你们在战场上都很勇敢，可要是三天前你们听我的话，这一切就可以完全避免了。不过，现在我们终于获得了和平。”

他回到舰船，解开军上衣，仰面躺卧在一张沙发床上。罗维拉博士坐在他身边。

“博士，请您再给我念一次堂卡梅洛发来的电报。”

十

佩莱斯接着面临的已不是公开的战斗，已不是往常有过的那种能看到敌人在何处，他们将到何地的那种炮声隆隆的两军对阵。现在的敌人都戴着假面具，他们在进行伪装，在进行欺骗，在进行说谎。你既不能相信你听到的言论，也不能随意说出你心里在想的事。敌人可能会伪装成朋友，他们的忠言实际上可能是背信弃义之词。他仿佛置身于寓言故事里出现的动物世界里，其中有狐狸，也有母鸡，有老虎大叔设下的陷阱，也有兔子老爹布下的圈套。一句话，他现在正处于一个奸诈、欺骗、阿谀奉迎的世界里。

“眼下佩莱斯自以为是一国之尊了。”外界的这一传闻被总统身边的人听到了，传入普拉托的耳中。他很不高兴地说：“一国之尊？这儿只有我是一国之尊！”接着，在他耳中又传来副总统在此期间的所作所为和他想做些什么的消息以及人们对此所作的评论。众人说，他正在招纳那些对政府不满的人，庇护那些仇视当局之徒，还将那些亲信安插在重要的岗位上。“可不能过分相信他啊，元首。我倒不是认为，佩莱斯将军会背叛您。可他周围的人在给他出坏主意，他也喜欢人们奉承他。”普拉托的耳中还传来了佩莱斯手下

人说的话，意思是要乘机夺权。“元首啊，佩莱斯拥有一批信徒，他们有时甚至还敢于威胁我们。”

普拉托开始对佩莱斯不信任起来，现在他对佩莱斯的所作所为都看不惯。为了肯定自己是至高无上者，他甚至藐视起佩莱斯来。比如，接见他时，他有意让他等一会儿；对他说话时，总露出盛气凌人的模样。

然而，佩莱斯看来仍和过去没有两样，他还是普拉托家的忠实朋友，是丽塔夫人的知心人，是她家一位行动迟缓、沉默寡言、从不高谈阔论的座上客。

他反而变得极端地驯顺了。“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干，长官。”他连鸡毛蒜皮的小事都来请示普拉托。“这事就您自己决定吧。”“不，将军，您是我们众人的长官。我可不懂这些事情，要是医治个小牛犊什么的么……”

然而，流言蜚语仍有增无减。制造流言蜚语的人是以为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胁，或即将受到威胁的人；也有的人想混水摸鱼，捞到点什么好处；还有的人则鹦鹉学舌，听到见到什么，便说什么。渐渐地这两个人终于疏远了。普拉托的那些亲信和成天陪伴他寻欢作乐、阿谀奉承的人将佩莱斯看成是他们的敌人。“一定得将这个人干掉，否则，他会要了我们的性命。”

佩莱斯感到形势对他来说，越来越危险，他的地位越来越脆弱。在他亲友们的陪伴下，他来到了乡下，将大部分时间用来从事田间劳动。有时，手下人来向他禀报，说在附近的一座城镇里驻扎着一营士兵，其长官是他的一个敌手。

他变得更为沉默寡言了。每次他去首都，见到总统和他的亲随人员总是满脸堆笑，异常谦恭，忍气吞声。

总统患病了。利用这个机会，他竭力表示对普拉托的忠心和关切，还常常去接近普拉托的妻子，将做买卖赚到的钱与她分成，还对她言听计从，体贴入微。当他的对手与普拉托总统大谈政治时，他却在房间的一角与世无争般地在谈什么母鸡生鸡舌疮、活牲口的价格之类的事情，或去养鸡场将那只晨间啼叫得最凶的公鸡割去睾丸。“阿巴里西奥兄弟的这双手象外科医生的手那样灵巧。”丽塔夫人常常这样说。可是，在佩莱斯那貌似平静、无动于衷的同时，心里对周围发生的一切十分明白，并非常注意地观察普拉托及其亲信们对他的态度、说话时腔调的变化等方面的情况。

佩莱斯已感到他处境的危险，但他不会轻易落入圈套。他的一个姐姐惴惴不安地来告诉他外面的种种谣传，提醒他注意。他说：“我全都知道啦。迄今为止，每次战斗都靠往前冲才能取得胜利，可是这次却要后退才能打赢。”

形势已开始向两极分化。对普拉托不满的人则向佩莱斯靠拢。“将军，您是我们眼前唯一的希望，我们听您的。”但他不想冒这个风险。他或谢绝他们的好意，或采用某种迂回的方式，同意他们的看法，但在表面上仍然对普拉托表示着矢志不移的忠心。“我们要跟堂卡梅洛在一起，在他健康情况不佳的时候，尤其应该如此。”

密探有时一直跑到佩莱斯的官邸来。一天，来了一个人，脸上露出不悦的神情，说普拉托忘恩负义，欺辱他。“我是您的人，将军，这您是清楚的。我一直是您的人。”佩莱斯一直一声不吭地听他说着，“那眼下您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呢？”于是，来人便前言不对后语地说：“我给普拉托将军出了那么多力，可他却是怎么报答我的？”接着，他便说总

统如何忘记了他建立的功勋，不听他的忠告，却与那些新结交的狐朋狗友为伍。“不对，先生，这样说不对。在我家请不要讲堂卡梅洛的坏话。你应该明白，我是他的朋友，我现在得到的一切应该归功于他。我决不允许有人在我的面前说堂卡梅洛的坏话。”那人害怕了，便一个劲儿地向他表示歉意。“好啦，您也不必为此担忧。谁的心眼坏，谁只是说一些胡言乱语，我心里十分清楚。您就待在我这儿吧，我给您找个安身之处，眼下您暂且先领一分粮饷吧。”

嗣后，佩莱斯在自己的卧室里对里诺·索尔卡说：“现在这个小丑不知不觉地在替我出力了。你要注意，里诺，在此人面前我们要大说特说普拉托将军的好话。”

不久，又传来一阵流言，佩莱斯的敌人宣称要杀害他。有消息说，人们正在玩弄阴谋，试图设置埋伏，出其不意地将他除去。阴谋份子有的在暗中潜伏着，有的偷偷地尾随其后，有的暗暗地监视着他的行动，有的设法象在山上驱赶猎物一般将他赶到伏击地，尔后袭击他。“长官，他们正在没日没夜地在对您图谋不轨呢。”说这话的人还告诉他，他们已探听到了对方的机密。佩莱斯此时才确实感到自己已处身于紧密的包围中。于是，他改变了起居的习惯。出门时，不断地改变着行动的路线，还改变了日常的作息时间。他还变换着乘用的马车，不断地变换每天夜间住宿的地方。他常常在夜阑人静时出其不意地来到某一朋友的家中。“可不能让这些小丑来把我给杀了。人生自有天定，谁也不能随心所欲地结束生命。”在他看来，上帝是他的保护神，是比普拉托更可信赖的最高领袖。

他感到，白天他在街上遇见的任何一个陌生人都可能成

为他的杀人凶手。那个给他备马鞍的衬衣下摆露出一支长长的匕首的马弁，或是那个新来的站立在他寓所门口的警察，还有那个给他送信来的女仆，都有可能杀害他。

普拉托的健康情况并未有所好转。他仍然发着高烧，整天躺卧在床上，烦躁不安，不是唉声叹气，便是说胡话。阴谋分子仍然在加紧进行活动。

一天，总统府突然派人召见他。佩莱斯小心谨慎地作好一切准备。他走过虎视眈眈地守卫在普拉托卧室四周的警卫人员，走进总统的房间。总统躺卧在一张单人床上，头上戴着一顶镶着金丝边的红色土耳其帽，帽沿一直压倒眼睛边。“伙计，总统府的事情得托付给您了。”他对此毫无准备，说：“您这是什么意思，将军？”“没有什么，绝对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想离开这儿一段时间，到我沙塔的老家去。眼下我的身体不行。”佩莱斯竭力劝他打消这个念头。“不，我已决定，您今天就上任，因为我明天即将动身。”佩莱斯走出卧室时，看到普拉托的亲信们均流露出不安的眼神。

罗维拉博士来访。他对佩莱斯说：“请注意，要非常注意。这是他们给您设下的圈套。普拉托将军目下还不敢公开对您下毒手，因为这样做对他很为不利，众人都会说他太忘恩负义了。他是想让您先当代理总统，俟您露出马脚后，再找个借口，将您除去。”

然而，佩莱斯还是走马上任，当了代理总统。普拉托则带着他的一帮亲信去沙塔疗养了。行前，他对佩莱斯说：“您可以随意任免内阁各部长，我决不干预。”

这样一来，国内出现了两个权力中心：一个是总统建立在他的休养地沙塔，一个是代总统建立在首都。围绕着两个

权力中心，出现了两个系统的阴谋活动。传递信息的人员和谍报人员则乘坐着每天往返于两大城市的火车，穿梭般地来来去去。从位于首都的政府大厦到地处省城的普拉托的私人寓所里，消息和流言交相混杂，真真假假，虚实难分。一批居心叵测的人乘机惹是生非，故意将水搅混，以从中渔利。他们经常聚集在一起，兴风作浪，唯恐天下不乱。然而，身在休养地的总统普拉托装作对一切消息均满不在乎的样子；身居险境的佩莱斯则装出对原总统仍十分恭顺的模样，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无动于衷。然而，在这两位总统身边的人都懂得他俩沉默的含义。从他们的举止里，从他们的片言只语中，在一些细小的事件中，这些人都能悟出其中的含意，然后，有意加以歪曲。他们就象玩牌的骗子一样，在识破对方所玩的花招的同时，自己也在大做手脚。

在佩莱斯的身边，除了他本家的那些人外，还有不少亲友、同僚、同乡和他的追随者，为数甚众；在普拉托身边的有政府官员和一些追随他后成为权贵的人，还有他当年做买卖时的一些至交和他退隐时结交的一批朋友，再加以他的一些心腹，人数也相当可观。

在此后的相当长的日子里，这两人表面上仍然装作一切均很正常的样子。“这儿的情况如常，发号施令的仍旧是堂卡梅洛，因为他是总统。我只是在他休养的时候，替他照料一下这儿的事务。我唯一的愿望是他能康复归来。”佩莱斯总是这样说。普拉托呢，每当有人来向他禀报，说代总统在耍什么阴谋诡计时，他总是哈哈一笑，尔后说：“对政府的事我不想过问。现在佩莱斯是总统，也许我再也不会任总统了。我将借此机会永远隐退。”听到这样的话，他的亲随们

总是露出惶惑的神情。

这是一场艰难的搏斗，只有沉得住气，自始至终装作若无其事的人才能取得胜利。佩莱斯在这方面略胜一筹，因为他为人沉着镇定，生来就沉默寡言，不动声色。普拉托的性格正好相反，他生性急躁，极易冲动。

新内阁行使职权不到一个月，普拉托的不满情绪便溢于言表。他对新内阁的部长们并不掩饰他对他们的不信任，言语中常带对他们的讥讽。

报上常常公布他俩之间拍发的电报。大众读者们看了电文，觉得这两个总统象在进行一场智斗。对代总统那貌似恭顺实则不满的电文，总统在回电中时而有意回避要害，时而言词模棱两可，但读者们却可能很容易地将这些言词理解成对佩莱斯的指控。“望您务须按您朋友们对您说的那样做。”难道他的朋友不就是原来那些人么？堂卡梅洛和他的那一帮亲信这时一定在沙塔讥笑他呢。“我的朋友也就是您的朋友。”佩莱斯回敬他。这时，在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一大串人名，其中有的是他的朋友，也就是佩莱斯分子；有的是他的敌手，也就是普拉托分子。

佩莱斯决定重新任命内阁部长，他们均为人们公认为普拉托的旧友新交。在内阁会议上，他不随意发表政见，最后，总是附和着总统亲信的意见，随便说上几句。每当遇到难以决断的事，他总是说：“我们把这件事暂时搁一搁吧，可不要作出让将军不高兴的决定来。”提到普拉托的时候，他没有说“总统”，在“将军”的前面也没有冠以姓氏。这充分表明，他仍然和昔日一样，是“将军”的部属。

尽管如此，阴谋和勾结并未就此结束。“普拉托正在对

您设置埋伏，布置圈套，让您受骗上当。”几乎是同样的一些人又跑去对普拉托说：“佩莱斯在军队里安插他自己的人。他周围的人都已成了您的敌人。那些旧军官都已表示要协助他起来叛乱，甚至一些外国政府也在鼓励他这样干。您越是对他姑息手软，情况就越危险。”

一天，普拉托的心情显得特别烦躁，坐立不宁。他终于同意组织一次全国性的请愿，要求他重新任总统。从这时起，电报和信件象雪片一样飞向全国各个城镇，还派人去进行游说，以策动这一起对普拉托有利的爆炸性事件。来自各界的呼声甚嚣尘上，成千上万份来自全国各个城镇村落（有的连名称也没有听说过）的签了字的电报充斥在报刊的各个版面上。电文均要求普拉托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重新执政，以拯救祖国于水火中。与此同时，街上出现了公开的集会、游行，还有人发表演说。为了表示庆贺，人们还放鞭炮、奏乐、斗牛，在旗杆上涂上各种油彩。

佩莱斯手下的人见状惴惴不安起来。“这是当着众人的面给您打的一记耳光，您可不能听之任之啊。”有的人显得特别激动，说：“这普拉托在发疯了。全国民众都讨厌他，只有您拥护他，可他还是这般对待您。您真该狠狠地踢他一脚，将他踢翻在地。全国的人都跟您在一起啊。”

佩莱斯打断对方的话，说：“别说了，先生，您这是什么话？”然后，他言不由衷地说：“其实这么搞也不是堂卡梅洛的本意。这是由一些利用他的名义的流氓领头搞的。”

接着，人们便又是讥讽又是辱骂地议论起总统属下的一批亲信，其中最受宠幸的是青年将领佩德罗·加尔苏尔。此外，还有一批具有一定影响的文人学者和爱弄权术的人。这

些人跟普拉托到首都后，便紧紧地跟随着他。人们还谈到了达米安·杜加尔特，此人年轻，胆大妄为，手中握有兵权，是个危险分子。然而，在佩莱斯看来，这些人都是一群“小丑”。

罗维拉博士将佩莱斯叫到一旁，说：“这些人的目的是试图将您和普拉托分离开来。他们心里明白，普拉托有病在身，且谁也不喜欢他。现在的主要障碍是您。倘若能将您搞到一边，他们便为往后的道路清除了障碍。这样，加尔苏尔，或者他们中间的别的什么人便能左右局势了。”佩莱斯点头表示同意。“现在的一切均取决于您，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您目前应该沉着冷静，不动声色，不轻易表示自己的态度”为了将他的意思表达得更生动、形象，他拿佩莱斯喜欢的斗牛打比方。“请您回忆一下斗牛场的情景吧。”佩莱斯是到了首都后才第一次看到斗牛的。在他看来，与野蛮的公牛搏斗，是桩艰险的事。正因为如此，他喜爱斗牛。“斗牛士之所以能将公牛镇住，并将他杀死，主要是因为它老是往斗牛士手中舞动的那块红布冲去。它要是不这么做，斗牛士便镇不住也杀不死它。您可千万不要往他们放在您眼前的这块‘红布’冲过去啊。”佩莱斯听了，纵声大笑，说：“请您放心，我绝不会冲过去的。”

要求退隐总统复职的呼声越来越高了。

现有的一切迹象表明，两位总统之间的关系将破裂了。就在这关键时刻，佩莱斯突然几乎是单身一人，坐火车来到普拉托隐居的地方。他的出现引起了惊奇和不安。他与总统关起门来，长谈了一阵。到他即将走出门来的时候，两人的脸上都绽露出微笑。

佩莱斯走出门来时，对那些焦急地等待着会谈结果的普拉托的亲信说：“我给你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刚才普拉托将军已同意重新担任总统。我能卸去这副重担，感到十分高兴。”

几天后，普拉托回到首都就任总统，重新过上了他那花天酒地、荒淫无度的日子。

佩莱斯装作不问政事的样子。这样一来，普拉托的人在表面上似乎又重新控制了局势，但实际上，斗争仍在继续，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因为只要佩莱斯还在，还担任要职，矛盾和冲突仍然是不可避免的。普拉托显然是不允许他这样继续存在下去的。

佩莱斯又有了一个家庭。他已将娜塔丽娅弃之一边，但他还常常去看望她生的几个早已长大成人的子女。佩莱斯此时与一个出身名门望族的大家闺秀相好，她已为他生了一子。

普拉托又生起病来，他又到海滨疗养去了。不过，这一回他没有将总统的职位叫别人代理。到了海边，他每天几乎都待在房间里，发着高烧，说着胡话，但耳中还得听着那些亲信们主张对佩莱斯搞阴谋的言论。医生认为，总统的病情相当严重。

于是，普拉托手下的人们再次惶惶不安起来。他那已耗尽了精力的身体越糟，副总统篡夺政权的可能性便越大，越是不可避免。倘若普拉托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佩莱斯又可能任代理总统。如果普拉托死了呢？那佩莱斯不就可以非常合法地接任总统，并将他们一举全部击溃么。

他们必须着手干点什么。他们可以簇拥他们中间的某个

人，也许可以拥戴那个年轻的佩德罗·加尔苏尔将军，因为他有团结人的本领。不过，在这之前，他们得设法让佩莱斯靠边站；然后，挟持普拉托，以他的名义发布政会。最后，将他流放，以取代他。

他们得找个借口，找个能说服总统，让他这么办的、令人信服的理由。

青年将领达米安·杜加尔特说出了他的计谋："要这么办只有一策：除去佩莱斯。除去他后，道路就扫清了。"这就是说，要扫清道路，必须让他俩都命归西天：普拉托死于疾病，佩莱斯将死在杀人犯的手中。

普拉托的病势越是严重，周围的形势便越是混乱、严峻。无论是在他房间内进进出出，低声地说着话，暗地里窥视着他的动静的人们，还是那些对他脸上带笑暗中捣鬼的人们，都在等待着他早点死去。也许他们准备采取什么办法，让他早点一命呜呼。普拉托也感到了这点。因而，有时他绝望地呼叫着："我还没有死呢，你们就要分我的遗产了。"

与加尔苏尔勾结在一起的人常在他面前讲佩莱斯的坏话，而佩莱斯手下的人则在他面前嘟嘟哝哝地说，加尔苏尔正和医生勾结要对他下毒手。丽塔夫人也不知不觉地卷入到这漩涡中去了。

普拉托已深感他谁也不能依靠了。他的身体江河日下，愈来愈弱，心里也愈来愈感到自己已被无形的阴谋活动包围了。"在让他们结果我之前，我得先杀掉他们一批。"

一天，有人向他报告，说有一年轻将领，胆大妄为，竟敢在乌里亚巴里亚河边的一个小城率军叛乱。这次兵变很快地失败了。他接到叛军军官已被俘虏的报告后，便冷冷地

说：“处决他”。

人们起先由于恐惧，没有说话。但不久，丽塔夫人和他的一些亲随人员来向他求情，请他收回成命。“不行，处决他。”话一说完，他又陷入昏迷状态，说起胡话来。几个小时后，那个叛军军官将被枪决了。“谁也不知自己会在什么时候死去，他自己也不明白，只有我知道。”他又醒过来了。是啊，在那条宽阔的河边的一处寂静的地方将响起一阵枪声。“此人的生命就要结束了。”

人们的命运就这样被操纵在这个说胡话的病人的手中，举国上下一片恐怖。

两天后，佩莱斯前来探视他。他们一起谈到了庄园的事，谈到治病的土方，也说到他们的朋友的情况，但对枪决叛军军官一事，却只字未提。

出来时，佩莱斯与丽塔夫人长谈了一阵后，叮嘱她：“要好生照看将军。”

尽管阴谋活动进行得异常隐蔽，但总是瞒不过普拉托的这双眼睛。然而，他只是有意装聋作哑，仿佛对周围的一切均一无所知，其实，他心里是清楚的。他知道，国内有两股势力，一股势力的为首者是两三个自以为有能耐可以取普拉托而代之的颇有胆识的人，他们正在寻找机会搞掉佩莱斯；另一股势力认为，自己没有力量也不可能主宰新的局势。这股势力的人正在观察看佩莱斯的动静，他们在暗暗地说：“此人是我们合适的人选，他是唯一的有力量取代普拉托的人，因为几乎整个军队都掌握在他手下人的手中。再说，他是个大老粗，行动笨拙，需要有人给他决策，我们正可以利用他来执政。”

于是，佩莱斯的耳中不断传来人们对他的忠告，要他对目前危险的局势提高警惕。与此同时，还不断地有人来对他说："我是您的朋友，我支持您。不过，倘使在普拉托的面前我不向您问候，您不必感到奇怪。"

为了对付随时可能发生的行刺，佩莱斯仍然不断地变更着住宿的地点和活动的时间表。他常常去看望他的姐妹们，看娜塔丽娅生的几个子女，每天还要在新建立的家庭里待上几个小时。

他的这个女人名叫玛露哈·马略，是个恬静、温柔的女性，平时总是面带微笑。她跟他谈孩子们和朋友们的情况，他并没有真的在听她说话，其实他什么也没有听到。他只听到自己的心声："他们正在设法谋害你，可要当心！你已越来越接近总统的宝座，然而也越来越危险了。"

入夜，在保镖们和印第安人索尔卡的陪伴下，他常常默默地思考着："倘若堂卡梅洛一死，一切就好办了。我是副总统，只要半个小时，我便能登上总统的宝座。"于是，他头脑中立即浮现了即将发生的种种情景：他将宣布兵营处于紧急动员，各营士兵处于战备状态，然后将普拉托的亲信们全都送进监狱。嗣后，他便开始统治这个国家。"这样一来，便没有堂卡梅洛这个小丑来干扰了。"然而，也可能发生相反的情况：他们可能会杀害他，而普拉托也可能会康复，然后，一举夺去他的全部权力。当然，他也可以将普拉托打倒，这样做也不无理由，因为他与外国列强关系极糟，再说，支持他搞政变的也不乏其人。想到这儿，他会象做了恶梦一样突然醒悟。不行，他可不能这样铤而走险，孤注一掷。他可不是普拉托这样的人，他不能干这样的蠢事而把他的形象给

毁了。他的力量存在于等待、隐蔽和伪装中。他一定得耐心等待。

然而，要他手下的人象他那样等待或伪装起来，实非易事。他们已越来越不耐烦了，他需象一个很好的牲口贩子一样让他周围的这群“牲口”平静下来。

普拉托总统的病情已有所好转。于是，国内局势又出现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在这期间，普拉托出去巡视，发表演说，还出去旅游。佩莱斯则常常上他在市郊的庄园里去。

一天夜里，佩莱斯的堂弟鲁德辛多·佩莱斯（此人性情暴躁，胆大妄为）喝醉了酒。他带着几个酒友在首都的街道上东奔西跑，边跑边朝天放枪，还高呼“佩莱斯万岁！”然后，他们在一家豪华的酒馆门口停了下来，进酒馆去又喧闹了一阵。这消息不胫而走，立即传遍全城。总督获悉后，亲自去找他，劝他不要再胡闹了。他见到鲁德辛多正带着他的一批狐朋狗友在胡作非为。“将军，我是特来请您去我家喝酒的，我亲自陪您，您能赏光吗？”鲁德辛多用混浊的目光瞥了他一眼，说：“您是来抓我的吧。”总督笑了笑，说：“不，将军，绝对没有这回事。我是您的朋友，我是来陪伴您饮酒的。”“那就请您坐下来，跟我喝一杯。”有人给他拿来了饮料。鲁德辛多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过总督。他语音含糊不清地说：“首先，您得跟我在一起叫一声万岁：‘佩莱斯将军万岁。’”总督没有这样做。接下去是一阵难堪的沉默。醉汉以非同寻常的速度抽出左轮枪，从桌子底下向总督连续开了数枪。总督负伤后，只叫了声“凶手”，便慢慢地倒了下去。鲁德辛多·佩莱斯站起身来，带着他的随行人员，踉踉跄跄地走出了酒馆。接着，传来了一阵渐去渐远的

马车、马蹄声。

几天后，躲藏在首都附近一处庄园里的鲁德辛多被缉捕归案。佩莱斯对他的审判直到服刑入狱均没有插过手。对那些前来找他，让他干预此事的亲友，他只是淡淡地说："我不干预此事，这是他咎由自取。"

审判很快便结束了。判得很重：服数年苦役。在佩莱斯去看望普拉托的那天，当他们谈及此事时，他只是说了一句："现在鲁德辛多将学会怎样走正道了，他有充分的时间可以这样做了。"

国内的形势已无可挽回地形成了两大派系：普拉托派和佩莱斯派。两派的分歧越来越大，隔阂越来越深。所有的人均明里暗里卷入到这两派中。这拉波耶拉人的力量似乎越来越大，他取胜的可能也越来越不可避免。他越是装作不想夺权，装得十分恭顺的样子，他的力量却变得越来越大，夺权也越来越紧迫。事实上，除了他已没有谁能夺权了。他的权势正在默默无闻地增长着。

那些顽固地跟随普拉托的人对他的看法是这样的："除非发生什么意外的情况，此人最后终将赶走普拉托将军，将全部权力紧握在他自己的手中。"

佩莱斯分子们则将他看成是能支撑危局的真正的掌权人。"这儿只有一个一国之尊，他是谁，人们心里都清楚。"

普拉托的病又加重了，发高烧，说胡话。与此同时，在他床前专营权术、制造谣言的人也活跃起来。他们不时地在这个形容枯槁、全身颤抖、双目无神的人面前走来走去，而他则象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野兽一样眼睁睁地瞧着他们。

就在此时，出现了一种谣传，说普拉托将军将赴欧洲，

请一位德国外科医生给他施行手术。他将出国一段时间，离国后，将总统的职位委托一人代理。此人不是别人，只能是佩莱斯，因为他是副总统。

谣传不时地变换着内容，时而说，“将军要走了，旅欧的事情已定。”时而又说，“他不走了，将请一位名医来给他动手术。”“不，他又决定走了。”

给总统治病的医生都主张他赴欧，因为这样一来，他们自已便可以卸去责任。“将军，要不了一个月或一个半月，您的病就可以治愈了。”普拉托手下的人也对他说，他去欧洲将得到礼遇，还将享受到很大的乐趣。“他们将如迎接国王一般迎候您：二十一响礼炮，仪仗队和外交使节。”“手术后，您可以在欧洲旅行，了解欧洲女人的秘密，将军。那儿有著名的电影明星、演歌剧的女舞蹈家，还有巴黎的名妓。为了这些女人，许多富豪都倾家荡产。”

这时，病人淫声淫气地笑着说：“她们可没法让我倾家荡产。我得让她们赚几个生太伏①都十分困难。”

打从一开始，佩莱斯便反对总统旅欧。“不，先生，我不同意。即使化最大的代价我们也要请欧洲的最好的医生来给堂卡梅洛在这儿动手术。元首可不能离开此地。”

他几乎是如此坚定地持反对立场的唯一的一个人。

丽塔夫人对此感动万分。她力图让佩莱斯确信普拉托旅欧的必要性。但佩莱斯仍然坚持着说：“你们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吧，反正我认为这不合适。堂卡梅洛这儿太需要他了。”

---

① 辅币名称。

最后，普拉托终于决定去欧洲。他只去欧洲两个月，便可以康复，这何乐而不为呢。“他回来时，你们都将不认识了。”一个刚从法国回来的青年医生说。他凑巧是佩莱斯将军的一个近亲。

普拉托召见了佩莱斯。他俩单独地关在一间房子里。“伙计，我得走了，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一个月好，一个月孬。这病根得彻底给它除去。”“您可以将医生请来么，堂卡梅洛。”“不啦，兄弟，这事已决定啦。我一走，由您来代理总统。”佩莱斯露出不安的神情瞧着他，说：“啊，堂卡梅洛，我得先告诉您，自从上次当了代总统后，我委实不想再当了。”“不，先生，您别这样说。您是能替我管好这个国家，支撑住这个局面的人。除了您，谁的话也没有人听。”佩莱斯装作无可奈何的样子，说：“如果您这样决定了，元首，也就只好这么办了。不过，去的时间不能太长，这点不能含糊。干这玩意儿实在很不舒服，干长了，真不好受。”普拉托笑着说：“别担心，圣诞节我就回来。再说，朋友们都会帮助您，众人都会支持您，不会让您感到不舒服。他们应该听从您的命令，将您看成我本人一样。”

佩莱斯不动声色地走了出来。他对等候在门口的丽塔夫人说：“有什么办法呢？将军一定要走。”“这我已经知道了，可是，兄弟，您已被任命为代理总统了。”佩莱斯露出难过的表情，说：“他已经决定这么办了。为我祈祷吧，大嫂，这副担子可不好挑啊。”

十一

普拉托将军终于不在政府大厦里了。他既不在首都，也不在国内。他已经走了，他已坐船到千里迢迢以外的地方去，到大洋的彼岸，到那个从未见到过的欧洲去了。这个地方只通电报，连信件也需很长时间才能低达。他人虽走，但影响犹存，他宛若还存在于由他安置在佩莱斯的周围用来监视他的那些人的身上。普拉托将这些人安在佩莱斯的周围，就是不让他有任何越轨的行为，不让他有任何反对自己的企图。

内政部长来了，首都的总督来了，各营的军官也来了。他们都是普拉托安插在佩莱斯身边的暗哨，是来监视他的。他们来了，总是东张西望，四处探听情况。他们虽然也听从佩莱斯的命令，但总好象在等待着时机，推翻他，以不在国内的总统的名义处决他。

佩莱斯在内阁会议上说的每一句话，都会遭到抵制；他发布的每项法令，他签署的每项任命均会遭到反对。他的命令总是一拖再拖，才得以贯彻执行。在他任命的那些人员身边，又会派去一个人监视他，控制他。

现在的情况比昔日更为严峻。他现在需要对付的已不只

是堂卡梅洛一人，他要对付的是十人、百人，几乎是所有的高级官员，还有普拉托的一些亲友和他安插在佩莱斯的身边想为其主子建功立业的人。

不过，拉普托终于走了，现在他佩莱斯自己已经是执掌大权的人了。他是代理总统，是人们应该服从、惧怕的人。他本人既看到这一点也明白了这一点。慢慢地国家的重担已压到了他一个人的身上，一切事情都要他拿主意、作决定，他感到有些紧张，有些神经过敏。是啊，人们已对他另眼相看了，他已不是普拉托坐船旅欧前的那个他了，他已不是那个沉默寡言不问政事的人了。连他的眼神、举止、走路的姿势和说话的腔调也判若两人。他现在下的命令其分量已不同于过去。人们给他投来的目光也显然两样，他与周围的人们已出现了某种距离和隔阂。就连他的声音在他自己的耳中听起来好象也属于最高的行政长官的了。他现在已住进了总统府，坐在了集中全部权威的会议室里。从前面的门里进来的那些人都显出毕恭毕敬的样子，低着脑袋，脸上绽露出笑容。他现在是一个国家的总统了，已登上了台阶的最高一级。走在路上，他象踩高跷一样，高人一头。他的周围都是身缠红色绶带的副官和全副武装的警卫、卫士。他住的官邸门卫森严，有宽阔的前厅、过道，还有巨大的庭院和坚固的大门。在他的官邸里，一切应有尽有，他想要什么，便有什么。他现在是一国之主了。

他的亲友们也开始对他另眼相看，连他的姐妹和子女都对他产生了距离。这一切将持续多久呢？

如果普拉托从那另一个世界回来了，将会发生什么呢？他安插在自己身边的日夜监视着他的阴谋分子、密探和爱打

小报告的人，一定会对他说些令人胆战心惊的话。他们不但会跟普拉托讲他已经干过的事情，还会跟他讲他没有干过的事。他们会将他说成是背信弃义的人。普拉托一到，他便会下台，便会遭到毁灭。他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昙花一现，将转瞬即逝。

他的至亲好友给他鼓动，他们中间有人说:“民众对您都很满意，将军。他们会摆脱普拉托的统治，都不敢相信呢。现在的气氛和过去完全不同了。”他瞧着说话的这个人，又看了一眼他放在办公桌上的仿佛不是他自己的那双手。

“普拉托不会回来了，人们均不喜欢他。”又有人这么说。他感到自己犹如在捉迷藏，但既不知怎么“捉”也不知怎么“藏”。他只是象中了巫术般地脸无任何表情，口中反复地说：“堂卡梅洛还是总统，我在这儿只是代理他的职务而已。”

有个喜欢混水摸鱼的文人学者对他说：“权力过渡的条件已至臻成熟，它既合法，又用不到流一滴血。普拉托他已自我毁灭，目下举国民众就希望您佩莱斯将军任总统。您倘使不愿尽为新形势开辟道路的爱国主义义务，您就会辜负民众对您的期望。”

罗维拉博士又用另外的说法来劝说他：“人们的反应已很明显，谁也不希望普拉托卷土重来。您实际上已成了一国之尊，是新形势的化身。您只要因势利导，便会水到渠成。到这个时候，您的命运和国家命运便已融为一体了。”

他听了亲友们的这一番言词，一时拿不定主意，真不知如何是好。在去市郊进行蹓跶时，头脑中也在思考着这个问题。在马车上坐在他一边的干兄弟蒙罗时而嘟嘟哝哝地在说

些什么，时而又对他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兄弟，您到底打算怎么办？""不怎么办。""可您要知道，兄弟，现在一切都变了，大伙儿都拥戴您，他们都不希望那个人回来。"

到了部长们向他述职的时候，内政部长来了。他谈到了民众的秘密集会和不满情绪，还说他已下令将那些煽动游行示威反对普拉托的人投入了监狱。对此佩莱斯没有表态，但他心里明白，周围的一切都在运动着、变化着，虽说表面上看不出其目的如何，但可以感到，形势在每时每刻发生变化。

入夜，他独卧一室，思绪万端，难以入眠。他回忆起在边境时期与普拉托在一起的情景，回想起他在普拉托位于阿贝海罗的家与他在一起度过的夜晚和与他一起进军首都的日日夜夜。他还想起了他们俩共叙衷肠、推心置腹的时刻。"堂卡梅洛会说些什么呢？"他也想起了丽塔夫人，想起与她一起买小牛犊的情景，想起临别时他对她说的话："别担心，大嫂，这儿有我呢。"他此时犹如在进行赌博，你赢他就输，你输他则赢。

继而，他的思绪又落到了依附于他的许许多多的人，这些人中间，有旧朋故交，也有新近结识的。这些人当年均受过普拉托的迫害，对他心怀不满和仇恨。这会儿见到他佩莱斯当了总统，心里便想："这一天终于盼到了。"这些人眼下都与他站在一起，他怎么能辜负他们的一片心意呢。"可我又怎么能对堂卡梅洛做出这样的事来呢。"

与普拉托有不同看法的人也都写信给他，表示对他的支持，愿意帮助他取已不在国内的总统而代之。"行动吧，我们支持您。"

埃瓦海里斯塔（即维克托·埃瓦海里斯塔）将军几乎每天都来找他。他是西部山区的一个年轻军事首领，祖父和父亲也是军事首领。此人在佩莱斯他们进军首都时，曾放他们通过莫塔坦，为他们当年的胜利助了一臂之力。他与普拉托曾有过龃龉。“将军，良机莫失啊，是行动的时候了。您也用不到费多大的劲，只不过是举手之劳——解散内阁，任命新政府，便大功告成了。人们盼望的就是这件事。”

他没有作出任何承诺。埃瓦海里斯塔又给他带来了过去反对过普拉托的那些人的口信。“他们都愿意听从您的号召。”

看来，他是随时都可以这样做了。他确实用不到费多大的力气，只要抓起几个人，事情就成了。但普拉托回来时，会以怎么样的脸色对他说话呢。“当初谁会想到佩莱斯会干出这样的事来？”日子便这样一天天过去了。有人仍不断地表示对他的支持，也有人对他施加压力。总之，人们仍在不停地活动着。

被普拉托安插在政府部门的人已感到反叛的浪潮与日俱增，反对普拉托的政变的紧迫感已每时每刻在增加，已变得越来越不可避免。他们认为，普拉托应该对这样的局势负责。“他把全部权力都交给了此人，连我们也被捆住了手脚交给了他。”

以往曾妄图反对佩莱斯的人们中间的一部分人在政变日届之时，纷纷寻找机会向佩莱斯靠拢，并试图对他们过去的行径作一番解释。“别谈这些事情了，这都过去了，现在情况已与过去不同。告诉您，我对您没有什么意见。”

“这都是普拉托将军让你们干的么！”他对来向他进

行解释，为自己进行自我辩解的人总是这么说。渐渐地众人也跟他唱起同一个调子来了。于是，形势便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化，它改变了方向，风向也变了，船掉过头来，改变了航向。

埃瓦海里斯塔此时已成了主张发动政变的主将。他发表言论，作出承诺，笼络人心。然而，对这个问题佩莱斯将军无论是对他还是对别的什么人，态度仍然捉摸不定，模棱两可。他说的话语意总是含糊不清，回答问题时有意迴避主要矛盾，有时甚至还装聋作哑，装作对现状一无所知的样子。

“这个人是怎么搞的，将军？他还在等待着什么呢？”一些急不可待的人问埃瓦海里斯塔说。他作的解释也难以令人满意。“他就是这样的人么，您还不了解他？他在开始行动前，从不露声色。不过，你可以肯定，他会行动起来的，这已是既成事实了。”

这时，各种各样的人物都在活动着。关于政变的传闻象海浪一样，速迅推向边远的省份。人们在私下的言谈中，总免不了会提到佩莱斯的名字。也有人将政变的日期都定下来了，还有人作好了去首都的准备。“我得上莱昂去找此人谈谈。”

普拉托已好象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也好象已离国多年，好象他此时已不是总统，甚至仿佛他已经不在人间。人们在言谈中，既不称他为“总统，”也不叫他“普拉托将军”，只是称他为“此人”。人们将所有的罪责都推到了“此人”的头上；对“此人”好象没有人不怀有仇恨和不满。

昨天的普拉托分子与今天的佩莱斯分子拉起关系来，就连某些得到普拉托特别宠幸和对他特别亲近的人也这么干了。

一天，当他们坐着马车在满是流言蜚语的城中兜风时，埃瓦海里斯塔突然告诉佩莱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您知道是谁要来拜访您吗？是加尔苏尔将军。"佩莱斯怀疑地摇了摇头，说："加尔苏尔？您认为他这个人怎么样？""他说普拉托是咎由自取，正是他普拉托本人将您推到了新形势的最前列。""他说得对，请您告诉他，请他来吧。"

加尔苏尔来自一个地处边陲的省份。他在友人的陪同下，乘船来到首都。沿途到达各个港口时，他上岸去拜访了他的一些故交，"我们正在等待您的决定，您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

"我到首都与佩莱斯会晤叙谈后，一切都会明白，我会把情况告诉您们的。"

他抵达首都前，亲普拉托的一些部长派人去迎候他，说："您要当心啊，佩莱斯要叛变了。您不要轻易表态，别卷进去。"看到来人那惊惶不定的脸色，他胸有成竹，心里明白他到时该做些什么。

在首都的火车站，埃瓦海里斯塔将军在迎候他。他对来客紧紧地拥抱一阵后，贴着他的耳朵轻声对他说："此事已既成事实，佩莱斯已决定发动政变，我俩就要成为新政府里的人了。"这时的时局就象捉摸不定的牌局中慢慢地亮出底牌来一样。埃瓦海里斯塔从对方的眼神中瞧见他还有些举棋不定，便说："请相信我，朋友。佩莱斯将军正在等候着您，他很想见到您。"说完，他们上了马车。

"这件事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了，朋友。"埃瓦海里斯塔急不可待地又跟加尔苏尔谈起了争权夺利的事，"不要再犹豫不定了，朋友。普拉托是他自己毁了自己。他回不来了，

谁也不喜欢他，没有人会跟他走。就是有，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小猫三只、四只。”

打从上次普拉托患病期间进行权力之争时与佩莱斯见过面后，加尔苏尔一直没有与他晤过面。他认为那次争权才发生不久，佩莱斯是不会很快忘记的。埃瓦海里斯塔发现了他的疑虑，便对他说：“过去的事您不必去考虑它了。今天是佩莱斯需要我们，这是最重要的一条。我俩在一起，便可以将局势控制在我们的手中。”

马车还没有在总统官邸门口停妥，佩莱斯便走出来迎候他们了。加尔苏尔与他对视了一阵，犹疑了一会儿。佩莱斯走上前去，对他伸开了双臂：“您正是我们需要的一条手臂，将军。现在我心里踏实了。您和埃瓦海里斯塔将军是能助我一臂的人。您们都是政治家，我只是个握枪杆子的。”

在与佩莱斯紧紧地拥抱的时候，加尔苏尔感到一阵眩晕，这是他人生历程中这个急转弯引起的。他们都笑了。

“我们有许多事情要谈，”佩莱斯说，“不过，得在明天，因为今天您一定想去见见亲人。”

加尔苏尔的家里此时已高朋满座，其中有他征战时期和权力之争时的故交，也有一些普拉托的追随者。有的脸露惶恐不安的神色，有的则充满着希望。“加尔苏尔将军将成为新形势的轴心，你们看着吧。”

加尔苏尔走进家门后，众人急匆匆地向他迎了上去。穿着镶花边衣衫的老母亲紧紧地拥抱着他，朋友们都向他伸出手去。从他朋友们的脸色上他一眼就看出自己的处境已发生了变化。权力的曙光再次在他头上冉冉升起，他再次体验到了以往多次从普拉托的房间里走出来时感觉到的那种出人头

地、高人一等的滋味。他发现，他的朋友们对他均露出恭顺的目光，但有的闪烁着忌火。

对众人来说，他的出现仿佛是个奇迹。他长着一张圆圆的猫脸，八字形胡髭往嘴角两边翘起，脸上露出自信的微笑。自从上次普拉托将他流放后，这次犹如从某一黑暗的洞穴中走出来一般，重新出现在众人的面前，突然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在人们眼中，成为豁达大度的人，成为魔术师一般能为新的局势开辟各种可能的人。

在场的几个急性子的人激动地对着他大声地呼叫起“加尔苏尔将军万岁”，“伟大的自由党万岁”来。

他做了个手势，叫众人平静下来。他走过密集的人群，对他们又是拥抱，又是拍肩膀，走进为他准备好做他的办公室的小客厅里。人们都想随他走进去，但被挡在了门口。

在小客厅里，坐着几个昔日曾经参加过旨在除掉佩莱斯的阴谋活动的人。达米安·杜加尔特将军向他瞥了一眼，似乎在向他探询什么。罗慕洛·阿柯斯塔博士让在座的人静下来。“您有何高见，我们洗耳恭听。”

索拉纳神父走了进来，脸上露出茫然不知所措的神情。

“欢迎您们，有才华的人们。”加尔苏尔说。

加尔苏尔开始说话。“先生们，眼下已无需作出什么决定，制订出什么计划。简单地说，我们已面临一个事实：总统这个最高权力的头衔已牢牢地掌握在佩莱斯将军的手中。他这样做，完全符合宪法的规定，完全有效。他手中掌握着军队和舆论工具，只有疯子才不承认这个事实。”

接着是一阵沉默。加尔苏尔明白大家在想着什么，便说：“我同普拉托将军的交情，这儿，谁也比不上。”这

句意想不到的话引起了一阵骚动。

“我当初对他忠心耿耿，可以说是铁了心，但他却不听我的忠告，他谁的话都不听。”人们没有说话，却点头表示同意。“他自己决定了自己的命运，选定了接班人。他将佩莱斯置于共和国之首，给我们只留下了一条路：支持他，拥戴他，与他合作共事。”

他向在座的人们扫视了一眼，众人仍默默无语。“眼下我们能做些什么呢？举国上下已站立在佩莱斯一边，人们在大声呼叫，不要普拉托回来。”

“不要他回来，”有几个人附和着说，“除了疯子，谁也不会希望他回来。让他留在欧洲治病吧，让他在那儿跟他的一帮狐朋狗友玩婊子去吧。”辱骂声象射击声一样并发出来。

“佩莱斯将军心怀善意。今天上午我跟他简单地交谈了一会儿，他想建立一个团结所有爱国者的联合政府。他愿意并需要一切有才干的人的帮助。我们怎么能拒绝他呢。”

继而，他又神秘地面带微笑地说：“他还对我说了不少话。他说：‘您们都是能人，国家由您们来治理。我只不过是个握枪杆子的。’”

在加尔苏尔的讲话过程中，人们不时地说：“说得对。”“他正是我们需要的人。”

罗慕洛·阿柯斯塔用他这个演说家惯用的装腔作势的腔调说：“这是事实。在国家处于如此困难，如此决定性的时刻，我们不对这个怀有如此善意却又缺少政治斗争经验的人予以支持，将是不可原谅的。与他合作是我们的共同义务。”

加尔苏尔对杜加尔特投去一瞥，说："您的看法呢，将军？"

"您要我说些什么呢？"在座的人目光转向了杜加尔特。"我认为您说得很好，这正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您知道，我本来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可普拉托将军迫我们走这样的路。他将政权、武装力量、连我们这些人和整个国家都交给了佩莱斯。我授权给您，请您告诉佩莱斯将军，我听从他的命令。"他的话一说完，便响起了一阵掌声。

这时，从外面传来了一阵人声，隐隐地听到有人在呼口号，什么"万岁"呀，"打倒"呀。有人往窗外看了一眼，说："是游行示威。这么干会把事情搞糟的。"

口号声清楚地传进了客厅。"打倒普拉托，佩莱斯万岁！""打倒荷兰！打倒外国佬！""祖国万岁！"呼叫声此起彼落，响声震耳。"自由万岁！"

索拉纳神父解释道："人们对荷兰政府的暴行已义愤填膺。荷兰的一艘战舰停泊在港口边，还劫持了我们的一条小船。普拉托纵有千般错误，他却不允许外国人在这儿胡作非为。"

当年普拉托曾与各强国对抗，列强派兵封锁了几口港口，索拉纳也参加了民众的游行示威。在场的许多人还记得他在广场上发表的激昂慷慨的演说："就连已故的人们也会从坟墓里站立起来，捍卫神圣的领土。"

"这正是普拉托这个人最大的毛病之一。他是个疯子，他跟所有的外国政府都闹翻了。一个国家不能跟全世界为敌吆。"

街上又传来雷鸣般的吼叫声，并渐次向中心广场移去。

办公室里走进来一个人，对着加尔苏尔的耳朵轻轻地说了些什么。一阵沉默。“对不起，先生们，刚才佩莱斯将军派人来召见我，我得立即动身。”众人都跟着加尔苏尔来到街上。随即响起了一片马车启动的声音。

家里除了加尔苏尔的母亲和几个朋友外，其余的人都走了。一个几经沉浮，参加过多次战事的老牌自由党人说：“这小子倒真走运。过去是普拉托的左右手，现在又攀上了佩莱斯。真是吉星高照，官运亨通啊。”

加尔苏尔来到代总统的房间里时，发现周围的气氛有点紧张，人们都处于戒备状态。

这时，佩莱斯走了出来，对他说：“跟我坐一辆马车走吧，加尔苏尔将军。”“还是请埃瓦海里斯塔将军陪着您吧，我坐在后面一辆马车里。”几个象狐狸一般狡猾的人说：“他们要让加尔苏尔去冒险，他不干。”

刚才那游行的人群到了两个兵营后，朝着政府大厦走来。见到佩莱斯，游行的人们便鼓起掌来，并高呼万岁。代总统迅速地走上楼梯，站立在阳台上。在旁边的树丛中矗立着民族英雄骑在马上的塑像。从一边教堂的钟楼里传来有节奏的报时钟声。他看着挥舞着旗帜，挥动着双臂的人群，但一句话也没有说。

“这事要不是发生在今天，也早晚会发生，”埃瓦海里斯塔将军想。“不过，象目前这样的情况也不能拖得太久。”那些主张搞政变的人跑来询问他：“怎么搞的？到底什么时候动手？”埃瓦海里斯塔叫他们不要着急，然而，他自己心里也不平静。看来佩莱斯将军已到了下决心的最后一刻了。但他有时却又给人们以这样的印象：他在等待着发生

某种意想不到的事情，然后再让这件事情来迫使他下决心走上这一步。

此时，种种传闻又应运而生。有人说，几个部长和不听指挥的军官已遭逮捕；还有人说，普拉托将军将赶回国内。

使人们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的最后一个传闻是说普拉托给他最忠实的一名亲随人员发了个电报，电文的意思好象是直接针对佩莱斯："打蛇要打三寸。"佩莱斯对身上长满令人毛骨悚然的黑斑，带着响尾的毒蛇非常熟悉。他常常看到它们在山路边爬行，发起性子来吐出舌头，露出满口毒牙。要打死它们，就要将石块或砍刀猛击猛砍它们的头部。人们只要在头部一击，毒蛇便会立即散了架，变得象一条带子一样死去。

尽管这样，佩莱斯还是没有下定决心。埃瓦海里斯塔去找加尔苏尔，对他说："还是一点动静也没有，我真不明白此人在等待着什么。"加尔苏尔生气地说："我也不明白，他到底在等待什么？等普拉托回来，将众人都收拾掉？"

埃瓦海里斯塔十分激动地给佩莱斯描述了当前紧张的局势，说明了需立即进行政变的必要性。佩莱斯好象不懂得他的意思那样地瞧着他，仿佛对方是个第一次跟他说话的陌生人。"将军，这样的情况可不能再延续下去了。今天立即动手吧。这事最简单不过了，您只要当众宣告，根据人民的意愿，普拉托已被撤消总统职位，您已依法接任总统，并任命新政府的成员，就只是这一些。""这可不行，"佩莱斯说，"我不能对普拉托将军干出这样的事来。"埃瓦海里斯塔一时语塞，竟不知怎么回答才好。他只是瞧了瞧那张在他看来似乎十分陌生的脸，嘟哝了几句，便告辞走了。

他来到几个朋友的家里。“完了，他们会随时将我投入监狱的。”人们听了，吃了一惊。“是的，我真猜不透这个人。眼下已到了这个时候，他还说他不能对普拉托干这样的事情。你们看见过这样的人么。”这消息也传到了加尔苏尔和其他几个主张搞政变的人的耳中，其中有几个人吓得找地方躲了起来。

当天晚上，在夜阑人静之时，佩莱斯将军的一名心腹来找埃瓦海里斯塔。“将军派我来告诉您，明晨四时请您到他家去。”发生什么事了？他一直未能弄清这个中的原因。只有在若干年后，当他成了佩莱斯追捕的敌人时，他才意识到，就在这一天，他才真正地认清了佩莱斯的为人。

清晨，天还未大亮，被召见的人们便在佩莱斯的府第中集中。他们喝了咖啡，便坐着马车出去了。马车排成长长的一行，人们心里都十分紧张，一路上谁也没有说话。加尔苏尔这会儿和佩莱斯坐在同一辆马车内。他们在一座兵营前停了下来，门卫向他们举枪致敬。佩莱斯很快地走了进去，命令士兵在院子里集合。兵营的官长从一间内室走了出来，吃惊地问发生了什么事情。“没有什么，”佩莱斯冷冷地说，“从现在起，兵营的长官是塞拉亚上校了。”塞拉亚上校往前走了一步，对部队大声地下着命令。走出兵营时，佩莱斯指着被解职的军官对新任命的长官说：“别忘了将这混蛋给我抓起来！”

走出兵营，他们又穿过尚在沉睡中的城市。马车的马蹄声在街上发出空旷的声音，一连在四个兵营里，重复了上面说到的这个场面。上午十时，佩莱斯他们一行来到了总统府。

广场上聚集了许多人。佩莱斯很快地走进总统府。在他办公室前面的那座客厅里，坐着普拉托留下来的一些部长，走廊上则站着一大群新任命的官员。

那些部长们有的脸色苍白，怒气冲冲；有的心惊肉跳，惶惑不安；也有几名部长试图走到佩莱斯的身边，但没有得到他的允许。“这都是你们逼得我这样干的，你们这些叛徒！我早已看清你们了。”说完，他回过头来，对站在他身边的副官们说：“将这些混蛋给我抓起来！”这时的佩莱斯显得异常愤激。当人们将被捕者推出门外时，他在客厅内大踏步地走来走去，口中不停地在叫嚷着什么。他看到客厅一扇门的门帘在微微晃动，便回过头来，拿起手杖朝门帘猛击一杖。只听见有人惨叫一声，然后从门帘里探出一个脸色苍白、披头散发的脑袋来。他原来是早已躲在帘子里的内政部长。人们见状发出了一阵神经质般的狂笑。

在人们将内政部长带走的同时，佩莱斯召见了新任命的各部部长。走廊里的人们见到有一群被选中的人走进客厅，其中有一部分是象加尔苏尔和埃瓦海里斯塔那样的旧军政人员。

加尔苏尔还想推辞一番。“最好不要现在立即任命我，将军。我可以协助您，与您共事，可我现在进内阁不合适。”佩莱斯打断他说：“这次任命已经见报了。再说，眼下需要您的是我。我现在就需要您，我需要大家共同来管好政务。”接着，他又好象在威胁一般地说：“我孤家寡人能干些什么呢？”

现在正是上台执政的大好时机，稍有犹豫，便会坐失良机。加尔苏尔接过装有任命书的信封，埃瓦海里斯塔也这样

做了。那些旧政治家和新发迹的官员都从佩莱斯的手中接过了信封，口中嗫嚅着表示感谢的言词。

这便是事情的全部经过。政权终于易手，航向终于改变。普拉托现在已成为普通民众，在全国的每个角落都可以感到新任总统的存在。

“佩莱斯将军万岁！”广场上响起了一片欢呼声。

“出来吧，将军，民众想见见您。”

佩莱斯走到阳台上。人们见到一群身穿礼服的先生们从阳台上向众人招手。

广场的人们突然安静下来。佩莱斯用目光扫视了一下鸦雀无声的人群，然后回身走进房间，嘴里仿佛是对自己，也象是对别人一般说了这么一句话：“民众很平静，他们并没有表示反对。”

他走进房间后，广场上的人声又沸腾起来。在他身边的人们的脸上都喜气洋洋，周围洋溢着幸福、欢乐，象是欢宴之前的气氛。大家热烈地握手，拥抱，口中不停地说着：“现在好了，太好了。”“我的兄弟，我的兄弟，我拥护您。”

聚集在走廊上和楼梯口的人们拥来拥去。“到底是哪些人当了部长呢？”在心潮滚滚的人们的脑海里涌现了窗口插着旗帜的海关，还有政府各部、司令部、领事馆、参政处等各个军政机关的形象。这些地方有铺着地毯的办公室，有身穿制服的看门人和私人马车。佩莱斯将军穿过走廊来到街上时，人们伸着双臂向他拥了过来。“佩莱斯将军万岁！”

现在他已是不带姓氏的“将军”了，因为他是唯一的一国之长。他走到街上，人们发疯般地叫唤着，围住了马车。副官们骑着马，在前面给他开路。车队朝南部驶去。

离开政府大厦后，佩莱斯的心逐渐地平静下来。这一切都干得十分顺利，几乎没有使用暴力，但该做的事却都已经做了。

马车的车轮在种满庄稼的田野里滚动，一个壮汉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漠不关心地赶着一对牲口在耕地。

“拉波耶拉的情景便是这样。这儿的情景也是如此。这儿只不过是个比拉波耶拉更大的地方，是个比那儿大得多的拉波耶拉。是这样的，先生。那儿行之有效的办法在这儿也应该行之有效。”

他们来到了佩莱斯的私宅，满屋的客人已焦躁不安地等待着他，其中有1899年[①]时代的老人，也有在五年前与他一起参加过战斗的人们，还有几个人可能是他的政敌，也有几张面孔是陌生的。在门口，他们紧紧地拥抱了一阵。完了，他准备走进家门时，他的大姐阿莱西娅又异常激动地泪流满面地紧紧拥抱了他。

“阿巴里西奥，阿巴里西奥，上帝是伟大的。从今后，我们再也不要在别人面前弯腰曲背了。”

佩莱斯断然地对她说：“不，阿莱西娅，你错了，现在正是我们需要弯腰曲背的时候。”

说完，他对人们又进行了拥抱和握手，然后走进了家门。

---

① 在委内瑞拉历史上，1899年系西普里亚诺·卡斯特罗上台执政的一年。

十二

门多萨将军是个须发斑白、皮肤黝黑、行动不稳的老者。他身穿一件不十分合身的礼服，以不信任的目光朝四周扫视了一阵。他笔直地坐在佩莱斯对面的那张椅子上，长着两片如啮齿动物般的嘴唇的脸上露出苦笑。

一些早年遭到流放的人们，此次又一一受到了总统的接见。他们的名字除了记载在史册中外，还出现在民谣里，出现在画廊下，出现在民众的言谈中。他们有的是起义军的首领，有的是丛林中的老兵，有的曾参加过打家劫舍，有的则是一些被迫背井离乡、离开亲人的人。这会儿他们怀着新的希望，回到了祖国。他们身穿旧礼服，手持镶金把手的手杖，腰上挂着一支大号左轮枪，嘴上长着粗硬的八字形胡髭，前额上布满青筋，模样儿一个个活象蜡像馆里的蜡人。

佩莱斯在一间挂满厚厚的窗幔，挂着女人裸体画，摆着几张金黄色和红色单人软椅的大客厅里接见了门多萨。他带着一批衣冠楚楚的旧军官，准时来到总统府。他单独走进客厅，在灯光的刺激下，皱起了眉头，等候着总统的接见。

佩莱斯出现在他面前，向他伸出了双手，朝他面前走去。他好象在门多萨的肩膀上重重地迅速地拍了一下，说：

“门多萨将军，在这儿见到您，您难以想象我有多高兴。”门多萨满脸花白须发的黑脸膛上露出了微笑。

佩莱斯又接着说：“我的朋友均知道，在我来首都前，有三个愿望：一是瞻仰解放者[1]在圣马德奥的故居；二是看看他曾经在那儿宿营的那棵巨大的朱缨花树；第三是认识将军您本人。您还没有想到尊名对我的含义，您是曾击败过平原之王的人。”

门多萨不自然地微笑着。佩莱斯这么说用意何在？“我们一直没有机会作为朋友好好交谈一番，可现在有时间了。”佩莱斯张着一双小眼睛瞧着他。就是当年击败了此人后，他对自己的命运才增强了信心。这个动作迟钝、生性狡黠的老头儿曾数度取得了兵权。当普拉托的军队在进军首都过程中遭挫时，他拥有四千兵力，占有充分的优势。倘使他胆大一点儿，在沙塔这一仗打得好一点儿，那么，他佩莱斯今天也就当不了总统啦。在他看来，这些人总似乎缺少点儿什么。他们虽熟悉兵法，也了解地形和风土人情，但在最后时刻，却总不切实际。

“您指挥作战极其认真，”门多萨对他说，“您善连续作战，打起仗来，象虱子一样，咬住你不放。跟您作战，谁也会感到坐立不宁。”说完，他俩哈哈大笑起来。

“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佩莱斯说。“堂卡梅洛已经走了。让我们团结在一起，为祖国出力。”

门多萨的眼睛亮堂了。他会任命自己什么职务呢？当一名部长已不可能，因为内阁成员都已任命完毕。兴许会叫他

---

[1] 指西蒙·玻利瓦尔。

任某重要省份的省长吧，然而糟糕的是佩莱斯一定不会忘记，那年他当省长时曾率兵反对过普拉托。

“我们往后得好好谈谈，门多萨将军，因为我有一些重要的事情需得到您的帮助。您可以相信，我是您的朋友。”

门多萨走出门去，他属下的几名军官围上来。他停了一会儿才说：“情况还不错，只是他没有向我透露，他会给我个什么官儿当当。”

佩莱斯一个个地接见了那些旧军官。大名鼎鼎的“独臂人”罗德里格斯来了。他一下船，走到街上，人们就对他围过去，露出颇为祟敬的神情。“罗德里格斯将军来了，‘独臂人’来这儿了。”

他去总统府的那天，与他同往的还有他的原下属军官，此外，还有一批文官和新闻记者。他走进总统府时，卫兵向他举枪致敬。“我关心的正是他们会不会给我荣誉。”他高兴地还了礼，顺带着还用戴戒指的手摸了摸胡须。

他与佩莱斯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在整个接见过程中只听到他在谈话，佩莱斯则平静地听着。他详细地述说了普拉托犯的一系列错误。“不过，幸运的是这一切均已结束，将军。”嗣后，他又大谈民主和自由选举的意义，谈保障各种权益的必要性。“这一切都应该搞得和美国一样好。否则，便会国无宁日，佩莱斯将军，叛乱和篡夺又会东山再起。要是当年托雷斯将军承认我在选举中的胜利，这可怜的国家便不会遭这么多的浩劫了。”佩莱斯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个模样奇怪的人，说：“是啊，这一切我们确实应该密切注意。”然而，他没有对罗德里格斯谈诸如如何巩固政权、如何壮大军队这样的问题。他只是说：“罗德里格斯将军，我们现在

有机会将这一切加以改正了。我的就任，并非出于野心，而是因为我本来就是副总统，后来又任代理总统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往后我们能做些什么，这全取决于你们对我的帮助，因为你们都是一些能人啊。”

“独臂人”是个一听恭维便好许诺的人。听了佩莱斯刚才的一番言词，他便说：“佩莱斯将军，您只要举起祖国和法制的旗帜，我们就跟您一起干。”“是应该如此，我们大家一起干吧。”

接见了“独臂人”后，佩莱斯又接见了别的军官。下面接见的是奥兰多将军，他是在安戈斯杜拉经过长时间的战斗后被击败的。佩莱斯亲切地接见了他。接见了这些已入暮年、失去了当年风采的人后，佩莱斯提高了自己的威望。“上帝也要魔鬼扶吆，”他心里想，“老虎也需豺狼帮，这是相互需要。”

然而，他面临着一个问题：如何安排这些骄横一世却又好斤斤计较的旧军官。“让他们当部长吧，却又没有这么多部。”“他们一共有多少人？”“少说也有十个。”安排他们当省长也不行。他本想将他们分成几个等级，然后给他们以相应的权力，让他们可以重建自己的武装力量，有自己的下属军官和经费。可是，他又一想，觉得不能这么办。他得想一个与此法相似却又不雷同的办法。

罗维拉博士和那个经验丰富、办事谨慎的阿尔瓦莱斯·脱里约博士给他想了一个办法。

“听我说，阿巴里西奥，您干么不创建一个政府顾问委员会呢?”“这是什么玩意儿？”罗维拉便开始一边作手势，一边娓娓动听地对他进行了解释。“说起来也很简单，这是

一个咨询机构。政府有事可以向这个机构请教，例如关于国际条约方面的问题。当然，这个机构绝不干预政务。”佩莱斯觉得这个建议很有意思，便与他们进行了具体的研究。根据此建议，那群旧军官都将得到一个响当当的头衔：政府顾问。他们与部长同级同薪，还享有其他各种待遇，就是没有实权。“此外，”罗维拉又对佩莱斯说，“还可以再给他们增加一点吸引力。可以设立政府顾问委员会主席，其职权与副总统相当。也就是说，他可以临时代理总统的职务，如果您认为这样做合适的话。另外，顾问委员会主席由您亲自选定。”

佩莱斯满意地笑了。“很好，您快与阿尔瓦莱斯·脱里约博士拟出个草案来。”“是，我们立即照办。”“十名国家级顾问，付给他们高薪，给予高位。我们把这群老公牛养得肥肥的，再给他们配个养牛的，叫他们别来给我们增添麻烦。这太好了，这正是我需要的。”

佩莱斯的干兄弟堂拉蒙·蒙罗意来拜访他，请他去看斗鸡。他早在乡间当庄园主时便喜欢看斗鸡。他善养鸡、选鸡、照料鸡，还会训练参加斗鸡的公鸡。他本能地喜爱这种勇敢好斗的家禽。它们挺胸凸肚，生气勃勃，露出一副挑战的神态。平时在每天清晨，星期天则在上午，他总要去养鸡场看看。打从他到达城市后，家里仍喂养着一鸡笼的公鸡。现在他已能得到最好最昂贵的公鸡。人们常常馈赠他公鸡，其中有在英国或西班牙饲养大的专供斗鸡用的大公鸡，它们都是“冠军”的后裔。这些公鸡慢慢地培养成了好打斗的性格。它们被剪去鸡冠，剪去背部、脖颈上和腿部的羽毛，这样，可免让对手的喙啄住。这些单独地关在木制鸡笼里的昂首挺

胸的大公鸡真象是一只只中了魔法的动物。在斗鸡开始前，斗鸡人将鸡爪上的距磨得尖尖的。

在前往斗鸡场去的路上，他的干兄弟蒙罗意跟佩莱斯讲了一些城内散布的流言蜚语，他甚至还对他反映了人们对他本人的风言风语。佩莱斯听了，只是笑了笑，说："随他们说去吧。"

为了博得佩莱斯的欢心，堂拉蒙故意装作十分吃惊的样子，说："伙计，您是如何使这些猛虎变得如此驯顺的呢？有人说您是位巫师，都让这些人中了巫术了。"继而，蒙罗意又用嘲弄的口吻详细地述说了那些旧军事首领，如何变得老老实实、服服贴贴的情景。"这些人眼下只能去吓唬吓唬孩子了。"

佩莱斯摇了摇头，说："不对，兄弟，您别上这些人的当。我们跟这些人还会有斗争的。他们暂时虽然老老实实，然而，往后会给我们增添麻烦的。您没有看到么，他们每个人都想占据我的位置。对此，我们能同意吗？"

他们来到了斗鸡场。小小的木栏杆周围早已挤满了观众，其中有政府官员，也有斗鸡老手。人们都站着观看，一支小小的乐队奏起了国歌。一会儿，斗鸡便开始了。随着两只参斗的公鸡拍击着翅膀，纵跳翻飞，赌徒们的呼叫声一浪高过一浪。赌徒们交叉地下着赌注。每斗一个回合便响起一阵呼叫声，赌徒们便更换一次赌注。佩莱斯将身躯伏在栏杆上，脑袋一动也不动地观看着那些手舞足蹈、狂呼滥叫、全身都抽搐着的赌徒。他只是下了一小笔赌注，低声地对他的干兄弟说："我喜欢那只芦花鸡，伙计。您呢？""我好象喜欢另一只，"蒙罗意做了个鬼脸说。

佩莱斯这时好象全神贯注地观赏着斗鸡，对周围的叫喊声充耳不闻。蒙罗意对他说："伙计，您看人们的情绪啊。""您知道谁在赢着？""当然是那只芦花鸡喽。""不，兄弟，芦花鸡已经给啄去一只眼睛，快不中用了。赢的是赌注押在它身上的那些赌徒。这正是人们所喜欢的：别人在争斗，他们来坐收渔利。"

远处，有几个政府官员在瞧着他们。这些人从来没有看过斗鸡。他们想，要使自己的情趣与这个庄稼汉出身的总统相一致，也绝非易事。

小小的斗鸡场内这一幕鲜血淋淋的戏好象吸引了观众的全部注意力。斗鸡场内的形势发生着变化，赌徒们的命运和公鸡的命运也是如此。人们的呼叫声此起彼伏，赌徒们下的赌注也时多时少。开始时进行了风驰电掣般进攻的"斗士"们，此时已失去了神威。它们的翅膀耷拉着，脑袋上满是血污，动作越来越迟缓，越来越苯拙，越来越没有力气。他们仿佛在作垂死的挣扎，作濒死的最后一搏。最后，人们拖走了那只象一堆脏污的鸡毛一样躺在地上的死鸡和那只流了一滩血的瞎眼鸡。

佩莱斯将军拿了他赢得的一笔数目不大的赌钱后，说："您已经看到了吧，兄弟，它已经输了。""这点我在斗鸡开始前就知道了，"蒙罗意装作十分高兴地说。"问题是要会下赌注，伙计。"

在回去的路上，蒙罗意对他说："现在谁也不会记得普拉托将军了，他仿佛已死了一般。"佩莱斯斜了他一眼，说："他并没有死，伙计，您别自欺欺人。他还活着，可不能对他掉以轻心。他有许多朋友，加以那些反对我的人，他

的朋友就更多了。”

于是，他跟蒙罗意回忆起普拉托的往事来，回忆起后者作出的种种突然的、奇奇怪怪的决定，还回忆起他粗暴的行径和他对各种事情作出的感情冲动的反应。“跟堂卡梅洛在一起，可永远得不到安宁。”

这位原已消失的人物的回忆又象幽灵一般出现在他的脑海中。“现在，他又成了光杆司令了，伙计。”“这只是眼前的情况，往后情况会起变化的。”

“有一件事您知道么，伙计？”蒙罗意突然对他说，“那些回到首都来的旧军官和跟堂卡梅洛斗过的那些政界人氏都认为，他们可以操纵您。”“您相信吗，伙计？”蒙罗意使劲地摇了摇头，说：“不相信，伙计。然而，他们自己相信。他们认为，他们懂的事比您多，他们将把您圈在一个小天地里，欺骗您，把您当成一只驯顺的公羊一样操纵您。这样一来，他们便可以为所欲为了。”

佩莱斯静静地听蒙罗意述说他对这些旧政府官员的看法。“让他们这样去想吧，伙计，这样反倒更好。我以为，眼下让他们将我看成笨伯，反而对我有利。”“谁把您看成笨伯呢，伙计？”佩莱斯对路边的行人看了一眼，对向他问候的人们招了招手，平静地说：“有许多人，伙计，有许多人。”继而，他又自言自语地说：“这倒更好。”

佩莱斯的车子来到了市中心的街道上，后面跟着几个骑马的副官和侍从。当他们一行走过几家富豪和权贵家门口时，佩莱斯挨家地思忖着这些户主的名字。他们中间有的是庄园主，有的是大商人，有的是外国的领事，有的是银行的董事长，还有的是拥有成百套私宅可供出租的房产主。在有

的房子里住着从外省回首都的军官，他们此时也许与那些奉迎他们的人聚会在客厅里呢。

在所有这些紧闭着门窗，庭院内种着蕨类植物的房子里，人们都可能在谈论着他。正如他干兄弟蒙罗意说的那样，他们可以用许多方式议论他。有人心怀仇恨，有人抱着希望，也有人会对他冷嘲热讽。他仿佛不是一人，而是多人，人们看待他的方法不同，角度有异，有时甚至是完全对立的。在这些人中间的不少人眼中，他是个傻瓜、蠢才、笨伯，是个多余人，也是个可以随意让人摆布、愚弄的人。他们只将他看成是个庄稼汉，或者只是个兵营里的小头目，对政治和政务一无所知，只是由于普拉托的别出心裁，才交上好运，来到这儿，连自己也不知为什么便登上了总统的宝座。那些惯于操纵他人的老手此时定然感到十分得意。对他们来说，操纵这样一个蠢才易如反掌。关于他为人的笨拙，民间有不少笑话，蒙罗意有时会将这些笑话讲给他听。有人说他是海岛上的桑丘①，也有人说他是宫廷中的卡卡塞诺②。总之，人们说他是管闲事，举止既不文明又不礼貌；说起话来，胡言乱语，令人忍俊不禁。

“他们还对我说些什么呢，伙计？”蒙罗意不敢再说下去了。“哎，我怎么会知道这么多呢。”“您知道，快跟我说吧。”

蒙罗意好象为自己辩护般地说：“这些人都是够讨厌的。眼下他们都在说，当总统的应该正式举行婚礼，娶一位

① 西班牙著名小说《堂吉诃德》中的人物，曾在海岛上当过总督。

② 西班牙一流浪汉体小说中的人物。

能与自己般配的夫人相伴。”佩莱斯皱了皱眉，说：“哦，我知道了。这件事谁也不要进行干预，伙计。我是个尊重社会、尊重女性的人，谁也不能说我强迫妇女跟我相好。与我相好的这几个女人都是因为她们愿意跟我在一起。同时，谁也没有见到过我与别的女人在胡闹。我为人严肃，兄弟。”

蒙罗意没有吭声。

“我不能跟娜塔丽娅结婚，因为她跟我好时已结过婚，这点您不了解。”

“那您为什么不与玛丽娅·路易莎·马约结婚呢？这年轻女人可不孬，为人正派，还给您生了几个孩子。”

“听我说，伙计。俗话说，无挂又无牵，快活似神仙。我虽然喜欢她，尊重她，保护她，我也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我们的几个孩子，可我不愿意成天地关在家庭的小天地里，受制于它。兄弟，您可能没有发现，我是住在象行军作战时一样戒备森严的总统府内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又怎能与妻儿朝夕相伴呢，却又如何能在家里接见宾客、举行庆典呢。不行，兄弟，这是不可能的。再说，我还有几个孩子，对他们我也不能加以怠慢。”

他沉默了一会儿，又接下去说：“请您不要忘记，兄弟，我做的一切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他们出了市区，行进于甘蔗园中，慢慢地驶近佩莱斯将军在郊区拥有的一处奶牛场。他常去那儿，与勤杂工、挤奶工交谈，了解牲口的生长情况和牛奶的产量。与他随行的部长们和总统府的人员听他们的谈话象是听另一种语言交谈一般，一无所知。

十 三

“您有电话，是埃洛蒂娅夫人打来的。”他放下书。形势急转直下，令人头晕目眩。这会儿他又得扮演逃跑者的角色了。埃洛蒂娅早已是佩莱斯的人了，自然，她只不过是佩莱斯家族中一个微不足道的成员。然而，她同时还是他年轻时的女友埃洛蒂娅·恰诺，是他钟爱的恰尼托[1]，是他曾试图与之永结盟好的人。然而，她已今非昔比。她的电话使他一时摆脱了惊恐，回忆起愉快的往事。

街上传来了嘈杂的人声。索拉纳神父拿起了听筒。“阿尔贝托，对，是我。”她的声音仍和当年一样，可那已是遥远的年代了，是他最愉快的岁月。他恋爱着，憧憬着未来。就在这些年月里，他参加了反政府活动，被投入一座他永志难忘的监狱里。埃洛蒂娅的声音颤抖着，他叫着她的小名：“你怎么啦，苏拉米塔？”她的话音宛若将这位他曾朝思暮想的娇滴滴的姑娘的一片柔情又还给了他。他是在连想也没有想到会发生现在这样的情况的那个时候认识她的。“我很害怕，阿尔贝托。成群的捣乱分子常到我家来，我该怎么

① 恰诺的昵称。

办？我能做些什么呢？”她请他陪伴他，她是从塔卡里瓜逃到首都来的。然而，他能对她说些什么呢？“阿尔贝托，我听到了街上的叫喊声。”她和他一样，此时已孑然一身，担惊受怕。“冷静点，苏拉米塔。”他想去找她。去干什么？怎么去？他得跟她说清楚。“我一定来，马上就到。”

他放下电话，对方的声音消失了，但她的形象仍浮现在他的面前。他有气无力地在桌子前面坐了下来。桌子上凌乱地放着涂改得乱七八糟的悼词的草稿。

“所有这一切真象一部难以令人相信的小说。”现在，埃洛蒂娅·恰诺就象一只被猎犬围困在洞穴中的野兽，虽有满屋奴婢，还有警卫，但惶惶不安。她的宅第很大，房子里有不少过道和庭院，种着种种蕨类植物。房间内摆着许多柳条编的守护女神，墙上有许多色彩艳丽的浪漫派山水画的复制品，还有一张身穿将军服的佩莱斯将军的巨大画像。”谁能想到埃洛蒂娅会过上眼下这样的日子呢？谁又能说我会过上现在这样的生活呢。”

埃洛蒂娅当初非常迷恋他写的诗歌，然而，她并不爱他这个人。有一阵子他过着流浪汉一样的生活，常在姑娘面前，张大着眼睛，尖声尖气地朗诵着自己写的充满色情的诗歌。这些诗歌也是他本人精神世界的暴露。那时，埃洛蒂娅与她母亲住在一所乱七八糟的旧房子里。她已故的父亲原是一位颇有名望的人，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在客厅一边的那间房子里，设有他的律师事务所，里面安置着法国艺术家雕塑的仙女和魔鬼象，书架上放着熨金封面的古版浪漫主义作者写的书籍，墙上挂着《但丁在地狱》的版画。

那时，索拉纳常常带着一股酒气和他写的诗篇来到她

家，他的到来，震动着她的心灵。有时，他们一边谈话，一边就大声地朗读起诗歌来。“你是女王中的女王。”接着，他结结巴巴地述说了那些传奇式的女王的名字，其中有沙瓦①的女王埃莱奥诺尔，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和日内瓦女王克雷奥帕脱拉等。“然而，你却是能使人新生的唯一的女王。我一进这房子，便成了另一个人了。”

姑娘并非对他这个人有情，却热衷于他写的充满伤感之情和色情的诗歌。“你将成为我的苏拉米塔，成为我内心王国的女王，成为我拥有的宝石的唯一的女主人，成为史诗中的英雄的妻子。”接着，他朗诵了两段歌颂沙乐门②的诗歌，然后，说：“你将把我从地狱中解脱出来，从种种恶习之火中解救出来。你还将把长期跌倒在地的我搀扶起来。我们一起开始过新生活吧，苏拉米塔，过纯洁、简朴的生活，过热爱简单却又美好的事物的生活，过具有真正的诗意的生活。”

他还向她表示决心，他要去见大主教，必要时，他要去罗马面谒教皇，跪拜在他的面前，乞求他，允许他作为一个基督徒娶妻。“我将跪在教皇圣彼德罗的皇座前，吻他的脚，用眼泪求他还给我连最卑贱的人都能够获得的幸福。我的真诚定能感动他，我的心将充满上帝的仁慈。”

埃洛蒂娅惶惑不安、心神不定地听着他的话。索拉纳那双肥胖的汗淋淋的手握住了她的双手，使劲地吻着。见到他在哭泣，她不禁也流下泪来。

---

① 古代阿拉伯一国名。

② 古以色列国王。

然而，埃洛蒂娅的母亲对此感到不悦。“你难道不知道他是神父么？你这可是犯的十恶不赦的罪孽，死后要打入地狱的。你呀，眼中只有这个该死的家伙。”是升天堂还是入地狱，她在内心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她觉得连她自己也难以左右自己。“你爱上他了吗？”“没有，妈妈，我怎么会爱上他呢？我只是可怜他，他很痛苦，情感炽烈细腻，说起话来用词精美得叫人难以想象。他需要我。没有我，他会彻底完蛋的。”这位心地善良的太太听了这样的话后，生起气来。“你这样做可不好，孩子，非常不好。跟这个该诅咒的神父在一起，跟他的那些不三不四的朋友在一起，你要倒霉的。要是你父亲还活着……”

傍晚，天快黑下来时，索拉纳又来了。他说起话来柔声柔气，两只眼睛困倦得老是张不开。他还带来了一个酒友。一到他女友家，他又开始施展起他的“迷魂术”——朗诵起诗歌来。这象是一首圣诗，用诗刁钻古怪，使人坠入云雾之中。

又有一天，埃洛蒂娅吃惊地发现，索拉纳变得比过去有所节制，也变得严肃一些了。他对她说：“苏拉米塔，现在确实一切都要发生变化了：你我的命运还有国家的命运。我要对你讲的是一件十分机密的事，你只能让自己知道。接着，他由于能向对方推心置腹而感到十分高兴地向她吐露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人们正在进行密谋，以图推翻佩莱斯总统。“眼下谁都明白，此人正在一步一步地夺取政权，并正在作独裁统治的准备。今后再也不会有大选了。他将不惜一切代价地搞他的终身制。他只需四年时间便可以织好他的“蛛网”，尔后实行专制统治。”嗣后，他又跟她述说了政

界各人士对未来的恐惧。那些旧政府遗留下来的军政官员都已被丢弃在一边，那些曾与他站在一起击败过普拉托的人现在也越来越变成用来点缀门面的装饰品了。现在的情况是万事齐备，佩莱斯已随时可以走上专横独裁的道路。“我们得迅速行动。”埃洛蒂娅听了害怕地问：“都有哪些人？你也参加了？”

索拉纳向她叙述了为推翻佩莱斯而建立的整个联络网的情况，他还提到了许多政府要员的名字。埃洛蒂娅吃惊地听着。“连加尔苏尔将军也参加了？”“是啊，连内政部长彼德罗·加尔苏尔将军也参加了。”索拉纳还提到了作为佩莱斯最亲近的人之一的埃瓦海里斯塔将军。“这件事的组织者是达米安·杜加尔特。”埃洛蒂娅更震惊了。她仿佛觉得，杜加尔特将军是国内权势最大，与佩莱斯的交情最深的人们中间的一个。“这么说，杜加尔特也参加了？”索拉纳又对她讲了不少细节，说参加政变的人还有各营的长官、记者、银行家、庄园主和大部分旧政府的军政要员。“一句话，国家的全部要人都参加了。”

依照索拉纳的说法，政变很快会发生，而且稳操胜券。在某一星期天上午十一时，各主要兵营的司令官将率先起义，将佩莱斯将军关在斗鸡场里。尔后，立即宣布成立临时政府，举行大选。“我们要是不快点动手，此人已一切准备就绪，随时会变成可怕的暴君。”

根据索拉纳的描述，全国已变成一张由无数目力难及互有联系的网点组成的巨大网络。人们规定了用来传递信息的暗语和暗号。几乎所有不甘居人下的人都参加了这次范围广泛的政变。“埃瓦海里斯塔是这次政变的总指挥，政变的时

间是十八日。”参加政变者不用真名实姓，只拿历史上的英雄和小说中的人物的名字加以代替，诸如庞培、布鲁托、克拉科、罗卡波莱、宾比纳拉·埃斯卡尔拉塔等。

在参加政变的上层人士中，流传着这样的一种说法：这场运动的真正为首者是已被赶下台的普拉托将军。“普拉托是起义的最高司令。他原来的部属和幕僚因害怕佩莱斯的行径，正在再次依附于他。”于是，社会上出现了普拉托即将卷土重来的传闻。甚或也有人声称，前总统已偷偷地潜回，他可能已抵达附近的安的列斯群岛。他已进行了化装，伪造了自己的名字，在适当的时机将率众入侵，俟国内发生武装起义后，他将成为义军的首领。消息灵通人士还说，普拉托已改变了样子，实际上他已判若两人。他对自己的过去已表示悔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他的一切活动都出于一个执着的愿望：惩罚佩莱斯对他的背叛，洗刷他的声名，弥补他的全部过失。“他已亲口答应，作为一个条件，在推翻佩莱斯后，立即在全国举行真正的大选。”

在政变者参加的秘密集会上，对政变的目标进行了多次的修正。那些长期以来一直以残酷、贪婪、背信弃义闻名的人物，这时都取上了从伦理道德与心理等角度看都十分娓娓动听的化名；那些专爱玩弄权术的政客和旧军官好象突然进行了灵魂的净化和涤荡，变成了权利和自由的最热烈的捍卫者。

对时局持怀疑态度的人会问：“为什么这些人当年要反对普拉托？既然他们所作所为的目的也只不过是建立和普拉托的那一套毫无二致的东西。”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确不那么容易。他们当初的愿望并非如此。他们的目标是要结束普拉

托这个疯子的独断独行的暴政，而认为佩莱斯是通向建立法制的一座桥梁，认为通过他便可以建立共和国的持久基础。人们回忆起佩莱斯执政的最初一个时期，他十分尊重法律，为人谦虚，拒绝接受授与他的种种荣誉称号，也不爱抛头露面，却常找一些有真才实学的名士相伴。这其中有年富力强的历史学家和法学家，有研究过斯皮森和泰纳的新型社会学家；还有研究过达尔文学说的医生。他们均被佩莱斯召见，并被委以重任。

也有一些人下意识地愿意避开危险和冲突，他们对政变也持怀疑的态度。他们肯定地说，佩莱斯不可能独断独行，“因为他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宪法。他不可能取得连任。只要他的任期一满，他就得乖乖地交出他的权力。这样一来，他还能干些什么呢？”

但另外一些人却回答说，他能干很多事情，可以比他的对手做更多的事。军队的许多司令官都是他手下的人。他早已慢慢地小心翼翼地将他的人安插在重要的位置上了。“他在将一些头脑灵活的饱学之士安置在政府各部，让他们写文章、发表演说的同时，将枪炮全都交到他手下的军官的手中了。”

这时，某一仿佛深知内情的人悄悄地在对别人说：“眼下关于军队的传闻其实并非如此，人们已将他手下的军官都收买过来了，为这件事化了不少钱。在这些被收买的军官中，有一位是驻守国家公园的上校营长。他们懂得如何不动声色地对他进行收买。他们将这个任务交与上校的一位故交。这位老朋友请上校饮酒，三杯下肚后，老朋友便跟他掏出了心里话。他向对方说明了佩莱斯的罪恶企图和即将发生

的巨大变化——即将发生一次大规模的政变，希望他能站在正确的一边。”

过了一些时候。一天，在军官们聚会欢宴的那间房子里，那位老朋友将上校叫到旁边的一间房间里，房间内的一张桌子上堆满了金币。在光线昏暗的房间内，金币发出耀眼的闪光。“政变会有生命的危险。我们不希望参加政变的人在万一失利的情况下，无依无靠。这些东西都是给你的。在政变的翌日，我们将给你同等数目的金币。”

通过黄金进行收买、通过封官许愿、通过密谈、通过结盟等方式进行的秘密交易正在全国进行。索拉纳认识一部分参加政变的人，他对另一些参加政变的人抱有怀疑。在与他的知交进行密谈时，他常常提到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名字，这其中有高级官员、军事长官，也有新总统最亲近的助手。“他也参加了？”有人不信任地问道。为了预测政变能不能成功，参加政变的人们中有人主张请占卜者和预言家来预言吉凶。听说政变的组织者之一达米安·杜加尔特将军在巴黎的时候，请当地一位最有名的女巫预言过，她说他将当总统，甚至还给他指明了当总统的时间。这事发生在一间挂满帘幔、光线昏暗的大客厅里，香烟缭绕，一位上了年纪的神秘的女士给他看了看指纹。“您是掌权的人物，是个谁也无法抗拒的人。未来是属于您的。我已看到整个军队都在向您举枪致敬，已看到您端坐在王座上，全身都闪烁着无比的力量。”

杜加尔特当时受到总统极大的恩宠，谁也比不上他与佩莱斯关系的密切。他几乎每天都要面见总统，还与佩莱斯合伙做着几桩买卖，还帮他掌管不少钱财。佩莱斯好象特别迷

恋这个果断坚毅的年轻人。他既善于做买卖，也会笼络他的部属。当年佩莱斯任命他当部长时，他没有同意。“我不参加内阁可以更好地为您效劳吆。”然而，他仍然主持着几个领导机构。他为自己购置了大量的田产，自己住在一幢豪华的住宅里。他娶了一个美貌的女子为妻，她是一位旧寡头政权遗留下来的显要人物的千金。在佩莱斯这个小心谨慎却又不拘礼节的人和杜加尔特之间建立了几乎象是父子关系那样奇特的关系。佩莱斯总是很高兴地听从他的意见，还亲切地叫他的教名。“喂，达米安，今天给我带来了什么？”他每次总给他带来一些珍贵的很有意义的东西，有时是建立了一个赢利颇丰的企业，有时给他汇报与法国银行家们会谈时的情况，有时则当着他的面指责某部的部长领导无方。实际上，他比部长更有实权，收入也更丰裕，因而，也更能大把大把地化钱。各式各样的人都来到他家里，到他的办公室里来找他，求助于他。

在参与政变的人们中，能直接与杜加尔特接触的人并不很多，只有少数最亲近的人才能与他交谈，替他出谋划策，还给他探听情况。从这些人的口中，他获悉政变的网已在全国延伸，新任命的各营军事长官也答应参加政变。政变活动需要经费，他总是慷慨解囊。“让吝啬鬼和胆小鬼来干这号事是绝对不行的。”每当需要经费时，每当遇到很大的危险时，他常常这样对他的亲信们说。

阴谋活动网的迅速扩展需要加快行动。“这事搞晚了，便会有危险。”政变的日期已正式确定：四月十八日，在议会开会的前夕。“要赶在佩莱斯修改宪法，使自己当终身总统之前举事。”

索拉纳从未直接与杜加尔特将军谈起过有关政变的事情。他认识后者，也曾去拜访过几次，到过他在首都的家。他那位长着一双黑眼珠、一头黑发的年轻太太，身穿印花麦斯林纱衫，在花园里一露脸便消失了。坐在过道上与杜加尔特聊天的人见到太太都站起身来，索拉纳并没有看清她的模样。杜加尔特对他说：

"您是国家需要的人材。我们既然将您从上帝的手中争取过来，理所当然地希望您能发挥您的巨大的才能。"但说到这儿，他便不再说下去了。

在一次聚会中，索拉纳与罗梅洛、杜里奥·阿尔科斯和诗人罗慕洛·阿柯斯塔一起进行了交谈。

"眼下人们都在说要发生政变，甚至还有人说将发生入侵，"罗梅洛说。索拉纳没有吭声。诗人阿柯斯塔一只手不安地理着浪漫地披散在额前的那一绺头发，说："要推翻这个人可办不到。谁能这么做？怎么能推翻他？"接着，他详细地描述了佩莱斯拥有的全部武力和他取得的全部支持。"那些旧政府遗留下来的军政要人已失去势力，而普拉托只是留给人们的一场噩梦的回忆而已。"

"国家需要保持稳定的方向，可不能再反来复去了。眼下的情况要继续到什么时候啊，"杜里奥·阿尔科斯说，阿尔科斯和阿科斯塔都倾向于佩莱斯，前者还曾经当过一段时间佩莱斯政府的部长。"我亲眼目睹他处理政务的情景。他喜观察、善思考，作出决断十分小心谨慎；他不粗暴，不急躁，我从来也没有见到过比他更平静的人。有时平静得人们都以为他在打瞌睡呢。"

"然而，"索拉纳鼓了鼓勇气，话里有话地说，"就象

他这样的人也会出事的，这个国家意外的事就是多。”“你一定知道一些情况的，阿尔贝托，可就是不肯说，”罗梅洛带着责备的口气说。索拉纳猛地一愣，说：“我什么情况也不清楚，我能知道些什么呢？其实这些事都是我们大家都能猜到的。显而易见，佩莱斯想搞终身制，而许多人不喜欢他继续当总统，这样一来，自然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他对在座的人看了一眼，然后，象是给自己进行解脱一般地说，“不是发生这方面的事，便会发生那方面的事。”

“老虎总拣软的吃，”罗梅洛说。继而他又说，佩莱斯生性多疑，他很可能已察觉到什么，也可能已猜测到什么了。他还说，以佩莱斯的力量，只要一举手一抬足，便可将政变集团连根拔除。

随着政变日期的临近，参加政变集团的人们的不安情绪也与日俱增。任何陌生人，只要在街角站一会儿，便会被当成密探；同伙中有人做一普通的手势也会被理解成具有新的含意。此时，参加政变的人们言谈均采用暗语：“跳舞”、“散步”、“过生日”、“洗礼”这样一些词都被用来暗示政变。预定举事的日期越来越近，人们的举动也越来越紧张不安。有人在前厅交头接耳、窃窃私语；有人接到了不告知姓名的电话；有人收到了语意双关的便条；人们还在教堂的圣器室和共济会殿堂的大门口传递消息。杜加尔特母亲住的那座房子的后门与另一间门朝后街看起来杂乱无章的旧房子相通。杜加尔特每次大规大择地去看望他母亲的时候，总要穿过四周种满花草的一个门洞，来到那间破房子里。那儿有他几个最亲近的人在等候他，以便最后确定政变的一些细节。这间破房子里几乎见不到任何家具，光线也十分暗淡。杜加

尔特在那儿发出密令，同时，也在那儿运交一只只装满了无数盎司黄金的白色帆布包。

在预定进行政变的四天前，总统已上附近的海滩边休假去了。他觉得离开城市，离开城市的那种气氛心里会痛快些。他年迈的母亲此时住在海边的一个小村庄里安度晚年。她住的这座房子走廊是露天的，四周种着蕨类植物和棕榈树。佩莱斯每次走进这个家，总会回忆起遥远的往事。这时，仿佛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他又回到了童年时期的妈妈的身边，只是她此时脸色已憔悴，头上挽着一个粗大的发髻，半开半闭着眼睛，说起话来言简意赅。她还是穿着住在边境时穿的那种灰色连衣裙，扣子象男人一样一直扣到脖子下。她此刻坐在房间里的一张摇椅上，半明半暗的房间内满是圣象，还点燃着腊烛。这都是她早在边境时便顶礼膜拜的圣徒，其中有女圣丽塔、女圣切基基拉、圣徒圣犹大和彼尔彼杜奥·索科洛。它们有的是用红石膏塑造的小型塑像，有的是金黄色的图像，家里有一大批女仆听她使唤，给她操持家务。“您想喝蜜糖水么？”女仆给他端来了一大杯加了蜂蜜的黄色饮料。对拉波耶拉人来说，这就是一种清凉饮料。“您好吗，妈妈？”他们之间话语不多，说起话来，总是慢条斯理的。她有时会对他提出一个请求，替某一托付过她的人谋一职位，或请他释放某一囚犯。“要是可能的话，我定然照办。”说完，他又象从地层深处冒出来一般地匆匆离开了家。这次他又回到这儿，重新呼吸到了对他说来似乎仍然陌生的这个新环境的空气。

部长们和三军司令们来到海边，向他报告工作，还有几个法令草案和工程计划要他审批，他们还向他禀报了某些人

的可疑行径。

他似乎也感到了某种危险性，感到作为总统，自己的末日已经来临。原来那些只是沉思默想的人和那些贪得无厌的人都在蠢蠢欲动。看来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

一天，有人向他禀报，说有一名他并不太熟悉的副营长来求见，有事相告。他正想拒绝接见他，“可不能让人们想到这儿来，就到这儿来。”话一出口，他突然预感到什么，便改口说：“让他进来吧。”

房门口出现一个神色惊慌、又矮又瘦的人。见总统端坐在靠背椅上，来人便立正致敬。“啊，你来有何贵干？”“将军，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向您报告，这事是针对您的。”佩莱斯神经质地在椅子上晃动了一下。“说吧。”来人便象连珠炮一样地向他讲述了他获悉的有关政变的情况。原来政变者已找他和他营里的一些军官谈过这件事了。“他们给了我们许多钱，将军。”接着，来人向佩莱斯透露了政变的日期和他知道的政变人员的名单。“你能肯定政变的为首分子是杜加尔特将军？”“完全可以肯定，将军。”接着，他又述说了政变那天的具体行动：首先，占领公园旁边的那座兵营，将总统关在斗鸡场内；然后，立即成立新政府。佩莱斯几乎没有打断他地一直听他说下去。与此同时，在他自己的脑海里，浮现了参加政变的人们的形象。“如此说来，还是这个达米安带的头。此人永不知足。此外，还有埃瓦海里斯塔和加尔苏尔。”

接着，他对那军官说：“那你呢？你想得到什么？”他象早已准备好了一样地回答说：“将军，我想晋升，但不要公开这么做。”“不必担心，我会很好地安置你的。你走

吧。”

他一个人待了一会儿，头脑中再次想起了那些人的名字和他们的面容。这些人过去都对他表示过顺从和亲热。在这些人中间，有人跟他合伙做过买卖，有人曾对他大献殷勤，有的通过谎言博取了他的青睐。他们活象一群牲口贩子。过去反对过他的也是这些人，过去讨好过普拉托的也是这批人。他可不是普拉托，这点他们将会明白的。

他叫来了里诺·索尔卡。“你的看法呢，里诺？朋友们要杀害我。”“这些人算什么朋友，将军？”“你看我怎么对付他们吧，里诺。”他叫来了副官，开始口授命令。他让他的一营亲兵火速调往首都，并要了一列快车，他自己将即速返京。他回到首都火车站时，那营士兵已进入战斗状态。他在士兵们的保护下，来到总统府。就在当天下午，他下令撤换了许多军官。

消息立即不胫而走：佩莱斯已出其不意地回到了京城，并为自身的安全采取了有效的措施。

杜加尔特和参加政变的重要成员通了电话：“我们已被出卖了。军官的撤换使我们的计划落了空。凡是目前处境有危险的人最好设法躲藏起来。”他自己则决定留下来，一直留到最后一刻钟，因为他抱有希望，一是他参加政变极为秘密，二是他与佩莱斯的交往甚密，不致于为对方所怀疑。

从第二天起，便有人出人意料地失踪了。那位腰板挺硬的埃瓦海里斯塔将军坐着一艘帆船逃到邻国的一座海岛上去了。加尔苏尔将军也流亡到了国外。与此同时，全国开始大逮捕。

霎时间，首都满城风雨，流言纷起。“发现了一个巨大

的阴谋叛乱集团，参加的人多得不可胜数，他们的目的是要在斗鸡场内杀死总统。”

一天，杜加尔特亲自向总统报告情况，人们惊奇地瞧着他走进了总统府。总统办公室的门口站立着一群数目比平时多得多的军官。

杜加尔特脸上露出讪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他匆匆地跟军官们打了招呼。

走进办公室后，他发现佩莱斯给他投来的目光异常的严峻，但后者还是对他报以一笑，并随便地对他说：“请坐，杜加尔特将军。”说完，便目不转睛地盯视着对方。杜加尔特竭力装作十分镇静的样子，也用目光盯视着他。“请您听我说，杜加尔特将军，并请您记住这一点。如果青蛙往钉子上跳，刺破了自己的肚皮，能怪钉子么？”他说话的声音和他的目光一样，冷冰冰、硬梆梆。杜加尔特平静地说：“将军，您的话中隐含着某种威胁。我明白，我的敌人嫉忌您对我的信任，竟将诽谤我的言词传到您的耳中了。”佩莱斯好象没有听到他的话似的，一只手臂用劲压着靠背椅的扶手，说：“请您记住这一点，杜加尔特将军：我对我的朋友并没有带来什么好处和补偿，但对我的敌人却准备了六十磅的脚镣和死刑。”说完，他沉默了。杜加尔特仿佛感到自己的身子要往楼下跌下去似的。他又重新听到了佩莱斯的声音：“您可以走了。”他慢慢地走出了办公室，却将一只皮包丢在总统办公室的桌子上。皮包里有文件、新制订的贸易计划草案，还有由他签了字的几张支票。走出门时，他几乎都没有看到将他当囚徒一样看着的那一大群军官，便匆匆走过过道。走到总统府门口，有三个人走上来，对他说：“请跟我

们走一趟吧，这是上面的命令。”

他几乎一言不发地走进了汽车。他此时已六神无主，连街上的行人都无心看一眼。汽车停下来后，他认出监狱那扇脏得发了黄的大门。一个站岗的士兵正拿着一把梳子在头发上梳虱子。

十 四

监狱象是一座竞技场，两层楼的楼房呈圆形，四周是黑洞洞的窗子；也象是一座废弃了的斗鸡场。墙壁脏得变成黄色，木板也退了色，院子里晒着褴褛不堪的破衣衫。蔚蓝色的天空，白天阳光灿烂，夜晚满天星斗。远处传来了人们的呼叫声，那儿是斗牛场，天长日久，水泥场地已磨得发亮。监狱内散发着发了酵的小便味和发霉的食物的臭味。囚徒们零散地站立在院子里，站立在囚室的门口。他们显得异常的平静，行动均十分迟缓。他们衣衫单薄，上身只穿一件旧汗衫，下身穿一条带背带的短裤，两腿露在外面，双脚带有脚镣，走起路来，发出丁当丁当的响声。他们须发散乱，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活象舞台上一群小丑。他们沉默寡言，无限惆怅。

脚镣的丁当声没有休止的时候。此人的脚镣不响了，另一个人的脚镣又丁当丁当起来。这声音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它从一个静寂的角落传到另一个寂静的角落。在一只只骨瘦如柴的脚踝上，套着一个个铁圈，中间连接着一条沉重的横档。

索拉纳将脚镣比作字母“欧米加”。①这是希腊文字母表中最后的一个字母。“最后”的意思是消耗殆尽，行将熄灭。他在教堂里常用拉丁文宣讲教义，有时发“欧米加”这个字母时，听起来有空旷、遥远之感。现在他自己也带上了这个“欧米加”了。监狱也象一座静悄悄的斗鸡场，那些已被拔去“毛”的斗败了的“公鸡”，正拖着破碎了的“铁刺”，耷拉着脑袋，缓慢地行走着。他们的模样都大同小异，裸露着身体，孤苦伶仃。称这些衣衫褴褛、满脸胡须、拖着沉重脚镣的人为“将军”、“神父”或“博士”，仿佛是对他们的一种嘲弄。

“此地过的日子正象是过四旬斋。要是允许我带进一本关于教义的书来，我便能在这儿宣道。现在我真正理解霍普②了。”索拉纳神父站在囚室的门口，目光在囚室的四周扫视了一阵。每个囚室的门口都挂着一块脏污不堪的床单，站立着一个个模样奇特的人，杜加尔特将军也在其中。他的财富和权势对他来说已毫无意义。他那庭院内种满鲜花的房舍，全身穿着麦斯林纱衣衫的美貌的妻室，还有那些秘书、卫士和助手，此时对他来说，均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他已成了个混身邋遢不堪的人，脸上长满了黑胡子，裤子也全磨破了，衬衣都掉了扣子，脚上带着沉重的脚镣，坐在一只大木箱上。

带上脚镣的人走起路来，象宗教游行时扛圣像的人那样，步履十分艰难；也宛若醉汉一般，跌跌撞撞，摇摇晃

---

① 希腊字母“Ω”与脚镣的形状相似。

② 《圣经》中的人物，受过极大的磨难。

晃。为了减轻脚镣对脚踝骨的磨擦，他们在脚镣上系着两根带子，走路时，得用双手提着它们。囚犯们每天从囚室内走到阳光下晒太阳，然后又象苍蝇一样从阳光下走到荫凉处。

那些铁制的脚镣比在教堂法器室上挂的那张关于梅尔塞德斯圣母的画上画的脚镣还要粗大得多。那是被圣母解救出来的一些囚徒带的脚镣。这些看起来令人心酸的铁家伙，多少世纪来一直带在囚徒、死刑犯和俘虏们的脚上。为了对付这些囚徒，当局还建筑了高高的围墙和铁丝网，还配备了看守和警卫。但这一切还不够，还得“给他带上四十磅的脚镣”“给他们带上八十磅的！”这八十磅的重量相当于一只小牛犊的分量啊！也相当于半麻袋的玉米或一个站立在农舍的门口的失去了父亲的男孩子的体重呢。

索拉纳神父慢慢地和那些站立在院子里晒太阳的犯人有了接触。每当那些披头散发、骨瘦如柴的人们说出自己颇有名望的名字时，他总要大吃一惊。此次与他交谈的人叫路易斯·索尔姆霍。索拉纳曾经阅读过他的小说，书中人都是一些粗野的不讨人喜欢的小人物。索尔姆霍沉思着，脸上露出对周围的一切都不屑一顾的神情。他说：“这儿倒很象古希腊城市国家的广场。我们这些热爱自由的人都集中到这儿来了。说起来似乎令人难以相信，监狱倒成了自由的地方了。这儿是人们不用担惊受怕，用不到遮遮掩掩地畅叙情怀的唯一的地方。现在，外面的人们连大气都不敢喘呢。自然，这个广场实在太小了，因为在这个荒唐的国家里，没有自由的人占多数，而象我们这样付出了代价而争取到这种‘自由’的人毕竟也只是少数。我在这儿可以跟您讲我在外面连跟自己

的影子也不敢讲的话。我在这儿充分地享受到了犯人的'豁免权。'我要对您说，与此人在这儿搞的一切相比，普拉托的那套独裁统治仅仅是儿戏而已。这可怜的普拉托只不过是个疯子，他好冲动，生性豁达，甚至可以说很慷慨。与他相处，会有好处，也会有害处。可在此人身上，在我这个'朋友'的身上，您只能遭罪。他为人贪婪、残忍，办事有条不紊。他象一条毒蛇，一旦将您缠住，便会缠得越来越紧。到了这儿，谁也别指望能活着出去。谁要不向他屈膝投降，早晚会让他给收拾掉。"说完，他向四围瞧了一眼，然后，又冷嘲热讽地说："现在的问题是众人均在讨好于他。朋友，您瞧，人们很快地会将最荒诞的高帽子诸如涂过圣油永生不死的人啦，博学多才的人啦，世人之父啦等等，戴到了他的头上。我深知，要将他推翻是不可能的。我们只好在这儿腐烂掉啦。他这个人对活人记得很清楚，对死人却早已给忘怀了，连想也不会想起来了。而我们这些人是属于死人之列的。"

在每日下午那漫长的仿佛永无止境的时刻里，在早晚两顿饭之间那饥肠辘辘的时间内，在早晨起床号后，晚间就寝号前和午休的时间中，索拉纳常和索尔姆霍谈文学方面的问题。"这儿的作家只能写一些胡说八道的东西，只能写几本满纸废话的书，以取悦于那些无耻之徒，取悦于那些王八和游手好闲的人，取悦于那些穿戴得体体面面的盗贼和假仁假义的密探。这儿的人已经在待价而沽。他们连犹大出卖耶稣时得到的那三十块钱也不值，只值三个可怜的生太伏。"①

① 相传犹大为三十枚金币出卖了耶稣。

索尔姆霍仿佛在自言自语地说："索拉纳，您知道阿尔柯斯、胡连·西尔瓦和诗人桑塔纳这些人走得多远了吗？他们为了将砍刀用来杀人，窃贼专营偷盗说成是一种优良的品德，竟然到社会学里去找理论根据。现在叫我们感到难堪的倒不是这个土霸王，而是什么哲学理论，因为象泰纳、斯宾塞和某些欧洲的学者教授，他们一生中从来没有见到过脚镣，他们写了几本书，说象我们这样的人应该拜倒在佩莱斯这样的一些无耻之徒的脚下，您见过这样的事么？"

索尔姆霍和杜加尔特将军谈得很多。索拉纳见到他俩常常坐在一只权充桌子的木箱边。索尔姆霍总是激动地说着什么，而杜加尔特则不断地点头表示同意。索尔姆霍在向杜加尔特说些什么呢？也不过是囚犯间的传闻吧。比如，最近已发生一次紧急政变了，已更换了各部的部长了，还有那些早已过了时的消息，诸如在什么时候将释放几个犯人啦，也可能将全体犯人统统释放啦。谁会相信这些无稽之谈呢？对杜加尔特来说，眼下能做的事只是对往事的无休止的回忆，对妻子儿女的思念，对已失败的政治斗争和自己经营过的买卖的痛苦的反思而已。当时他差一点政变获得成功了，他也有可能在政变失败后逃之夭夭。每个囚犯均明白他们为什么会锒铛入狱，他们都会不厌其烦地反复地说着那一桩桩导致他们身陷囹圄的不幸事件。巴拉上校常常述说着在逮捕他的那天夜里，他已得到政变已被发觉的通知。杜加尔特将军的一个密探去告诉他，说：'将军命我来告诉您，快把山羊给放了。"[①]当时，他家里藏有一大批金币。他本来可以当晚逃

① 暗语，意即令他迅速逃走。

到港口，然后，坐船到安的列斯群岛中最近的一座岛屿。当时他若是这样做的话，现在便早已远离这儿，与逃亡者们在一起，正在策划新的行动了。可是，他不想这样做。“我们再等一等吧。”待到第二天他走出家门时，几个法警已在等候他了：“上校，跟我们走一趟吧。”

囚犯们对入狱情景的叙述好象没完没了。这个人讲完了，那个人又接着讲下去。他们讲述着过去，也展望着未能实现的未来。他们既谈到充满危险的政治斗争，也谈到一些家庭琐事：调皮的小女儿，妻子拿番石榴做的饭后点心等。

囚犯中还有一个神父。索拉纳与他接近后，发现他是个头脑单纯却又喜欢说教的人。他说起他的教徒时，就象谈起自己的子女一样，谈到他那座离监狱甚远的教堂则仿佛在谈他的庄园一般。在他身边，索拉纳又好象重新受到了宗教信仰的强力的吸引。他不敢将内心的种种疑问和以往的风流韵事对他和盘托出，他只是听着对方象给学校里的学生讲教义一样，讲个没完没了。早上，他俩大声地念着祈祷词，囚徒们也跟着他们嗡嗡地念着祷词。尔后，他们给每个犯人祝福。看管政治犯的那名狱吏是个凶恶之徒，他走过来阻止他们举行宗教仪式。他说，典狱长说过，这儿不是修道院，这是监狱，想祈祷的人只能默默地进行。他看到那些他平时连见都难以见到的人物，这会儿居然乖乖地听从他的摆布，心怀恐惧地接受了他的命令，他的脸上不禁露出得意之色。

索拉纳的处境并未发生丝毫的变化。他常常懒洋洋地两只带着脚镣的脚好象失去了生命力般地倚身于墙边，陷入了沉思。有时他会忘记自己身陷囹圄，仿佛耳中听到了管风琴的声音，甚至还闻到了烧香的气味。他犹如正在传教宣道，

嘴里用拉丁文唱着赞美诗。他用手摸了摸自己那张嘴唇很厚的半开半闭的嘴，这时仿佛又觉得在亲吻埃洛蒂娅的手。他觉得又和苏拉米塔在一起了，正在向她朗诵着那些淫乱的色情诗。那个来向他进行忏悔的女教徒爱上了她的忏悔神父了。这会儿他闻到的已不是焚香的气味了，他闻到的是女人的香水味。他觉得自己的手在对方丝绸衣衫上滑动着，然后，接触到了对方温柔的皮肤。他的呼吸急促起来。他好象看到了裸体女人，看到了关于苏姗娜[1]被两个老头儿诬告通奸的已被忘记了的版画。可是，他喜欢的是另外一些女人，是他在欲火熊熊时见到的那些女人。这些女人中，尤其使他喜欢的是埃洛蒂娅。于是，他在头脑中假想着与她在作从未与她作过的性爱，直到猛一抬腿，脚镣发出丁当的响声，才终于猛醒过来，发现自己仍然站立在院子里的阳光下，周围还是那样肮脏，散发着一阵阵苔藓味和霉味，眼前见到的仍是那一个个饿得饥肠辘辘的不知何日能坐穿牢底的囚犯。

随着岁月日复一日的流逝，他们的面容显得越来越憔悴，越来越不象人样了。他们仿佛已无可奈何地对这样的非人生活习以为常了：脚上终日带着脚镣，晚上睡在木板床上，牢房的一角放着积满大小便的破瓦罐，吃饭用的是一只只用白铁皮敲打而成的凹凸不平的盘子。每天的饮食是一盘盘象涮锅水一样上面只漂浮着几粒粮食的米汤，外加一只烤香蕉或一点米饭，有时还有一片又干又硬的腌肉。他们还得学会（说他们还得学会其实不很确切，他们只是狗讨人喜一样地自然而然地陪起笑脸来）向那个厚颜无耻的狱吏陪着

[1] 《圣经》中的人物，以美色、贞节著称。

笑脸。他们叫他的名字，甚至叫他的昵称。“听我说，拉约·拉依托①，请你别忘了我托你买的饼干，”这个凶神般的狱吏用轻蔑的目光看了他的囚犯一眼，嘴里只是嗯了一声以表示回答。有时遇到这样的情况，他会断然加以拒绝。“您的钱已经化光了，‘猴子’不想再赊给您账了。”“猴子”是典狱长所垄断的那几家商店的代名词。这些商店的货物的价格要比市价高五倍到十倍，此外，他们还得给这狱吏送礼，才能让他帮他们购物。那些昨天还是军政要员，家资万贯的人，此时已变成了挤眉弄眼一味向当局讨好的小人。象杜加尔特将军这样的人，也从满屋金银器皿的富家来到了这空无一物的牢房，坐在木箱上，拿着白铁皮制的盘子，吃着一片漂浮在变了味儿的肥汤上的腌肉。就为了这片肉，他还得化去比在世界上最好的饭店（他妻子能操着娓娓动听的外国腔调，说出这些第一流的饭店的名称）化的钱还要多好多倍的金钱。为了弄到一点吃的东西，他只好说：“拉约·拉依托，给我来一块乳酪吧，钱都记在我的账上好了。”

典狱长有时也来监狱视察。人们都怕他来巡视。他每来一次，囚犯们的条件便恶化一次。关禁闭的人多了，脚镣的分量更重了。他原是个鲜为人知的小军官，靠着充当了佩莱斯的侍从和心腹，得到了晋升。他叫佩莱斯总是叫“长官”。他有时会走到杜加尔特的身边，单独地对他说：“长官想得到您对出售海边那处庄园的答复。”杜加尔特当初得到佩莱斯恩宠时所积储的财富渐渐地告罄了。房屋、企业的股票、庄园和船只都被总统用各种化名以极低的价格买走了，一般只

① 拉约的昵称。

有原来价格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眼下，杜加尔特家的房子里已一无所有，船只驶不动了，庄园已被军队所占领。他所拥有的一切仿佛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他把产业的出售均委托给他的监护人办理。

有时，索拉纳也上杜加尔特的牢房里去。这个好沉思默想的人这会儿却被对手折磨得反而喜欢说话了。“听我说，神父，说我要杀害佩莱斯纯系谣言，这完全是他编出来的，以便加害于我。其实，我并不想杀害他，我只是想打败他，将他囚禁起来，对他进行审判。我现在才明白，这样做太愚蠢了。我当时应该将他杀死，这样做更为稳妥。”于是，他对索拉纳讲起他可以利用来进行行刺总统的多次机会。“我当时对他的全部活动和每次外出都了如指掌。”接着，他又说他如何能很容易地派几名军官，埋伏在他去奶牛场的路上或去他新结交的那个女人家的路上。或埋伏在去塔卡里瓜城的路上，将他干掉。那样做本来是十分容易的，倘使那样做，他们早已将他杀死了，也早已占领了政府了。“可是，由于我一时糊涂，一直未能这样做。”

继而，杜加尔特又说起了他的未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么。现在得设法让自己有朝一日从这儿出去。这一天总会到来。到那时，我们不会重犯原来的错误了。”接下去，他便概略地谈了谈尚属渺茫的未来的行动计划。他将把那些受到迫害的人和不满的人集中起来，再从外国搞来武器，购置船只，然后，出其不意地袭击海岸。“只要见到有这样的机会，全国民众都会一致起来反对暴君。”他想他应该避免十年前与普拉托作战时犯的错误，采取迅速的行动进军首都。“然后，伸张正义，改组政府。”说到这儿，他圆

睁着双眼，脸露杀气地说：“到那时可得好好地惩办一下这些流氓和无赖。”索拉纳怀着恐惧和敬佩的心情听着他讲下去。如果此人上了台，又会怎么样呢？难道他会干出与佩莱斯、普拉托和他们所有的前任们所干的不相同的事来么？杜加尔特见到他面露疑色，便说：“请不要忘记，神父，磨难能教育人，净化人。现在我已不是刚进入监狱时那个人了。我在这儿学到的东西比我一生中学到的东西还要多得多。现在我看问题已站在比过去更高的高度，将一切看得更清楚了，请您相信我。”

说着，说着，话题便慢慢地转到惩办敌人的问题上去了。杜加尔特象连珠炮一样地说出了一大串名字，说“对此人得好好地整治整治，对那个人也不能放过。对他们一定要严惩不贷，以儆效尤。然后，将政权交给国内那些最受人尊敬、最诚实的人的手里。这样的人国内还是有的。”

这时，索拉纳想起了萨拉曼克斯。萨拉曼克斯和佩莱斯宛如属于两个世界的人。这两个世界互不交往，就象监狱与整个外部世界完全隔绝一样。佩莱斯的世界完全不同于萨拉曼克斯的世界。佩莱斯稳稳地端坐于他的总统宝座上，与萨拉曼克斯和他的朋友们却如画中见到的圣徒那样飞舞在云端，飘浮在另一个世界上。杜加尔特现在处于这两个世界的中间。他曾经完全属于佩莱斯和普拉托的这个世界，可是，现在他都试图靠近，试图理解萨拉曼克斯和他的朋友们的那个世界。

“听说普拉托正在准备一次入侵。”对此，杜加尔特表示坚决反对。他认为普拉托已起不了什么作用了，他早已臭名昭著，仿佛已从地球上消失了。如果这个国家想有所作

为，那应该让别人来干。说起与普拉托在一起的人，他又生起气来："这些人都象出卖肉体的娼妓，已将自己出卖过千百次了。对这些无耻之徒谁也不能去依附他们。他们随时都会背叛您，谁也没有比他们给这个国家带来了更大的危害。是他们腐蚀了历届总统。他们教唆别人干坏事，他们都是一些既不信神也不信鬼的人。索拉纳朋友，对这些人都要加以消灭，需严加惩处，以儆效尤。您等着我们从这儿出去的这一天吧。请不要怀疑，我们一定会从这儿出去。如果我对您想说些什么的话，那就是我不希望您也和这些无赖一样成为孬种。"

狱卒们开始对囚犯们分发由家属送来的干净衣服。拿到衣服后，所有的囚犯均无一例外地很快地躲到囚室的阴暗处，急急地在送来的衣衫的夹缝里寻找折叠得很小的一块绸布条儿。在这些绸布条里常常用极小的字体写着这样的话："亲爱的，我们都很好，都充满着信心。听说等佩莱斯将军从外地回来，就会释放你们。注意保重自己，你的孩子们为你祝福。"有时，字条的内容会更复杂一些，家属们会通过缩写词和某种暗语向他们报告政治上某种重大的变化。看完字条后，罪犯们迅即来到囚室的门口，他们的脸色好象发生了变化，看起来好象轻松了些，在他们那紧闭的嘴里和低垂的目光里，似乎可以觉察到某种隐隐的微笑。

人们听到一阵嘶哑的人语声，这是那个最近病情已十分严重的老年囚犯的声音。人们看不见他，因为他躺在破旧的门帘子里面。这是个沉默寡言的垂垂老者，原是个贫困地区的小庄园主，还当过叛军的下级军官。他已入狱多年，一直未能出狱。人们只听到他在咳嗽，发着高烧，全身颤抖着。

他的声音越来越深沉，越来越沙哑。索拉纳听着他那沙哑的自言自语声，已听了很长的时间。他在自己的牢房门口蹲下身躯，目不转睛地盯视着门口挂的窗帘，里面传来那时断时续的说话声，宛若祈祷，犹如哭诉：“阿巴里西奥·佩莱斯，你这个该死的家伙。”索拉纳不禁打了个寒噤。从旁边的几个囚室里也探出了几个脑袋。“无论在人间还是在地狱，你都该受到诅咒。”这时，出现了两个狱卒。除了这令人害怕的声音外，已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老囚徒还活着。“你这该死的家伙，阿巴里西奥·佩莱斯，你真该死！”这时，各囚室里的人们都在低声地说些什么。“里纳尔斯这老头儿都快死了。”“别胡说，混蛋！”其中一个狱卒大声呵斥道。索拉纳颤抖了一下。那说话声变得越来越缓慢，越来越低沉了。“愿上帝惩罚你，阿巴里西奥·佩莱斯。”索拉纳的目光与另一个神父的目光相遇，他们会意地点了点头，然后拖着脚镣，在周围的人们惊奇的目光的注视下，跨过面前的院子，来到那濒死的老人的囚室门口。狱卒们瞪了他们一眼。索拉纳犹疑了一下，但这时那另一个神父却已撩起了门帘，走进了囚室。病人躺在地上的一块木板上，两臂已瘦成了皮包骨头，两眼无神，白色的头发上满是污泥。牢房里散发着一阵阵霉味，床板下积满了粪便。两个神父跪在地上，开始作起祈祷来。病人好象并没有觉察到这一切。神父和往常一样，问他要不要进行忏悔。他几乎连眼珠都没有动一动。“您宽恕您的敌人么？”病人好象作了最大的努力，振作起精神，说：“这个混蛋我不原谅他，我要诅咒他！”接着，是一阵难以忍受的沉默，周围鸦雀无声，连人们的呼吸声都听不到。索拉纳慢慢地摆动着双手，替那个生

命之火已行将熄灭的老人祝福。

那一个个从囚室的门口往外伸的脑袋，都竖起耳朵，试图从那间黑洞洞的囚牢里听到些什么。索尔姆霍绝望地大声地说："这就是我们大家的下场。"这时，又响起了杜加尔特将军那有力的声音："不，我们要活着出去，以便结束这一切。要相信这一点！"

十五

无论在街角还是在自己的家里，人们都随时有可能遭到拘捕。见面时，大家总是轻声地谈起捕人的事。“你知道今天逮捕了些什么人吗？”今天警察在追捕某某了，昨天已搜查了他的家。然后，人们便又泛泛地谈起谁已经躲藏起来了，谁已经投入了监狱，谁已经逃亡国外。恐怖的消息传进了千家万户，经过众人之口，一传十，十传百，消息越传越广，内容越来越离奇，越来越令人难以置信。在人们看来，那些已作了阶下囚的人，那些被通缉的人，在昨天还都是赫赫有名的要人吆。可打从杜加尔特被捕的那个时候起，人们才开始相信，在这个国家里，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昔日的部长，今日已进牢房；昨日还坐在高头大马拉的豪华的马车里，卫士们前呼后拥的人，都不得不黄夜化装潜逃，不得不坐在堆满麻包的大车上，或是弥漫着鱼腥味的鱼船内，逃离首都。

被捕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与藏匿起来的人们和潜逃的人们遥相呼应，形成一条无形的战线，随时有可能出其不意地采取什么行动。

在那些真的已经逃亡和那些名义上已潜逃，实际上却已

躲藏起来的人们中间，在那些已遭逮捕和自以为可能被捕的人们中间，传播着这样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越传越真了：普拉托将军已到了安的列斯群岛中最近的一个岛屿，他将集结那些对现实心怀不满的人。他已带来了武器和钱财，他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支持。他随时有可能从西海岸入侵。他那些深感后悔的旧部下正等待着他的信号，以便揭竿而起。就连现任总统最亲近的军官们也会参与叛乱。人们还传言，普拉托此次前来，深感内疚，后悔万分。他别无目的，只是想严惩背信弃义的佩莱斯。

这消息通过佩莱斯亲信之口，传入了他的耳中。他在办公桌边，在卧室内听到了这个消息，却未加评论。有时，充其量只是这么说了一句："对这些人可要予以密切监视，谁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呢。"然而，在那些前来与他商谈别的事情的要人面前，他又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说："是啊，您刚才对我说的这些话都很对，我们本来可以照办。可是，堂卡梅洛却在那儿大造声势，想把一切都搞垮。其实，我现在所做的这一切只是在整理他走时留下的这堆烂摊子。他留下了那么多的债务，欺辱了那么多的人，得罪了那么多外国政府。我替他还清了债务，对那些身遭凌辱的人致了歉意，平熄了国内的骚乱，保证了劳动者有工可做，还提高了国家的声望。然而，堂卡梅洛和跟随着他的那批流氓无赖却想再次把水搅混，以便混水摸鱼。"

在总统官邸的卧室内，当里诺帮他穿衣时，他好象在自言自语地说："眼下还有不少笨蛋以为我会自动地放弃这一切，以为只要有那么几个文人学者说，根据宪法的规定，需重新进行大选，我便会放弃政务。除非我发了疯才会这样

做。现在正是我开始做事的时候。我有许多事情要做。倘若不是由我去做，谁也不行。”

在他的新的政治顾问们的帮助下，他采取了一些令人震惊、引人注目的措施。他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暂时停止保障公民的权利。他在一项声明中宣称，共和国的和平受到了威胁，他将率领军队，重建和平。

然而，谁也弄不清国内到底发生了什么大事。原来还是那毫无根据的关于普拉托正在准备入侵的谣传。这传说似乎有鼻子有眼睛，甚至还说在哪些地方登了陆，哪些村镇被占领了，但结果表明这都是无稽之谈。尽管这样，人们头脑中仍没有消除在某某地方正在发生战争的概念，而政府也仍在大张旗鼓地进行作战的准备。首都的民众从来也没有见到过那么多的军队开赴外地。

首都的每条街上挤满了瞧热闹的人们。他们见到整营整营的士兵，身穿崭新的军装，肩上扛着闪闪发亮的武器，列队走过街道。这仿佛是阅兵式。军官们头戴亮晶晶的钢盔，骑着高头大马。队伍里还有马拉的野战炮，成群的骡马驮着弹药和辎重；医务人员打着红十字旗，抬着担架；军乐队演奏着进行曲。

部长们和所有的重要人士均来总统府向总统送行。佩莱斯早已戎装在身，正准备与军队一起出征。他将与军队一起乘火车去塔卡里瓜。

他的几个姐妹和女儿也来了。在场的还有何塞·阿巴里西奥。他是娜塔丽娅生的长子，身穿上校军服；还有他的弟弟奥马尔，他几乎还是个孩子，却已身穿上尉军服。总统的职务由胡连·西尔瓦博士暂行代理。他此时身穿一件时髦的

黑色礼服，神情显得有些紧张地挺立着。在他周围站着部长们和新任命的政府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佩莱斯早已任命他的弟弟达马塞诺·佩莱斯为首都的总督。

“我们要保卫和平，为此，我建立了这支我国有史以来最精良、最强大的军队。往后这个国家将不会再有战争了。我们要对普拉托将军和祖国的所有的逆子贰臣好好地教训教训。”

在一片掌声和欢呼声中，他在总统府门口骑上战马。与他偕行的有司令部的成员和他的副官和参谋人员。在进行曲的乐曲声中，在人们的一片欢呼声下，他走在两营士兵的中间，穿过街道，走向火车站。

消息象波浪一样，向四周扩展，从一处传到另一处，从一家传到另一家，最后传到了监狱里。“佩莱斯将军出城去与普拉托交战了。”“这是这个国家上演过的最大的一出闹剧。”杜加尔特将军带着脚镣，蹲在地上说。“普拉托是不会回来的，他既无物力又无人力。可佩莱斯却将以此为借口，继续留任。事情的真相便是如此。”

在首都的附近，佩莱斯总统坐上了专车。在火车的前面行驶着一辆满是士兵的装甲巡逻车。火车的车厢内挤满了政府官员和军官。

坐在佩莱斯身边的是阿尔瓦莱斯·脱里约博士，他是拉丁语语法教师。他大声地说：“这是个纲领，是国家等待着的伟大的纲领，将军，您刚刚以令人惊叹的方式制订了这个纲领：和平、就业和团结。这是我们需要的旗帜。请您举起这面旗帜，我们将跟随着您前进。”佩莱斯斜着眼看了他一眼，说：“我一直是这么说的，您以为如何？”

火车在几个车站里相继停了下来。将军下车伸展了一下四肢，副官们站立在他的四周护卫着他。这时，人们听到了马刀的碰撞声和人们的相互问候声。当地一座小城镇的镇长来向总统请安。火车的几列货车车厢的门口，一些好奇的士兵们探出脑袋东张西望，有的士兵向车门口伸出了他们的枪枝。

现在，国内的一切均属于他佩莱斯了。所有的那些扛着武器的人，还有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内的所有的居民都得听命于他。与之相反，那个普拉托呢，那个可怜虫现在又怎么样了呢？他回忆起普拉托盛极一时的那些岁月。然而，他现在已怎么样了？他也许已在精神上倍受折磨，在安的列斯群岛的某一港口受尽了外国人的凌辱，心里却还想得到不可能得到的东西。说起来，这件事也确实令人难以置信，形势怎么会变成这样呢。看来，领导权的的确确不能交给他人，一分钟也不行，连在睡觉的时候也不能这样做，交给谁的手里也不行。普拉托却早已将权力交给了他，早在出国前就交给他了。自从他忘记了兵营，忘记了他的下属，忘记了他应该每时每刻地监视着、倾听着和怀疑着的那个时候起，他就实际上已把权力交出来了。白兰地、女人和他身边的那些心怀叵测的人断送了普拉托。这可怜的堂卡梅洛，他现在一定在英属或荷属的某一岛屿上，受到了头戴殖民军钢盔的军警的监视，耳朵中听着那些安的列斯群岛上黑人们说的他听不懂的语言。领导权可千万不能旁落啊。

塔卡里瓜只不过是个比村庄还大一点儿的小镇。镇上很快地住满了士兵、军官和政府官员，每家民房都住上了军队。镇上的牲畜栏棚变成了军队的庭院，就连棚屋也都成了

兵营。到处都响起了鼓声和哨子声。身穿灰色的普鲁士式军装、头戴钢盔的军官，骑着马走在没有铺上柏油的土路上。村镇上的孩子们张大着嘴巴瞧着战马和武器。每天都在进行着操练、阅兵和演习。佩莱斯将军常常骑着马，有时坐在马车上，观看士兵们的操练。参谋部的一位新任的参谋在给他讲解复杂的操练项目。他想，这支军队供检阅兴许倒不坏，可要打仗，还得增加一些别的东西。

塔卡里瓜已成了一座兵营，每条街的街角都布满了哨兵，晚上吹响了就寝号，清晨吹起了起床号。佩莱斯每天天没亮就起床，军官们来向他报告"战况"，秘书们则概要地向他述说了从各地给他拍来的电报和寄来的信件的内容。拍来电报的地方都在墙上的军用地图上用醒目的颜色标示出来。

塔卡里瓜也是个庄园，四周是田野，成群的牲口——骡马和行动迟缓的公牛在街上穿行，零散的牲口在路边吃草。人们有时会听到一阵惊叫声，那是一只离群的公牛在街上狂奔，吓得街道两边的居民们赶紧关起了窗门，孩子们则爬到了窗台上看热闹。

塔卡里瓜的驻军一直没有撤走。几个星期过去了，军队还是在进行检阅、演习和其他方面的操练，战争的可能性似乎越来越小了。这个刀枪如林驻满了军队的旧城镇现在好象成了一座没有敌军前来进攻的要塞。这儿的人们便这样单调地渡过了漫漫长夜和没有尽头的白昼。

总统每天都要到周围的农庄去走走，这些农庄的大部分土地已归他所有了。他头脑中已清楚地记得这些他才拥有的土地的名称和它们的面貌。他将这些土地都用圣徒和女人的名字来加以命名。

这些土地有的名叫特里尼达，有的叫塞卡，有的称埃斯彼兰萨，有的叫林达，也有的叫瓜达鲁贝。庄园拥有几公里方圆的牧场，还有咖啡园和可可园。山脚下的农舍里冒起缕缕炊烟。每天早晨办完公事后，他便到他那些无边无际的土地上去。这些土地都是他的啊，在土地上干活的长工也是属于他的，连士兵也都是他的么，这儿的人都是他的。穿着新军装的许多军官在当年普拉托进军首都的时候，都与他共过事，他早在边境的时候便认识他们了。他连他们的绰号、他们的子女和他们的弱点都了解得一清二楚。这个人叫“娃儿”，那个人绰号叫“大风”，还有那个嘴里嚼着烟草，五短身材，宽肩膀、黑皮肤的老头儿，外号人称“铅手”。

也许他已使普拉托落入了他的圈套了。这个圈套是由他设置在安的列斯群岛中一个里面住满了走私犯和叛逃者的小岛对面的一个西海岸的港口上的。驻港口的总督和驻军长官假装愿与普拉托将军私通，并愿将这个行省交给普拉托将军。传递消息的人穿梭般地来往于这小岛与港口之间，而港口的报务员又将这一“喜剧”演化出来的种种情况电告塔卡里瓜。普拉托的几个心腹终于乘船来到这个港口城市。人们放着鞭炮，用欢呼声和温热的香槟酒在港口对面的省府大厦欢迎他们。“将军呢？”“他随后就来。”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到了第三天，普拉托仍然没有来。到了第四天，人们终于等不及了，他们将普拉托的那几个心腹逮捕起来。这些人开始时吃惊地张大着双眼，继而又泼口大骂。普拉托终于没有落入圈套。“这家伙不容易受骗，他老远地就闻到气味儿不对头了。”

没有战争，军队便继续待在塔卡里瓜，足足待了好几个

月。国家仍然宣布处于紧急状态，监狱里依然人满为患。与此同时，佩莱斯正在在法律上为自己继续执政作准备。学者和专家坐着火车从首都来到塔卡里瓜，人们先带他们去参观了牧马场和阅兵式，尔后，他们替佩莱斯献计献策："您可以宣布处于战争状态，停止执行宪法；然后再召开全权代表大会，修改宪法，将总统的任期延长为六年，最后，选举总统。""这事我们以后再说吧。"佩莱斯常这么说。

胡连·西尔瓦博士带着他特有的外国外交家的风度来了，佩莱斯给予他极高的礼遇。"请您们不要忘记，博士是代理总统。"当西尔瓦跟他解释一些已经出现的问题时，他仿佛回忆起了往事，说："您这个角色的确很难充当，博士。我充当过这个角色，请不要忘记。"他这样一说，反而使西尔瓦惴惴不安起来。"这些问题还是请您来解决吧，您是总统吆。跟我说一些别的问题吧。"

走完从首都到塔卡里瓜的这段路程好象回到了原始的农村生活。仅仅在几个小时内，人们由欧化的城市来到了牧马场一般的农村，从水泥铺面的街道和林立的高楼来到了泥泞的山间小路和满是畜栏鸡舍的乡村。看惯城市里那些头戴丝织帽子身穿呢绒衣裤的人们，这回儿看到的都是草鞋和宽边草帽，还有农夫穿的衣褂；常去光顾城市里豪华酒店的人们，这会儿只能到道旁的小酒肆一饱口福，那儿有白色的乳酪，一串串的蒜头，一桶桶的甘蔗酒，还可以听到熊蜂的嗡嗡声。

佩莱斯总统本人也发生了这样的变化。他现在越来越象内地的庄园主了。他的靴子上满是泥浆，上身穿着农民穿的小褂，肩上却又别出心裁地缝上了肩章，头上戴着宽沿草

帽，人们都象长工们对待庄园主一般地对待他。平时对他总是叫"将军"，而很少叫总统。对于那些在首都见到过他身穿笔挺的礼服或检阅时穿的将军服的人来说，他此时已判若两人，就连他的举止、风度和言词也与过去完全不同了。也许这样的生活方式他会感到更自然，更能左右自己，这样一来，甚至他的模样也显得更为年轻了。他总是将一天的大部分时间用来奔走于各庄园之间，和长工和管家们进行交谈，与他们谈雨水，谈母牛的生育情况，谈养鸡场的蛆虫培殖的事宜，还谈种子、耕耘和火灾等情况。一谈起这些事来，他似乎已将离他较远的一声不吭地跟随着他的那几个博士给忘在一边了，他们走得汗流满面，身上积满了灰尘。

从城市里来向他问候致意以博得他的好感的人越来越多了。他们走过草场，穿过狭窄的石门，脚下踩着鲜牛粪，耳中倾听着母牛哞哞的叫声和挤奶人的歌声。对这种生活比较能适应的还是那些老军人，他们仿佛又回到了昔日的战时生活。然而，那些从城市里来的文人学者却受够了罪。他的礼服被撕破了，油光发亮的皮靴上沾上了斑斑污泥，衬衣也不挺括了。每天回家总象是参加了狂欢节一般地全身都积满了灰尘。

来拜访总统的人根据亲疏分成了若干个档次：有人只能来到他在塔卡里瓜这个家的门口，有的允许走进前厅，有的可以走到四周绿树成荫的这间大房子的庭院内，有的可以径直走到他的卧室内。这是一间宽大的房间，里面有一张抛过光的铜架床，旁边还挂着一张吊床；写字台前放着两张椅子；在一只装饰橱内放着一尊女圣丽塔·德卡西娅的圣像。每天出门，他总要和以"你"相称的人和以"您"相称的人

打招呼，这样的礼节每天要重复好几次。遇到有的人，他得停一会儿，倾听他们的简要的情况报告；遇到另一些人，则只要招一招手，或拍一拍肩膀就行。这一招一拍常常显示了他的好恶。

各营的长官也常来那么报告军情：“平安无事，我的将军。”省长们则来向他报告省府大楼和道路的修建情况。庄园的管家们来谒见他时，他便问他们：“下雨了吗？”见到那些他在战争中认识的现在几乎已被他忘记了的老人，他会问他们：“你的近况如何？”对方听了，便会满意地露出微笑。有时，他还会说得更具体一点儿：“你去找我的秘书谈一谈吧，他会帮你解决困难的。不过，你得好好干啰。”他说起话来，时而犹如老子对待儿子，时而宛若工头对待长工。“雨一停，你就给我去干活！”有时，他在远处瞧着那些他并不认识的面带愁色的男女，说：“这些人定是来替犯人说情的，听他们说些什么吧。”听完来人的话，他有时会冷嘲热讽地反问一句：“那么，他为什么会被关起来呢？”“就因为他是政治家，将军。”“不，这不可能。他要真是个政治家，便不会被关在监牢里了。”站在他身边的侍从们笑了笑，不安地相互对视了一眼。

军队在塔卡里瓜待了数月，一直没有出击。事实上，全国没有任何地方显露出有普拉托分子入侵的可能性。“我们这儿除了政府的那些人外，没有任何叛乱分子。”首都一些爱开玩笑的人说。

“我们就在此地处理一切政务吧。”于是，一些文人带着他们法制改革草案，怀着想露一手的想法来到了塔卡里瓜。“您们都是有知有识的人，我只会安定社会秩序。其实

我也并不想当总统。让我和军队一起待在这儿吧。您们都是我的朋友么，您们中间出一个人在首都执政吧。”几只贪婪的眼睛明亮起来，这其中有代理总统西尔瓦博士的两只眼睛，也有国防部长阿尔瓦莱斯·脱里约的那一双眼睛。

“兄弟，有人说您发疯了，竟连总统也不想当啊。”堂拉蒙·蒙罗意露出十分惊讶的神情说。“我疯了？您这样认为？”“是这样，兄弟。人们不理解您为什么赶走了所有的军事首脑后，您在全国清除了那些流氓后，现在竟然不想当总统。连我也不理解。”“你们是不会理解的。这里面有奥妙，您没有看出来。”继而他又接着说：“敌人们说，我想一辈子当总统。他们错了。我对当总统并不感兴趣。当总统无非是穿着紧身的礼服，接待接待外交官，参加参加招待会而已。我感兴趣的是实权，这个实权眼下正掌握在我的手中，因为我有军队，您没有看到吗？”堂拉蒙笑得全身都颤动起来，说：“您真够精灵的。当大伙儿才开始出发干什么的时假，您倒已经办完事回来了。您是想设立一个只管狂欢节之类的事务的总统，让他穿上礼服在前台表演，而您站在幕后，手拿砍刀，稳稳地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伙计，您真够有学问的，谁能抵得上您啊。”

国内发生的一切会无一例外地传到他的耳中，无论是人们通过信件、口头语言、目光和其他各种方法提出的各种请求，还是各种各样的控告、揭发、告密，还有流传于酒吧的流言蜚语，甚至在密室中的密谋誓言，最终都会传到这个不时地摇晃着脑袋、半开半闭着眼睛、两只老是不停地摇动着的手总是戴着咖啡色丝织手套的人的耳中。对这一切，他只是听着，有时似乎连听也不听。但过不了多久，他会出其不

意地口授一道命令，其内容正是针对着他听到过的那些好象已被他忘怀了的事情。“这个人是什么事也不会忘记的。”

表面上看，他好象已经忘记了那些犯人了。平时只是偶而有人（并非囚犯的亲属）在他的面前说起囚犯的事。然而，他心里却十分清楚，谁待在什么监狱里，谁被关在哪个城堡中，谁带上了脚镣，谁没有带。“让他们坐牢总比杀了他们好吧。”他认为，那些象野马般难以驾驭的专爱捣乱的人，倒不如让他们待在监牢里更好一些，这样，他们便不会捣乱了，还可以学到一点儿什么。不但他们自己能学到一点儿东西，而且通过他们的所作所为，也让别人学到点儿什么。得让他们知道，跟他佩莱斯他们可得规矩点儿。时间就这样一个月又一个月，一年又一年地过去了。一切都显得慢条斯理，不急不躁，就象农夫过日子一样，静静地等待着牲口和庄稼的生长。须知种一棵樱桃树要多少年才能结果？需等待多少岁月才能在芒果树上来摘第一枚果实？人们要翻耕多少次山坡地才能获得好收成？让一个孩子长大成人又得等待多少年月？是啊，这一切均需要时间。

莱昂监狱的典狱长马尔夫斯上校来了。他的脸型很象中国人，两眼旁视时，全身都会转动。“监狱里一切正常。”“对这些人须严加管教，这你是知道的。”“我对他们管教得够严的了，都快将他们的脑袋按到地上去了。”他听了，微微一笑，却从不细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这些人都是他从权力中心拉下来的，是他所憎恨的人。现在他们已关在狱中，他没有必要再去看他们了。他从来没有亲眼目睹过犯人，他自己也从未被捕过，更没有在狱中待过，自然也没有带过脚镣。当然，更没有受到过死亡的威胁。

他有时也会下令释放个把囚犯，让他重见天日。“这个索拉纳神父是杜加尔特的朋友，”他对秘书说，“将他给放了吧，这是个胆小鬼。”他下这道命令乃是一系列幕后活动的结果。索拉纳曾给埃洛蒂娅·恰诺写过一封短信，说：“这儿的情况比地狱还糟。这儿都是冤魂和恶鬼，受尽了磨难。只有你，我的天使，才能救我离开此地。”他请埃洛蒂娅说服她母亲陪她去面谒总统。“你疯了，孩子？我们能做些什么呢？”可埃洛蒂娅同情那个曾对她以诗的形式显露过那么多奇妙的事物的人。与此同时，她自己也怀有某种好奇心，想去看看那个手中握有如此巨大权力的人，去看看那个如索拉纳说的“既没有火也不能得到永生的卢西弗尔①”。

母女俩终于决定去塔卡里瓜。她们来到这个小镇，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客店的老板娘以不信任的目光瞧着这年轻貌美的姑娘和老太太。她们在客店里给总统秘书通话，说明来意。“需要等待，因为总统很忙。”有几个军官和官员去客栈看她们。“这小娘儿们长得倒不错，她们来干什么呢？”“她们要干什么？还不是想找个有钱的人。”里诺·索尔卡一天也去看她们。埃洛蒂娅羞答答地对他说：“请您转告将军，让他接见我们一下，只要一会儿就行，我想请求他释放一位神父。他叫阿尔贝托·索拉纳。将军是个好人，他不会拒绝我这个要求的。”里诺的那一双又小又贪婪的眼睛，对她上下细细打量起来。他从她的脖子、胸脯、嘴巴一直看到双脚，仿佛是在看一匹人们准备卖给他的马。“好吧。”“您可不能说话不算数啊，上校，您有办法让他接见我们。”

---

① 系魔鬼的代名词。

这一天终于到了。母女俩穿过广场，妈妈面露惊惧之色，女儿却相当自信，几乎带有挑战的神情，越过熙来攘往的人群。在总统官邸的前厅，侍卫们头戴钢盔，手持马刀，站立两边。阴暗的过道里，总统的几个心腹怀着好奇的目光瞧着她们。里诺·索尔卡将他们带到一间空无一人的大客厅里，里面放着几张藤椅，墙上挂着一张穿法兰西式元帅服的佩莱斯将军的画像。在画像里，他正骑着一匹装饰得十分华丽的白马在郊外蹓跶。

她们等候着，都不敢说话。外面传来了小城的喧闹声，还有客厅外人们的说话声。院子里几棵树上鸟儿在树上叽叽喳喳叫个不停。

这时，突然客厅外的人们停止了说话，只听到立正敬礼时脚跟的触地声。一个声音柔和说起话来象是在唱歌的人，一边走一边仿佛在自言自语地走了过来。母女俩朝门口看去。母亲迅速地在胸口划了划十字。佩莱斯将军走了进来。他微笑着，象是才梳了头，才换了衣服，这会儿身上穿着一件生丝绸军上衣。跟随他后面的两名副官站立在门口。

他朝她们走了过去，给老太太伸过去一只戴着手套的手："很高兴见到您，恰诺太太。"他很快地朝埃洛蒂娅看了一眼，并握了一下她的手。他在他俩前面的一张藤椅上坐了下来。"两位夫人前来有何贵干？"

母亲语无伦次地跟他谈起了索拉纳的情况谈，起了他的诗作，还谈到他的宗教生涯。埃洛蒂娅在一边打量着将军的模样。从近处看，他的个儿好象比画像中的他小了一些，也没有画像中那样神气。可是，他的目光却十分锐利，紧锁着的双眉下，一双眼睛似乎能洞察一切。埃洛蒂娅的目光象对着

从未见到过的美景一样凝视着他。国家的全部权力就集中在这个貌不惊人的人的手中。他掌握着监狱、国库的钥匙，也掌握着兵营的指挥权。他只要一点头，便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他可以对她说："请您留下来跟我在一起。"倘使他真的这样说，她也别无他法，只好照办。然而，他并没有这样说，只是出其不意地对她说起另一件事来。"您对索拉纳神父的释放也很关心？"她好象突然醒悟过来，说："我也很关心，将军，当然如此。您知道，他是我家的朋友。"他好象为自己开脱般地说："他也是很懂得恋情的神父吧。"大家都轻松地笑了起来。"他是诗人，将军。他看待事物的方式与我们不同。他总是迷恋于他的诗歌中，沉湎在他的回忆里。"佩莱斯仍然带着开玩笑的口气说："可他有时也会干预起政治来。"

此时，埃洛蒂娅开始侃侃而谈，使这个实权人物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到她自己的身上，仿佛客厅内只有她一个人似的。"将军，您是好人，您会释放他的。他是个连苍蝇都打不死的人。当他知道是您下令将他释放时，一定会对您感激涕零。我们也会对您十分感恩。"他们继续交谈着，无论是这个铁腕人物还是在座的两个妇女都无意结束这次接见。"那您现在在干什么？"他开始与她单独交谈起来。于是，埃洛蒂娅便开始天真地对他述说自己喜欢什么，迷恋什么。"如此说来，您也喜爱鸟儿么？我也十分喜爱。我小时住在山区里时便爱鸟。到这儿来后，我常命人将水果放在树上，招引来了成群的鸟儿，叽叽喳喳好不热闹。"

于是，他将话题转到了乡村和庄稼。"我的生活便是如此，这便是我的爱好。我并不喜欢城市。"他们已谈了很长

的时间。“可您还没有对我说，您是不是打算释放索拉纳呢。”他沉默了一会儿。埃洛蒂娅生怕他会不愉快，可他忽然斩钉截铁地说：“我释放他。不过，这仅仅是看在您的面上。请您告诉他，他是由于您才获释的。今天下午我就下命令。”他们都站立了起来。他握住了埃洛蒂娅的手，过了好一会儿才松开。

回到客店后，母亲责备她，说：“孩子，你刚才的举止太草率了，太过于放荡了。跟这些人来往，可得十分小心才是。你永远也无法知道这些人心里究竟在想什么。你叫我来这儿，这本来就不慎重。你的这一切和索拉纳这个疯子所做的一切都非常人所为。他关在狱中也是他罪有应得。”

下午，里诺·索尔卡来到客店。他说：“将军给你们派来了一辆汽车，让你们在城镇上兜兜风，领略一下这儿的风光。他还叮嘱我，要我听从你们的吩咐，满足你们的一切要求。”

“请您告诉他，我们非常感谢他。不过，我们什么也不需要。”阿尔米达夫人淡淡地说。

待来人走了后，她对女儿说：“我们今天就走。你在这儿一分钟也不能再待下去了。你在这儿太危险了。我们这就走。”

母女俩回到首都后，一切都变了。她们处处都感到将军无形的存在，万难摆脱。一些她们从未见过面的人前来拜见她们，以往没有任何交往的街坊前来对她们表示意想不到的亲热劲儿。他们想请她们为被逮的人说情。

埃洛蒂娅觉得每天都有人来找她。里诺·索尔卡也不时地前来看望她们，给她们带来了总统的问候。“索拉纳神父

已经获释。往后您向总统请求什么，他都会答应您。”继而，又送来了无数礼物，有成篮的水果，大盒大盒的佳酿美肴，成束的鲜花。商贩们不断地上她们家里来；裁缝们给她们送来了布匹和时装设计图；住宅出售商则来向她们兜售住宅，向她们介绍带有花园的漂亮住宅和别墅。

恰诺夫人开始时感到有些好奇，后来感到害怕了。这么多人来找她们，敬重她们，还给她们送来了这么多东西，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她不禁伤心地哭了起来：“这实在太可怕了。这个人到底想干什么呀？”埃洛蒂娅安慰她说：“妈妈，没有事儿，你干么要这样呢？”

一天，索尔卡又来了。原来总统已来到了首都。“为索拉纳神父的事，您不去向他表示一下谢意？”她犹豫起来。她母亲想陪她同行，但索尔卡说由他陪她去总统府。“今天还有许多贵夫人要去拜见总统呢。”

傍晚，里诺再次来找她。他们一起来到警卫森严的大厦里。她惶惶不安地走过一群群军官和来访者的身边，来到一间小客厅，里面摆满了丝绸制品，弥漫着一股樟脑的清香味。她独自一人待在客厅里，心里害怕得象一只被猎人追赶的野兽，双手冷冰冰的，连呼吸都急促起来。一会儿，佩莱斯走了进来，说：“您来了，太好了。”她头脑中又出现了这样的印象：他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是某种观念的化身。他仍是那副面孔，握住她的手时，仍是那么有力，声音也和她在塔卡里瓜时听到的一模一样。“请坐。别害怕，我是您的朋友。”这可是个无所不能的人发出的声音啊，她仿佛透过他这个动作迟缓、沉着镇定的人的身影看到了他身后还有无数的人物，她看到了军队接受检阅的场面，听到了

"立正"、"敬礼"的口号声，和脚跟碰地和枪托撞击时发出的声音。她仿佛还听到了军号声和进行曲的声音。她同时也见到了在议会大厦前面奔跑着的士兵。所有这一切现在好象都来到了这个客厅里，将她团团包围起来。她这时连他在对她说些什么也听不清了。"请您将这个拿去作个纪念吧。"他交给她一个用丝绸包裹着的小包。"我希望再次见到您。"她又走过了总统府人们的中间。索尔卡一直陪伴她回到家里。一路上他对她讲述了许多事情。

回到家里，她发现母亲已哭成个泪人儿似地躺在床上。"真丢脸啊，你堕落了。要是你可怜的父亲还活着，会怎么说呢。"埃洛蒂娅生气地说："他会说什么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了？"说着，她便与母亲大吵大闹起来。她越说越气，便将总统馈赠给她的那个小包扔了过去，走出了房间。阿尔米达从地上捡起了小包，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打开了它，里面是一个天鹅绒布盒。一打开这布盒，便是几只光彩夺目的阿拉伯式钻石戒指。这会儿她哭嚎得更厉害了，好象有人给她眼部最敏感的部分捅了一刀似的。

埃洛蒂娅开始产生一种孤独感，脑海里却不时地感到那个强权人物的存在。现在她与她母亲也很少交谈。然而，街坊和总统派来的人仍不断地前来见她。在人们的眼里，那未成事实的东西现在已成了事实。报上天天出现将军身在乡村，与军队在一起或接见达官贵人们的照片。他的那张脸似乎与她在晤见他时见到的那张脸不太一样。

她的朋友们慢慢地与她疏远了。索拉纳开始时曾来看过她们几次，向她们表示谢意，感谢她们为他的获释出了力。但这会儿他不再来了。现在在她周围的人都是一些陌生人。

他们在言谈中虽没有提到佩莱斯的名字，却时时使她想起了他的存在。在他们说出的奉承话里，在他们提出的请求和希望中，都使她想起他来。一天，有人给她送来了一张折得皱巴巴的纸条，上面是几行索拉纳写的歪歪扭扭的几乎连看也看不清的字："苏拉米塔，你已处身于庸人的威胁之中。我为我的女王而浑身颤抖着。我不是戴维，我可对付不了这个残忍的戈里亚特。① 我只是个可怜的倒霉诗人，我为花园里最美丽的鲜花遭到禽兽的践踏而哀恸不已。我纵目四望，一切都令人厌恶。"

不出人们所料，佩莱斯对她步步紧迫，已使她别无他路了。待里诺·索尔卡再次来找她时，她什么话也没有跟母亲说，连告别都没有对她进行，便默默地，态度却十分坚决地走出了家门，跟随着那个面孔象偶像一样的小个子男人上了汽车。他兴许对她说了些什么，但她并没有理睬他。

---

① 据《圣经》云，戈里亚特系一粗俗巨人，为戴维一石击中前额而死。

十六

"逝世"这个字眼象是一滴浓浓的墨水，从索拉纳的钢笔落到了纸上，变成了一团浓黑的墨迹。这个字眼从全国的各个角落——从农舍、田野、城镇，传到了塔卡里瓜教堂中殿的那块黑色的巨石——灵台上。索拉纳神父将在那儿给那个生前似乎会永生不死的人进行祭奠。他一次又一次地在竖风琴的伴奏下，反复地诵读着博叙埃写的祈祷词，目光不停地在祈祷词上滑动着，心里却在想："什么伟大呀，光荣呀，已经被死神战胜了的人难道还能听到这些么？"

此时，人们一定在给遗体装棺入殓，先给他戴上帽子，穿上内衣，然后，再给他穿上那件华丽的深蓝色军装。军装上镶满了金银丝线，肩上缀着象征三军最高统帅的三星肩章。他的双手此时一定已无力地垂在两边，颌骨已经脱了臼，张开看的一双眼睛，晶状体已混浊不堪。人们还得给他刮一刮脸，梳理一下他那灰白色的头发，还得给他搽上香脂和头油，再给他修剪一下八字形胡髭，让他在棺木中看起来显得更为平静，好象还活着一般。

这时，索拉纳的头脑中回忆起了文献中对死亡的种种描述。有人将它说成是一支能穿透一切的利箭；有人说死神正

在迈着等距离的步伐向你走来；也有人说死亡是由教皇、国王和奴隶们一起参加的无休止的歌舞。他们在死神和灯光的指引下，围着洞穴转着圈子。他还想起了人死后可有来生的“死亡乐”的说法。

是啊，举国上下均已传遍了他的死讯，人人都已知晓，无一例外。死神终于找到了这位总统和将军，阿巴里西奥·佩莱斯终于走完了人生的历程，他已不复存在了。教堂所有钟楼上的钟都该敲响，所有的国旗都降半旗，所有的电台都播放政府发的讣告和哀乐，这其中有巴赫的低沉的竖风琴曲，有似泣似诉的贝多芬的小提琴曲、西弗利多①的丧葬进行曲，还有威尔第的安魂曲和亨德尔的《弥赛亚》。

这时，索拉纳不禁回忆起十八年前发生的那次人们大批死亡的情景。那时他才出狱，第一次欧战才结束。这时，从各个港口传进一场不为人们熟知的瘟疫。先是在这些为数不太多的港口内流行，但后来迅速往四周扩散，很快地流传到了首都。

人们均在低声地谈论着这场瘟疫。病人先是发高烧、全身发冷、咳嗽不止、胸痛、痰中带血，继而突然发生虚脱，最后导致死亡。无论是祈祷还是医药都无济于事。灵车象是游行的行列一般整天不断地朝着墓地驶去。每天街坊邻里间都在流传着谁又得了病，谁已经死去了的消息。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都会突然地毫无挽救余地地倒了下去。瘟疫沿着大道，沿着山间小径从一个城镇传到了另一个城镇。

---

① 德国音乐家瓦格纳一剧中的主角。

政府开始采取了一些防疫措施。例如，在疫区拦起了绳索，分发了消毒药剂，建立了急救站，派出了医疗服务队，还建立了丧葬服务处。所有的木工场都在生产骨灰盒，在每辆灵车上都带有两三只。对那些穷人的尸体，只好堆在一辆辆火车的车厢里，拉到墓地上集体埋葬。在大街上行人开始戴上防毒面具，它是由里面一层浸泡过消毒剂的棉织品外罩一层金属丝网制成的。街上行人稀少，人们总是疾步行走。每当响起电话铃声，总是通报死讯。

城市里因瘟疫而死亡的人越来越多。在寂静的街道上常常驶过装载着尸体的车辆，发出刺耳的喇叭声。死神悄悄地进入了每条街道，每座房屋。收尸车的到来宣告死亡的来临。收尸车一来，总是停在死者的家门口，在亲人们呼天抢地的哭叫声中迅速地抬走了尸体。有的家一周之内要举行两三次葬礼。

教堂内明烛高照，殿堂内摆满了圣像，在圣体龛内放着基督的圣像，龛门敞开着。在做晨间弥撒时，教堂内挤满了用黑色包头巾裹头的善男信女，人们的耳中只响着一片哭泣声和祈祷声。

索拉纳与一名老女仆整天呆在一幢离城较远的小房子里，连脑袋都不敢往门外伸一伸。他除了读书和进行祈祷外，每天象个迷失方向的人一样在小小的庭院内的几棵树木间走来走去。那肉眼难以看见的敌人会隐伏在任何一件物品里：它们可能躲藏在水果中，潜伏在饮水里；在路上行人的咳嗽中，在空气里，在食物内均可能染上瘟疫病菌。倘使有人不小心用就餐小刀割伤手指，则更有可能受到感染。病菌真象魔鬼一般无孔不入。每当市民们来请他去给濒死的病人

进行临终忏悔时，他总是神情十分紧张地走进屋内，尔后屏住呼吸，来到行将就木的病人的房内，只听见从病人半开半闭的干涩的嘴巴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这时，他更用力地屏住呼吸，并竭力将脑袋转向一边，慌里慌张地草草地念完祷告词。病人的亲属们跪在他的四周。下一个该会轮到谁呢？他一甩手给病人洒上了圣水，便迅即离开房间。他早在家里为自己预备了消毒漱口液、熏香和预防用的药片。

对于这种无形的恐怖人们又能采取什么救援措施呢？政府仿佛已不复存在，街道上连警察也难以见到。为了避免相互传染，军队已分成一小股、一小股的，分开住在临时建起的兵营里。在公路的入口处，站立着一群群武装监视人员，他们不让那些没有得到特别允许的人进入首都。这样一来，路上几乎见不到行人，城内的粮食也开始匮乏。

佩莱斯总统躲在塔卡里瓜镇里。这个小小的乡村小镇此时已变成了一座碉堡。它看起来显得更为狭小也更空荡了。住在镇上的士兵和居民也开始染病而死，其中包括数名政府官员，就连总统的亲属中也有人染上了瘟疫。从首都派来了几名医生，他们在寂静的黎明，乘看一辆积满灰尘的汽车，手里提着黑色的药箱，脸带倦容地进入了小镇。

进入十一月份，死亡的人数越来越多，看来这一恐怖和威胁已无尽头。一天，一辆豪华的轿车停在了索拉纳家的门口，一个旧公务员打扮的人对索拉纳说："埃洛蒂娅夫人命我来找您。"

索拉纳压根儿也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原来，住在塔卡里瓜的埃洛蒂娅想起了他，派人来叫他了。为什么在这个人人自危的时刻来叫他呢？原来阿尔米达太太快不行了。

这老太太虽然住在富丽堂皇的住宅内，还是传染上了瘟疫。“我能去做些什么呢？”“太太想见见您，埃洛蒂娅夫人也有这个愿望。她们说，您若不去，我就不走。”

索拉纳永远也不会忘却那次旅程，只是他已记不住是在下午还是在黎明出发的。一路上人烟极为稀少，天黑洞洞的，仿佛暴风雨即将来临。他们穿过见不到炊烟的村庄，连养马场都关上了门。有时，人们听到几声钟声的回鸣。

当他们象逃难一般乘车在路上疾驰时，那公务员打扮的人跟他简单地谈了谈情况。“埃洛蒂娅夫人身体很好，她是个好人，但阿尔米达太太的身体确实很糟。”“当我们到达时，兴许她已经不在世了。她这一辈子可做了许多好事啊。”“将军很喜爱埃洛蒂娅太太，把她当王后对待。”当王后对待？索拉纳脸上露出了一丝苦笑。他回想起了当年的苏拉米塔，这时他又想到了所乐门、戴维和萨乌尔①，也想起了手中握有大权的这个人。此人的手中既拿着监狱的钥匙，也拿着埃洛蒂娅家里的钥匙。

在他的眼中，塔卡里瓜只是一座又凄凉又难看的小镇。他们走过一幢幢低矮的外墙已退了色的房舍。在广场的一边有几幢全镇最高大的楼房，大门镶着银饰，阳台上装着铁栏杆。其中最高大的一幢便是佩莱斯的官邸。门口站立着几名卫兵，但房子里却显得出奇的空旷和寂静。他们往前再走过一个街区，便到了埃洛蒂娅的家。汽车在家门口停了下来。这幢房子临街的四扇高高的窗子都紧闭着窗门。门厅的地面上铺着耀眼的红黄两色的马赛克。有人打开了镶着不透明的

---

① 以上三人均为古代以色列国的君王。

彩色玻璃的边门，他们走到了庭院里。院子里摆满了花盆，上面种有棕榈、玫瑰，走廊里的屋梁上密密麻麻地爬满了蕨类植物。房子里散发着浓烈的油漆味和地板蜡的气味。在几张藤椅上坐着几个女人，在低声细语。墙上挂着一张总统身穿礼服的大相片。

有人进内室去通报埃洛蒂娅，她很快就出来了。她身穿一件镶着精致花边的薄纱长衣，黑色的秀发均匀地分梳在两边。“索拉纳，啊，阿尔贝托，神父，你终于来了。”她拥抱了他，脑袋伏在他的肩上，哭了起来。“妈妈的情况很不好，她快不行了。她很喜欢你来。”他在埃洛蒂娅的带领下，来到了一间宽大但不明亮的房间。病人好象在作恶梦，十分不安地在床上滚动。“妈妈，妈妈，索拉纳来了，是索拉纳神父。”那已奄奄一息的病人张开了两只无神的眼睛。“对，你就是索拉纳，你是死后该进地狱的人，你是教廷的败类，是魔鬼！”“不，阿尔米达夫人，是您的朋友索拉纳来了，是上帝不称职的仆役来看望您，并为您进行祈祷来了。”“来为我祈祷，不！您自己就是个该进地狱的人。快将他带走！”索拉纳大声地用拉丁文作起祈祷来。此时那垂死的老太太好象平静一些了。“对，这样做才对，让人们为我祈祷吧。上帝一定会原谅我的，我有许多过错。”然后，她用目光搜寻她的女儿：“埃洛蒂娅，请你原谅我。”“我原谅你什么，妈妈？”她使了好大的劲，才说出来：“有许多事情，你得原谅我。都是我的过错，我没有将你照看好，我得带着这巨大的痛苦离你而去了。”埃洛蒂娅哭泣着说：“不，妈妈，一切都会得到解决的，我向你保证，一切都可以得到解决。”可是，母亲还是显露出绝望的神情，

说：“可是，埃洛蒂娅……佩莱斯，佩莱斯。”“他已答应我了，你将会知道的。”埃洛蒂娅在索拉纳的跟随下，来到院子里。她放声大哭起来。“别哭了，苏拉米塔，别哭了，你得坚强些。”她平静了一些后，他便安慰她说：“你到底怎么啦，苏拉米塔？见到你这么伤心，我也很难过。”“我也不知为什么，阿尔贝托，我自己也不知为什么。”他鼓了鼓勇气，问道：“是你为过去做的事感到难过么？”她坚定地回答说：“不，不是为这个。过去做的事是我有意这样做的。谁也没有欺骗我。妈妈也没有过错，是我自己下了这个决心的，至今我还不知我这件事做得对还是不对。不过，我知道，我这样做使我有可能替别人做了不少好事。”她停了一会儿，然后，又用另一种语气说：“我对这个人，对佩莱斯带来了爱和温暖。他太孤单了。他是好人，阿尔贝托。要是他来时你能亲眼见见他就好了，他会象个孩子一般显得十分恭顺。”

于是，她开始时断时续地几乎象孩子似地一会儿哭泣一会儿平静地述说了她从佩莱斯那儿得到的种种协助，使她有可能为那些无依无靠的人提供了救济，为慈善事业提供了资金，还使一部分囚犯获释，同时又惩办了一些干坏事的权贵。“除此以外，他还给了我连作梦也想不到的东西，阿尔贝托。他给了我住宅、首饰、服装、仆役和产业。”听了这些，索拉纳不禁又起了邪念。“那么，你常见到他么？”埃洛蒂娅狡黠地笑了笑，说：“你问这个干什么呀？”“不干什么，我只是有些好奇，象他这样的人要他成为含情脉脉的恋人怕不大可能吧。”埃洛蒂娅象是为自己辩解般地说：“你错了，他还挺有感情的呢，也很能关心别人。”“他常

来看你么？”“是的，有时他来，有时他派人来叫我去。”

从卧室内传来急促的人语声：“夫人，夫人，快来！”索拉纳与她迅速走进内室。阿尔米达太太已经去世了。她张大着嘴，紧闭着眼睛，全身都给汗水湿透了。

当天夜里，索拉纳与埃洛蒂娅还有几个来宾为死者进行了祈祷和哭灵。之后，神父便回到了旅社。这时，街道上已空无一人，朱缨花树丛上的天空，繁星点点，看起来它们似乎离地面更近了。

旅店内客人不多。在光线暗淡的过道里，一群人在聊天。有人认出他来，便过来同他打招呼、问候，有人对他进行了介绍和引见。索拉纳认识其中的几人。他们都是一些高利贷者，出来要债，一无所获，心里又害怕瘟疫。此时他们正在谈瘟病和总统的轶事。索拉纳听他们象一只转动着的轮子一样，老是喋喋不休地翻来复去地讲着同一个问题，都听腻了。“这是死神的胜利，这早有预示了。”聊天的人们吃惊地听神父说下去。“《福音书》里说：让死人去埋葬死人吧。《福音书》通篇都在宣告死亡的来临。我们的时刻已经来临。不久，天使即将到来。当我们听到号声时，为时已晚，这时，死人将和活人一样多，明天死人可能比活人会更多。这样，一切都将失去意义。试想，人都死了，谁还会替死人准备叛乱呢？谁还会起来反对对死人的专制统治呢？这时，世上的一切生灵，无论是部长还是叛乱分子，无论是富人还是他们的情妇，无论是母牛还是公牛，最终必将变成一堆白骨。最后将会出现这样的情景：死者无人埋葬，死人仍坐在椅子上，躺卧在床上，俯伏在阳台上，或者仍然骑在死母骡上。世上将无活人。死神正朝我们走来。”有人听了，

不愉快地说："这太可怕了，您干么要这样说？"索拉纳冷笑着说："别担心，朋友，这件事不在今天发生，再过五十年仍将发生。到那时候，我们这些为图虚荣，为争几根骨头，为几条蠕虫而争吵不休的人终将一无所存。"

总统的官邸便在附近，灯光一直亮到深夜，从半开半闭的大门里不时地有人出出进进，时而出来一名军官，很快地钻进汽车里。人们给总统带来了他儿子奥马尔的消息，这个年轻的军官病得十分厉害。瘟疫终于侵入了佩莱斯的家庭。将军的身躯靠在单人床上，有时朦胧睡去，但当他听到副官的脚步声时，便会立即坐起："他的情况还是那样，十分糟糕。"佩莱斯的脑海里浮现出被他任命为团长的那个强壮的年轻人的形象。他特别喜爱这个儿子，因为后者使他想起了自己在边境时期的举止言行和性格特征。"我年轻时和他完全一样。"他内心深处仍本能地认为这年轻人是不会死去的。"不会的，决不会的。"他自言自语地说，并力图驱散头脑中的不吉利的念头。黎明时分，有人来禀报他，他儿子的病情已十分严重，随时有可能死亡。"奥马尔上校命我告诉您，他想见见您。没有您的祝福，他闭不了眼。"他没有作声。副官退了出去。他的身躯仿佛变得更为沉重似地使了好大的劲才从床上站立起来，象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野兽一样，在房子里踱来踱去。奥马尔快死了，这好象是令人难以置信。这么一个壮实得可以和公牛和良马进行格斗的棒小伙子，居然就这么窝窝囊囊地死去了。"我可不能离开这儿，这儿的一切都得靠我，我是唯一的不能死去的人。我要是死了，众人也都活不成了。"他的步子越来越慢，越来越没有劲儿了。最后，他又躺倒在床上，朦胧睡去。

天亮时，有人唤醒他，说："奥马尔上校刚刚去世。"他从床上一跃而起，说："妈的！"

他象是公牛被阉那样感到了切肤之痛。房间内只剩下他一人。他朝桌子走去，拿起一支蓝色的粗铅笔，胡乱地划了几下，然后，慢慢地用他那带有棱角的字体写道："今天死了我儿奥马尔。生前我很喜爱他。"他沉思了一会儿，然后，又接着写下去，"他跟我一起睡了许多个夜晚。我死后，愿与他长眠在一起。"

十七

“问题是我知道您们在想些什么。我注意的不是你们在说什么，而是你们在想什么。我不仅知道你们做什么，而且知道你们想做什么。”佩莱斯瞧着那一张张他身边的人们的脸。有的面带笑容，喜形于色；有的神情严肃；有的心怀疑惧。他倾听着他们的赞美之词和阿谀之言，常常只是“嗯”了一声，既象是表示赞同，也象是表明他是在注意地听着。实际上，他大部分时间用来回忆往事，回味已经过去的生活经历。他已见到过那么多张试图欺骗他的人的笑脸，听到过那么多悦耳动听的言词。他回想起被他投入监狱之前杜加尔特的神情，他显得那么驯服，那么亲密。“我比最忠诚的狗还要忠诚。”可是，他那时已经作好了推翻他的一切准备，他想乘他不备之机袭击他，杀害他。“得到您的赞许是我最大的安慰，最强烈的愿望。”就在再过几个小时便要发动政变的时候，他还是这么说。加尔苏尔和埃瓦海里斯塔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们一边图谋干掉他，一边却百般地讨好他，服从他。“这群流氓！”不过，问题的本身不在于他们比别人好，还是比别人坏，只是因为他们有野心。“他们想拥有权力。”当然，他自己也想。自从他看到有可能取得权力的这

个时候起他就想；自从他进入莱昂的那个下午起，自从他与那一小股人越过边境的那条河流起，甚至更早些的时候他就想拥有权力了。

在他看来，权力和女人，骏马以及庄园一样，是不能与他人共享的。在拉波耶拉时，他的兄弟姐妹、堂兄弟和别的亲友都听命于他，不存在现在这样的问题。那时，他给每个人分派活儿，给他们付报酬，各人干各人的事：管家、工头和长工各司其职，而他则统管着他们。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可也相差无几。现在他需要的已不是一个管家。要管那么大一块土地上那么多人干的活儿，他需要更多的工头。现在他已经有一个管军队的管家，他就是国防部长。他虽是一名部长，其实也只不过是他的一名管家；他还有一个管钱的管家，就是财政部长；还有一个跟那些外国绅士打交道，管他们那些奇奇怪怪的事情的人；还有一个管杂七夹八的事情的管家；还有一个管孩子们和学校里事情的管家。再还有两个人：一个管就业方面的事，一个管商业。说起来也不多。除了这些人外，还有一些人，其中有的人给他早上或下午送来文件和信件，有的管理导水管和船只。对后一种人他称为管河管海的人。而他则高踞于他们之上，监视着他们。他瞧着，听着，不让他们利用他给他们的权力营私自肥，不让他们忘记自己的身分，要让他们服从自己，听命于自己。不过，这样做，并不容易。他们常常不听从指挥，我行我素。

权力只有一个，人人都想占有它。他回忆起普拉托执政的时候。“他们跟我的情况，就和我当年跟普拉托一样。”别无他法，最后两人中有一人不可避免地命中注定地要消灭另外一人，“这样，才能得到一切。”

堂卡梅洛的处境极其艰难。他缺钱少友，从陆地入侵时，受阻于边境；从水路进攻时，到不了港口便被击退。身在异国他乡，受尽警察的欺凌。他来到纽约不久，便让当局与那些无证件者一起发送到爱丽斯岛。到了安的列斯群岛，又被赶了出来。有时警察来了，借口征用他简陋的房子，将他赶了出来。当局还派来一些小市民阶层的女人监视他。来找他谈话的人，几乎还未走出他的家门，便写信给佩莱斯，向他报告普拉托说了些什么，有时甚至他没有说过的话，也给报告了。"普拉托将军正在准备一次入侵。""领事们和密探们送来的报告都是无稽之谈，不应加以相信，他们说的有一半是谎言。不过，也不能不提高警惕，不能高枕无忧。他们要将我从这儿赶走，不付出代价可不行。我看谁也办不到。"话虽这么说，佩莱斯心里也明白，在他身边随时有可能发生袭击和暗杀。就连那个单身一人在那棵树边站岗的警卫，也可能会突然举起步枪，瞄准着他进行射击，完全有这个可能，因为有人愿为此支付重金。他认为，越是难以通过战争和政治斗争推翻他，行刺他的可能性便越大。他要对所有的人都进行怀疑，与他们进行斗争，要对所有的人都提高警惕。可是，反过来说，他的对手要消灭的只是他一个人，只要有一粒子弹就够了。

正因为这样，他不轻信人言，总是猜测着人们在想些什么。要做到这一点也不十分困难，他只要想一想要是他自己处于这样的地位该会考虑些什么，也就是说，他在普拉托执政时想些什么就够了。凡是与他接近的人都是有所追求的。有的追求金钱，有的追求权力。他们追求的金钱越来越多，追求的权力越来越大。他们已不满足十万比索，他们要五十

万比索；他们不满足于一个庄园，他们需要十个庄园；他们不满足于一个营的指挥权，他们要指挥整个军队。他们如果当了第四号人物，便想当第二号人物；如当了第二号人物，便想当第一号人物。他们想一个劲儿地往上爬，爬到最高位置。“即爬到我的位置，我现在的位置，我只要活着决不放弃的位置。”

堂卡梅洛正在这样做。他周围都是一些政治扒手和失败了的政客，他们正重温着入侵和叛乱的美梦。佩莱斯用不到看驻外领事们和密探们给他写来的报告，便知道这些人在说些什么。“我们可以依靠旧港的那个驻军司令。”他们说得倒很轻巧，好象这位驻军司令也参加了他们的密谋会议似的。“你们这些窝囊废，难道你们给这个驻军司令的东西有我给他的那么多么。我不但在该地区的白酒生意让给了他，还在上个月送给他一幢住房。再说，我对他的底细了解得一清二楚，他虚报了多少士兵的名额，冒领了多少军饷，我都知道。自然，他不敢过于放肆，因为他如果过多地虚报士兵的名额，超过了我所能容忍的范围，我会将他投入监狱。”

他周围的人谁也不可靠。需要有药剂师的眼力，才能看清一边是惧怕一边是野心的这只天平是不是保持着平衡。他认为最可靠的做法是对什么人也不予信任，连他自己的影子，连那个沉默寡言、百依百顺，却又难以捉摸的里诺·索尔卡也不例外。他已给了里诺一切，这是他当年在乡村酒肆里，在边境的畜栏里干活时连做梦也不敢想的。他已经很富有，也有了权势。但他每天早晨还得给自己送来衣衫和靴子，然后送来早点，也许他有一天会忘乎所以，想自己当起官长来。

里诺总是象影子一样出入于他的房间。人们不跟他说话，他便从不开口。他微笑时，皮笑肉不笑，但当你问他什么时，他常常对答如流；当你派他做什么事时，他总完成得又快又好。他知道在军队的军官中谁感到高兴，谁心怀不满，谁拖欠了庄园的抵押金，谁又是某一流放者的远房表兄，他甚至还了解往来于总统府的各个女眷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每天清晨鸟儿出窝的时候，秘书便给佩莱斯朗读领事们根据密探的情报而写给他的信件。在安的列斯群岛，普拉托的一些亲信正蠢蠢欲动。埃瓦海里斯塔将军已去纽约，与"独臂人"罗德里格斯和其他一些流亡国外的旧军官会合在一起。密探详细地报告了这些住在设备简陋的旅馆里或贫民区摇摇欲坠的房子里的这些人如何进行密谋的情况。"他们没有经费，什么事也办不成。"他们一个劲儿地试图组织一条反对派的阵线，但每当要推举首领时，总是不能取得一致的看法。他们制订了出击的计划（与十五年或三十年前的计划大同小异），制订了纲领。那些过去提到过的诸如"保障人权"、"普选"、"民众的主权"等字眼又重新出现在纲领里，但谁也不服从谁的领导。佩莱斯一边听着这些陈词滥调，一面说："这些话我都听说了好几年了，可我还得继续听下去，可不是么？因为他们总有一天会取得一致意见的。"

埃瓦海里斯塔已到纽约了。他要是不参加叛乱，原本可以和佩莱斯待在一起的么。"他们的错误在于把我看成是傻瓜了。"在埃瓦海里斯塔因害怕入狱而逃亡国外的时候，佩莱斯因一笔买卖还未结账，欠了他很大一笔钱。一天，他叫

来了堂拉蒙·蒙罗意，说："喂，兄弟，埃瓦海里斯塔将军走时，我还欠了他一笔钱。共八万比索。我让秘书给您这笔款子，请您去银行寄给他。"蒙罗意听了。大吃一惊。"兄弟，您还给敌人寄钱，好让他们来进行捣乱？"佩莱斯笑了。"不是这么回事，兄弟。我给埃瓦海里斯塔寄钱是要他不来进行捣乱。因为钱一寄到他那儿，大家便会都去求助于他，而他却一毛不拔。这样，他便会与大家闹矛盾。快去寄钱给他吧，兄弟。"

在纽约，埃瓦海里斯塔将军和"独臂人"罗德里格斯以及奥兰多将军之间不断地交换着消息，那些级别较低的军官便分别依附在这些人的周围。有的还跟随着那些旧政府的部长和领事。"请您告诉埃瓦海里斯塔将军，""独臂人"对他的一名亲随人员说，"让他拿这笔汇款用来购置武器，我们大家都愿意跟随着他去推翻佩莱斯政权，结束眼下的局面。"埃瓦海里斯塔将军对此迟迟不作答复。参加过最后几次叛乱的一名流亡将军在贫民区一家又黑暗又简陋的旅店的酒吧里说："全国的民众都忍受不了啦，他们都等待着有威望的人举事起义，以便结束这场恶梦。""您相信这可能么？"一个听他说话的人用疲乏的语气说。"这不是我相信不相信的问题。我确实知道这个情况，我每天收到很多信件和情报，人们已感到绝望了。"

然而，有些人对起义的可能性表示怀疑，他们对此持保留的态度。"这次的形势不同以往。真要干的话，得有一个新的纲领，新的组织形式，在国内建立真正的秩序。要举行选举，保证公民的自由，提倡诚实……要不，人们推翻了一个暴君，却又换了一个老调重弹的军事首脑，这有什么好

处呢？”

“那就请你们拿纲领去推翻他吧，”几个老政客语带讥讽地说。

一些情绪颇为激动的人主张通过在国际上孤立佩莱斯的办法来推翻他。“那些文明国家一定会对他制造的局势提出抗议：国无王法，监狱人满为患，谁的权利都得不到保障。”

于是，有人说起当年普拉托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可是，打倒普拉托的并不是这一点。”“那是谁将他推翻的呢？”“是佩莱斯。”

在马德里，也有一批人在蠢蠢欲动。他们的代表人物是作家阿罗尔多·海里法尔特。他发表文章，印发小册子，出版书籍，用各种形式激昂慷慨地攻击佩莱斯政权。他大骂佩莱斯，说他是个“斗鸡迷”，是只“拔了毛的大公鸡”，是个“蠢才”，是只“反刍动物”，是个“篡夺了政权的大老粗”。他还回顾了这个国家的历史，列举了这个国家出现过的英雄人物、演说家、法学家和立法专家，拿他们的业绩与这个国家的现状进行对比，并宣告即将出现英雄的新一代人，以拯救国家于水火之中。他这些响亮的言词在散居各地的这个国家的流亡者中广为流传。

这一切象是一个无形的包围圈，从世界的各个角落包围着他佩莱斯。这个包围圈的指挥者就在那些遥远的他从未到过的城市里。那些城市说的是另一种语言，人们的饮食起居方式也各不相同。每当举行国庆时，便从这些他不熟悉的国王和政府首脑那儿拍来贺电。

从这些城市里，也寄来了诽谤他和他的政府的书刊、信件和传单，还说应该怎样治理这个国家。“如果他们那么清

楚地知道该怎么干，为什么不早点动手干呢？为什么还要他这个拉波耶拉的人来教他们怎么干，教他们怎么治理这个国家呢？”

传单通过海关带到国内。有的是由普通百姓带来的，有的则由贵夫人或外国商人带进来的。此外，还从国外定时寄来了揭露政府的文章，但文章和收信人都给截住了。在那些一贯反对他的阴谋分子中，有时也会出现个把新的名字。他们就从他过去的那条路，来到了首都，夹杂在平常向他敬礼的这些人中间。

“大家都象猎手瞧着鸽子一样地瞧着我。猎手拿着装上弹药的猎枪，拉起准星，只等着光线再亮一点便要开枪。”在他看来，所有朝着他看的那些人都象是拿着枪瞄看他。有的人想了解他的情况，猜测着他想些什么。他的模样看起来苍老了，脸上露出了倦容，显出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老是套着手套的一双手总是不停地摆动着，但步履仍然相当坚定有力，对人握起手来还很有力量。他象是一只孤单单的鸽子，或是只孤单单的鹿，也或许是一只被猎人们的猎枪包围着的老虎。他们只要发现他露出哪怕是极其微小的破绽，便会朝他开枪。

他从来不一个人待着。每天清晨，自从里诺端着咖啡和他的衣服进来直到夜间里诺替他关上他的房门，总是有人和他在一起。只是到了他那间巨大的充满着回忆的卧室时，他才是一个人。到了那儿，他才感到他已摆脱了人们的监视、追踪和埋伏。他不再感到自己受包围了，他可以从吊床上起来，在房间里散步，大声地说话，甚至哼唱起边境地区流行的某只小曲。他在黑暗的房间里，有时会对不在场的人，甚

至对死人说起话来。有时他会对普拉托说："您瞧，老伙计，这可是您的过错么，是您将我的手放在扳机里的。这样的事往后可千万不能干了。无论对人还是对公牛，都不能将他们给圈起来，圈起来只会迫使他们对你发起冲击。要么就把他们给捆起来，要么就让他们安静点儿。"

他也常常考虑到那些囚犯。"他们这是自作自受，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背叛了我。糟糕的是他们还不从中接受教训。如果让他们出来，他们便会掉了疮疤忘了痛，又会故技重演。"有时他也会在房间里对杜加尔特说起话来："您瞧，达米安，我什么都给了您，可您却欺骗了我，您既欺骗了我，也欺骗了您自己。也许是我给您的东西太多了。有的人东西不能给得太多，给多了就会昏昏然忘乎所以。您自己疯了，所以，这会儿待在牢里了，而我仍在这儿发着号令。我可得在这儿待很长的时间呢。请您注意，达米安，我还从来没有蹲过牢房呢。这一定有其原因吧。"

这时已是夜晚，举国上下都已进入梦乡。"我喜欢这样的时刻。天一亮，斗争就又要开始了。"

他又躺在吊床上，觉得周围一片黑暗，万籁俱寂，连夜间田野里秋虫的鸣叫声，猫头鹰的哭叫声和远方传来的暴风雨的声音也听不到。现在他觉得天地十分狭小，仿佛感到有什么东西会碰到他，也好象他会马上触到躲在黑暗中的什么东西。天一亮，公鸡鸣叫后，便会吹起嘶哑的铜号声，那是起床号。接着，便是他的叫喊声："起床了，士兵。"他好象又在兵营里了，又在作战了。他似乎从来没有离开过战争，他的周围都是军人，他的作息时间表也是军营的。

到规定的时间，里诺便会走进房间。平时进来，他也许

没有什么可以向他报告，可他这次却有事告诉他："有个上尉想跟您谈一谈。您还是接见他吧。"他没有回答，只是慢慢地穿好了衣服，喝完咖啡，然后朝院子里走去。秘书在那儿等候着他。"早上好，我的将军。"里诺默默无言地坐在他的身后。"听了汇报后，就叫那上尉进来吧。"他心不在焉地听着秘书的汇报。无非是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收到的那些信件，其中有一封是某一犯人的母亲给他写的，说："我儿子可是个好人，请您看在母亲的情份上，放了他吧。"也有揭露政敌的信件："我是您的朋友，我不能对您隐瞒什么。您安置在这儿的这个人表现不好。"也有的信中发泄着心中的怨言："您象对待敌人一样对待我们这些所有经过考验的朋友。"还有的信建议成立一个开发尚未开发的金属矿的公司；有的信向他论证在某一遥远的港口和小城之间建立一条公路的合理性；还有一封信对他说，写信人是他的朋友，他想谋取一个能用以表明他是他真正的朋友的职位。秘书那单调的声音渐渐变成了漫长的毫无变化的嗡嗡声，他念的信件好象长得永远也念不完似的。"算了，下午再念吧。"

院子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了。里诺在门口给那上尉作了一个手势，走进来一个睡眼惺忪、惶惑不安的军官，他的军装皱巴巴的，好象夜里穿着军装睡觉似的。"你有什么情况要报告吗？"军官用颤抖的声音讲了起来。原来又是一次阴谋叛乱活动。那是一群青年军官，他们已宣了誓，要发动政变。告发者一一说出了政变者的姓名。这些人佩莱斯原都认识，是他亲自选送进军校的。当时，在他身边的国防部长告诉他每个人目前的情况。"如果他是巴拉将军的儿子，那就应该是好样的，将他收了吧。"告发者每说出一个名字，他

便回忆起当时推荐他进军校的情景。“可不能大意啊，就连对这些乳臭未干的孩子，也疏忽不得。”

佩莱斯答应给他予以晋升后，便送走了那个军官。然后，紧急召见了有关的一名部长，将政变者的名单交给了他。“将他们全都给关起来。”接着，他象是跟在场的某一个人说话一般地说：“不管怎么说，军队现代化的事情还得干下去。老是用旧枪炮总不行，该怎么办，我自找主意。”又说：“这些人连一个排都没有指挥过，倒想指挥起整个国家来了。”

“得好好地审问他们，还有后台，还有人躲在幕后，这个人也许就在我们身边。”

“当年达米安·杜加尔特便是这样，这些人永远是这样。”

部长急忙走出总统府，执行命令去了。佩莱斯从椅子上站起身来，带上巴拿马草帽，拿起手杖，朝门口走去。站在过道两边的亲随们过来向他敬礼，前厅里响起了人们对他的问候声和他的脚步声。他走到了街上。

十八

洋人一定都是红皮肤或是象电影里看到那样的灰皮肤的人。从大海的那一边来的那些操着费解的语言的外国人，那些难以接近的外国绅士都长着浅色的头发，脸孔红得象充了血一般。但也有一些人则脸呈灰色，由于电影的图像不清，看起来象是在烟雾中，或者在梦中一样。他们出现在电影镜头里时，有时只露一张脸，有时只有两只眼睛。他们好象来自另一个世界，仿佛显现在一块混浊的玻璃上。

他们时而出现，时而消失在一个个曲折离奇的故事中。格斗、射击、穿过银幕的巨大的火车、满是木屋的村镇、巨大的石城，这一切都巧妙地交织在一起，组成一系列镜头，最后是故事的结尾。

电影里常常出现他从来未见过的城市和巨大的满是窗户的高楼大厦。街上都是行人，他们穿着仿佛参加葬礼时穿的衣衫。

那些满是木屋的村镇与他所了解的村镇截然不同。剧中人有的骑着马，有的步行，脚上穿着窄小的靴子，下身穿着马裤，腰上插着两支手枪，衬衣敞开着，头上戴着宽沿草帽。他故乡的人的装束和携带武器的样子与剧中人不同。他

们为了不让枪支露在外面，总是插在衣襟里面，而且只有在必要时才取出来。但电影里那些坏人，那些出没于国境的走私犯、拦路抢劫者和盗马贼却不是这样。那个跛子塞弗利诺、土耳其人西蒙和那个绰号叫“铅手”的人，倒是一些比较安静的人。他们沉默寡言，低垂着脑袋，帽子的帽沿一直拉到了耳根。他们并不开着枪冲进城里。他故乡也见不到那些两轮敞篷马车和那些带篷的大马车，也见不到里面有那么多桌子和长长的柜台，还有不少舞女打扮的女人的大厅。那是另一个世界，是一个没有色彩的世界。一切事物只有黑白两色；没有声音，只有钢琴的伴奏声和放映机发出的嚓嚓声。

佩莱斯早已喜欢上电影了。每天晚饭后，人们总要给他放一部电影。他觉得电影有点象人们夜晚作的梦，没有声音，却相当离奇；也有点象另一种方式的睡眠，或者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方法。看电影时，人们都坐在暗室里，不声不响，十分安静。大家的目光都对着银幕，除了秘书大声地朗读着出现在两个场景之间一闪而过的字幕外，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

一个骑士骑着一匹用来拉灵车的高头大马，疾驰而来。他用一只胳膊抱起了一个等候在一间木屋门口的美丽的姑娘，然后迅速地将她搁在两腿间的马鞍上，继续奔驰起来。多野蛮！这么干可不行！不过，倒是很有兴味的。接着，一大批带枪的骑士从后面急急地追了上来。他们乒乒乓乓地不知放了多少次枪。在前面逃跑的骑士也时而回过头来还射几枪。他每射必中，而对他却未能伤一根毫毛。真奇怪，他好象与魔鬼订立了盟约。骑士一直往前奔跑着，他越过栅栏，涉过小溪、河流，钻进了灌木丛中，什么东西都阻挡不了他。最

后，他消失在追击者的视线中，于是，他放慢了步伐，并与那姑娘调起情来，就好象他俩已单独在自家的房屋里一样。

有时，银幕上也会出现那些宫殿和高楼深院，这都是别的地方有财有势的男女们居住的宅第。无论是他们穿的服装还是他们的举止以及象首饰店一样摆满水晶制品的那些桌子，都流露出异国风情。那驯兽员五彩缤纷的服装，还有那些国王，都呈现出一派异国情调。

那是遥远的与此地不同的异国天地。那些来谒见他、问候他的外交官和商人便是来自这些地方，来自那些城市，来自那些街道。在那些城市里，强徒们常常在警察的追踪下，开着汽车飞快逃跑；在那些城市里，女人欺骗男人，男人也欺骗男人。

如果让电影中的人物的面孔由灰色变成红色，情况也不会发生多大的变化，兴许他们不会象电影里那些人那样干坏事了，但他们仍然是一些险恶之徒。如果那儿的情况是这样，那么，到这儿来的外国人也没有理由与那儿的人有什么不同之处。

佩莱斯将军以贪婪的目光看着那个不同寻常的世界。他有时也朝坐在暗处的那些观众看上一眼，他们也和他一样看着银幕上的图像，心里也许和他想的一样。

他看到了冬天的景色，无边的原野银装素裹，白雪皑皑，城市的街道上也积满了白雪。行人穿着厚厚的大衣，模样儿有点象白熊，也有点象猴子。这些人都身披大氅。

他有时也看战斗故事片，银幕上出现有成千上万人参加的战争场面。人们都头戴头盔，只露出一双眼睛。他们有的躲在山沟里、洞穴中；有的钻入战壕内。那大炮大得象个火

车头，每射击一次，就象火车的车箱一样往后退一次。士兵们突然从战壕里跳了出来。他们往前奔跑一阵，然后又俯伏在地。双方伤亡的人数不少。士兵们在硝烟中，在飞扬的尘土中前进。将军们则站立在桌子边，注视着地图，读着电报。从外表看，他们倒象个工程师或医生。这样的战争一定历时很长，耗资很多，与他所熟悉的那种在旷野里短兵相接的只在几小时之内便决定胜负的战争大相径庭。然后，又出现遭到轰炸后城市的情景：只剩下断壁残垣的房屋，被削去尖顶的教堂的钟楼，成堆的残砖碎瓦和目睹着这仿佛遭到过地震一般的惨状的人们。

他向来不希望他的国家也变成这样。银幕中笼罩着战争的气氛。各国发表了声明，不断地传来了进攻和战斗的消息，首都的报纸上用黑色的大写字母写的标题是："德国人朝前推进。""他们已越过比利时国境。""战斗在日夜进行。"报上出现了国王、将军和政治家的照片。在阅报栏的前面，聚集着一大群人。他们中间有的是亲德分子，有的是亲协约国的人。他们在激烈地争论着，间或还出现欢呼声和叫喊声。在酒店里，人们在闲谈中出现了诸如"纳姆"、"里哈"和"马尔纳"这样不熟悉的地名。①

知识分子和年轻人中的多数人是协约国的支持者，交战各国的大使们甚至在外交部举行的招待会上也争论起来。在一次内阁会议上，总统听到了这样的说法。"这是一次文明对野蛮的决定性的斗争。"那些亲协约国的人说。有的人表示很难作出站立在哪一边的决定，有人则宣告中立。佩莱斯

---

① 以上均为法、比两国的城镇名。

也倾向中立。“这正是我们要采取的立场，这场战争与我们无关。”

随着战局的不断发展，亲协约国的人的热情与日俱增，在法国公使馆的前面出现了学生的游行队伍，人们热烈地争论着。“我们不能为了一盘滨豆便把我们的长子继承权都给出卖了。”他们拔起德国的国旗，将它焚毁了。

之后，尽管很少有人重新向总统提出这样的问题，但不满的情绪仍然在增长。一天，他在沉默不语的顾问面前，突然问道：“这些捣乱分子究竟想干什么？他们要让我们死于战争中，居心何在？他们难道要我们派一万人去，让他们在登陆时给炸死？还是为了让他们给我们二、三百万法郎？这笔钱连供我们一天的开销还不够。”有人顶了他一句：“将军，派点军队去，至少象征性地作个姿态，这样，也可为我们的祖宗争点面子。”他立即变了脸，说：“什么姿态不姿态的！不行，绝对不行！这么做对我们一无好处，驴子打架，倒霉的是小公鸡。我们在国内安享太平，在国外我们也希望世界各国保持和平。”

顾问们认为，这个头脑简单的人不想也不能理解他们。而他却在自言自语地说：“我们跟这些外国绅士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在这儿，他们在那儿。”

要他派人到那遥远的地方去作战，永远办不到！普拉托便是到那儿去了。跟德国人去打仗，为什么？“德国人侵犯我们什么了？”在他看来，德国人与电影中那些灰皮肤外国佬并非一回事。德国人他亲眼见到过。他们身上带着很粗的怀表链，金黄色的胡髭，他在圣塞瓦斯蒂安卖咖啡时与他们打过交道。这些人对他很好，是很讲道理的人。他为什么要

和这些人打仗呢？他对这些人无怨无仇。

就在这些日子里，索拉纳更仇恨佩莱斯了。他在酒馆的餐桌上常常慷慨陈词，怒骂总统。“文明正在遭到蹂躏，而我们却象一群猪猡一样，无所事事。”象是启示录中的恶魔和坏人扑到了美和自由的神堂一样，他站起身来，朗诵起达里奥①的诗句。“野蛮人，法国，你要当心那些野蛮人，他们长着一张路德西亚②的脸。”他感到，采取中立的态度是国家的耻辱。

当过代理总统的阿尔瓦莱斯·脱里约博士则为中立路线进行了辩护。他说：“中立对一个小国、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来说是最正确的立场。”

美国参战后，形势变得更为困难了。美国公使开始施加各种压力。“华盛顿政府永远也不能理解这个国家的态度。美洲各国接二连三地站在我国的一边，对外国列强宣战，给我们以道义和物质上的支持。而对着人类这场巨大的冲突，怎么能采取这种不问不闻的态度呢？这种态度将不会很容易地忘记。”

“对他采取拖延政策，别理会他。”佩莱斯说。内阁成员们那种沉默的态度好象对他施加了压力，但他没有再征求别人的意见，便继续说：“谁也不能使我改变自己的见解。我不知道在这次如此巨大、如此与往常不同的战争中，象我们这样的小国能得到什么好处。我也不相信美国会从他们明明知道是我的、是我作出的这种决定中得到什么好处。如果

① 尼加拉瓜诗人。

② 荷马史诗中的人物，原名帕里斯。

他们想从什么人身上得到什么好处的话，那就请他们来找我好了。可只要我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就不会参战。”

于是，他决定派一名密使到美国，与威尔逊总统直接谈一谈。密使得到了美国总统的接见。这位当了总统的大学老教授先回顾了一下他曾经指出过的一些重大的原则后说：“我们本来希望您们不要这样做，但我们解理和尊重贵国政府的立场。我们不想强迫任何人，也不进行报复。只是请您相信，这是为人权而进行的一场战争。”

佩莱斯立即接到了密使的报告。他没有说什么。但当美国公使再次要求接见时，他立即接见了他，态度异常和蔼可亲。“美国总统不是个醉汉，是吧？”美国外交官大吃一惊，愤怒地摇了摇头，说：“不，先生，他决不是醉汉，他是世界上最值得尊敬最正确的人。”佩莱斯又微笑着说：“我也是这样想的，那他为什么叫您来对我这样说，而对我的特使却又说了一番完全相反的言词呢？对此您又怎样解释呢？”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他一直一成不变地保持了中立的姿态。在他获悉停战的消息的那天，他说：“和平又回来了，可我们早就得到了它。”在他看来，战争只是那些洋人的事。这儿的情况又是另一回事。

我也很喜欢看喜剧片。当他在银幕里看到那个穿着裤腿特别肥大的裤子，上衣却又短又小，头戴一顶圆顶博士礼帽，手里拿着一根手杖的小个子演员时，总笑个不停，有时还跟他的好友议论一番。他想，“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小个子又能做些什么呢？”

这个小个子演员与那个从一家的阳台上一跃跳到一棵树

上，然后又从树上一跃跳到了马背上，在成百个武装警卫的追击下在前面奔跑的人，该有多大的不同啊。他与那个手拿一柄宝剑，和无数敌人进行单独交战的人，或站立在十步或二十步之外，用一根长鞭敲打某一物件的人，也是大相径庭的。

这整个世界不属于他。它只是在银幕中以黑白两色显示出来的东西。可这也是现实，是一个广阔的令人害怕的外国人的世界。每当在电影中出现欧洲或美国的某一城市的镜头，见到街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时，他会想到这些行人中的某一个人可能是流亡在国外的他的敌人。有时，他好象在一刹那间看到了他的面部特征。他也可能就是普拉托将军，夹杂在这些没有色彩的互相不知道对方是谁的人群中间。他也可能是埃瓦海里斯塔，也可能是加尔苏尔。他们混杂在这一群灰色的奇奇怪怪的人群中间，然后在他们中间消失。

他的好友坐在他的身边。有时，电影才放映了一半，他便入了梦乡。“醒一醒，伙计，别错过最精采的部分。”这时，蒙罗意便立即惊醒过来。

电影里出现了一个戴着宽边的玳瑁眼镜、头戴草帽的年轻人，在摩天高楼的屋顶平台的边缘摇晃着往前走的场面。下面是街道，倘若他不慎下跌，便会变成齑粉。“您喜欢这样在上面走么，兄弟？”佩莱斯总是边看电影边思考，边回忆。他认为，确实有这样的人，他们喜欢冒险，或者说，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危险的存在。他们是身在悬崖走，却不知危险的人。

他也看到了那些古人，那是一些耶稣基督还在世这个时候的人。他们是身穿短裙、佩带短剑的古罗马人。他们有的

象幽灵一般全身只裹着一块白色床单。他也看到了古代的战争。除了那些两匹马拉的战车和大象外，古代的战争倒与他熟悉的战争十分相仿。那是肉搏战，是用双手掐敌人脖子的战争，是拿短刀往敌人身上刺的战争，也是向敌人发起突然袭击的战争。有时，基督本人也在电影中出现，他与教堂中的圣像不太一样。人们折磨他，却没有人出来护卫他。都是因为他要当救世主吆。他要当救世主，便将他钉在十字架上了。可不能象基督那样对待世人啊，得采用别的办法。你若是对人们用好言相劝，他们就什么也不肯干。要是不让众人害怕你，便不会听你的。

有时，某一位电影观众的目光朝他投了过来，他仿佛有人碰了他一下那样立即感觉到了。之后，他便将刚才偷眼瞧他的那个人和电影银幕上出现的事联系起来。他想："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朝我看？"他想欺骗，想犯罪，还是想效忠于他？

电影观众总是喜欢将自己的身世与处境与电影里人物的处境进行对比，找出他们之间的共同点或相似之处。每个观众都和剧中人中间的一人对上号，对上号者无论其外貌还是他们的身世都有雷同之处。在观众们进行对号的同时，总统也给自己对上了号。这样，观众某一方面的身世便展现在银幕上了。这银幕宛如一面镜子，观众们耳中听着电影里钢琴的伴奏声和朗读字幕的那个人的那种单调乏味的声音，眼里看着这面照见自身的镜子。

索拉纳在灰蒙蒙的银幕上目不转睛地凝视着那些女明星。她们离开他那么近，却又是那么远。她们面貌俊美，生性纯洁、活泼、大胆。她们均身穿袒胸露肩的衣衫，身段美

得令人难以置信。那眼睛，那嘴巴，那一个个亲吻都令他神魂颠倒。这些女明星的名字分别为李莉安·基希、康斯坦斯·塔玛基、玛丽·匹克福特和什达·巴拉。索拉纳看着，看看，注意力全都集中在银幕上了。那往日压抑在心底里的东西这会儿随着象鱼儿在灰色的鱼缸中游动一样的那些女演员的动作，全都释放出来了。她们可不是在马路上能随意遇到的女人，她们是另一种人，是令他神往却又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人。她们在豪华的客厅内走来走去。客厅内挂着厚厚的窗幔，摆着香炉和长沙发，一双双男人的手在爱抚她们。

电灯突然亮了起来，银幕与观众之间那如潮水般的情感交流突然中止了。佩莱斯总统站起身来，在亲属和助手们的陪同下，向人们招了招手，便退出了放映室。尚未完全清醒过来的观众回过头来朝他看去，他们仿佛看到了又一个电影场面。

移动着椅子，发出了乒乒乓乓的声音。人们边走边谈，走出了放映室。索拉纳一声不吭地仿佛不愿意完全清醒过来一般地也走了出来，来到空无一人的大街上，朝他那间孤零零的房子走去，以便可以安安静静地在自己的家里回味着刚才见到的那些场景。

十九

“这病开始时，我老是想小便，但每次数量很少。我不得不随时让司机停下汽车，下车小便。”这是佩莱斯在给医生们述说病情。他全身大汗淋淋，由于发着高烧，牙齿咬得格格作响。他躺在床上，身上的睡衣只扣了一半扣子，模样儿看起来显得更为矮小了。医生给他开了一些药片，还给他的腰部贴了几张敷剂，同时，还让他用热水坐了好大一会儿浴。

佩莱斯的体温直往上升，降不下来。他已陷入了令人担忧的昏迷状态，有时又突然醒了过来。“我现在在哪儿？”他在光线暗淡的房间里，看到床边有几个医生在轻声地说着什么，还见到有几个敞开着军上衣的军人，还有那个身体壮实、面色红润、沉默寡言的人。后者身穿扣子扣得紧紧的军上衣、腰上的皮带闪闪发光。他便是他的儿子何塞·阿巴里西奥。佩莱斯总是爱问：“现在几点了？”或是问：“今天是星期几？”从他得病的那天起，已过去了两天，也可能是四天了。得病的那一天他去养马场看了马，还去看了看母牛。母牛正在挤奶，他停下来喝了一杯还冒着热气的满是泡沫的鲜牛奶。“我真想小便一下。”此时，他的几个姐妹和女

儿进来了，她们给他端来了熬好的草药。“喝吧，阿巴里西奥，这药对你的病很有好处。”“您喝了这汤药吧，爸爸。”他看到了一张张愁云满面的女人的脸。人们给他换去了被汗水浸透了的睡衣。女人中只有他的姐妹和女儿来看过他，别的女人都没有来过。娜塔丽娅的情况，现在问也不用问了；玛丽娅·路易莎只派她的几个儿子前来看望他。“你们告诉她，我好一些了。”佣人们还给埃洛蒂娅捎去口信，让她前来看望。

医生们手忙脚乱，忙个不停，却难以对症下药。由于前列腺发炎，尿道遭到堵塞，得了尿毒症，引起了神志不清。当年死了那么多人的疠疫未能动他一根毫毛，这会儿得了这小毛病，却几乎要了他的命。他不能小便，这可是会致人于死命的，要不了两天，而且谁也没法阻挡它。

医生给他插上导尿管，开始时，他觉得象给什么东西咬了一口那么疼痛，但后来觉得轻松了不少。他听到了小便落到有人替他接着的便壶中发出的冬冬声。“现在请让我休息一会儿吧。”

这种轻松感历时不长。从他的卧室到过道，从过道到街上，人们都在轻声地说：“将军又发起烧来了。”在过道上，在庭院内，人们都三五成群，窃窃私语。也有的人无所事事，坐在椅子上和藤椅上打盹儿。由于时间坐得长了，藤椅都是热烘烘的。也有人在房子里走来走去。有一个房间已经成为用来进行小便化验的临时化验室。

那些未能走进卧室里探视病人的人只好站立在门外，从每个人的眼神中都可以看出他们没有用言语表达出来的心情。“他的病情十分严重啊。”“他快不行了，只是几小时

之内的事了。”

这时，但见人们急匆匆地出入于病人的卧室内，手中拿着草药、化验单和信件。这些人在面前一走过，低声说话的人们便停止说话。人们迅速地交换一下眼色。“也许他刚才已经去世了吧。”沉默了一会儿后，人们便又低声地说起来。

“倘若他有三长两短，国内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国家的大权全都操在他的手中，而交接班的事宜却丝毫也未作安排。阿尔瓦莱斯·脱里约博士从首都派来了他的秘书。他这会儿虽当了代总统，却什么事也不敢作主。有人来对他说，他应该对总统的后事早作安排。对此，他严加拒绝，说：“您将会看到，总统他很快就会康复，因而，完全没有这个必要。”不过，他心底里仍然对局势感到极其捉摸不定。

军队的军官们为了对士兵们隐瞒总统的病情，便很少与他们讲话，有时还故意回避他们，或只是说：“元首的病情已有好转，感谢上帝。”除了这个说法外，军官们便不再对其下级说些什么了，就连军官与军官之间也很少谈起总统的病况。有机会上病人家里去的人看到有两人常常守在总统的身旁：一是总统的弟弟达马塞诺，一是总统的儿子何塞·阿巴里西奥。“他们俩人中间谁将接替总统的职位呢？”年轻人上台就喜欢起用年轻人，年长的上台便喜欢与老年人合作。可谁又能去跟他们谈接班的事情呢？

这时，又出现了一种谣言，说什么万一出现了双方最后摊牌的局面，哪些省份、哪些城镇，哪些兵营将与达马塞诺站立在一起，哪些省份、城市和兵营将与何塞·阿巴里西奥

站在一起。“达马塞诺将拥有整个边境地区和山区的一些省份。”“不错，可是何塞·阿巴里西奥将得到首都青年军官们和炮兵的支持。”“说得对，然而他得不到骑兵的支持。”

人们感到，随时将会有一名面带愁云的送信人走出病人的卧室，从他的脸色和举止便可以猜到总统是否去世的消息。倘若是去世，全国便会出现分裂，各人将走各人的路。“您跟谁走？”人们会这样问对方。军队将占领首都的各条街道和各个公共场所。身穿上了浆的衬衣，手拿拐杖的阿尔瓦莱斯·脱里约博士将成为光杆司令，将彻底孤立。这一切只要那个即将从卧室里出来的送信人一出来，便会成为事实。这位从未与脱里约博士说过话的送信人，这会儿将对他三言两语地说明，根据总统的旨意，到底由谁来接任总统，由年轻的还是由年长的？可要是总统得到了康复，那必将对这一切予以追究，决不宽恕对他的康复表示任何怀疑的人，更不能容忍提前给他准备后事的人。

发着高烧的佩莱斯在光线暗淡的房间内瞧着站在他身边的两个人：一个年轻，一个年长；一个是儿子，一个是弟弟。达马塞诺与何塞·阿巴里西奥此时则愁云满面、眼露惊色地站立在他床边。他们在等待着，等待着什么呢？“他们在等待我死。可我偏不死，我一定要摆脱病魔。”当年他父亲去世之际，他在拉波耶拉，他的手中紧握着能对一切事情说了算的权力，谁也不会怀疑将由他而且只有他才能当一家之长，当庄园的主人。可现在呢？假如他这样死去，一切都会化为乌有，他多年来惨淡经营的这一切将会丧失殆尽，流亡国外的人将卷土重来，那些旧军事首领也将率众起来叛乱，甚至连普拉托将军本人也会再次重振旗鼓。他为什么不

会这么做呢。当然，这儿还有达马塞诺，然而大家不一定会听命于他，这儿还有他的儿子。可是，他同样也得不到应有的支持。这个问题他过去疏忽了，倘若他现在一去世，一切都完了，国家将出现分裂、战争和动乱，他以往费尽心计所取得的东西这会儿都保不住了。

他似睡非睡，似醒非醒，时而觉得房间内的光线更暗淡了，时而又觉得更亮了一些。皮肤热得发烫，喉咙干得冒火，全身粘乎乎的全是汗水。“几点了？”身边站着何塞·阿巴里西奥。“下午三时，爸爸。”医生们又来了。给他吃了几片药片，又给他擦洗了下身。“将军，今天还得给您插导尿管。”“随你们的便吧。”他们将点亮的灯泡移到了他的身边。“恐怕有点儿痛。”他们的两只手颤抖着，笨拙地抓住了病人的阴茎。导尿管只插了一半便插不进去了，原因是膀胱内已积满了尿，而病人又急于想将积尿排出来，这样，反把导尿管给挡住了。病人只觉得火辣辣的痛，仿佛在内脏里给塞进去一块用来给牲口钉蹄子的火红的铁片，只是没有闻到烧糊的肉味儿罢了。只听到医生们在轻轻地说着话：“我们稍等一会儿吧，尿道给堵塞得太厉害了。”

当天下午，从首都又请来了一名医生，这是代总统的秘书处派人去请来的。“朋友，塔卡里瓜方面需要您，请您立即去一趟。”医生首先尽可能多地了解了病人的病情，尔后，去诊所取来了医疗用具和药品。他取来了各种口径的导尿管，都相当结实坚固，又在手提包里装了一些麻醉药。汽车将在半夜里来接他。到了半夜，他在代理总统秘书处的一名医生的陪同下出发了。他们穿过了已沉沉入睡的市区和一片漆黑的田野。他们仿佛去参加叛乱一般地只感到心惊肉跳。

"这事为什么会轮到我呢？"继而，医生又想，他还有可能救活病人，因为他认为还来得及采取措施，以免发生尿毒症。这一切的关键在于能不能插进导尿管，也就是说，在目力未能及的情况下，能不能将那根象蛇一样的细长的管子插到了病人的膀胱里。要是能救活了他，这个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的人还有什么好处不会给他呢？"这一步险棋正好轮到我来下。"

天色微明，他们来到了塔卡里瓜。一下车，便被带进了那所象是停尸间一般敞开着大门的奇特的房子里。"就在这儿，请进，我的医生。"人们带他走过前厅和过道，穿过一间间房间，走过一个个面孔陌生脸上露出惊奇的神色的人物的身边，一直来到那间光线昏暗的房间，来到那张躺着那个发着高烧、昏昏然的病人的病床边。这个蜷缩着身躯昏睡着的、披散着头发、全身大汗淋淋的人原来就是佩莱斯呀。这已是个毫无自卫能力的奄奄一息的人了。他呼吸急促，两眼无神地瞧了医生一眼。他不认识这个医生。这个年轻医生心里有点儿慌乱，因为所有的目光都往他身上投过来。

他简短地问候了一下在场的同事和病人的家属，然后打开了药箱。成败之机，在此一举。他取出一根涂满油的、很粗的导尿管，卷起了衬衣的衣袖。"这可能有点儿痛，将军。""哦！"导管开始插了进去，但进去了一会儿便插不进去了。里面给堵住了，他使了一点劲继续往里插。病人发出了沉重而嘶哑的呻吟声。管子还是插不进去。于是，医生只好用左手抓住病人的阴茎，右手使劲往里一推，导尿管终于象一柄匕首一样刺了进去。一股黑色的、气味十分难闻的尿从医生的双手间流了出来。

原来站在房间暗处的那些在轻声说话的人们，这会儿大声地说："医生将他给救活了。"佩莱斯觉得一下子轻松了许多，好象身上的积尿都给排空了一样。听到了锡制尿壶内的排尿声，他身子都抖动了起来。他听到了医生们在说"尿道"、"尿毒症"这样一些他很少听到过的新名词，他不禁回想起了乡里人对这种疾病的叫法，他们称这种排不出尿来的病为尿急痛。他现在终于通过医生的妙手，通过导尿管，在便壶的冬冬声中能够排尿了，也能够睡着觉了。

倘若佩莱斯在那个时候去世，往后的情况便完全变样了，索拉纳也用不到在这个时候写那篇祷告词了。神父这时感到极为心烦意乱，他不时地从这种烦恼的心态中解脱出来，头脑中又开始思索起那本已十分陈旧的《祷告词集》上出现的言词。这本书的纸张已发了黄，散发出一阵霉烂的气味，书页上还滴了许多葡萄酒和咖啡。那是他在夜深人静时边喝咖啡边看书或在心绪不宁时饮酒给滴上的。这本书是他在神学院的图书馆里取来的，教长当时告诫他说："您要很好地阅读博叙埃的书，以便学会宣道说教。"然而，他后来却消沉了，有时通宵饮酒，以致在书上都沾上了酒迹。"象我这样的人怎么给临终的人进行祈祷呢？我将说些什么呢，我怎么给他们祝福，祝愿他们的灵魂升入天堂呢？"他瞧了一眼那本已经脏污不堪的精装书，从这本书那破损的样子便能看出他以往过的是怎么样放荡的日子。他颇感后悔地力图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宗教事务上来，集中到晨间弥撒和为新生婴儿施行的洗礼上来，用仿佛能使他超凡脱俗、永生不灭的拉丁文唱起赞歌。假如人们知道他的底细，谁也不会来请他给佩莱斯写丧葬祷词的。对他来说，佩莱斯只是个遥远

的存在，他只是在佩莱斯身穿戎装，在侍卫们的保护下，乘车驶过街道，当人行道上的行人脱帽向他行礼时，才远远地见到过他。

“如果他在那时就死去，”那么，他索拉纳便只不过是个远远地站在一边看热闹的观众而已。

“我要是这会儿死去……”佩莱斯将军一面思忖着，一面觉得自己仿佛从疾病的深渊中又漂浮到了水面上来。他已知道，他原来担心的那种情况已不会再发生了，这倒不是因为他自以为会永生不死，而是因为他对自己有了更大的信心。现在他不但要努力巩固自己的前程，而且也要避免将来达马塞诺和何塞之间发生内讧，毁坏他的千秋大业。

在他缓慢康复的日子里，他一面倾听着那位新来的医生对他说他的生命力如何旺盛之类的赞词，一面接见着来访者，还思索着往后他该做的事情。他将重新设置副总统一职，他并不喜欢这样做，因为根据他本人的经验，知道设立这个职位会发生什么情况，然而他不得不这样做，那怕这仅仅是为了让人们（他自己家族的人和别的人）能变得安稳些。他希望他不在世时，也能保持稳定。“当然，我是不会轻易离开这个世界的。”

当这一切都已考虑停当时，当他已能在走廊上散步，微笑着向来访者们问候致意，客客气气地与他们交谈时，当姐妹们和女儿们替他送来了美酿佳肴供他享用时，当秘书一日两次前来给他报告情况，管家也前来给他报告庄园的经营和庄稼的收获情况时，他决定派人召见那些文人学者和政府顾问。

他对担任过多年代理总统的阿尔瓦莱斯·脱里约博士的表现颇为满意。后者既是他忠心耿耿的朋友，也是他的一个

十分听话的仆从。不过，在即将到来的新的总统任期内，还得由他本人来直接行使总统的权力。“让人们看到我骑在马上会更好一些。”重新恢复总统职位后，办起事来会更方便些。另外，他认为，他没有必要住在首都。他可以作一条新的规定：总统不需要住在莱昂。这样，他大部分时间仍可以留在塔卡里瓜，穿着下地时穿的胶靴，头上戴着巴拿马草帽，生活在母牛的中间。与此同时，他又从远处控制着那批文人学者和政府官员。

他召见了顾问们后，便对他们说：“我要设立两名副总统，”“很好。”“让达马塞诺任第一副总统，何塞·阿巴里西奥任第二副总统。”顾问们听了惊愕万分。阿尔瓦莱斯·脱里约博士鼓了鼓勇气，用十分平和的语气向佩莱斯指出，这样一来会不会变成一家的天下，会不会被敌人加以利用。“我不能头脑里先考虑敌人会说些什么再干什么，我只想到这样安排对国家是不是合适。不过，不管怎么说，您的意见我还是要加以考虑的。”阿尔瓦莱斯·脱里约明白，对方已经不高兴了。两天后，佩莱斯果然下了一道命令，照原方案办。

其实，任命副总统的事他既没有跟他弟弟谈，也没有跟他的儿子讲。他认为没有这个必要。就在他上海滨进行疗养的一天，他几乎是不当怎么一回事地对他们说，他俩将被任命为副总统。“我已经考虑过了，这样安排更为合适。”他的弟弟和儿子则象是收到了一件普通礼物一般地对他表示了谢意。

修改宪法后，议会通过了副总统的任命案，举行了任命仪式。达马塞诺与何塞·阿巴里西奥神情严肃地坐地佩莱斯的身边，脸上流着汗水，正在接受任命书。达马塞诺身穿黑色

长礼服，腰板挺得笔直，脸上表情呆板，就象当年在边境时挨佩莱斯训斥时的情景一样。何塞·阿巴里西奥则满脸通红，身穿将军服，胸前挂满了勋章，斜背着黄色绶带，腰上扎了一根宽皮带。切诺和切依托① 终于成了他的接班人了。他们不会在今天接班，也不会在明天，也不在他未来的七年总统任期内，而是在更往后的日子里，也许他们永远也接不了他的班。然而将他们作这样的安排，其目的就是为了避免任何形式的篡权。因为万一他不在了，后面有达马塞诺在接他的班，而达马塞诺的后面则还有切依托。这样一来，人们想让他死去，又有什么用呢？

不久，匿名信出现了，里面满是谩骂、侮辱的言词；敌人也在国外的报刊上撰文，指出国家已变成了佩莱斯家族的私有财产，因为已有明文规定，政权将交给他的兄弟和儿子，也许还要交给他的孙子。国家好象成了佩莱斯的一处养马场。这样的做法比封建王期的世袭制度更为糟糕，因为他们继承的并非一般的爵位和贵族称号，而是绝对的统治权、所有权，是对在一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千百万人长时间的欺压和蹂躏。

“他们之所以不喜欢，是因为这对我有好处。随他们说去吧。现在我确实可以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了。”于是，他又不时地去母牛场，去兵营，将佳宝馈赠给他的亲信，下令逮捕那些嫌疑犯，还接见那些称他为“尊敬的阁下”的外交官。在他看来，这些外交官讲起话来，其腔调很象在官道上叫卖的小贩。

---

① 切诺和切依托分别为达马塞诺和何塞·阿巴里西奥的昵称。

他再次感到精力充沛、混身是劲。每次检查，医生总是对他说，脉相很好，小便也很正常。与此同时，他的部长们一次又一次地前来禀告他，国库的货币储备已迅速地成百万比索的增长着，公路的修建进展也很快，有的修到了山上，有的穿过了峡谷；庄园的总管们前来向他报告说，今年的收成将比历年都好。这么一来，他能支配的钱财将比历届总统所拥有的资财的总和还要多。他用不到求助于他人，在需要的时候，只要下一道命令，即可建筑桥梁、增添军队、购买枪支。他自己也有足够的钱财可以馈赠他的亲友。由于修筑了道路，他只要两天时间，便可将军队调到边陲地区。现在谁拥有的权力都没有比他更大的了。此外，在他的身边还有切诺和切托依，他们作为他法定的接班人，便杜绝了任何人想来接他班的可能性。如此一来，他好象替自己筑起了一道用石块和水泥砌成的固若金汤的围墙。

他好象仍然是庄园主一样地黎明即起，穿着半敞开着胸口的上衣，后面跟着一群象中了巫术一般顺从于他的人，奔走于畜栏间。午饭他总是回家单独吃，或是与其中的一个医生同吃，无非是在庄园时常吃的菜，有燉母鸡，还有蔬菜、甘薯，外加一大块玉米饼。用完餐，便到他那间几乎没有任何陈设的房间内的吊床上睡午觉。“我对生活的需求不多。倘若你们有朝一日听说我用十万比索造了一幢房子，那你们便可以说我发疯了。”

就在这个时候起，索拉纳来到了他的身边。这件事与埃洛蒂娅有很大的关系。“你应该到佩莱斯的身边去，他需要你。象你这样的人在这样蹩脚的教堂里说廉价的弥撒，会有什么出息呢？”总统府秘书处派人来请他，因为埃洛蒂娅对这

样的事已作了安排。在塔卡里瓜的人们开始干农活的时候，索拉纳走进了广场对面的总统官邸。他已穿上了最好的教士长袍。这天天没有亮他便起了床，细心地刮了脸，戴上了一副新的金丝眼镜。佩莱斯会对他说些什么呢？“将军，这是我一生中最激动的时刻。”佩莱斯已站立在过道上了，对他点了点头，说：“您就是大名鼎鼎的神父吧，怎么样？我们已经是好朋友了。这么办我喜欢。”他想回话，但又不知说什么才好。“您去跟我的秘书谈谈吧，对您的问题我已作了指示。”

他说完了话，便转身朝过道走去，尔后，便消失在门口的汽车里。之后，好事接踵而至，他被任命为总统府教堂的神父和军队的神父，佩戴上了紫色底座的军徽。他还在塔卡里瓜得到了一座住宅和一辆光采照人的轿车。

几天后，总统的秘书派人来叫他准备一篇演说词，因为二十年前佩莱斯打败过门多萨将军的那个地方将举行和平纪念碑的揭幕典礼。时间过得真快啊。

他必须很快地将演说词准备好。他在桌子上放了一瓶白兰地酒，便开始写起来。“军人系上帝所造，主宰军队和战争的上帝造就了优秀的男儿，令其完成神圣的使命。”

总统身穿节日的礼服坐在典礼台的一边，后面坐着许多参加典礼的来宾。索拉纳那颤抖着的声音，随着吹向江河、山岭的微风消散了。

佩莱斯一动不动地挺着腰板坐着，他专心地倾听着索拉纳那洪亮的声音。那对神灵的祈求声久久地在他耳际中萦迴。

是上帝使他占有了现在的位置，也是上帝使他人占有了他们的位置。上帝就象河水必然流向峡谷一样支配着人类的命运。

二十

人们给他拿来了一些模糊不清的照片，里面都是一些笼子一样的铁塔。铁塔边是树木、灌木丛和牲口，它们的样子变小了。在铁塔一边，还有一股冒得比铁塔还高得多的黑色液体，这便是原油，它活象一棵棵被烧焦了的参天大树。

有人给他送来了一只瓶子，里面盛着象浓稠的黑色糖浆一样的液体，气味很难闻，农民称它为“魔鬼的粪便”。这东西气味虽难闻却很值钱，外国人用它来开机器、开汽车，用来发动战争，它比咖啡和可可还贵，大量地埋藏在地下，埋在很深的地层中。人们用象铁塔一样高大的水泵将它从地层中抽取出来。外国人为此准备付出很多钱，付出千百万比索。世界上没有比这玩意儿更宝贵的了。

部长来向他报告说，那些英国和美国绅士要求他给予开采权，就象让他们开采铜矿和金矿一样。他们说每开采一桶石油愿付一份报酬，这就是说，每开采一千桶就有一千份那么多的报酬。这样，将会有许多钱款进入国库，比迄今的全部积累还要多得多。

但事情并非就此了结。他的亲戚和朋友也来要求他给予开采权。“你们会开采吗？”他们既不想打井，也不想投

资，他们是想将开采权转让给外国公司。他觉得这个办法倒不坏，这样，他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帮助了他的朋友，用不到动用国库了。让那些外国佬去付钱吧。

有时，外国公司给他们的钱比他想象的还要多。某一个女婿，某一个政府官员，卖了开采权，得了一、二十万美金，这么多的钱，都是成口袋闪闪发亮的金币。就是最大的庄园也不可能生产出值这么多钱的东西来。

在港口驶来了不少涂成黑色的吃水很深的船只，那是油船，它们装满石油后，便驶走了。"这样倒不错，可以不给我们添麻烦。"

部长又来找他，他带来了一些外国公司的要求和请求。"别跟他们争吵，可也不能允许他们为所欲为，对这些密修[1]要善于利用他们。"堂卡梅洛不善于这样做，这是他最大的错误。他毫无必要地与外国人争吵，这是因为堂卡梅洛生来好斗，他跟所有的人都挑过战。但他佩莱斯的情况不一样，他能轻松自如地驾驭这一切。

"我知道怎么控制这些人。"他对部长说，"请您回忆一下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怎么对付他们的，当时的情况更为困难。"部长回忆着，在座的人也都在这样做。

"对这些'密修'要善于与他们打交道，这就是全部奥妙所在。"说完，他就回想起在圣塞瓦斯蒂安与德国咖啡商打交道时的情景，回忆起那些蓄着金黄色胡髭，挂着粗大的金表链，发起"r r"这个字母的音时，怪腔怪调，声音拖得很长的名叫奥托·豪尔赫和罗多尔福的外国'密修'的情况。罗多

---

① 法文"先生"的音译。

尔福先生是个猎鹿的能手，喜饮啤酒，每当他来到洞穴般的充满咖啡味的仓库里来要账目时，总是请他用大杯子喝啤酒。他们之间从不进行争吵。佩莱斯总是按时付款，有时还给他们预付款项。“您先拿去这六千比索吧，堂罗多尔福，有好牲口我就买。”“您为人正派，堂阿巴里西奥，将来能办大事。”这罗多尔福先生要是还活着的话，现在会在哪儿呢？他或许住在某一个遭过轰炸的城市里回味着在圣塞瓦斯蒂安时的情景和猎鹿的时刻呢。

“堂卡梅洛不会与他们打交道，因此，就给他自己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对这些做生意的人，要他们立得正，首先得自己站得稳。否则，就别想他们老老实实。”说到这儿，他头脑中出现许多做买卖的人，其中有小贩、集市上玩走钢丝绳的人。卖劣质饮料、女用香水和雪花膏的人。这些人都是利用周末做买卖的，他们的商品要价很高。与他们打交道的秘密在于不去赊账，你需要多少就买多少，你可以跟他们讨价还价，但不要赊欠。俗语说，无债一身轻么。

现在他与之打交道的人已不是堂罗多尔福了，他们是英国人和美国人，他们也是“‘密修’。‘密修’们需要什么？”他问部长。他们要一块有半个州那么大的土地，用来开发石油。他们首先得钻到大山窝里去寻找石油，然后支起钢铁钻机进行钻探，就象找水一样，一直到打出石油来。他们头戴软木帽，脚上裹着绑腿，带着一长列牲口，上面驮着各种闪闪发亮的玻璃器皿和金属仪器，都是支在三脚架上的。他们付给工人以高额的报酬。在钻机的一边是钻井工人的宿营地，都是木屋。每当周末，人们都喝得酩酊大醉。

“他们既然付给我们钱，我们为什么不卖？只要他们尊

重我们就行。”他们付了款，便将石油运去开机器。外国先生们来到了塔卡里瓜佩莱斯的官邸里。他们笑容可掬，手中拿着礼帽，来向他表示敬意。“具体的情况您们找部长去谈吧。”

谁能相信这粘乎乎的黑色的东西竟会比牲口还值钱呢。它竟比排成一行，其长度大到一眼都望不到头的牲口加起来所值的钱还多得多，比所有驮着咖啡的牲口的价值还要高。

不过，那不是和牲口相同的东西。他这个见过大世面的人凭自己的本能，感觉到了这一点，闻到了这一点。那可不是大庄园，也不是个大牲口群。要搞那玩意儿，需要机器、发动机和工程师，还需要很多住在营地上的工人，还要有许多人去找石油。那些竖钻机、铺铁路、埋油管的“密修”已越来越多，以后人数还会与日俱增。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都住在那些用铁皮和马粪纸建成的房子里。那儿有许多酒店和商贩。这些人都是容易制造骚乱的人，他可不喜欢出现这样的情况。

当外国的“密修”们来拜见他，跟他谈起需要安装更大功率的机器和设备，用来提炼石油时，他想，这意味着将需雇用更多的人，将会发生更多的问题——本地人的问题和“密修”们的问题。“请把这些玩意儿搞到别的地方去吧，千万别给我带来骚乱。你们给了钱，取走石油，到别的地方去提练吧。”

他认为，不能把全部石油的开采权只给少数几个人，就象给母骡装载货物一样，要注意保持平衡：货物如果装卸得不平衡，就会翻倒在地。给英国人多少，给美国佬多少，都要分得均匀。“这样，让他们去争斗，让他们去互相倾轧吧。”

当一位外国“密修”日子过腻了，肚里灌满了威士忌，走出他们住的白房子里，走出他们那周围种满朱樱花树和红色的金合欢树的巨大的俱乐部，来到大街上，坐着他那积满灰尘的汽车，大叫大嚷，在公共场所寻衅闹事。调戏妇女时，佩莱斯便会下令将他逮捕。“让他们在牢房里待上几天吧，这样他会懂得，这儿也是有王法的。”

地下的石油很象水沟里的水，可不能让人全都取走，得每个人都给一点儿。一天，他对带来了开采石油的申请书的部长说：“不行，眼下我们得暂停一下。”于是，在一段时间里，审批开采权的事停办了。一天，恰逢何塞·阿巴里西奥将军来给部长施加压力，要他给一大块土地的石油开采权。“不行，您就对他说，您根本没有跟我谈起过这件事。”佩莱斯微笑着，看着部长那惶惑的神情，想象着他儿子会投向他如何愤怒的目光。“您什么时候跟我爸爸去谈这件事？”“有机会就谈。”部长吓得面如土色，一个劲儿地躲着他，竭立设法避免遇见总统的这个有权有势的儿子。“将军，请帮我摆脱这个困境吧，何塞·阿巴里西奥将军还以为我没有跟您谈起过这件事呢。现在我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佩莱斯微笑着说：“那好。请您告诉他，我已决定暂停出让开采权。请以我的名义给他一张一百万比索的支票。”何塞·阿巴里西奥的脸变得比肩章上的那两条红杆杆还红，他将那张小纸条皱成一团，然后撕成碎片，扔在地上，说：“请您告诉爸爸，我可不是在要饭。”

要管好他那几个儿女实在也颇不容易。这个母亲生的几个儿女和那个母亲生的子女关系不好，他们勾心斗角，互相瞧不起。他们把一切都看得十分容易。“他们过着饭来张

口，衣来伸手的日子，根本用不到奋斗。”

他们的欲望越来越大。现在的问题已不光是切诺和切依托之间的明争暗斗了，其他几个儿子和女婿的胃口也大得很。女儿们每来看他一次，每跟他撒一次娇，都包含着对他提一个要求。“爸爸，别忘了罗米西奥对您说的那件事。”要求又多又杂，有儿子的，也有女婿的，一个人还要提好几项。他们已听惯了他说话的语气，什么样的语气表示同意。什么样的语气表示不同意。就拿“好啦”这个词来说，有时的含意是“够了”。有时的意思正好相反，是“很好，我满足你”的意思。有时，他们会利用年龄最小的孙子出来说话。于是，这个娃儿便结结巴巴地说：“佩莱斯爷爷，爸爸不高兴，您让他高兴高兴吧。”

大家都来找他。有他的亲属，也有家族之外的人。他象是受到了他们的包围，他们随时等候着他。人们只要一张口，那怕表面上只说别的事，实际上还在求他帮忙，甚至是朝他看一眼，也包含着这个意思。一句话，人人都想求助于他，人人都想从他身上得到点什么，人人都想通过他取得想得到的东西。

“看起来好象我能把大家需要的东西都给他们似的。”他总觉得人们随时随地都在向他请求得到什么。他要是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便将变得一无所有——国库里没有了钱，他将失去土地，失去石油，失去家，甚至连这些成天向他要这要那的人他也将失去。

反之，人们对他却什么也没有给，所有的一切他都得自己去争得，但这些人都与他不一样。他们认为，他们有权利要求别人给他们东西，好象这一切都是欠他们似的，不给他们不行，他们有权要什么就有什么。

他的亲戚鲁德辛多是个难以驾驭的人。他在边境省份当省长时，制造了恐怖。他烧毁了房舍，毁灭了庄园，吊死了民众，迫得人们背井离乡。但他这一切是在与敌人斗争中进行的。他日日夜夜冒着生命的危险与敌人进行斗争，他反对敌人的入侵和各种阴谋活动。或许正因为这样，佩莱斯宽恕了他。

“我生性宽容，但也不是宽容无边。”他带着嘲弄和威胁的语气说道。他心里明白，有人在干坏事，有人背着他在干坏事甚至以他的名义干一些他不希望干的情事。因此，他得多听多看，要允许那些饶舌的人说话。就是在他自己的家里，在过道里，常常有人背着他在窃窃私语。有时他想出其不意地出现在他们面前，听他们说什么，因为他们企图欺骗他，对他隐瞒什么。

“没有什么新的情况。”将军们、省长们和警官们向他报告情况时总是这么说。然而，不能轻信他们，在这轻描淡写的言词下，很可能隐藏着严重的情况。

“没有什么新的情况。”塔卡里瓜省的省长过了一个平平常常的夜晚后，于次日早晨对他说。他真的以为没有发生什么意外的情况。这件事他当天不知，第二天也不知道。可是，过了几天后，有一天下午他出去散步，他却在门口遇见了那个桌子做得很好的老木匠。他愁容满面。“师傅，您有何贵干？”于是，这个老手艺人结结巴巴地对他说开了：“将军，实在对不起，为这件事我还得惊动您，可谁也不理睬我呀。四天前的一个晚上，您的儿子，堂阿方索闯入我家，抢去了我的女儿。”在场的人听了，脸色都吓白了。“妈的，你们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那个早已吓得魂不附体的总督顿时口吃起来。他结结巴巴地说：“这事我们正在

调查，情况还不十分清楚。”情况原来是这样的：就在他本人以为一切都平安无事而沉沉入睡的那天夜晚，几个蒙面人突然闯入老木匠的家里。他们翻墙入室，先将木匠家里的人捆绑起来，然后用一块毯子将还未完全清醒过来的姑娘的头蒙了起来。她大声地叫喊着，拼命地挣扎着，最后他们在急剧地发动起来的汽车声中消失了。阿方索是娜塔丽娅生的幼子，他曾让他去欧洲待了几年。“看来，派他们出国留学并非好事。”说完，佩莱斯便对一个副官命令说：“您立即去军营带一排士兵，到阿方索的家逮捕他。如果他拒捕，便向他开火。”

目睹这一情景的人都不禁为之毛骨悚然。“您要是同意让阿方索与您女儿结婚，我就成全他们。”这可怜的老人头脑仍然十分冷静：“不，这万万使不得，将军。这可不行。我希望得到的只是公道。”“那您会得到的。”

阿方索被关进普通监狱里去了。他与外界断绝了联系，消失了，连他的几个姐妹和姑妈都不能让佩莱斯的心软下来。“你们别跟我谈这小流氓的事。”一个月过去了。六个月过去了。整整过了一年后，她们又来求他宽恕阿方索。“我不喜欢你们跟我谈这件事。”最后，到了阿方索的名命日，她们终于使他让了步：“那好，放了他吧，可得到边境去与鲁德辛多待在一起。我不愿见到他。”

这就是他处理阿方索的情况。对待别的人也是这样。这些人就象训练得不好的野马，总是不听使唤，喜欢我行我素，扰乱正常秩序。对这种人要无时无刻地提防着他们，要始终如一地警惕着他们，迫使他们象老黄牛一样，象经过训练的士兵一样就范；迫使他们做到，统一步调，统一行动。

但人们总是不听他的号令，那些外国“密修”又给他带来一大堆问题。他们建立了采油工人营地后，人们在一起更容易骚动、捣乱，再加上那些要求给予石油开采权的人和要求签订合同的人给他带来的麻烦，问题真是成了堆。

但所有问题都有解决的时候，他也知道应该什么时候解决。国家需要能守秩序、能干活的人，不需要那么多无业的游民，不需要那么多混水摸鱼的人，不需要那么多懒汉。

他希望人人都有活干，大家都成为劳动者。国家有的是土地，让每个人都有事可做。让他们的脊梁上晒着太阳，双手沾满泥巴，日出而作，日入而歇，这样的人才是国家需要的。他下令收容那些懒汉，将他们关进收容所里，被迫他们干活。在新建的一些公路的陡坡地段，人们可以看到一行行身穿红条子号衣的囚犯在那儿干活。“我要让这些穿红衣服的人在这儿学会成为能干活的人。”他还从兵营里调来成团的士兵，以连排为单位，在军官的带领下，头戴草帽，天天去地里干活。“眼下已没有了流血的战争，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一场反对懒散的战争。”士兵们那草绿色的军装消失在甘蔗地里，散失在咖啡园中，隐没于养马场内。

倘使人人都有活儿干，便不会再去胡思乱想和懒散放荡了。他决不允许人们破坏他建立的秩序，改变他的道路，偏离他的航向。一切事情均应该按照他的意思去办，他要做到没有游手好闲的人，没有捣乱分子，没有不懂礼貌的人。他已经将阿方索因强抢妇女而投进了监狱，他决不允许再有人这样干。这是搅乱，是坏典型。他下令逮捕所有强抢少女的人，并迫使他们与她们联姻。“他们要是同意成亲，便放了他们。”这么一来，因一时动情而成眷属的人比比皆是，婚姻大事成

了儿戏，一蹴即就，为此闹出了许多笑话。但同时由于这么做，使人们害怕了，爱玩弄女性的纨裤子弟确实减少了。

然而，秘书给他送来了无数信件，都是父母亲提出的抗议。他们说，当局强迫他们的孩子与一个未曾相识的姑娘婚配，实在没有道理。一位部长还对佩莱斯说，由于他在端正社会风气的问题上作了这样硬性的规定，出现了不少过火的现象。他认为不应该让所有的人都结婚，也没有这个必要。“不错，我也没有结过婚，可我也从来没有强迫过任何女性。您去问问那些有女儿的人吧，他们喜欢不喜欢这项措施。”

“这比赶公鸡上斗鸡场确实是难多了。您想这么干，他们偏不听您的。”但他一定要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虽然还有那么多不正经的人。他们只是一时隐蔽起来，以便伺机再次探出脑袋来。“但我一定要让所有的人都规规矩矩。”

一天，他在公路边见到有人砍倒了几棵大树。“这是谁干的？”他下令逮捕了肇事者。“没有得到允许，谁也不能乱砍乱伐树木，谁砍也得抓起来。”他明白，种一棵树多么不容易。要经过多年的精心培育（要给树防病治病，还要防火，还得不让那些砍柴的人砍走），才能成材。他回想起了他出生地那高耸入云茂密的树林，有位于牧场边的那些高大的朱缨花树和象教堂的钟楼那么高的木棉树。他也知道树木的价值，因此，决不允许随意让人砍伐。在他看来，树木是土地的一部分。所有的树木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似乎也是属于他的，是他生命的组成部分。这是他的树，可他们却要将它们砍倒。

二十一

佩莱斯突然在梦中听到一阵惊叫声，猛地惊醒过来，立即从床上跳起来，说："有凶手！"他裸露着上身，在黑暗中打开房门，门口站立着他的几个卫士。"快去捉拿凶手！"他准备走出门去，投入夜色中。"那是屋顶上的猫，将军。""原来是猫！"他开始平静下来。他此时住在地处首都贫民区一套很狭小的房子里，这是他自愿这样做的，因为住在这儿他觉得更为安全。这套房子有一个房间作他的卧室，还有一个上面盖着锌皮的庭院和一个看来很象畜栏和兽穴的前厅。

总统的行宫便在对面，那儿戒备森严，灯火通明。这时，人们在行宫内进进出出。原来达马塞诺死了，尸体已放进灵柩内。他身穿白衬衣、黑礼服，以此掩盖住了他在胸口、背部和手臂上一处处令人触目惊心的伤口。

凶手们在夜深人静之时闯进了他在行宫中的卧室里，他们骗过了哨兵，越过了种种防卫性设施，撬门入室。他们对达马塞诺捅了无数刀。总统走进他卧室的时候，达马塞诺翻着两只白眼，直挺挺地躺在凶手发现他的那张床上。有时，人们在被害人的眼部表情中可以找到凶手的蛛丝马迹。佩莱斯走上前去看了看他的遗体，但见床上乱糟糟的，上面

满是血污。凶手们大概趁他熟睡之际，从几个方面扑了过去。刺了他第一刀后，他便惊醒了，一时还弄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或许他还徒手跟他们格斗过，抓伤了什么人，可挣扎的时间可能很短。佩莱斯发现，胸口和两肋间的伤口大得象张开了嘴巴。

谁胆大包天干出这样的事来？他怎么能这样干？佩莱斯铁青着脸，一声不吭地观看着，然后，用床单又将尸体盖上了。“今天就举行葬礼。”说完，他朝行宫的过道走去。他从来也没有象此刻这样感受到了威胁，感到了自己力量的单薄。不久。部长们和别的高级官员都赶来了。他们见状个个都吓得面如土色，嘴里一个劲儿地说：“多么可怕，将军，多么可怕啊。”

佩莱斯独自一人坐在单人软椅上。“可怜的切诺啊。”他想他弟弟一直象影子一样地跟随着自己。

这消息使全城引起一片恐怖，人们感到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威胁着他们，它可以伤害你，而你却无法进行防御和自卫。人们想象着、回忆着事情发生前后的情况。在出事前一天晚上，也就是卡门命名节的前夕，切诺前去看过说唱剧演出。在幕间休息时，有人走到他身边，跟他说过话，请求他办什么事，然后又有人突然将他叫到了一边。切诺回行宫时，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有一辆汽车远远地尾随其后。此外，在切诺被害的那天上午的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关于颁发“卡门彩票”的通告。然而，“卡门彩票”这几个字却被用特大字体排成了“罪行彩票”①。于是，所有的排字工人和

① 在西班牙文里，“卡门”和“罪行”两词的词形十分相似。

校对人员都被捕了。同时，还逮捕了行宫中的所有的勤杂人员，其中包括一些老卫士和从边境时期起就开始在他家干活的仆役，还有那几名早晨给切诺准备甘蔗酒、晚上给他准备美食的女仆以及当天在行宫值班的军官也锒铛入了狱。

佩莱斯召见了马克诺维奥·加尔菲亚斯将军。此人身高体魁，是个既能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也善于进行监视、侦察的军官。“加尔菲亚斯，”他叫唤了一声。这个身材魁梧的人向他走了过来，“我任命您为总督，由您来负责查清这桩罪案。我赋予您全权。”

接踵而来的是镇压和逮捕。每时每刻都有人身遭不测，这其中有总统府的侍从和仆役，也有记者，有原来跟随过普拉托的人和那些流亡在国外的人的亲属，甚至还有占卜算命的人。监狱和拘留所都人满为患。当天下午，加尔菲亚斯前来复命，说：“尚未发现任何新的情况，将军。不过，我们正在继续进行。”

倘若刺客们就凭一柄匕首，胆敢黄夜闯入位于市中心的总统行宫内，杀死了那个身踞高位、有权有势、还受到了严密防卫的人，那么，这戍营的士兵和这么多的警察和卫士又有什么用处？“再说，为什么要杀害切诺呢？”深感切肤之痛，心怀刻骨仇恨的佩莱斯将军再次想起了那行刺的场面。“为什么要杀害切诺？”他脑海里再次浮现了他弟弟那憨厚的、动作迟缓的象小牛犊一样地紧紧地跟着他的形象。他在世时，事事都要来询问他这个哥哥，让他干什么，他便干什么。

“这是因为他们不可能对我下毒手。他们想让我们感到痛苦，让我们感到害怕，用这个办法搞垮我们。”他想起了

那些流亡在国外的人，想起了国内那些试图与他角逐权力的人和密探们向他报告的参加密谋的人。他认为，这一切均是在安的列斯群岛或欧洲的某一家旅店内一间不很体面的房间内策划而成的。他们是根据佩莱斯已生病这样的传闻，认为时机已到。“他们想用这个办法将我吓死，将我消灭，这绝对办不到。”他亲自给省长们写了信，让他们要百倍警惕。他还给坐镇在边境上的鲁德辛多写去一封信件，告诉他：“是我们的政敌派人杀死切诺的。”

在每天送到总统府来的报告和情报上，有的向佩莱斯汇报侦察的情况，有的向他报告捕人的情况。加尔菲亚斯轻手轻脚地走进他的办公室，向他报告说，近半月内进入国土的所有的外国人的情况都进行了调查，这些人中间有的是商人，有的是旅行推销员，有的是马戏团老板，有的是正在准备演出的魔术师。人们查阅了他们用各种文字写成的证件，他们的供词纪录堆成了厚厚的一大迭。审讯时向他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你们来这个国家目的何在？为什么要在此时来？在国外见到过流亡者么？然后，向他们读了一大张流亡者的名单，并试图从对方的脸部表情上看出他们是不是在撒谎。除了入境的外国人外，还审讯了在近一个月内更换了住宅的人，尤其是对那些搬到离总统行宫才三、四个街区方圆的人进行了审查。于是，这些小公务员、店主、从事农业的人和其他的各种从业人员都一个个被叫到了当局的面前，要他们作出解释，为什么更换住宅，为什么要租一间离总统行宫这么近的房子，在卡门命名节的前夜他们干了些什么，他们看见了什么，对这桩行刺案他们知道些什么。这些胆小怕事的人吓得满头大汗，只好没完没了地述说着因为“房子旧

啦，漏雨啦”等等一大堆搬家的理由。

一只强有力的手居然在他佩莱斯的身边给了他狠狠的一击！他的全部权力，他的卫士与保镖，他的军队都失去了作用。有人居然能与他的强权进行挑战，甚至在某一瞬间超过了他。一个手执匕首的人，躲过了哨兵和巡逻队，翻过了围墙，潜进了紧闭的大门，来到了达马塞诺的身边，也几乎来到了他本人的身边。为什么到不了他的身边？这个无所畏惧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人，就在他的权力中心与他挑起战来，这样一来，谁还能得到幸免？达马塞诺是在他床上被刺死的。他呼叫过，他呻吟过，但谁也没有听见，他象牛犊在屠宰场一样被宰杀了。

索拉纳在头脑中还清楚地记得那些令人沮丧的白天和那些令人心神不定的漫漫长夜。在他的四周仿佛潜伏着刽子手，鬼怪和被它看上一眼便能致命的魔鬼。谁也逃不过这次劫难啊，那只能致人死命、令人可怕的手会伸到任何地方。此时占据人们心灵的除了恐惧，还是恐惧。人们害怕密探，害怕加尔菲亚斯将军的便衣警察。谁说过一句错话，有过某一自己早已忘怀了的举动，谁发了什么牢骚，都会被报告到当局，遭到逮捕。人人都成了嫌疑犯。索拉纳也害怕那些刺客，害怕这些在暗中行动、枪法极准的陌生人。在他用拉丁文进行祈祷时，他轻声地说：“恐惧向我袭来，我全身颤抖着，我的四周一片黑暗。”

出殡的那天，在长长的送葬行列中，前面走着无数手持花圈的人，后面是一长列汽车。从总统府到墓地的道路上，两边站立着士兵，人行道上还站满了密密集集的人群。人们默默无言，肃静无声，只是听到灵车开过时站在路边的军官

发出的举枪致敬的口令声。总统坐在第一辆汽车内，他身穿军礼服，脸部的表情冷若冰霜，在他的一边坐着何塞·阿巴里西奥。人们的眼光都对着他，切依托似乎感到了这些目光的分量。他的亲随人员则好象在暗地里告诉他，人们都在议论，是他派人杀死了第一副总统，因为后者显然是他继承总统职位的障碍。现在所有的障碍都已扫清，如果再出现一次他父亲重病的情况，就不会出现分裂的危险了。他偷眼看了一下总统，他在想些什么呢？

到了墓地后，总统板着脸，若有所思地站立在墓穴的前面。安葬完毕后，他大声地以挑战的口吻说："杀人凶手听着，我不害怕，我决不是轻易地让人吓倒的人。我一定要严惩凶手，一定要继续干我们的事业，象没有发生过这件事一样。"

现在，不仅所有的囚室，就是监狱的一些附属设施内，也都关满了犯人。杜加尔特将军站立在囚室的门口，好奇地瞧着一批批拥进来的犯人。他在狱中度过的十年中，曾亲眼见过换了好几批犯人。他进来时已在狱中的那些犯人，大部分早已出狱了。那些后来入狱的犯人给他讲述了他在狱中这个漫长的时期内发生的事情。他与他们整个星期甚至整月地谈着情况，交换着看法。位这些人也已经出狱了。现在又突然涌进了这一批犯人。"这意味着佩莱斯将开始垮台了"。他评论道，同时，眼睛注视着那些朝院子里探着身子的陌生人，他们的脸上露出了恐惧的神色，"这意味着他的政权最终将土崩瓦解，现在他真的要完蛋了，侄子居然杀死了叔父，这个阴谋实在太大了。佩莱斯自己已觉得这么虚弱，已感到处于这么危险的境地，以至连在他身边的杀人凶手也不

敢撤他的职。”

他觉得加尔菲亚斯已来到了监狱。“这家伙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杜加尔特说。他早在战争时期便认识他了。这时，狱中流言频仍，所有的犯人都处于紧张状态。有时，人们听到嘶哑的叫喊声。“又在用刑了。”囚犯们想。

加尔菲亚斯终于弄清谁是杀人凶手：一个是负责警卫的军官，一个是新来的仆役，还有一个是曾经服侍过被害人多年的老奴。这就完了么？在他们的背后还有什么人呢？被捕的这几个人什么也没有说。他们沉着、坚定地经受住了威迫和拷打，对他们进行利诱也没有得到任何结果。这些人顽固地保持着沉默，这激怒了加尔菲亚斯。他们为什么不讲？或者说，他们为什么不敢讲？那个被捕军官乱七八糟地还谈了一通政治信仰之类的说法，可这个顽固得象石头一样的混血种人却一句话也不说。加尔菲亚斯看着那些用刑的人个个都气喘吁吁，却一无结果。“你快说，说了我就放了您，将军只要了解真情实况。”但那混血种人仍忍着疼痛，一直到失去了知觉。有一次，他们还试用了一次才从美国进口的麻醉品。那是一种液体，一打进对方的身体内，便会使他陷入半睡半醒的状态，失去一切自制力，将头脑中想的东西全都说出来。结果仍一无所获，因为剂量小了，他仍能挺住；增加了剂量后，他便呼呼入睡了。

一天，怒不可遏的加尔菲亚斯对那被捕的人说：“你为什么连命都不要？你只要一说真情，我们就不打了。”那被捕的人用那毫无表情的目光冷淡地瞧了他一眼，然后说：“我想单独跟您谈一谈。”他让在场的人走了出去。当房间内只有他俩时，被捕的人露出惶惑的眼神说：“请您带我去

见佩莱斯将军，我只向他说出全部真情，只向他说，其它的人谁也不行。”加尔菲亚斯惴惴不安起来，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继而，他又想，还是瞒过了这件事吧，可他又觉得这样做是十分危险的。

在下次他向总统报告情况时，他对佩莱斯说：“那个仆人说只有跟您才肯说出全部实情。”佩莱斯皱起了眉头。“只对我说，为什么？”在他俩的头脑中都在问这个“为什么。”在这个“为什么”的中间隐含着令人可怕的可能性。“不行，先生，我不能这样做。他想说什么，就跟您说吧，然后由您来转告我。就这么办。”

他不想听被捕人跟他说什么。他想象着这定是个无知无识的人，他兴许在总统府的过道上遇见过几次。此人平时在总统府擦洗家具，煮咖啡，他有什么话不能说呢？他只不过是只关在畜栏里的牲口而已。他的矛头想对准谁呢？须知他现在还可以害人，而且其危害性比拿着匕首时还大。他现在虽已不能直接行凶，但可以招认他想加害的人，这是他继杀死了他弟弟后的又一危害于他的行动。他弟弟是他的第一继承人。现在那个身居幕后的居心险恶的人可以进一步实现他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目标了。这个被捕的人可以对他说，是切依托叫他干的。这样一来，他们便可以干掉他的第二继承人了。不管那个人说些什么，决不能相信他。那个当初派他去杀人的人，现在又可以叫他撒谎么。他想了一下这个凶手将会提到的一些人的名字，提到切依托的可能性极大。当然，也可以提到他干兄弟蒙罗意的名字。自然，也可能会提到娜塔丽娅，他已有好多年来未见到她了。她有时给他捎来口信，求他帮忙。他夺走了她的儿子，她心怀不满，手下有一

些人给她出坏主意。自从他和她同居后，他知道她为人颇有胆量，也有毅力。

夜里，加尔菲亚斯的妻子问他说："今天问出什么情况来了吗？"加尔菲亚斯疲惫不堪地喘了一口粗气，说："什么也没有问出来，什么问题也没有搞清楚。现在的情况越来越复杂了，我唯一可以告诉你的是我本不应该卷入到这件事中间去的。"他现在已处于暴力镇压的中心，因而也处于危险的中心。人们控告他，说他对犯人进行了严刑拷打，无论是他支使的还是不是他支使的，都归咎于他。人们害怕他，也厌恶他，见到他便轻声议论他。何塞·阿巴里西奥将军和他的亲随人员对他十分冷淡，他感到自己已四面楚歌，受到很大的威胁。"该我到霉，怎么会让将军看上了我，让我办理此事呢。"

然而，他仍然对那个固执不化的罪犯进行了审讯，施了酷刑。他在拘捕所中度过的漫长的不眠之夜，只听到那个人的嚎叫声和哭泣声，却听不到他的任何招供。此人曾当过下级军官的勤务兵、警察、警卫班班长和侍从。从这些经历看不出什么问题来，他只是慢声慢气地说："你们想杀了我，就痛痛快快地下手吧，我什么也不会说的。"当行刑者用脚踢他的阴部和关节，用夹棍夹他的脑袋时，他痛得吼声如雷，连身子都扭曲了。

根据上司的命令，刑事法庭法官停止了一般审讯，专门负责受理总督承办的这个案子。几年后，人们发现这个案件的卷宗，已给撤去了好多页。

在这期间，每天都有人被捕。有人说，某些上层人士也被捕了，后来证实这消息是不确切的。"这件事说起来也很

简单，还有谁会想去杀害他呢？”有人在聚会时说。“别说了，我们还是不谈这件事为好。”另一人告诫他说。

佩莱斯将军的秘书处收到了无数的唁电和信件，其中有各国元首发来的慰问电，有各政府机构发来的电报和成千上万的私人信件。写信人有的是熟悉的，也有陌生的。信中表示了他们的愤怒和憎恨。“这次可怕的犯罪行为是落到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一个污点。”人们对死者表示了哀悼，他们对亡灵进行祈祷，去墓地扫墓还为死者戴了孝。

这些日子索拉纳的情绪十分低落。他当年踯躅街头时的许多朋友都被逮捕了。罗梅里托是第一批被捕的人们中间的一个。“他们都是疯子，象罗梅里托这样连苍蝇都不敢打死的人，跟这样的凶杀案又有什么关系呢？”

他默默地思索着，头脑中出现种种假想，只是没有说出口来。这些天来，他一直隐居在塔卡里瓜的家里，透过百叶窗，看到人们一个接一个地朝佩莱斯的官邸走去。他认为“这些人中间肯定有人知道这件谋杀案的底细。”这时，加尔菲亚斯垂头丧气地走了过去。“此人一定知道，他知道得太多了，以致连他自己的生命也处于危险中。”

索拉纳常常去看望埃洛蒂娅，她总是在念玫瑰经，害怕得把门关得紧紧的。“这个案子还一点眉目都没有呢。阿尔贝托。”接着，她又难过地说：“这是对佩莱斯的一次沉重的打击。”他本想向她提一些与此案有关的具体问题，但连对她也不敢这样做。

一天，胡安·桑塔纳来看他。此人曾写了不少赞美死者的文章。他们走到了内室，打开了一瓶白兰地，然后，谈了起来。桑塔纳轻声细语地象跟他谈生死有关的机密一般地

说：“你知道这个消息吗？”说完，他便慢条斯理地在索拉纳越来越惊奇的情况下，述说了这件神秘的事。“你知道已命令娜塔丽娅·贝雷斯离国了吗？昨天她坐船走了。”索拉纳听了，便想了一下，说：“这么说，何塞·阿巴里西奥将军与那案件确有牵连了？”“不，不是这个意思。”索拉纳回想了一下这个他曾见过面的女人。“她敢这样做么？”于是，桑塔纳便津津乐道地叙述起一桩风流韵事及与此有关的复仇的故事。几天前，娜塔丽娅那个年轻的楚楚动人的小妹妹自杀了。切诺在年轻时，曾勾引过她，娜塔丽娅对此耿耿于怀。不久前，她妹妹正要与佩莱斯将军的一个非婚生的弟弟结婚时，达马塞诺将他叫来，对他说：“你怎么能跟这样的女人结婚呢？”继而，便告诉他，她曾经是他的情妇，还与别的男人有过往来。就在这一天，签署了她的“死刑判决书”。“杀害达马塞诺这一案件是娜塔丽娅一手策划的。“索拉纳呷了一大口白兰地。“她的妹妹发了疯后，便自尽了。”“这正象博尔吉亚一家的情况啊，胡安，正象博尔吉亚一家①啊。”索拉纳激动地说。接着，他又讲起了有关教皇亚历杭德罗六世的子女的故事。“现在谁的生命也得不到保障，就连佩莱斯和加尔菲亚斯也不例外。”“加尔菲亚斯的处境比谁都危险。”

佩莱斯在任何场合都没有对人们说起过这件事。就在那天他下令让娜塔丽娅乘船永远离国后，他仍和平时一样，在何塞·阿巴里西奥的陪同下，出去散步。一路上，他没有对

---

① 教皇亚历杭德罗六世的儿子塞萨尔·博尔吉亚曾率兵反对他父亲，还杀死了妹夫。

他儿子说什么，也没有跟他谈起此时正乘着一艘远洋海轮离国的那个女人。他们走过石墙和泥地，也许佩莱斯能猜想到他儿子正想什么，但何塞·阿巴里西奥却只听到他父亲跟他谈一些牲口和草料之类的家常事，却难以猜想到此时走在他身边的这个人的心事。

“这个案件当时谁也不知究竟，以后也无人知晓。”索拉纳在给死者写悼词的时候回想着往事。事实也确实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案子便不了了之。那些被指控的人最后均死于狱中。加尔菲亚斯被撤消职务，不久，在追捕罪犯时，在大街上让罪犯开枪打死了。

正在写祷告词的索拉纳这时正写到命运的神秘性。用宗教的语言说，神秘的命运就是“难以知晓的上帝对命运的安排。”博叙埃则将它称之为“上帝给世人导演的一出一出的戏。”归根到底，权力象征着恐惧和死亡。

那些已在人们的记忆中忘记了的人，就象舞台上出现的人物一样，一闪而过。

二十二

巴蒂斯塔斯是个衣冠楚楚、红光满面、大腹便便的人。他长着一头金黄色的头发，短短的八字形胡髭修剪得十分整齐；走起路来，摇摇摆摆，活象一只鸭子；宽大的西装背心一直包到他的大肚子上，胸前拖着一根粗大的怀表链。他脸带笑容，声含唱腔，两只胳膊象两只风车的车翼一样向两边伸展。不久前，他已成了佩莱斯将军的幕僚。

"您跟巴蒂斯塔斯博士商量去吧。"每当需要起草买卖土地或典当房产的文契时，他总是对他的总管这样说。巴蒂斯塔斯博士出身于圣塞瓦斯蒂安的名门望族，佩莱斯当年与他的叔伯有过交往，也认识他的别的亲属。时至今日，他仍记得他在边境做买卖时的旧友故交，也对那时节的恩怨记忆犹新。他对巴蒂斯塔斯怀有美好的回忆，曾委任他在塔卡里瓜的地方政府里担任过不太显要的公职，还委任他当管理自己产业的律师。每当需要佩莱斯签署一纸文书时，巴蒂斯塔斯总是和管家一起，来到总统的官邸。"您要是看了没有问题，那就行了。"佩莱斯说完，便很快地大笔一挥，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我签字时手腕还没有发抖吧。""这无论对您的朋友还是对祖国都是一件幸事，将军。"

巴蒂斯塔斯生活并不奢华，家里只有一名年老的女仆。他打着光棍，一生中从未接触过女色。他性好言谈，常喜欢与朋友在家欢聚，饮酒纵谈，话题遍及古今。

佩莱斯一直在观察着他的言行。他喜欢偷偷地瞧着他的那些侍从和亲随。他一面瞧着他们，一面心里想着这些人心里在盘算着什么，这样做对他来说是一种乐趣。他对身边的每个人在作何打算都了如指掌。“我知道此人企求什么，但是他办不到。”最后，他将目光停留在那个象鸭子一样摇摇摆摆地走在众人之中的笑容可掬的胖子的身上，说：“我也知道他想干些什么。”

一天上午，佩莱斯召见了他，说：“我决定改组内阁，我希望您当我的内政部长。”“我，将军？”他从来也没有想到过会委他以这样的重任，这大大地超过了他的设想。他竟然青云直上，一跃而担任了内阁成员中最重要的职位。当这一委任令见诸报端后，人们均为之震惊，还有许多人不认识他呢。“他是什么人？”“就是那个给总统起草文契的胖律师。唉，总统这个人办事真离奇。”

巴蒂斯塔斯的那间小房子里挤满了前来向他祝贺的人们，其中有他的一些朋友，有的还只是一面之交，也有前来向他祝贺的要人。看来他已很快地适应了这一套。他沉着镇定地接受了人们对他的祝贺，还对人们举杯向他述说的溢美之词谨慎地作了回答。

他很快地成了一个新崛起的人物，挤身于许多谨小慎微、精明强干的官僚的中间。他走起路来，双臂伸向两侧，脸上露着微笑，挺着个大肚子，活象一只圆球在地上滚动，也象一个玩具娃娃：大肚子，大脑袋，微笑起来，脸上的线

条十分分明。

佩莱斯对他的态度与对待其他的亲随人员迥然不同。每见他来，总是笑脸相迎，让他坐在自己的身旁，兴致勃勃地听他言谈。那些让讼棍们和某些高级官员说起来变得相当晦涩难懂、十分复杂的事物，经巴蒂斯塔斯博士一说，便变得既易懂又明了。这个行动缓慢、沉着冷静的人，对那个性好猜疑，遇事总爱探个究竟的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总统身边的人常常说，巴蒂斯塔斯使佩莱斯改变了脾性，变得更冷静了。后者经常带着巴蒂斯塔斯到养马场去，有时也带何塞·阿巴里西奥和干兄弟蒙罗意同往。蒙罗意开玩笑地说："我对巴蒂斯塔斯真有点儿害怕，因为象我这么个小个子，他只要对我一推，便会将我推出老远。"巴蒂斯塔斯博士笑得前仰后合，全身的肥肉都抖动起来，嘴里不停地咳嗽着，说："可别这样说，堂拉蒙，您所拥有的力量可不能用您的体重来计算，这点您是知道的。"佩莱斯情绪极佳地说："您已看到了吧，伙计巴蒂斯塔斯博士可不会让您占便宜。"

巴蒂斯塔斯慷慨大方，挥金如土。他大把大把地给钱，这是任何一届内政部长没有做过的。"将军对我说过，要我帮助他的朋友，我竭力在这样做。"他将装满钱币的信封交给总统的朋友，还给他们馈赠礼物，安排公职。他的家常常门庭若市，在他的办公室里也常常挤满了人。人们象是孩子们抢圣诞节礼物一般地围着他，接受他的恩赐。

"您还不认识我吧，博士？"一个新来的人见状有点吃惊地对他说。"这有什么关系？总统认识您，器重您，这就是我需要知道的一切。"他对那些连自己也不认识的人，对

那些新来乍到的人，对那些缺乏资历的年轻人，甚至对那些旧奴老仆都安排了某种职位，也给军人们以馈赠。因此，兵营里的军官常常来找他，跟他说自己缺乏钱财，无法赎回典押的房屋。诸如此类的问题，他总是有求必应。他还请神甫给何塞·阿巴里西奥帮过忙，为此，何塞·阿巴里西奥还给教堂捐了一笔款项。对大众来说，巴蒂斯塔斯是个有求必应的活神仙。他还给里诺·索尔卡安排了一个肥缺。“我知道您帮了总统许多朋友的忙，而您自己却一无所得。”那矮矮胖胖的印第安人令人捉摸不定地挤了挤眼睛，笑了。

这么一来，在他的周围出现了一种欢乐的气氛。在总统府的那些亲信中间似乎流传着这样的一种说法：“你若想得到什么好处，就请你去找巴蒂斯塔斯。”

这么一来，不仅他周围的气氛变得轻松愉快起来，就连他本人的体重也好象减轻了一些。这个长着一张象孩子画的太阳一样圆圆的面孔的人，常常与塔卡里瓜的这个性格孤僻的人① 进行长时间的单独交谈。

“将军，您的这些政敌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们中间其实没有一个人具有真正的危险性。您还是放了他们吧，免得让他们制造借口，说您在迫害他们。根据眼下的情况，您反而在提高他们的威望呢。”

佩莱斯晃了晃脑袋，意思既象否定，也象肯定。他用那只戴着手套的手理了理八字形胡髭，在牙缝里挤出了呜呜的声音。

普拉托已经在安的列斯群岛中的一个岛屿上去世了。活

---

① 这儿指佩莱斯总统。

着时，他已穷困潦倒，孤苦伶仃，比过去性情更加暴躁；他早已灰心丧气，怀着一片思乡之情。他与穷汉们同坐一辆电车，出席露天音乐会，与不三不四的女人厮混在一起。有人跟他谈起了他当年的盛世时，他总是象斗败了的公鸡一样垂头丧气。在密探们送回国内的情报中，他的名字出现的次数已越来越少。他在国外已流亡了整整十六年。在这期间，他常常接见他派出去的“使团”，他还发出大量传单，还与人讨论入侵的计划，但这一切最终全都成了泡影。原来人们应允给予他的支持都没有兑现，他终于失败了。但佩莱斯明白，他仍然躲在某地。只要他还活着，他还会干出什么来，还具有危险性。他会孤注一掷，会铤而走险，会发起疯来。他也知道，普拉托并没有象表面上看起来那样被人遗忘。那些与他一起作过战的军官仍然会让他回忆起他当年那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岁月。后来，密探向佩莱斯报告说，普拉托已病重，卧床不起。最后，驻当地的领事给他发来电报，称：“昨晚普拉托将军已在本岛去世，今天进行安葬。”

这天，佩莱斯比往常更加沉默寡言了。他不时地难以避免地回想起了他这个已不在人世的干兄弟，回想起了那遥远的早已过去了的时日，回忆起他们在阿贝海罗的谈话，回忆起他们制订的振兴在边境的庄园的计划和他们共同进军首都的情景。他仿佛又看见了他那神经质的、身材瘦小、好动、性情急躁的形象。“他仿佛由炸药制成似的。”他对自己的命运充满盲目的自信。当年谁又会对他说，他会有这样的下场呢？

他派人去告诉普拉托的遗孀丽塔夫人，叫她回国来。这位历尽艰辛的夫人终于回来了。她的几个亲友去迎候她。人

间沧桑，变化实在太大了。对她来说，国内的变化很大，一切都变得陌生了。总统下令归还她的全部财产。她的资产有的已经散失，有的已经衰败。她的庄园已被侵占，她的房屋已经倒塌。“嫂子，一切都会安排好的。我在这儿就是为这个目的。”佩莱斯在塔卡里瓜接见她时，这样对她说。他还亲切拥抱她，让她坐在自己的身边，就象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就象昨天才分手那样和她交谈着。“堂卡梅洛已经走了，永远也不会回来了。您很难过吧。”太太苦笑了一下。然后，他们谈起了家庭，谈起了她的子女和孙子，还谈到了他们的朋友和故交。“让他们都来吧，我愿意帮助他们。”

普拉托已不在人世，这就是说，他已不会再派人来散发传单、投寄信函、煽风点火、鼓动叛乱了。

“关在监狱里的人们还会有什么危险呢？还有那些流亡在国外尽干一些荒唐事的人又有什么危险呢？请您将犯人放了吧，让流亡在国外的人回来吧，这不就完事了。这样做反会对您有利。”巴蒂斯塔斯博士那粗壮的声音象油珠在锅底里滚动一般在他嘴里滑了出来。一天，佩莱斯站起身来，正要与巴蒂斯塔斯去散步时，突然对他说：“我来满足您的要求，您把囚犯的名单拿来。”

巴蒂斯塔斯很快地将名单取来了。他大声地念着名字。每念到一个名字，佩莱斯将军便说“行”，或者说，“不行”。巴蒂斯塔斯知道他的脾性，不与他争论。念完名单后，说：“留下的这几个人您特别重视他们吧。”总统笑了笑，说：“眼下还得对他们重视点。”

消息象一阵暴风雨一样立即传遍了全城：“要释放犯人了。”被捕者的妻儿、朋友都聚集在各个监牢的门口。拥

抱，亲吻，抱头痛哭，场面催人泪下。

街坊邻里们都赶来看望才从狱中出来的奇形怪状的人。他们面容憔悴、倦怠，骨瘦如柴，头发很长，神情还有些惊惶不定，似乎还不相信真的已经获释。人们向他们问这问那，他们也反过来打听亲友的情况，真象是来自另一个世界。“大家都出来了吗？”“不知道。”是啊，各人只知道自己的情况。只是从自己的情况推测他人的情景。他们向亲友们述说了自己是如何猜测到会获释的，是怎样给开启了脚镣，怎样给了他们更换的衣服，又怎样带他们来到了监狱的门口。“我们真的自由了？”

流亡去国外的人也成批地回来了。驻外领事接到命令后，便通知流亡者们可以回国了，还给他们签发了回国的护照。对新王国和流亡者比较集中的地方还派去了特使。流亡者被组织起来，推选出带队人。人们象朝圣一般成群结队地朝着边境的那条河流走来。

下面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要撤去大肆进行恐怖活动的鲁德辛多的边疆省长的职务。他在那个地区专制统治了十年之久。在这期间，他烧毁民房和村庄，屠杀民众。有一次，他竟然将两个被害人的尸体挂在卖肉的钩子上。“在本人的辖区内一切都很平静。”他周复一周地给他的堂兄佩莱斯总统写这样的报告。佩莱斯一直密切地关注着他的行动。他知道他的暴力行为，知道他生性残忍、冷酷、暴戾恣睢。一天，在圣塞瓦斯蒂安的鲁德辛多·佩莱斯省长官府内来了一位他的故交拉米莱斯将军。他们俩已有多年未见面了。“您来了，将军，我太高兴了。”于是，他们谈起了家常，叙起了往事。当来访者即将告辞的时候，拉米莱斯突然对他说：

“我还带来了总统给您的一封信，他叫我亲手交给您。”鲁德辛多一把将信拿了过来。读完信，他瞠目结舌，连话也说不出来了。原来总统在简信中命令他将省长的权力交给拉米莱斯。“可他事先什么都没有对我说起过。”接着，他似乎陷入了沉思，继而，又象是有思想准备地说：“也好，他这样做也许有其道理。不过交接班最好在明天进行，以便有时间作出有关的安排。”拉米莱斯温和、平静地说：“没有必要等这么长时间了。您知道，总统喜欢令行禁止，现在立即可以进行交接权力。”鲁德辛多还想争取一点时间，说：“可还得通知一下警备司令，让他获悉并准备好交班文书。”来访者仍然带着温和、平静的语气说：“我到此地之前，已去过兵营，已将兵营的指挥权交给了将军派来的与我同来的另一名军官了。他就是莫雷诺将军，是个很好的军官，您也认识他。交班的文书已准备就绪，只要签一下字即可。”就在当天下午，拉米莱斯给总统发去一份电报，称：“我已奉命就任省长，一切顺利。致礼，您的下属和朋友。”

不久，流亡国外的人象潮水一般地涌到了国境。他们有的乘轿车来，有的坐卡车，有的骑马，有的骑骡，也有步行。他们都身背行李卷，手提旧衣箱。村镇里燃放起鞭炮，人们走得汗流浃背，嘴里说着表示欢迎的言词，还杀牛宰羊，载歌载舞，象是规模盛大的节日一般。多年来一直受到政府通缉的人，终于回到了他们离别多年的故里，与家人团聚，与故友重逢了。

佩莱斯此时已在塔卡里瓜附近一个滨海的村庄里度假。成百封电报飞到了他那儿，其中有的是旧时普拉托的顽固的追随者拍去的：“吾效忠于普拉托将军达二十五年。目下他

已去世，您是我等的当然领袖，愿同样效忠于您。”佩莱斯阅读着电文，头脑中回忆着他们的名字和与他们相关的事件。“这是个好军官。”他读到一个人的电文时说。“这个人不可信。”他说到另一个人的情况时说。

全国均仿佛沉浸在民族庇护人命名节日的气氛中，但谁也难以确切地知道这样的局面意味着什么，也不知这么做在追求着什么目的。一些天真的人以为，国家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一切都要变了。“人们将会得到自由，不会再遭监禁也不会再遭流放了。”另一些持谨慎和悲观态度的人则说，这不过是佩莱斯搞的又一个骗局。“过去他只欺骗个别人或一部分人，眼下他企图欺骗我们大家。”

一些被释放的要犯和遇赦的流放者来到塔卡里瓜，佩莱斯微笑着，用短暂的时间接见了他们。他几乎没有允许对方说话。“客观环境使我们分离，现在又使我们会聚在一起。这后面一点非常重要。我们都可能会犯错误，但我们也能改正错误。这正是我们需要做的。”

一天，依萨克·萨拉斯博士来了。他面色红润，头发花白，穿着一件不很新的外套。他由巴蒂斯塔斯博士挽着胳膊进来。佩莱斯让他俩就坐。“还是让您们单独地谈一谈吧。”说完，巴蒂斯塔斯便走了出去。佩莱斯与这个生性粗鲁难与共事的人待在一起感到相当不自在。此人早年曾跟随着他，后来便倒向了敌人。他总是喋喋不休地谈起法制的事。佩莱斯对他说：“我们现在重新又在一起了，在自己的国家里，这是我一直向往的。上帝赋予我生命和机会，让我能做到了这一点。”“我有许多事情要向您禀告，将军，这些事对国家有利，也对您有利。这几年间我一直在考虑这些

事。”佩莱斯往椅子背上一靠说：“那就请您说吧。”萨拉斯博士象一个站在兽笼边的训兽员一样既镇静又带有警觉性地说：“第一件事是您得结婚。”佩莱斯皱了皱眉，摸了摸八字形胡髭。老律师接着说，象佩莱斯将军这样身居国家元首高位的人应该履行结婚手续，以便使自己的私生活合乎规范。佩莱斯用斩钉截铁的语气，以此事仿佛与己无关的冷静的态度回答说：“此事我已考虑过多次。可如果结婚，我得同时娶两个女人。再说，我还得考虑我子女的利益，您没有看到这一点么？同时，请别忘记，我有两个家。”萨拉斯博士一时语塞，无言以对。就在不远的地方，他看到何塞·阿巴里西奥将军，他的存在便是对他刚才这番话的回答。停了一会儿，萨拉斯好象重新接上了原来的话题似地说，他深信（就连他过去的老对手也相信）佩莱斯已得到全国民众无可争议的支持。“对这一点，谁也不会有异议的了，将军。在这样的情况下，您为什么不组织一次自由选举呢。您可以让人们随意地提候选人，而您可以以百分之九十九的选票当选。到了这一天，那几个固执不化的敌人也只好闭上他们的嘴，谁也不会再叫您独裁者和暴君了。”佩莱斯斜眯着眼，说：“您敢肯定我能当选？”萨拉斯激情地说：“不光是我，众人都知道。只要您举行选举，全国民众都会选您。这点，决无疑问。”“这么说，”他慢条斯理地说，“既然人人都明白，既然大家对此深信无疑，却何必自找麻烦，多此一举呢？”说完，他俩都沉默了一会儿。“您还想说些什么？”于是，萨拉斯博士便对他说，需要建立一个信贷银行，以支持由于农产品价格低廉而摇摇欲坠的农业。“这件事确实要办。请您给我制订一个规划，我们立即着手进行。”

情况到底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佩莱斯几乎释放了所有的犯人，还让所有流亡者都回到了国内。其实也不能说所有的人，因为被流放的一些重要的军事头目便不愿回来，埃瓦海里斯塔和加尔苏尔两将军还在国外。阿罗尔特·海里法尔特则在马德里的报刊上撰文对佩莱斯进行了讽刺和揶揄。“国家成了蠢才和笨伯的博览会了。象林柯纳脱①这样的人物也在女学生的晚会上亮相了。有人干了蠢事，却试图找个借口，好为自己辩解，说自己受人愚弄了。吉纳斯·德帕沙蒙特则在大谈对他人的爱。到底是谁该原谅谁呢？”

佩莱斯让许多从国外回来的人就了业，给那些曾经死心塌地地跟随过普拉托的人也安排了政府里的职位，甚至还给那个在传单上称他为“拉波耶拉的乡巴佬”的人委以部长之职。看来，他对由于他的决定而在人们中间引起的迷惑不解的心情反而感到快慰。

巴蒂斯塔斯博士过了一些时候后，又来跟他谈释放犯人的事。“将军，办事总得有始有终，把杜加尔特给释放了吧，他已经变好了。坐了十四年的牢，顽石也会变么。他已思考了自己的问题，接受了教训。”

杜加尔特的夫人和姐妹也不断地写信来向他求情。

“那好，”一天，当巴蒂斯塔斯向他报告工作时，佩莱斯对他说，“我们就放了他吧。不过，我了解达米安，他并没有变。他出来就要复仇，就要去找人、找枪与我打仗。请您告诉他妻子，我准备释放他。不过，她不应该忘记，他坐过牢，现在还活着，他就要自由了，但往后会怎么样，我就

① 塞万提斯《训谕小说集》中的人物，系一丑角。

不得而知了。”

巴蒂斯塔斯博士摇摇摆摆地走出去传达命令去了。消息传到了那个僻静的监狱中的囚室内。达米安·杜加尔特刮了脸，换上了衣服，来到了监狱门口和妻儿相见。孩子们他几乎不认识了。在监狱门口接他的还有几个朋友。他们坐着一辆模样奇特的汽车，驶过一座他几乎辨认不出来的城镇，来到一幢陌生的房子里。

二十三

远处，响起了一阵密集的枪声，是在广场的那一边，也许更远一些，可能在那座小山的山坡上。“这只紧握缰绳的手……”索拉纳写到这儿，便猛地停下笔来。在这人人自危，随时都会出现更恶劣的形势，人们竞相逃命的情况之下，又有谁会有这个闲情逸致去听他念悼词呢。然而，他还得这样做，他还不得不替这位经历复杂、对其叱咤风云的一生很难进行评价的人书写悼词。

附近的广场上已传来人们的呼叫声。索拉纳神父闭上了充满血丝的眼睛。“这会儿该轮到我倒霉了。”他头脑中又出现了佩莱斯将军的形像，仿佛他还活着，仿佛他还会立即从灵柩中坐起来，发出骇人听闻的号令。

“他的灵魂在何处？”这是神学院博叙埃的声音。他不是在给亨利特而是替孔德进行祭奠时这样说的。他或许是在一个用巨石砌成的大教堂里，在十分平稳的历史时期内，在异常宁静的气氛中说这番话的。“闪电迅即划过云层，在人们的不知不觉中，在黑暗中——我敢说是在神圣的黑暗中消失了。”

他索拉纳自己便生活在这样的不管是神圣的还是非神圣

的黑暗之中，生活在暴力和镇压的时期里。后来又生活在巴蒂斯塔斯意想不到地得到宠信的时期里。

在此期间，天空好象突然明朗起来。索拉纳又开始访问他的故友旧交，还常常去首都看望他熟悉的人，同时，他又去光顾他流浪时期常去的酒馆，大发酒兴。他常常坐在大理石圆桌边，周围弥漫着锯末味，圆桌边坐着他的一群朋友。他大声地对侍者说："来一瓶苏格兰威士忌，多放一点冰块和苏打。"继而，他又说："这种用土豆和大麦做成的浓度很大的酒是苏格兰北部的农民用他们沾满污泥的双手，在黑暗的夜晚烧泥煤蒸馏而成的。他们常常在多雨的季节里守在石砌的房子里酿制这种金黄色的液体。当它在蒸馏过程中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时，便可以饮用了。"

在与他的故友相逢时，也并非时时使他感到愉快。他们中间的一些人以为他此时颇有权势，便请他为他们向政府说情，而一些从狱中获释的人或从国外流放回来的人则敌视他，常常使他十分难堪。"这些人丝毫也没有改变他们的本性，无论是在狱中还是流亡于异国他乡，去时是如此的卑鄙，回来时仍那样的无耻。"几杯酒下肚，他的话匣子便打开了，常常对他的酒友们说出自己的心里话。"你们知道这些叛军的头目，这些丧门星是怎么骂我的吗？他们说我没有进过监狱。我进去过，是和杜加尔特将军一起进去的。和我一起在狱中的还有那个每天都在印制传单的固执不化的索尔姆霍。他们说我没有遭到流放，他们自己不都已经回来了么？他们还说我寡廉鲜耻。我确实称不上品行端正的典范，我也不想成为这样的人，但我决不是小丑。"接着，他又对那些从国外回来的人进行了一番冷嘲热讽，说他们的言行矛

盾百出。“到底是谁变了，是佩莱斯将军还是他们？”

他发泄了一阵怨气后，又自吹自擂起来。“他们干过的事我也可以干吆，这又有何害于我？”说完，他便对他的朋友们说，倘使他不参加叛乱活动，他便可以成为教堂里的头号人物了。继而，他又概略地述说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红衣主教的情况。“我也可以结婚么。”他没有敢提到埃洛蒂娅。“我也可能已经进入政界。你们不认为由我来当部长会比我们每天见到的这些笨驴更强一些么？”他认为，他也可能已成为很走运的专业人员，比如说，成为一名饶有成就的律师。也可以象胡安·桑塔纳那样成为一名手头十分阔绰的新闻记者。“胡安·桑塔纳在哪一方面比我强？我诗比他写得好，文章也比他写得美。可他现在又有钱，又有人巴结他，而我却是个可怜的教士。由于我出于一片至诚，干了大家都在干的事，却受到了歧视，被人们瞧不起。”

说完，他便啜泣起来，边哭边吟诵着几句关于坎坷的命运和情场失意方面的旧体诗。

索拉纳有一位旧友，是个富有的律师。此人不趋炎附势，有点独立性。一天，在他家里举行一次午餐会，许多原来参加反政府活动的重要角色都参加了，这些人大都被监禁或流放过。

律师之家在一座小山上，有外走廊，外面是茂密的树林。人们陆陆续续地来了。饮了几杯酒后，人们的谈话便变得热烈起来。

这时，鲁贝尔托·萨拉曼克斯博士也来了。他带了几个人同来，人们回转身来，向他问好，他也彬彬有礼地给大家还了礼。

“他才是该当总统的人，”有人说。人们三五成群地围坐在一起。随着参加午餐会的人不断地到来，人们不断地打着招呼，不断地改变着说话的内容。他们在议论着国内的局势。“眼下是个良好的机会，可不能让它失去。”“这表明佩莱斯已默认他的政策已遭到了失败。”“倘若在座的人中间有人能出来指明方向，采取睿智之举，有什么事办不成呢？”他们互相交换着自己的观点，热烈地进行了讨论。“国家的精华都在这儿了。”有人手里拿着一杯威士忌，激昂慷慨地说。听到他的话的人本能地朝窗外看了一眼，生怕有人在偷听。他们在窗外看到的只是远山和谷地，还有楼房和街道。

就在这一天，索拉纳神父曾遇见了他的老朋友罗慕洛·阿柯斯塔，现在他在一家文学杂志社编辑部工作。“阿尔贝托，我在这儿也只是混碗饭吃。”他们走进了一家冷饮店。“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兄弟？”他们已经好久未见面了。“除了为我祝福外，阿尔贝托，你也帮不上多少忙。”“你不要这样想，我真的可以帮你的忙。请你告诉我，你想要什么。”看样子，阿柯斯塔并不想接受索拉纳给他的赐予，后者只好作罢。阿柯斯塔跟他说起他已应邀参加了这次乡间午餐会。“你为什么不跟我同去？”索拉纳犹豫了一阵后，说：“不行，罗慕洛，那些不喜欢我的人都参加了，我还是不去为妙。你知道，我只不过是只替罪羊。”阿柯斯塔仍然机械地坚持着要他同行。“别发傻了，阿尔贝托，参加这次午餐会的人相当多，其中也有你的朋友，谁会对你过不去呢？”

索拉纳带着某种身临险境般的感觉，决定陪阿柯斯塔同往。他们离开城市，走过一段长长的山间小径。到目的地之前，他们到一家小酒店去小饮一杯，“以壮行色”。

当索拉纳等在主人家的走廊上出现时，午餐会的气氛顿时发生了变化。他很快地感觉到，人们向他投来敌视的目光。有人只是冷冷地对他寒暄几句，有人则有意对他视而不见，有人还故意对他背过身去。他象是想在人群中找个靠山一样地慢慢地朝前走去。阿柯斯塔则不时地停下来与人们问候致意。“我该怎么办才能摆脱这个窘境呢？”索拉纳心里想。

忽然，他走到了利萨特罗·罗梅洛的面前。他仍然和几年前见到的那个罗梅里托一样：瘦削的身材，双肩下垂，文质彬彬。罗梅洛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眼中射出一缕凶光，丝毫也见不到亲热的表示。索拉纳本想跟他说些什么，但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接着，他大声地哭了起来，双膝跪地，双手抱着罗梅洛的两条大腿，说：“原谅我吧，利萨特罗，你蔑视我是对的。我是个无耻之徒，是个堕落的人，是我背叛了一切，出卖了一切。蔑视我吧，唾弃我吧，用腿踢我吧，我完全是罪有应得。”

坐在他左右两边的人都吃惊地走了过来，这场面实在很不雅观。身穿黑色教士长袍的索拉纳此时正用双手抱着罗梅里托的一双瘦腿。有人想将索拉纳从地上拉起来。他哭着，流着眼泪和鼻涕，嘴里断断续续地说着什么。人们将他扶到门外，将他塞进一辆汽车内。过了好一会儿，参加聚会的人们才重新交谈起来。

索拉纳回到旅店里后，没有脱衣服便倒在了床上，他觉得周围的一切均在旋转：墙、天花板和家具。他突然地张开了双眼，周围的物体才停止了转动。“我这会儿象是给魔鬼缠住了身躯，好象给大山的岩浆冲走了一样。”他零零碎碎

地回忆起了刚才发生的一个个场面。为什么罗梅里托要对他采取这样的态度呢？他其实也并不比自己强，并不比自己更爱他人，也不比自己更富有人情味儿。“你是条蛆虫，罗梅里托。”他象连珠炮般地泼口大骂起来。他回忆起罗梅洛那胆小怕事的情景和他那穷困潦倒的生活。“我了解你，对我你可别想骗过。”

有人在敲他的房门。房内漆黑一团，他大概睡着了好一会儿了。“谁呀，有什么事？”原来是他的仆人。“我到处在找您，可找到您了。”他喘了一口气，又说：“您知道消息了吗？”“什么消息？”“巴蒂斯塔斯博士去世了。”他立即从床上坐起。仆人又把这句话给他重述了一遍，还说巴蒂斯塔斯博士是中风死的。“象他这么红光满面、充满生命力的人会这么轻易地死去么？”在索拉纳急匆匆地穿衣起床的当儿，仆人又轻声地补充了一句：“听说他是给毒死的。”索拉纳听了一怔。“他在午睡前吃了点东西，不久，人们便发现他已经死了。”索拉纳打断他的话，说：“遇到这样的情况，人们总是爱胡言乱道。”

索拉纳朝着巴蒂斯塔斯的寓所走去。那是一座相当大的住宅，地上铺着阿拉伯式的马赛克，窗上装着彩色玻璃，四周是乳白色的铁栅栏，围墙上还装饰着石膏制的花边。

街上满是瞧热闹的人。索拉纳费了很大的劲才挤出了一条路。他听到人们对死者进行着评论，多是溢美之辞。

“明日举行葬礼，将军也要参加。”他走进门去时，有人对他说。在过道上和几个房间里都挤满了人，有几名部长，也有一些军人，还有几个妇女。在主客厅内，灯光辉煌。厅内放了一具尚未盖上盖子的棺木，巴蒂斯塔斯的遗体

安置在其中，宽大的脸上盖着一块白绸盖头布，象是涂了一层乳白色的面油。然而，他这时的脸色其实已呈死灰色。人们替索拉纳让开一条路。他走到灵柩边，合起双手，开始领着众人念起圣母经和天主经。

“往后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当时索拉纳这样想道。现在他又回到了现实中。刚才他在写的那句没有写完的话是怎么说的呢，啊，是这样的：“那紧握着权力的缰绳的手……”然而，这只手并不是巴蒂斯塔斯的手，是现在已躺在塔卡里塔的官邸内，躺在一具他尚未见到过的棺木内这个人的手。他便是佩莱斯将军，他在那儿。在这儿，射击声和从对他具有威胁的这个城市里出现的呼叫声渐渐地减弱了。

二十四

这件事情开始时有点象青年联欢节，有点象圣诞节，也有点象大学生们组织的狂欢节。一切看来都是普普通通，平平常常，因而，当局并未给予特别注意。

学生们推选了一名女王，并在一家剧院举行的公开仪式上给她加了冕，姑娘身穿白色丝绸衣裙，头戴金冠，在一群身穿黑色礼服、神情严肃的小伙子们的簇拥下，坐在舞台的中间，神采奕奕。小伙小们头上都戴着蓝色贝雷帽（当时人们都不戴这种帽子）。他们从哪儿搞来这种装束？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仪式上有人发表了演说，还朗诵了诗歌。有一些字眼，象一只只受惊的鸟儿一样，在人们的头上飞舞。其中有“自由”一词，它象枪声一样响彻天空。会后进行了列队游行。彩旗迎风招展，国歌声声震耳，游行的人们走到了烈士墓前。居民们站在门口，看着从门前走过的游行队伍。他们有的怀着好奇心，有的感到害怕，感到危险，也有的人感到高兴。

游行者还唱着一首歌词深奥难懂的歌。歌声嘹亮，节奏明快。虽然人们不懂其究竟，但随着歌声不断地重复着的“自由万岁！”的口号声，清楚地表明了人们表达的意思。

当游行的人们走到街道的拐弯处时，另一群身穿黑色衣服的人们又喊出了人们不敢喊也不敢听的口号：“打倒暴君！打倒佩莱斯！”

政府当局似乎感到震惊了，他们一时还不明白这一切意味着什么。那些专搞暴力镇压的老手，平时只想到怎么对付政变和叛乱，对这时新出现的情况却不知怎么对付才好。在这些游行的人群中，既见不到为首者，他们也不携带武器，更见不到他们熟悉的那些政敌在插手。这完全是件新鲜事。游行者都是一些年轻人，有学生，有当地的老百姓，也有女的。他们呼口号，唱歌，游行。还在墙上写标语或散发传单和短诗。

连总统本人也弄不清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不了解学生示威的含义，他只知道在这一切的后面一定隐藏着什么。根据他的全部经验，他决定要找到将学生推到第一线的幕后策划者，一定有人在暗中领导着这一切。

一天总督下令逮捕了一批看起来象是学生运动领袖的人。他以为这样做便可以万事大吉，但事实并非如此。就在当天下午，越来越多的学生来到了警察局。“你们这是什么意思？”“我们愿陪同伴们坐牢。”来的人越来越多，几乎所有的人都来了。警察局内满是头戴贝雷帽，脸露决心的年轻人。

“怎么办？”警察局派人去塔卡里瓜请示佩莱斯。警察局的意思是要将所有的人都抓起来。佩莱斯也弄不清学生们这么做的意思。“如果他们要打倒我，也不能通过自愿坐牢的办法来加以实现。他们可能另有所图。”总督寄来的被捕者的供词也没能帮助他了解事情的真相。那些顽固不化的年

轻人，几乎异口同声地说着什么“民主”、“自由”和“权利”。佩莱斯终于明白了。这些小伙子是想教训他，让他知道该做些什么。教训他！“哼，他们敢来教训我！我跟国内的这些人斗了一辈子，总算使社会秩序稍有安定。将他们统统抓起来！”

可是，问题不光是这些学生，还有他们的家长、亲戚、未婚妻和朋友，这些捕人的名单上没有名字的人也好象受到了震动。这样一来，形势突然剧烈地动荡了起来，佩莱斯本人也受到了威胁。部长们来找他，意思想告诉他，对待学生可得采用另一种方法。“他们有什么不同？”部长们似乎在向他暗示，世界的形势在发生着变化。这到底意味着什么？难道他已成了个多余的人了，人们已不需要他了？他已成了绊脚石了？这话是谁说的？这不是那些乳臭未干的小青年说的么？是那些在游行时大叫大嚷的流氓和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文人说的么？他也对那些顾问感到不满。他们对他说，这件事无关紧要。这件事当然重要啰，这正是破坏他费了那么多精力才建立起来的秩序的开端，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件事会闹到怎么样的地步。他也不喜欢他那些包括何塞·阿巴里西奥在内的心腹们那副愁眉苦脸的样子。“玩火者必自焚嘛。”

他很快地将学生们送到了建立在平原地区的一个苦工营里去。“既然他们不想上学，就叫他们学会干活吧。”一天夜晚，运送学生的卡车车队穿过了还未入睡的村镇，居民们拿着食物和毛毯走到了卡车边。这情景很象一队长长的夜间送葬行列。“他们将埋葬谁？”许多人这样询问着。而这种情景佩莱斯已经猜想到了。

有一个部长对他说，世界正在发生变化。“出现了一场布尔什维克革命。”他的本能告诉他，这不可能出现在他的身边，然而，这意味着发生了一些新的情况。现在，他只要看到一个年轻人，就会想到他可能已经堕落了，可能就是他今天或明天的敌人。敌人的腔调变了，在前台上表演的人也变了。现在他们已不是那些凶相毕露、口中骂骂咧咧的地方军事首脑，现在他们都是一些手无寸铁却满嘴新名词的学生。

不久，他便下令释放被捕的学生，让学生的一些家长在担保书上签了字。当被释放的学生们乘火车经过塔卡里瓜车站时，他突然决定去看看他们。当火车呜呜地叫着吐着蒸气停下来时，他走到了月台上，走过了一些紧闭着车门的车厢，车窗玻璃内那一双双冒着火的眼睛燃起了更大的火焰。他睨视着他们，继续朝前走了一会儿，然后回到了汽车里。

与此同时，他下令逮捕了一些巴蒂斯塔斯当内政部长期间曾获释的人。“我知道，他们是不会老实的，幸好我没有象有些人希望的那样让人拆毁了监狱。”

没过多久，又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正好证实了他这个狡如狐狸的人的猜疑。现在他终于看清了事情的真相。

一天夜里，一群学生和一些参预其事的军人一起，解除了首都总统府卫队的武装，并朝着藏有大量军火的一座重要的兵营进发。情况急转直下。在塔卡里瓜的佩莱斯接到了报告，便亲自来到报务员的身边，坐镇在发报机旁，长时间地收阅着首都发来的电报，并发去了指令。局势终于让那个他以往从未有过好感的埃斯基耶尔·地亚斯·阿马亚将军给扭转过来了。此人原喜欢读书，爱奢谈什么现代化之类的言词。这一切原本是很危险的事，可这会儿这个地亚斯·阿马亚却

只身来到了处于险境的那个兵营，将兵营内参加叛乱的那个军官拘留起来，并动员全营士兵，严阵以待。那些惊恐万状的叛乱分子只好四散逃跑了。清晨二时，佩莱斯收到一份简要的电报。通过电文，地亚斯·阿马亚向他报告说，整个局势已在他控制之下。“您干得好，埃斯基耶尔，现在我们可以去睡觉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佩莱斯常常这样说。他的日常生活仍无任何变化，但头脑里老是想着那些学生和那些年轻的军官。他们想干些什么？他们想控制这个他化了那么大的力气才加以制服的难以驾驭的国家。他已透过那辆火车的窗玻璃，看清了那些学生的面孔，那是一张张喜欢捣乱不喜欢安宁的面孔。在他们的沉默中显示出他们的心灵在呐喊。

这些年轻人不了解这个国家的过去，他们不了解这个国家过去地方军事首领之间的混战、盗贼蜂起的时期，他们也不知道那些被关在狱中的人想干些什么。“他们难道不想卷土重来？”

“只要我还活着，我决不允许他们得逞。”但他仍然感觉到了暴风雨前刮着的微风。他以农民所特有的敏感观察到了不少使他不愉快的朕兆。在那些参加袭击兵营的军校士官生当中正好有地亚斯·阿马亚将军的儿子，这意味着什么？有其父必有其子吆。这年轻人怎么会有这样的念头的呢？要他起来反对他的亲生父亲可不是容易的事啊。这么说，难道埃斯基耶尔是当面一套，背后又是一套？难道是他在煽动叛乱，他也参与了叛乱？

袭击兵营失败后，又过去了几个月，人们又突然占领了一座荷属岛屿。一群流亡国外的人与守岛的军官相勾结，在

一些学生和石油工人的配合下，逮捕了荷兰总督。之后，他们又劫持了一艘客轮，用在船上夺取的少量武器又乘船来到西部的一个小港，发起了进攻，但被打退了。“我不喜欢发生这样的情况。”佩莱斯自言自语地说。

他召见了他的一些老战友，派他们去管辖这些地区，他想让局势迅速地平静下来，因此，号召曾经帮助过他的人战胜他的敌人。

这会儿该轮到这个一直想蠢蠢欲动，与敌人暗地里有往来的马卡贝奥·贝纳文特起来捣乱了。他竟敢在莫塔坦的庄园里给他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提出要佩莱斯退位，将国家的权力交给那些异想天开的年轻人和那些老野心家。此人不但写了信，还打败了派去征讨他的一营政府军。

“他这次举兵叛乱不光是他一个人。”佩莱斯下令大量集结军队和军官，将起义者团团围住。不久，贝纳文特便被切断退路，生擒活捉。

从此以后，佩莱斯更加提高了警觉性。他几乎将所有的囚犯重新关进了监狱，巴蒂斯塔斯在世时建立的一切已完全消失殆尽。现在，全部政权都重新紧握在他自己的手中，而他则使用了全部行之有效的手段来巩固他的权力。

密探送来了关于流亡国外一些人的活动的情报，这些人从年初起就云集于巴黎，为首者为杜加尔特。“达米安不会安宁的，我了解他。”接着，他又想道：“现在已到了结果他的时候了，非此别无他路。”

新的紧张局势在他身边也能感受到。埃洛蒂娅·恰诺曾几次试图为某一学生或被捕者说情。“这是个不太谙世事的年轻人，是好人的儿子。”“这个人只是因为手中握着枪，

而不是在采蝴蝶，便给抓来的。”他听了皱了皱眉头说，她便立即不吭声了。有时，他忍不住会将心里要说的话说出来。“谁也不会懂得为保持这个现状曾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我决不能对此开一只眼闭一只眼。”

娜塔丽娅生的几个女儿的怨言传到了他的耳中，她们说，父亲小题大做了，心肠太狠。

他自家人的那些不合他心意的举动也传入了他的耳中。何塞·阿巴里西奥的妻子派人给被捕的学生送去了食物和其他的东西。“他们都作好人，只有我一个人作恶人。”里诺·索尔卡将他在塔卡里瓜官邸的走廊上听到的话传给他听了：“爸爸应该让切依托多管点事儿，他老了，不理解这个新形势。”“要是换了切依托，这样的事儿一会儿就解决了。”

何塞·阿巴里西奥的家也好象成了个总统府。一天到晚访客盈门。在切依托家人们说的话也传到了佩莱斯的耳中。人们说，何塞·阿巴里西奥将军在接见来客，取悦于那些青年军官，还许下将进行政治改革的空泛的诺言。“这个老头儿要把我们大家都给葬送了。”他称佩莱斯为“这个老头儿。”

他当初不该任命那可怜的达马塞诺为副总统，害得他被人用匕首刺死。现在切依托又想来代替他了。“他似乎以为没有我在后面就能管好这个国家。”

里诺·索尔卡皱着眉头对他说：“这都是胡说八道，将军。”“俗话说，祸从口出吆，里诺。正因为这样，可得留意听人们在说什么。”“何塞·阿巴里西奥将军可不是这样的人，是别人怂恿着他这样干的。”“那这些人想干什么？”

说完，他陷入了沉思。

他越来越象一只受到威胁而慢慢地进行撤退的野兽。他将地亚斯·阿马亚将军派到边境地区去当旅长，这一安排与其说是对他的嘉奖，倒不是说对他的一种惩罚和威胁。

以往，他只要注意外部的敌人就可以了，可现在的危险已在内部。现在他考虑的已不是在国外兴风作浪的普拉托和在狱中的那些阴谋叛乱分子，而是切依托和他的几个爱发牢骚的女儿。自从他掌了权后，从来没有宁静的时刻，没有休战的日子。每当一切都似乎显得平静下来的时候，总有人会蠢蠢欲动，试图向他夺权。这会儿轮到切依托，还有他的妻子和他的亲信们了。其实，他得到的一切还不是为了他么，可是……他猜测他们还在犹豫之中。便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让他们放心大胆地去干他们想干的事，就象猫故意诱老鼠出洞一般。这次看来无论怎样他得下手了，不是今天就是明天。“跟了我这么多年，还不知我的脾气啊。”

何塞·阿巴里西奥每天早上仍来陪他散步。有时，他会无缘无故地跟他谈起以往的艰辛，在普拉托执政时期的斗争，还跟他谈到政府周围的那些人面临的潜在危险性。“这些年来我规规矩矩，才到了今天这个位置，否则，谁知道会怎样呢。”何塞·阿巴里西奥只是听他说话，没有回答，仿佛不在他身边一样。

一天夜晚，他独自在卧室里，他终于下了决心。现在只等天明了，就可以解脱他长时期的烦恼了，他急不可待地等着黎明的到来。

一到天亮，他便对里诺·索尔卡下令，让他去把何塞·阿巴里西奥叫来。不一会儿，儿子身穿军装，带着肩章来了，

露出一副恭顺的样子。“你过来，何塞·阿巴里西奥，我想跟你谈谈。”在场的一个副官想退出门去。“别走，就留在这儿，我希望你们都听听。”何塞·阿巴里西奥露出惶惑不安的神情。“我决定我们家里的人不再干预政治，政治无非都是骗人的事，我干这玩意儿是出于需要，可你们可以不这么干了。因此，从现在起，你立即辞去副总统的职务和军职。你快回去脱去军装，然后你再到这儿来，我们一起出去散步。这件事我思考了很长的时间，我认为这样做最好。”

何塞·阿巴里西奥没有回答。他的面色变了，也许他一下子不能理解他父亲刚才说的这一席话的全部含意。它意味着顷刻之间他拥有的一切全都消失了。他已不是被指定的接班人了，他的权力和任命的职位在几秒钟之内被剥夺了。他的亲随人员、戍营的士兵、军装、金黄色的肩章、兵营里的军号声和他的希望，全都给剥夺了。他想到了他妻子和几个年幼的子女，想到他的一些心腹，他觉得自己仿佛已不在人世。在他们的心目中，他已不是原来的何塞·阿巴里西奥了。

“我走了。”说完，便慢慢地朝大街上走去。消息象一阵爆炸声一样立即传遍全城。他的几个姑妈听了，大为震惊，连连用手划着十字。姐妹们泪流满面地朝他家跑去。家里象死了人一样，人们愁眉苦脸，有的沉默无语，也有的在轻声地说着什么。何塞·阿巴里西奥的妻子伤心地哭着，说：“这老头子这么没情没义啊，他谁也看不上眼。”“住口，看在上帝面上，你快给我住口。”

何塞·阿巴里西奥象梦游症患者一样机械地脱下军装，穿上一件白色的上衣，头上戴了一顶巴拿马草帽。他的一名

副官想陪他一起走。“不必了，现在已经不必了。”说完，他又回到了父亲的身边。

早晨出门兜风的时候，佩莱斯在走廊上接见来访的客人。“那儿的情况怎么样？”他和平常一样向来客提出问题。“公路修建得怎么样了？”继而，他又漫不经心地看了看何塞·阿巴里西奥，说：“我们走吧。”说完，便一起上了汽车，朝庄园驶去。

他仍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象刚才的事与他毫无关系一般地与何塞·阿巴里西奥谈气候的情况，说近来天旱缺雨。他们来到一处养马场，见到一些长工在点火烧麦秸，他命令车队停止前进。

“我们去帮他们烧吧。”总统的随行人员（有文官也有军人）便拿起了草束，在麦秸上点起火来。熊熊的火光，发出劈劈拍拍的声音。在大风的吹动下，火柱都向一边倾斜，浓烟往空中冉冉升腾，人们仿佛在参加一次火的洗礼。“把火烧得再旺一些！”何塞·阿巴里西奥开始将火引向茅草地。只有佩莱斯站立在一旁，观赏着火势。当整个地区都燃起了大火时，早已满头大汗衣服已脏污不堪的文武随员们才来到了总统的身边。在上汽车前，佩莱斯显得心情颇佳地说教般地说：“我们就应该这样清除杂草，为种庄稼作好准备。要这样做，需要有好的引火之物啊。”

二十五

“我们离开故土如此遥远，但同时却又仿佛觉得身在其中，觉得象蜗牛背着甲壳一样地肩负着它。这屋顶平台在什么地方？这张桌子在什么地方？我唯一能肯定的一点是，它并不在巴黎。”索尔姆霍用锤子敲打一般硬梆梆的语气跟坐在桌子边上的几个人说。“这张桌子犹如一座孤岛，它与我们周围的一切断绝了联系。我们既见不到街道，也见不到外面的行人，也见不到城市。我们周围的生活并不属于我们，我们的命运与故乡紧密相连。我们言谈的是故乡的事，关心的是故乡的消息。我们邻座上的人在报上读到的消息与我们无关，我们只谈我们故乡的事。凡是从那边来的任何细小的情况，任何不值一提的传闻我们都感兴趣。目前的情况就象没有离开故乡一样，仿佛有某种巫术或魔法不让我们离开它一般。尽管我们相信自己身在异乡，然而，我们实际上仍没有离开故乡，我们更想念它了。”

他们在卢森堡公园附近一家咖啡馆的屋顶平台上喝咖啡，夏季的一个漫长的下午开始了。开始时与索尔姆霍交谈的是两个年轻人。一个面貌粗鲁，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宽肩膀，手上布满了老茧；另一个的模样截然不同。他衣冠楚

楚，皮肤白皙，只是头发过早地开始变白了。

“你知道，蒙莱尔，”索尔姆霍对上面提到的后面一个年轻人说，“我们在巴黎就象在那边庄园里一样，我们正在准备起义。唯一的不同点是，我们这次肯定能成功，因为我们起义的领头人是个认真严肃的人。”

那两个年轻人都点头表示同意。“此人只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他会不惜一切代价，予以达到。”他们说的“此人”便是达米安·杜加尔特将军。他自从出狱后，便来到法国。到法国后，他聚集了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钱财，并给散居于世界各地的佩莱斯的政敌写了信。接着，他便坚持不懈地为军事入侵作起准备来。

蒙莱尔博士为自己所采取的态度作了解释。“我不是个冒险家。我来此地的原因是杜加尔特将军使我相信，他的动机是真诚的。”接着，他们谈起了杜加尔特的情况，谈了很长的时间。他们谈到了多年的监狱生活使他在性格和思想这两方面均发生了深刻的转变。“现在的他与昔日已判若两人。”“他没有野心，并不想图谋私利，只是想完成自己的使命，向佩莱斯讨还他欠他的一切。”“这笔帐可不好算！”两个年轻人中的另一人说，“到底是谁欠谁呢？”索尔姆霍打断他的话说：“听我说，科里纳学士，我们要是纠缠在细账里，便什么事也干不成了。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推翻佩莱斯，结束他那出血淋淋的闹剧。眼下能够领导一场严肃的运动并取得胜利的人就只有杜加尔特将军了。”接着，开始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我以为，我们这么做是打倒了一个军事首领，又重新树立了另一个军事首领。”索尔姆霍用冷嘲热讽、咄咄逼人的语气说：“你们以为光是发发传单，呼呼

口号，就能打倒佩莱斯么？您们错了。要打倒这个人，需要武器、军队，需要经费，还需要组织和首领。您说呢，弗洛莱斯将军？”他问那个坐在另一边的一直听他们讲话但没有开口的老军人。这个老游击队员仿佛才从梦中醒来一般地用犹如从远处传来一般的低低的声音说：“确实是这样。由于缺乏组织，缺少经费，以往与此人进行的一切斗争均以失败告终。那些玩意儿都只能说是蛮干。只有眼下这一次才是严肃的，因此，我才来此地加盟于杜加尔特将军。除了他，再也没有人能干出什么大事了。”但科里纳和阿尔基萨这两个大学生仍持有异议。“倘然不加以注意，将来杜加尔特便会变成另一个佩莱斯。”接着，蒙莱尔博士作了个长篇发言。他解释道，关于新政府即将着手进行的事，已制订了一个完整详细的纲要。胜利后，先建立临时政府；然后，迅即举行大选，让民众自由选举一个民主的合法政府。“杜加尔特只是个军事领袖。他甚至保证说，一旦军事行动结束后，也就是说，义军进入首都的翌日，他便将军权交出来，届时由桑德耶博士主持政府工作。”看看人们对他的话没有反应，他又补充说：“我本人喜欢萨拉曼克斯博士，我把自己的意见提出来了。但客观形势促使人们中的大多数同意桑德耶博士。他也不错，是个无可指摘的人，为人十分诚恳，具有很强的原则性。当然，对于所有的民主派来说，萨拉曼克斯更具有象征意义。”

这时，索尔姆霍不禁插话打诨起来：“遗憾的是我们着手进行的这件大事并不是一首象征派的诗歌，而是一场战争，是一场反对一个极其强大、极其狡诈的人的困难的战争。一个小庙里，容纳不了那么多大菩萨，否则，庙会被挤

破的。眼下我们要给杜加尔特树立权威，听从他的号令，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然而，以后的事必然是杜加尔特会赖着不走，”科里纳说。争论越来越激烈了。索纳姆霍再次发言，他描述了战争的种种困难，并以自己的亲身体验号召大家支持弗洛莱斯将军的见解。“如果我们一开始便不相信我们的首领，企图削弱他，捆住他的手脚，那我们就会一事无成。我们面临的是一场残酷的可能会旷日持久的战争。我们要用他自己的武器打败佩莱斯，要用武力，用我们拥有的实力打败他。当然，我们也应得到公众舆论的支持。”

“什么公众舆论？”大学生科里纳用挑战的语气说。“我国长期受奴役的处于愚昧状态的民众对这一切知道些什么呢？”他主张先努力做好争取民众的工作，以创造一种新的形势。“我们要成为民众的先锋，这样，民众才能理解我们所做的一切，才能热情地支持我们的事业。”索尔姆霍听了，不高兴地说：“您想得倒美。照您这么说，我们还得着手制订一个布尔什维克式的纲领来统率我们的行动了。”科里纳也反唇相讥，说：“您是个知识分子，应该明白，时代已经变了，我们已生活于社会革命的时代。您看一看世界上发生的事吧。我们已是二十世纪的人了，我们不能带着十九世纪的思想回到我们的国家。”“听我说，年轻人，如果佩莱斯还是个十六世纪的人，那么，我们还得用十六世纪的方法打倒他。其余的一切都只不过是无稽之谈，只能把事情复杂化了。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打倒佩莱斯。与这个目标无关的东西，应该将它们放在一边。”

“也不一定都是无关的，”蒙莱尔说。“刚才这两位年轻

人的话也不无道理。这倒不是说我对杜加尔特的良好愿望抱有怀疑。我们的目标倘使仅仅是为了打倒佩莱斯，那就未免太荒唐了。我们反对佩莱斯，主要是反对他的制度，因为我们希望我国的民众拥有一些别的东西：自由、立法和民主秩序，也就是法国拥有的东西。我们并不要求得到不可能获得的东西。这个义务不但杜加尔特应该承担，而且我们大家也应该承担。如果不这样做，那我们的一切都没有什么意义了。”

这时，在邻近的一张桌子边上坐下两个模样儿象拉丁美洲人的男人。索尔姆霍看见后，说：“当心，隔墙有耳。我们还是不谈这件事吧，立即分路到将军家里去。”

他们分散地走上了林荫大道边的人行道上，隐没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仿佛泅渡于逆水中似的，他们费劲地穿过了拥挤的人群，来到一个报亭边，报上刊登着与他们无关的消息。然后又走过一家家商店的橱窗，橱窗的玻璃内陈列着五花八门的商品和各式各样的服装样品。

不久，他们便又在杜加尔特将军家重新聚集起来。他们一起走进宽阔的大门，乘上了升降缓慢活象一个飘浮于空中的阳台一样的电梯。在看门人的房间里飘散出一阵洋葱的气味。杜加尔特的夫人在门口迎候他们。她带他们走进一间大客厅，将军正与一群人聚谈。有的人站立着，有人坐着，有人倚身于写字台边。在后面的墙上挂着一张巨大的形如铁砧的本国地形图。各个省份，各个地区均用蓝、绿、红、黄几种颜色勾画出来。

主人对新来的人们逐个地进行问候，其方式因人而异。对索尔姆霍显得十分关切，对蒙莱尔则有点敬而远之，对弗

洛莱斯和学生们则相当冷淡，只说了一句“怎么样？”在聚会的人们中间，有四个人地位相当显要，其中有直挺挺地坐着的杜加尔特，颇有军人的气派，说起话来斩钉截铁；埃瓦海里斯塔将军已头发花白，但说起话来，仍不失多年来发过号令的那种气派，语气十分肯定；加尔苏尔将军下巴的肥肉下垂，挺着个大肚子，脸上笑容可掬；此外，还有桑德耶博士。此人长得五短身材，彬彬有礼，说起话来，语言确切，用词十分讲究。

“我已接受了委员会提出的全部条件，”杜加尔特说。“对我来说，首要的是与佩莱斯宣战，其余的一切都无关紧要。你们若要我当配角，我就当配角。就是要我在打倒他的第二天自杀，我也同意。”

加尔苏尔笑得咳了起来，说：“用不着这样，达米安，别这样说。我们都明白，这一切都是您取得的。没有您，我们迄今仍一事无成，大家一定还在纸上谈兵，还是无所事事。是您（而不是其他任何人）将我们聚成一团，是您提供了经费，提供了自己拥有的一切。除了您，还有谁有权利企图充当首领？这点，我们都是一致公认，谁也不会有异议的。”

接着，有几个人支持了他的观点。“对这点，谁也不会有不同意见的。”蒙莱尔尖声尖气地说，“不过，现在的问题是不光是我们这几个人。我们代表了整个国家，我们要对全国民众负责。我们不能冒险，也不能光让民众相信我们的好心，我们要拿出行动来。因此，我们要在所有的细节方面均有充分的准备，这其中包括军事行动、争取舆论和组织临时政府。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去除个人的私心。因此，杜加

尔特将军率先表示，在率领凯旋之师进入首都的第二天即退出军事领导职位，将政府的事务交到无可指摘的桑德耶博士的手中，这种做法是十分可取的。这种做法堪称楷模！”

桑德耶博士站起身来，庄严地对杜加尔特说：“将军，若是没有您，这一切是丝毫也不可能办到的。你们大家知道，我并无个人野心。我之所以接受你们赋予我的这个极其崇高的使命，乃是因为我以为，谁也不能拒绝作出自己的贡献。我将毫无保留地将我的微薄的力量供献给我们可怜的祖国的自由事业。”

“这一切都很好。”索尔姆霍说，“然而，眼下最要紧的是组织一支远征军。我们要租用一些船只，要派出先遣队，并在极端机密的情况下，作好一切准备工作。如果这一切中的任何细节泄漏出去，我们就完了。兵贵神速，我们要象老鹰扑小鸡似地出其不意地扑向佩莱斯。”

“所有这些情况都已经事先考虑好了，”杜加尔特说。“届时我会将详细情况告诉您们的。船只我们已经有了，武器也有了。为了取得这一切，我化了无数的钱财，但我终于得到了我需要的东西。数量不很多，但已够进行第一次出击了。现在需要确定的是行动的时间以及与我一起参加第一次远征的具体人选。”

周围的气氛好象发生了变化。身冒矢石、浴血奋战的时刻到来了，面对可怕的抉择的时刻已经来临，离开巴黎，乘坐一艘陌生的船只，带着一船武器去遥远的故土的时候已经到来。人们的目光本能地转向了地图。它仿佛改变了形状，正通过各种单调的色彩在向他们招手。它也象墙上的一个大洞。透过这个大洞，他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因人而异的事物，

埃瓦海里斯塔见到的是山村和大雾下的庄园里的房舍。“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来到了。”他暗暗说。加尔苏尔似乎看到了首都，它的一条条狭窄的街道和他拥有的豪华的宅第，还有那黄色的政府大厦。对这一切他已思念了那么多年了。大学生科里纳见到的是人民大众的游行，红旗迎风招展，在一片歌声和口号声中，人流似潮水一般地涌向大街小巷。要想了解那位沉默不语，两只肥大的手插进窄小的上衣衣袋里的弗洛莱斯将军此时见到了什么，也不困难。他见到的是赤着双脚的新兵、带着草帽汗流浃背的人们、尘土飞扬的道路和突如其来的射击声。

“佩莱斯此时还不知即将面临的时刻呢，”杜加尔特嗫嚅着。在他身边的索尔姆霍说：“这是他自作自受吆，将军。对这个大坏蛋可得狠狠地整治整治他。”

这个时候，佩莱斯兴许在热带地区上午太阳的照射下，带着他的跟随与母牛为伴呢。于是，人们又浮想翩翩，根据佩莱斯给自己留下的印象，各人在自己的脑海中描绘出这个人的形象。在年轻人的眼中，这是个已入暮年的神话般的人物。阿尔基萨总是将他想象成他儿时看过的西部影片中的人物：头戴大草帽，八字形胡髭垂向嘴唇的两角，腰上插着一支很大的左轮枪，脚登黑马靴，走起路来左右摇晃。他站立在一个“房间”的门口，实际上就是他的国家的门口。有人过去跟他较量，结果发现他实际上是个令人难以置信地虚弱和胆怯的人。在杜加尔特的脑海里，永远也磨灭不了他最后一次见到他时的形象。此时，他宛若又见到了他，穿着那时穿的衣衫，精力充沛，仍如过去那样沉默寡言。在弗洛莱斯将军的头脑中浮现的是战争时期军事首领的形象：骑着一头

优良的母骡，头上裹着蓝布，腰上挂着一把公鸡尾巴一样的马刀和温彻斯特式连发步枪，带着他山里人那怪里怪气的口音在低声地发着命令。索尔姆霍则联想起了许多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和中世纪以来的历史人物，把他想象成象蛇一样的狡猾、奸诈、冷酷和善于算计。

“他的运气真比驼背还好呢，”加尔苏尔将军露出一副滑稽的样子说。“他真可谓是事事顺利。”“是啊，这些日子里他真是吉星高照。他手中打出来的尽是王牌，而他的对手——我们这些人掷出去的尽是杂牌。”于是，说话的人便开始叙述最近一段时间内发生的各种运动，有学生运动，有袭击兵营的武装叛乱，还有贝纳文特将军在西线的武装起义。同时，还谈到他与“独眼人”洛贝斯的军事行动缺乏联系的情况。“要是这些人在行动上能取得一致，该有多好。”杜加尔特不无痛苦地说：“若是他们晚一点动手，等我们一起干就好了。然而，他们并没有这样做。每个人各干各的，结果既徒劳无功，又坐失了良机。”

“他们主要是错误地估计了形势，”索尔姆霍说，“这种只看表象的情况使不少人上当受骗，使他们冒险行事。他们以为能得到某种支持，其实，这种支持只是空中楼阁，根本不存在。结果，起义变成了纯粹的幻想。”“您这是什么话，索尔霍姆？您以为我们在座的这些人也都是一群幻想家么？”加尔苏尔气恼地责问道。索尔霍姆解释说：“不，将军，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这样做是脚踏实地，很有把握的，但象贝纳文特、‘独眼人’和莱昂的游行示威者所做的那样，却是另一回事了。他们以为得到了警备区司令官的支持，其实，只有地亚斯·阿马亚将军支持他们。后来，后者

又摇身一变，不但不支持他们，反而亲自去兵营镇压起义者。”

接着，人们便谈起了诺言不可靠以及与政府内的人打交道的危险性。“他们会听你说，自己也说，有时也会作出允诺，但到后来只要形势对他们稍有不利，便会龟缩起来，或者由他们亲自出面去告发你。”

“这正是1892年许多军事首领采取的态度。”埃瓦海里斯塔说。“人们的脑海里回想起过去的年代，回想起历史上人们互相欺骗的年代。”

谈话的气氛慢慢地变冷了，夜幕已经拉开，灯光暗淡的房间显得黑洞洞的。

杜加尔特又重新拾起了原来的话题：“一切均已准备就绪，船只和武器我均已安排好了，或许再过两个星期我们便可以启程了。我已把全部财产都拿出来了。我不仅拿出了全部现金，还通过抵押和找保借贷，搞来了不少钱。这些武器的交易商都是一些十分贪婪的人。我们将从波兰的一个港口出发。参加第一批远征的人不需要很多，主要是一批携带武器去的先头部队。第二批去的人要多一些，组织也要更完善一些。当他们到达那儿后，先头部队已为他们准备了基地，而我们先头部队此时已朝首都进发了。眼下我已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不久，每人都将得到确切的指令，望诸位务须谨慎行事。”

人们陆陆续续地走出房门，客厅内除主人外，只剩下桑德耶和索尔姆霍。“我也要走了，”索尔姆霍说，“你们好好地谈谈吧。”走到门口，他又停下来说：“武器多一点少一点，人多一点少一点都关系不大。可我们有了一个首领，

这才是真正要紧的。再见，我的将军，再见，我的博士。”

“真要干，还缺不少东西呢，”杜加尔特对桑德耶说出了心里话，“但我们不能再等下去了。在一个月内必须出发。最要紧的一条是先动手干，在那儿建立一个解放中心，这点我们一定要办到。我们准备在东海岸登陆，桑德耶博士。在两天之内，我们手中就有武器，就有军队了。到时我们派人来请您。当我将您当作总统，能带领军队列队欢迎您的那天到来时，我就会感到，我终于洗刷了我的耻辱。”

桑德耶站起身来，激情满怀地拥抱了他。“这一切都将是您的功勋，完全是您的，将军。”说完，他好象又想说什么，但欲言又止：“不过……”“不过什么？”杜加尔特感情冲动地问道。于是，桑德耶博士便柔声柔气地说起人们的种种许诺并未兑现的情况。实际上，只有少数几个人出了资，有人出的钱少得实在可怜。在原定应该参加第一批远征军的人中间，有许多人用种种借口（诸如疾病、家庭困难和其他的事情）表示自己不能出征。他们都愿意参加第二批远征军，因为第二批保险。

“桑德耶博士，这一切都可能是事实。不幸的是，这种情况是常有的，我并不在乎。如果除了我提供的款项外，再也没有别的经费，那我就拿着这一点钱出征。倘若参加远征的人只有一百人、五十人或二十人，我也要跟他们走。我不能再等待下去了。那些不愿去冒险的人还可以等待么。”

“我明白，我明白，将军。您的决心令人敬佩。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坚决跟着您走。”

桑德耶告辞走了。房间内只剩下杜加尔特一人。“一定还会有人不想去的，随它走吧。我说要走，就一定要走。”

他激动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十六年来，我全力以赴地在准备着这件事。就算只是一条旧船，就算只去几个人，我也不在乎。”

他在地图前停了下来，黑暗吞噬了他的身影。他用手指使劲地按了按东海岸的一角，说：“就在这儿，我们将到达这儿。”

一天清晨，在寂静的海岸边，在沉睡着的码头里，晨曦微露，一艘锈迹斑斑的航船驶向了码头，一群身穿军装、手持武器的人站立在航船的甲板上。当船体靠近码头时，陈旧的码头上的跳板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这时，人们从黑暗寂静的各个角落里走了出来。

二 十 六

“那儿有阿尔希米罗在，这是一员骁将。”清晨，秘书给佩莱斯带来一个消息时，他说。这是一封简略的电报，在电报里省长向总统报告说，有一艘船不久前驶进了圣安东尼奥港，船上的人已经开始登陆，还听到了枪声。“我虽然兵力单薄，但已准备进行战斗。”

佩莱斯将军已有多年（已有二十五年，也许更多）没有到过上述地区了，但他仍清楚地记得那儿的海湾、山丘和伸展到海中的岬角。城市离港口的登陆点较远，约有一公里之遥。

杜加尔特究竟带来了多大的兵力呢？他只带来了一批武器和一批军官，数量不多。他原来指望得到国内对政府不满而起来叛乱的那些人的支持的。

佩莱斯将军清楚地知道当地政府军拥有的兵力，数量也不多，只有一个营，而且武器陈旧。然而，有省长阿尔基米罗·安杜纳斯在那儿。

阿尔基米罗是个桀骜不驯、高傲自大的莽将，早在边境起义时就与他佩莱斯战斗在一起了。他英勇善战，在新塞戈维亚一役中他为起义军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此人极难

驾驭，性情十分暴躁，但忠实可靠。佩莱斯曾几次委以要职，他都谢绝了。“眼下我不想担此要职，将军，不过，当您真正需要我时，用不到您召唤我，我就会来。”当外面传来由杜加尔特指挥的一批人将入侵国土的时候，佩莱斯便将他叫来了，并任命他为入侵者很可能路过的东部地区的总督。阿尔基米罗便坚决奉命镇守在那儿。

谁会跟达米安同来呢？人数可能不会很多吧。那些老态龙钟的旧军官不会再来了，但他本人一定会亲自出马的。“我早知道达米安一定会回来的，我释放他时便知道了。”

佩莱斯每当谈起杜加尔特时，总象是把他当自家人一样看待，他没有将他看成敌人，而是将他看成一个危险的朋友。他们之所以会处于这样的境地，完全是由命运决定的。

现在杜加尔特应该已经到达那儿了，到达那个衰微破败的港口，到达那个已露晨曦的小村了。阿尔基米罗就在那儿等待着他。他俩是两只好斗的公鸡。

“我也不知道他们会从哪儿登陆。”不过，他只能在那儿，在圣安东尼奥的海边登陆。佩莱斯本来想在各个地方分兵把守，但他没有这样做，他不能分散兵力，应该集中兵力。“把兵力集中在这儿，随时可以调用。”入侵者在遥远的海边登陆并不困难，但他们每往首都前进一步，都会遇到越来越大的政府军的兵力，最后他们便会遭到重创，彻底消灭。

在佩莱斯的头脑中，此时一直思考着边境地区发生的战事，但他仍然和平时一样，每天早上听取汇报，然后带着他的干兄弟蒙罗意和几个朋友乘车走出去转悠。路线仍和过去一样，先在几处养马场停车与长工们聊聊天；然后再跟负责

播种的管家谈上几句；接下去，就在树荫下坐下来，以他为圆心，随行人员围成一个半圆形。有时他跟他们说上几句，有时他听他们交谈，自己长时间地沉默着。

达米安在狱中待了十五年，是巴蒂斯塔斯博士坚持要释放他。“我满足您的要求吧，博士。”他自己当初是对的，这会儿他不是又入侵了吗？在国家的那一边现在正在响着枪声，人们正在倒下去，这都是因为他释放了达米安。关他十五年还不够，关他三十年恐怕也还不够，得关他一辈子才行。

首都的一切都显得很正常。中午，他兜风回来，国防部长在等待着他。“不，您先把军队准备好，但现在我们不派一兵一卒。现在我们先等一等，看看情况，然后再决定怎么办。这样做更保险。”

军队派去一架由法国人驾驶的侦察机，侦察完后回来了。从法国军官说的结结巴巴的西班牙语中他知道只有一艘登陆的船，这是一艘中型客轮，船上只有一门小炮，登陆的人数不多，只有三、四十人。“正是我猜想到的那样。”他们有一面旗帜，还对侦察机放了几枪。在通向小城的一座桥上驾驶员看到了政府军，桥中间站着一个身穿白色衣裤的人，他的身边站了好几个军官，“这就是阿尔基米罗。”“在城镇的另一边没有看到有什么动静么？”飞行员说没有。“这说明没有人来接应他们。”

杜加尔特肯定会从那儿来的，“这是达米安选定的路线。”后来人们知道，杜加尔特在岸上有人接应他，他们准备在拂晓进攻小城。没有听到任何枪声。和杜加尔特一起来的人中有一个年老的将军，还有一批学生，加上一些前天夜

里才到船上来的渔民和为数不多的几个旧军官。杜加尔特决定攻城。他们走过一条长长的寂静的道路，朝着据守在桥上的那一队政府军走去。

“我们已进入战斗，我将随时向您报告情况。”安杜纳斯在刚刚给佩莱斯发来的一份电报里这样对他说。他洗完澡，准备用午餐。“战事不会持续很久。”他单独吃饭。里诺给他送来了蔬菜、肉和玉米饼。他不声不响地吃完饭，又吃了医生给他开的几片药，便回到了他的房间，躺在了吊床上。他想，他们这两个人谁也不会后退的，这两个人还是过去的样子。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现在有学校里培养出来的军官，他们学了各种战术，还有那些街头游行的组织者，要对付这些人就不那么容易了。

他很快地进入了梦乡。一觉醒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杜加尔特已经被打死，安杜纳斯将军也牺牲了。“我说他们俩都得死，怎么样？”傍晚，敌军曾占领城市达几个小时，但现在从附近城镇派去的增援部队正在将他们赶出城市。“这件事就这样了结了。”

原来，杜加尔特将军正带领着他的一小队人马沿着一条长街走去。他从政府军的军官手中夺过一面旗子。烈日当头，他正走在街道的中间，子弹在他的身边呼啸而过。他突然觉得腿上一阵剧痛，便一屁股坐在地上，他用手摸了一下，满手都是血。走过来几个他手下的人，想背他走。“等一等”他觉得疼痛减轻了一些。在他身边已死了好几个人。他们都扭曲着身躯，几条新的步枪丢弃在一边。在稍远一点的地方倒下一个学生。杜加尔特问他：“您不行了？”“我不行了，将军。”“可怜的年轻人。”说完，他猛一使劲，站

起身来："我们继续前进！"那个站在桥上的身穿白衣的人也倒下了。"阿杜纳斯将军倒下了。这个人很会打仗。"他费劲地又朝前挪了几步，一手拖着那面旗子。他又觉得胸部挨了一枪。"完了。"他说完，便重重地栽倒在地。

当天下午，佩莱斯将军又出去兜风了。有时候，他不知不觉地会回过头来想和他儿子说话，但何塞·阿巴里西奥已不坐在他身边了，在他身边的是他的干兄弟蒙罗意。何塞·阿巴里西奥已到欧洲去了，让他去欧洲待上一段时间更好。到了那儿，他会见到娜塔丽娅的，尽管娜塔丽娅是个令人讨厌的女人。与他同车出去兜风的还有他与玛露哈·马约生的大儿子。他已给他取了一个与自己一样的名字。玛露哈是个老实听话土里土气的女人。"我这几个儿子都当不了政治家。"兴许奥马尔能当政治家，但是他已经死了，"他倒是有政治家的气质。"可现在，他家族里的人除本人之外，在台上的一个人也没有了，这倒更好，要是达马塞诺还活着的话，谁知道还会发生什么样的纠葛呢。

蒙罗意不停地说着话。"现在谁还敢对您进行捣乱呢？"他本想回答他，但没有说出声来。敢于反对他的人还大有人在呢，这种人永远也不会彻底消失的。"这就象庄稼一样，兄弟，你割了一茬，又长一茬。"说完，他头脑中又想起了其它各种周而复始的事物，诸如母牛与小牛犊，耕种与收获，干旱与下雨，涨潮与落潮等。

"您不能否认，兄弟，杜加尔特一定是发了疯才这么干的。"然而，他的干兄弟蒙罗意知道些什么呢，就连他佩莱斯自己也不知道杜加尔特这么干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兄弟，您别以为他真的象您认为的那样发了疯。"他想，杜加

尔特这么做，必然有所依托的。他曾得到人们的许诺和支持，只是后来这些人变了卦。这些人眼下正在潜伏着，他们等待着新的机会。现在在领导岗位上的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成为这样的人。就是这些握有兵权的人、野心勃勃的人、具有政治阴谋的人最终背弃了杜加尔特。

他想，人们一定在海边将安杜纳斯和杜加尔特的尸体给埋葬了。当初谁会对这俩人说，他们将为他佩莱斯搏斗而死呢？这两个人的一生中有过那么多波折，最后竟得到了这样的归宿。人们虽知道自己从何处来，往何处去，但真正往前走时，常会走错路，就是最熟悉道路的人也难免会走错路。

他俩为了他自相残杀，这是他们俩人中间没有一个人本来就愿意这么做的。然而，命运决定他们要这么做。

“兄弟，您在想什么？为什么不说话？”蒙罗意问道。

“还是想那些老问题，兄弟，还是想那些老问题。”

二十七

从国外传来了何塞·阿巴里西奥去世的消息，这事正好发生在切诺被杀害六周年的那天。切诺被匕首刺死的那个血淋淋的早晨已过去了整整六个年头了。这个案件的嫌疑犯(包括已招供和未招供的）都已死去，加尔菲亚斯将军也早已被撤职。那个消息就在那天传来的。当天在佩莱斯将军身边的一名副官见到他听到消息后，从椅子上站起身来，独自一人走进卧室，只听到他轻声地说了一句："上帝是伟大的。"

过了一会儿，他来到了旁边的一幢房子里，这儿住着玛露哈·马约和他的几个孩子。他与这个文静的女人和孩子们交谈了好几个小时。他海阔天空，无所不谈，只是没有谈使他感到痛苦的那件事。他又看了看女孩子们画的画，也跟男孩子们讲了讲马的故事。

这个时期，正好是他委任切诺和切依托两人当副总统的任期期满的时候。他自己倒还健在，他们俩却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切依托在国外待的时间不长，只待了一年多。他突然得了重病，人们将他送到瑞士，找最好的医生看病，但他很快便死去了。

他已失去了弟弟和两个儿子。奥马尔死于痨役，切诺惨

遭杀害，现在切依托又突然死去。他原来指望通过他们，能保证将权力延续下去。可现在他们一个也不存在了，只剩下他只身一人。

不错，玛露哈·马约生的几个孩子还在。他们都是好孩子，也很听话，可他不想再让他们去玩这种危险的把戏了。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剩下他，还有他手下的人。这些人数量众多，有的在他的身边，有的离他很远，有的人他认识，有的人他不熟悉。他们包围着他，象是要从他头上跳过去，却又不敢这样做。

他成了孤家寡人，而且还给捆住了手脚。说他给捆住了手脚，是因为什么事都得由他来决定。他真的感到四肢给捆住了，因为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的生活的一切方面都与他有关。从带着牲口走过咖啡园边上的羊肠小径的赶车人到满载着货物奔驰在新建的公路上的卡车司机，从那些自称是他的朋友的那些人到不是他的朋友或永远不是他的朋友的那些人，都与他有密切的联系。象蜘蛛在它的网里一样，只要网的边上的什么地方动一下，他在“网”的中央也会感到震动。他要是走出家门，整个国家便好象跟在他的后面。他的存在体现在追随着他的人（其中有副官、亲属、朋友、侍从，甚至还有扒手和好奇的人们）的脸部表情上和他们的步伐上，也体现在那些离他很远的人们的反响和反映中。这些人虽远在城市和农村，但通过一条无形的丝线，通过希望、计划和恐惧，与他相接近，与他相联系，仿佛处处都有他的存在。他在这儿，也在那儿，也同时存在在更远的地方；他存在于他的言论中，也存在于他的不言中；他存在于他做的事情中，也存在于他不做的事情中。村子里某一村长说的话，

也就是他说的话；某一边境地区当局的代理人的存在也就是他本人的存在。小镇上某一醉汉因酗酒而逮捕，需得到将军的同意，他的释放也要他佩莱斯的批准。构成最高权力的无数个细小环节中的每个环节都与他相联。尽管他不加干预，不说话，甚至他都不了解，但每项政令都与他有密切的联系。

他的意志毋需表达，便都体现在举国上下每个人的行动中。从农村中招募新兵是他意志的体现，连在政府大厦门口的女乞丐要饭也要取得他的恩准。谁想要得到点什么，一定得向他提出申请，因为从别人那儿得不到任何的允诺。他的心声通过千百万张嘴成为言语，他的不管是敌对的还是友好的接触通过千百万只手传向四方。

“此事我已请求过将军。”“这是将军赐予我的。”“将军厌弃我。”“将军没有理会我。”“将军不喜欢我。”“我是将军的朋友啊。”

他心里有烦恼无处去倾诉，他成了孤家寡人，陷于全国的包围之中。“我是唯一的真正的囚犯。”他无论到什么地方，无论逃往何地，无论躲在何处，都难于消除这种感觉。他每到一地，总是民众注意的中心，总是人们乞求的对象。倘然他不去哪儿，哪儿便一事无成，原因就是他在那儿，大家都知道，都感觉到，都见到了。他想不这样也不行。

即使切诺和切依托还活着，他们也难以有所作为。如果他不在他们的身边，他不在他们的后面作后盾，如果他不在这个世上了，他们能干什么呢？他们在世时，所以有威望，正是因为人们在他们的身上，看到了他的存在。“他们尊敬的是我。”

他感到，权力便在他的身上，存在于他的皮肤内，存在

于他的声音中，存在于他整个躯体内，这使他拒绝对他的生活方式、他的外形、他的习惯进行任何改变。“有一天我若是用十万比索造一幢私人住宅，您们便可以说，我是个疯子。”他身上仍穿着庄园主穿的褂子，脚上穿着牧牛人穿的靴子，他吃的饭食和拉波耶拉时吃的一样。他仍然是单独用餐，就象在军营和庄园里一样，由里诺给他端来饭菜。

他得保护自己，防止那些面露凶相或笑里藏刀的人的袭击。有个新任总督要给他立一雕像，即在广场上给他树立个铜像。这可使不得。他年轻时，还住在山区里的时候，就听人说人们推倒总统雕像的事。他们在一片呼叫声和嘲弄声中将雕像的脑袋和沉重的躯体分了家，在地上拖。“请告诉他，别操这份心了，我不要任何雕像。”还有几个贪心不足的参议员想提议授予他元帅的称号。“他们都疯了吧。人们都知道我叫佩莱斯将军，怎么又来个元帅呢。人们以为我变了样儿了，这么做太不严肃。”

他每次给自己买进一块土地，便觉得进一步地占有了这个国家。土地、树木、河流、牛羊、骡马和正在播种庄稼的人们，都为他所有。到了所有的人都在播种庄稼的时候，这个国家就象拉波耶拉一样了。

管理他产业的一名总管向他暗示说，他应该在国外进行投资。他用不信任的目光瞧着对方，说：“这是为什么？”管家由于自己言语不慎，害怕了，试图对他进行解释，说：“是这样的，将军，在国外置点产业总是好的。我们每个人总难免一死。只要您在世，您一定会在这儿掌权，这点谁也不怀疑。但在您百年之后，总会有忘恩负义之徒，会有阴险的敌人。您孩子多，得给他们准备个美好的明天。”他听

了，语气相当平淡地对总管说："不，先生，我拥有这一切的目的只是为了让他们有活儿干，让所有的人都学会干活。我的目的是要消灭流浪汉和无所事事的人。我家里的人已有他们自己的产业。再说，谁晚到谁赶车吆。"

他只会购置土地和牲口，他购买了田庄和山岭，为什么？为的谁？

他走到一座小山上，纵目远眺，眼中见到的所有的东西都属于他的。他爬到别的山上，看到的土地仍然是他的。土地后面还有土地，它们似乎都连成了一片，成了一座每天都在扩大着的大庄园。他的土地与日俱增，他自己则越来越年迈，越来越孤立，越来越瘦小，孤单单地生活在他所拥有的那块越来越大的有无数公里方圆的土地中。

谁都知道，他去世后在地图上占的位置越来越大的这块土地是难以保住的。他拥有的那么多农庄（多得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结束，一个接一个，同时又不断地与那些不属于他的庄园连成一片）又到底会怎么样呢？

这点，他本人也十分清楚。一天，他直率地对蒙罗意说："您知道我聚集的这一切是留给谁的呢？""当然是留给您的孩子喽，兄弟。""不，不是给他们的。他们用我给他们的这些东西便足够吃用的了。"蒙罗意听了，觉得很奇怪，便问道："如此说来，究竟留给谁呢？"佩莱斯油腔滑调地说："留给我的一个未婚妻。您觉得怎么样？"蒙罗意露出十分惊愕的神情，说："您的未婚妻，伙计？您这么大年纪，这么老态龙钟的样子，还有未婚妻？别跟我开玩笑了吧。""不跟您开玩笑，等一会儿您就会明白，兄弟。"蒙罗

意仍然露出惊奇的神色，不断地问他。“我以为您很聪明，早已觉察到了呢。这个未婚妻您认识。”蒙罗意好象觉得他与自己在玩捉迷藏，便做了个鬼脸，还是一个劲儿地问着。佩莱斯一反刚才那种说话的语气，说：“这未婚妻除了是国家，还会是谁呢，伙计？我所做的一切全都是为的她，我的目的是要让人们都有地种。”蒙罗意的神情也严肃起来，他俩不再说什么了。

在众人面前，他感到越来越孤独了。就连在他从乡村里带来的、他每天走进房间时都要在它面前祈求赐福的丽塔女圣像面前他也有这种感觉。他想，“只要上帝愿意，他还可活许多年：八十岁、九十岁，甚至活到一百岁。”

要是他不在了呢？但一想到了这一点，他便立即摒弃了这个念头。他不会不在的，他会和朱缨花树一样，会和乌龟一样，会和听说能活一百年的兀鹰一样，和一切长寿动物一样长寿。“我没有必要将这一切交给谁。”

他走过庄稼地，走过农家的院子，站下来看人们在干活儿，陪伴着他的那些人保持着沉默。一个女人拿玉米粒喂母鸡，母鸡拍击着翅膀，咯咯地叫着，互相拥挤着，抢食着玉米粒。“我死后，国家就要变成这个样子了。”蒙罗意听他自言自语着。

他可不能死啊，国家的一切都是以他为中心的，都是依附于他的，都是紧握在他手中的。岁月在流逝，事物在变化，人事在更替，唯有他的存在是不变的。有时，他也会向某一通晓历史的顾问询问有关历届总统的情况以及他们是如何选择自己的接班人的。于是，顾问们便一而再，再而三地跟他讲起这样的历史事实：历届总统总是力图选定一个听话

的接班人。然而，后者一旦大权在握，便又急急地起来否定、破坏他前任的形象，因此，权力一刻也不能放松。有时可以表面上放松，象他当时让阿尔瓦莱斯·脱里约当临时总统那样，但他自己仍在幕后，手中还紧握着兵权，因为议会已授予他军队的指挥权，其任期与总统的任期一样长。即使是这样，人们还在骚动，还出现了他病重时发生的叛乱和他决定将一些关键性的职位交给他亲属时出现的动乱。说到后一种做法，其结果他不仅一无所获，反而让人杀害了切诺，断送了切依托的生命，而他自己成了孤苦伶仃的人。

他在拉波耶拉时，每天总有一个宁静的时刻，他可以得到休息。每当傍晚来临，长工们各自回家，牲口在畜栏内嘶鸣，炉灶内升起晚餐的炊烟。他这时便可解开衣褂的扣子，躺卧在吊床上。从这时到次日清晨这段时间全是他的，谁也不会来叫唤他，谁也不会来告诉他什么坏消息。他在这时常常到过道上与姐妹、与妈妈聊天，话题总是一成不变，老生常谈。现在，所有这一切他全都失去了，以后也不会再有了。现在，每个副官、每支军队的司令官、每个内阁部长都会不分昼夜地来找他，跟他汇报任何一个村镇、任何一个山乡，在任何一个怀有敌意的人们中发生的问题。这点，他是无法加以摆脱的。他曾试图通过任命西尔瓦、阿尔瓦莱斯·脱里约、切诺和切依托以相应的职位而摆脱它，但没有能办到。人们甚至会到他的别墅去找他，到母牛场、养马场去找他，向他没完没了地报告诸如某个外交官说了些什么，在某一海关上出了什么事，逮捕了什么军官，修建了什么下水道这样的事情。他感到烦腻，却又不能甩手不管。

现在他又想摆脱这一切了，这已是第三次了。他想让自

己安静点儿。谁要想夺取他的权力，现在或许能达到目的。

现在他年事更高了，有时感到疲惫不堪。“这么干真有些受不了，老伙计。”他对蒙罗意说。

但他认为人们仍然在策划着什么，在寻求着什么，在搞什么阴谋。与他接近的人都是有其目的的，不能光看他们的表面，他们的心里都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会说，要交一些朋友，要对敌人宽容一些，要化敌为友。有的人本来十分小气，却变得慷慨大方了；有的人则正好相反。在这些人的一言一行中都有所图。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即夺取他所拥有的东西——权力。

斗争并没有休止。一些人死去了，另一些人又出现了。老的对手平静下去了，又涌现出一批年轻的敌人。三十年前他与他们交过手的人，现在有了儿子和孙子。这些人中，有的仍取了父辈的名字，有时他头脑中常常将父亲和儿子混淆起来。说一千，道一万，形势仍然是那样。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又怎能高枕无忧呢。别人不休息，在不断地变更着争斗的方法，他又怎能休息呢。

要想把所有的事情办好，还得依靠他。他象赶车人那样，眼睛钉着拉车的母骡，手里拿着鞭子，嘴里不停地吆喝着。要是没有赶车人，马骡就会四散奔跑。在这永无止境的漫漫旅途中，赶车人一定得管着它们，一刻也不能疏忽。“这个旅途是没有止境的，伙计，因此，我一定得活下去，我决不能就此闭上眼睛。”

一天，内政部长几乎是出其不意地来找他，对他说，在这一年总统任期已满。“这么快啊。”过几个月，便要召开议会，选举总统了。“众人的愿望是重新选您为总统，将

军。再说，这也是国家的需要和民众的希望。”他仿佛突然醒悟过来一般地说：“请等一等，让我想一想。”饶有经验的内政部长阿尔塞博士是个身体粗壮、动作不很敏捷的人。他头脑中拥有的法律知识和他身上的肥肉一样多。这会儿他听到总统的话也有点儿吃惊，只是没有溢于言表。

消息不胫而走："将军不愿继任总统了。”“将军要让别人当总统了。”佩莱斯已感觉到外面在传播着谣言，这点，他似乎从他身边那些人的脸色中可以看出来。他们的脸部表情和往常不一样了，常常露出惶惑不定的神情，好象在进行一场赌博一般。透过他们的一言一行，也许还能发现有什么人想出来竞选总统呢。

等待着时机的人慢慢在变得不安起来。“到底由谁来当总统呢？”“选举时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议会召开了，人们对具体情况一无所知。一天，议会的一个议员使团来到了塔卡里瓜。使者对佩莱斯称颂了一番后，向他报告了他再次当选总统的消息。“我认为我的话已说得十分明白的了。”佩莱斯大声地几乎是愤怒地说，议员们一时惊得目瞪口呆，面面相觑。于是，使团团长又对他说了一通事先准备好的溢美之辞，还从国家和事业的角度向他说明，他若退隐，必会引起动乱。

佩莱斯好象平静了一些，他用长者的口气说："我不能这样干。人们会如何说我呢？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国家需要培养人材。我要做的事已经做了。”

部长们和他的亲信们也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当初我接替前任时，这个国家如一个破了产的家庭，我将它变成了一个基础牢固的国家。为了支撑这个国家，需要什么

呢？需要一个能看管好它的人。我已没有必要再待在总统这个位置上了。”

究竟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内情只有两三人知晓。几天前，阿尔塞部长和罗维拉博士跟他谈起了这件事。原来他想回到早年实行过的旧模式：选个挂名总统，而他则退居幕后，只任三军司令。

“我决定解甲归田。”继而，他简略地谈了谈他对乡村如何热爱和他作为农夫的经历。

“我再说一遍，我决不当总统。”他停了一会，又说，“您们应该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他的敌人早已说过，他的愿望是要别人去请求他来当总统。这时，一些年长的人回忆起了当年人们簇拥普拉托当总统的情景，心里终于明白，他嘴里虽说不愿干，心里却是愿意干的；他口中说不希望人们求他，心里却想人们去求他。“我不希望您们来向我求情，因为我不习惯于人们来求我，也不习惯去求他人。面对目前的情况，我可以告诉您们该怎么办。”

此时神情紧张不知所措的人们赶紧点头表示同意，有人的眼里还流着泪水。“我不当总统，可我愿意您们任命我为三军总司令。因为对我来说，军队就是我的生命。我有两样东西珍爱无比：一为军队，一为工作。请您们物色一名从各方面都与我合得来的人充当总统，这事就拜托您们了。”

这时，在座的人头脑中不免引起一片猜想。“物色一个人，物色谁？”一张张可能当选总统的面孔在人们的脑海中象一组组电影镜头一样一闪而过。

佩莱斯仿佛想抑止人们的想象力一般地继续说：“假如您们同意的话，我来提个候选人。我将物色一个与我看法一

致的人选。”

“好，同意。”人们异口同声地说。

“倘若您们授权于我，我即将物色好的人选交给您们，由您们在一个月内安排好任免事宜。”“很好，将军，很好。”又是一片赞同声。

佩莱斯与他们告辞后，即出去兜风了。这时，那些自以为能当选的人心里折腾开了。谁能当选呢？人们忙不迭地猜测起来，谁都想早点知道个究竟。有可能是阿尔塞博士吧，也有可能再次选中了阿尔瓦莱斯·脱里约博士，也有可能在老军官中选出一人。轮盘赌的那只圆球正在巨大的眼睛见不到的盘面上滚动着。所有指望自己能当选的人，包括他们的亲友和他们亲友的亲友，乃至关系更远的那些人，都象是赌徒一样参加了这场赌博。

一天，在人们意想不到的一天，佩莱斯派人召见了一名名不上经传的老年法官。此人在当年起义时，与佩莱斯曾有过接触。对此事谁也没有予以注意。然而，等这位身材修长、体弱多病、醌醌覷覷的老者与总统会见后走出总统府时，人们便传开了这样的消息：他要当总统了。“阿达尔贝尔托·格里约要当总统了。”“谁？他是何许人也？”于是，人们开始回忆起来。那些曾经参加过“正义法庭”开庭审讯的人说：“此人极为正直。”别的与他有过接触的人也说，他为人极其稳重。总之，经常变动着的这个挂名总统的角色该轮到这个瘦骨嶙峋的老头儿来充任了。

二十八

索拉纳回忆起那时节微妙的局势，阿达尔贝尔托·格里约被议会任命为总统，他庄严肃穆地对着宪法宣了誓。走出大厅时，军乐队对他奏起了国歌。一营士兵对他举枪致敬。

莱昂市的居民见到白发苍苍的总统坐在一辆很大的轿车内，跟随在后面的车子内坐着他的侍从和警卫车队，朝总统府驶去。他脸色苍白，双眼下陷，显出一脸疲惫的神情。

在同一仪式里，议会任命佩莱斯将军为三军司令，任期与总统的任期相同。佩莱斯来首都宣了誓后，立即返回塔卡里瓜。

格里约任命了内阁的成员，他们大多是佩莱斯的忠实信徒，其中也有少数几个内阁成员与佩莱斯并不那么亲近。比如，阿比加依尔·阿维拉将军还参加过入侵，但最近几年他一直在做买卖，获利甚丰。

阿维拉是由他的亲戚罗维拉博士推荐的。在格里约即将任命第一届内阁成员的日子里，人们活动得十分厉害。谁要退出内阁，谁要进入内阁？人们议论纷纷。旧内阁中不少部长退出了内阁，其中包括很有权势的首都总督。

罗维拉博士选择了这一良好的时机，及时地对阿维拉进

行了举荐："我看阿比加依尔不错。他是个优秀人才，勇敢、坚定，与中央的高级官员相处得很好，请不要忘了他，他会对您有用的。"佩莱斯听了后没有回答。他不喜欢人们向他举荐什么人，总是怀疑推荐者与被推荐者之间有什么暧昧关系。但阿维拉将军仍然被任命为总督。许多人以为这不过是个点缀而已。与此同时，一个当年曾流亡国外的原来的普拉托分子也被任命为内政部长。此人以精力充沛，富有政治头脑著称。

"事情还不是由他们两人决定的么，格里约博士根本不管用。"人们议论纷纷。索拉纳继续回忆着这段时间的情景。

在头几天，佩莱斯将军似乎感到又轻松，又高兴，埃洛蒂娅·恰诺把这个情况告诉了索拉纳。"他现在已判若两人了，阿尔贝托，他好象年轻了十岁。"索拉纳微笑着，脸上露出一副狡黠的表情。"不，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你头脑里满是污七八糟的思想，我说他年轻了，是因为他爱说话了，也爱笑了，好象消除了疲劳。"

但这样的轻松日子历时不长。不久，部长们和将军们便开始穿梭般地往来于首都和塔卡里瓜之间，还通过电报和电话建立了日常的联系。格里约博士没有征得佩莱斯将军的同意，连一个小步也不敢往前迈。

在开始时，他对前来向他讯问有关行政事务的高级官员说："请您们不要忘记，格里约博士是总统，他在那儿就是干这个的，您们跟他去谈吧。"可是，这个挂名总统却什么事也不敢作主。

格里约总统每月要去塔卡里瓜三、四次。人们常常看到

他坐在汽车里兜风。他坐在佩莱斯的左边，后面的几辆汽车内坐着部长们，于是社会上开始流传不少笑话。

有一次佩莱斯来到了莱昂，在总统府内出现了这样的告示牌："总统住在此地，发号令的人住在对面。"

佩莱斯渐渐地感到与过去相比情况并未发生多大的变化。他的干兄弟蒙罗意跟他转达了首都流传的一些笑话。"人们说，伙计，您只把剑鞘给了别人，自己却留下了宝剑。"他微微一笑说："这不是真的，伙计，我连剑鞘都还没有能够去掉呢。"

大小事情仍然象过去一样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而且情况更为复杂了。现在人们对格里约总统也抱怨起来。"他哪一方面的事情都没有办好，将军。"

索拉纳回忆起当时象瘟疫一样向四处蔓延着的恐惧情绪。"美国发生了巨大的经济危机了。""咖啡价格暴跌啦。"霎时间，企业、商店频频破产、倒闭，职员被辞退，信贷未能得到及时偿还。

"人们说，如果您当总统，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

民族英雄玻利瓦尔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日越来越近了。佩莱斯给总统写了一封信，要他全部还清外债。这可恶的外债本已还得所剩无几了。佩莱斯永远也忘怀不了普拉托执政时期那个艰难的时刻。外国列强为了讨还债款，派来装甲舰封锁了港口。"这种情况可不能发生在我身上。"他回忆起了当庄园主的那个时期。"当时我是无债一身轻。"要是不对那些外国"密修"负债，他们就找不到借口来干预他的事情了。"谁也不可能对我们提出要求了。"

就在这一年，在纪念玻利瓦尔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日的那

几天里，格里约总统在教堂里参加感恩颂后，被一群为数甚众的政治犯的妻儿所围困。他们要求释放关押的犯人，人们呼喊着什么，还试图举行游行示威，后被警察驱散。

"看来他们又想进行捣乱了。"但阿维拉将军告诉他，情况并不那么严重。"问题只是人们不尊重格里约博士。"为什么人们会不尊敬他呢？在格里约的后面，不还有他自己吗？最后作出决定的不正是他么？"那么，这些人究竟想干什么？"

这时，在国外当大使的阿尔塞博士给他写了一封密信，建议他利用纪念民族英雄一百周年之机，释放政治犯，这样做只会提高他的威望，改善他的形象。当秘书给他念完这封信后，只是说了这么一句："我要是放了他们，他们就会造反，难道阿尔塞博士会来跟他们作战么？"

阿尔塞说的与几年前巴蒂斯塔斯跟他说的完全一样。再早些时候，加尔苏尔和埃瓦海里斯塔也要他这样做过，只是他们的出发点不同。加尔苏尔和埃瓦海里斯塔想混水摸鱼，巴蒂斯塔斯则出于一片好心。巴蒂斯塔斯博士是个好人，只是他不了解这些犯人的本性。他以为可以释放达米安·杜加尔特，而不会发生什么问题。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为了让一部分人能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另一部分人一定得待在监狱里；为了让一部分人能老老实实地过贫困的日子，服服贴贴地接受管束，需要让另一些人有希望取得大笔的钱财和大量的权势。事情就应该这样办：金钱和监狱。只有这样，才不会有更多的杜加尔特。

看来，眼下的人事安排并未如他的愿望，他既不能脱出身来，也不能过安闲的日子。什么事还得由他亲自来处理。

有些事情让那个挂名总统一办理，反而不必要地变得更为复杂了。

也许选一个比格里约博士更有魄力的人情况会好一些。上一次叫阿尔瓦莱斯·脱里约当代总统时，情况就不是这样，那时，不愉快的事情就发生得少一些，因为阿尔瓦莱斯·脱里约是个十分能干的人，头脑也极其清醒。再说，当时还有切诺和切依托，他们起了“带头羊”的作用。

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阿维拉将军不断地从首都来到了他的身边，向他抱怨说，他得不到总统的支持。“问题是人们不肯帮助总统，不愿理解他。人们喜欢换一下。”阿维拉说的换一下的意思就是另选总统。他不要格里约博士当总统了，他要另选一名“自己的人”。佩莱斯的头脑里想到对方说的“自己一些人”的情况，其中就有阿比加依尔·阿维拉将军自己。此人长得五短身材，但精力充沛，咄咄逼人，爱发号施令。当然，还可能另选有威望有权势的人，诸如那些在边境省份当过省长的人。总之，阿维拉仿佛真的想这样干了。

“这些人正虎视眈眈地瞧着我呢。”他自己曾多次狩过猎，他常常不声不响，一动不动地埋伏在鹿群出没的地方。“他们就想把我当野兽打。”他觉得他们正在对他布下陷阱，设下圈套。“他们以为我已经疲惫了，想退居一边了，就象斗败了的公鸡一样。他们以为可以骗得过我，可以让我干他们想干的事。”

于是，他便装作上了他们当的样子，见到部长或那些在背后策划着什么的人谈起形势时，他便露出一副垂头丧气的神情。“发生什么情况了，我的朋友？”“没有什么，将

军，只是人们对格里约博士多有不恭。”“哈哈，人们不尊敬他，可难道他们不知道是我让他当总统的么？难道不了解他事事都来和我商量的么？他和我商量得太多了。”

“将军，您想保持最高的领导岗位，却又想摆脱日常的琐事，这么做是对的，也是办得到的。然而，跟格里约总统这样的人合作可不行。”说这话的人是他的叔父罗维拉博士。这是个彬彬有礼、谈吐诙谐、言词确切的人。“那得跟怎么样的人才行呢？”罗维拉便口若悬河般地谈起了要充当这个困难的角色必须具备的条件。当然他只是泛泛而谈。“总的说来，这个人应该是您久经考验的朋友。”佩莱斯这时立即想到了那些对他翻脸不认人的“久经考验”的朋友，“也就是说，他应该完全是您的人，是个事业心很强的人。他应该对事业十分关心，从一开始就跟您在一起。”“啊，这位哥伦比亚出生的博士这回儿倒拐起弯儿来了”。自然，他知道罗维拉想推荐他的亲友，便故意装作很感兴趣地听他说下去。“这个人该是谁呢，博士？”罗维拉深谙佩莱斯的为人，没有单刀直入地表明了他的目的，他装作头脑中尚无定见一般地先笼笼统统地提了几个人的名字。佩莱斯每听到他说出一个人的名字，便这样想着：“这个人不是他要提的，他要推荐的这个人还没有被他提出来呢。”提了几个名字后，罗维拉有意装作偶尔想起般地说：“噢，还有阿比加依尔·阿维拉呢，他为什么不行？他也可以算一个吆。这个人大家都敬重他，他可以成为您的左右手。”佩莱斯的表情变了。对方终于打出了底牌，好一个“左右手。”要他这样的人当右手，还不如成个独臂人更好。看来，这阵子他们暗中活动的目的就在于此。原来在幕后策划的人就是这个罗维拉

和阿比加依尔了。

“将军，议会随时会派来使团跟您提出这个问题，到时候，您可得拿定主意啊。”佩莱斯站起身来，并没有露出不愉快的神情。“那好，我会拿主意的，现在我们走吧，是出去蹓跶蹓跶的时候了。”

次日，他叫来值班副官，说：“罗维拉博士要是来这儿的话，别让他进来。”副官听了，吃了一惊。以往罗维拉进门用不到通报，可以直入总统的卧室。有时他们还一起聆听秘书汇报政务。

早上，当罗维拉来到总统官邸门口时，副官拦住了他，说：“请原谅，博士，将军有令，您不得入内。”罗维拉的脸似乎变得苍白了。只是因为他本来就是脸无血色，也缺乏表情，一时看不出脸部有多大的变化。这天他身穿黑色礼服，头戴洁净的礼帽，呆呆地站立在门口，站了许久，直等到佩莱斯将军从里面走了出来。后者见了他后，只微微点了点头，便擦身而过。

罗维拉立即回到了首都。他太熟悉佩莱斯的性格了，因此，他充分了解这一切的含义。“我太愚蠢了。”他终于前功尽弃了。“我不该提出阿比加依尔的名字，这是我不可饶恕的错误，可当时他好象很同意我对他说的话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把阿比加依尔也给毁了。我老了，不中用了。”

议会使团到达塔卡里瓜时，索拉纳也在当地。佩莱斯表面上装出有抵触情绪的样子，接见了使团的成员。“我知道您们这次来是要我改变我的态度，可您们没有理由要我这样做。”于是，议员们象背书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向他提出请求，意思不外乎是国家有困难，经济形势日趋恶化，需要有

一个深孚众望的人担任总统，以便安定秩序，拨正国家的航向。

这个众望所归的人非他莫属了。这么说，转了如此大的一个圈子后，最后却仍然回到了原来的样子：他还得当总统。他仍然得一个人干，没有任何人能帮他减轻一点儿负担，他还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无休止、无尽头地担负起国事的操劳。

最后，他无奈只好说："我可不想当不合法律程序的总统。"议员们于是又赶紧回到了首都。他们在议会上充分发挥雄辩的才能，侃侃而谈，要求格里约博士辞去总统的职位。然后，修改了宪法。紧接着又风风火火地选举佩莱斯为总统。

议员们又来向他报告他当选为总统的消息。来的仍然是原来的一些人。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了，但情况还是和过去一样，现在一切又从头开始，好象过去的事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也可以换另一种方式说，那就是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这一切索拉纳都是记得很清楚的。佩莱斯就象幻灯中人和影子的故事那样，他越是孤独，越是衰老，越是精疲力尽，他投到人们身上，投到大地上的权力的影子便越大，他与别的官员所处的地位越不成比例，与现实情况也越不相符了。

二十九

“一只强壮有力的手将陷于污泥中的人们拯救出来，将他们置于能为大众服务的光荣地位。”索拉纳写了这句话后，想道：这句话已没有多大意义了，因为谁也不会对他的舞文弄墨感兴趣了。这是个不是呐喊便是沉默的时代。他写的这句话有什么意思呢？谁会来听他的呢？这时，在他表面上似乎平静的家里，传来了街上的人声和口号声。

人们朝着大街和广场上走去，但见滚滚人流漫无目标地拥来拥去，叫喊声和骚乱声此起彼伏。

全城的民众都动起来了，索拉纳的祷告词只写了一半，便发起呆来。

门外这时出现的已不是一个人的脸，也不是十个人、一百人的脸，而是万头攒动，万众齐呼，声如巨雷，人如潮涌。索拉纳曾见过海浪与洪水，这滚滚的人头就象海浪和洪水。一想到它，他就毛骨悚然，头脑中再也想不出什么词儿来写祷告词了。

早在普拉托执政时期，外国封锁时，索拉纳曾在街上见到过这样的人群。当时，人们曾请他对人群讲过话。面对这么多个脑袋，这么多双眼睛，这么多面旗帜，他当时并不想

去宣讲教义，而是对封锁者发出怒吼声，对外国侵略者发出叫喊声。就在那个时候，他第一次听到了这无数人发出的语意含糊不清的吼叫声。

之后，在人们反对普拉托的那个时候，他也亲眼见到众人袭击普拉托分子经办的报社的情况。那时，人流象下过暴雨的洪水一样在街上滚动，他见了感到胆战心惊。

现在，这样的人群再次出现了。他们在远处呼叫着，朝他家里涌来，他们将来到他的藏身之地。

“自由万岁！”“打倒佩莱斯！”他吓得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这叫喊声实在骇人听闻，它仿佛要将一切都撕裂了一般。如果在一年前，或者在一个月前，甚至在一天前，决不允许这样呼叫，也不可能听到这样的呼叫，就连想也不敢想一想。现在，这个世界正好象从底部给翻了过来一样。

这与不到四年前，当佩莱斯再次登上总统的宝座时人们对他的欢呼声完全两样。他索拉纳要是在那个时候离开这儿就好了，他就可以避免在这个时候冒这巨大的危险，也不至于感到这么烦恼了。

街道上、广场内、风景区里，这时都已挤满了人。那一张张他不熟悉的面孔，多得数也数不清；那一只只高举着的手，密密如林。索拉纳一生中惧怕过几个人。他害怕普拉托，怕他那瞬息万变的情绪；他第一次见到佩莱斯时也胆战心惊，这是个冷若冰霜、沉默寡言、权势极大的人。但与他们接触多了，他发现他们也与常人一样，可以与他们交谈，也可以设法制伏他们，甚至还可以赢了他们。可是，他怎么能接近这愤怒的人群呢？在他可能被人流卷走的时候，他又怎么能与他们交谈，他又能做些什么呢？当那势将席卷一切的

人潮涌来的时候，他又能躲在什么地方呢？

四年前的情景好象还发生在昨天一样历历在目。“他要是还活着，该作何感想呢？”四年前的这一天，正是佩莱斯来首都就任格里约博士已经辞去了的总统的职位。从塔卡里瓜开出了长长的一列车队，全城的人好象都在等待着他，欢呼的人群挤满了从总统府到议会大厦的道路。佩莱斯身穿黑色的镶着金边的将军服，人行道上挤得水泄不通，欢呼声此起彼落。将军乘坐的轿车象迎神时的神车一样摇晃着徐徐前进。“他真是个伟大的活偶像。”索拉纳当时让人群挤得不能动弹。眼前的汽车已渐渐远去，并在他的视线中慢慢地消失。“在当时，他在人们的心目中该是怎样的人啊。”“人们眼中见到的已不是一个后面跟随着一群副官和侍从的瘦小的老态龙钟的老人了。”人们是用神话的目光在瞧着他。索拉纳这时回想起了黑人们崇拜的巫师美戈和加勒比地区的阿玛里瓦卡神，回想起了伟大的马尼托①、羽蛇盖查戈阿脱尔②和四周点满蜡烛，周围全是善男信女，身上裹着丝绸，能为人间创造奇迹的纳萨雷人③。议会大厦内爆发出一阵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佩莱斯在议员们、外交官们和其他官员们的欢呼声中，迈着碎步走上了主席台。

当他站起身来进行宣誓时，全体与会者也站了起来。“这次会议的情况与上几次有所不同，”佩莱斯想道，“这会儿换了许多新面孔了。”他举起手来宣了誓，誓言仍然是他重复了多次的那样。他在那儿就象一只牲口被逮住后关进畜栏

---

① 北美土著居民中的神。

② 墨西哥古代的神。

③ 即耶稣基督，相传他生于纳萨雷。

里一样。他走出议会厅来到大街上，人群一齐拥了上来。他在你推我挤的人流中徒步走着。人们高举着双手呼叫着。“这便是崇敬我的勤劳的民众。”然而，谁也没有听到他说话，也不知人流将涌向何方。要从四面八方向他挤过来的人群中间挤出一条道来，实在也很不容易。他在副官和侍从们的簇拥下，慢慢地挪动着步子朝前走去。人们想摸一摸他，想将他举起来，想拥抱他。他已被众人包围住了，耳中听到的只是震天的呼叫声，也听不见究竟在叫喊些什么。他只感到人们在朝他挤来，感到众人口中吐出的阵阵热气。在他周围的无数只眼睛到底在他身上看到了什么呢？而他自己又在象蜂群一样混杂密集的人群中看到了什么呢？他只感到自己象陷入泥淖一样不能自拔。

好容易回到了总统府后，他立即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诺已经给他准备好了毛巾和一瓶香水。

在里诺给他擦身、穿衣的时候，他听到等候他的那些亲随人员在过道上激动地说着话。他自己也过了好一会儿才平静下来。刚才好象发了一阵烧，也好象喝醉了一样，似乎一切已从新开始，仿佛过去的一切都已忘记，已经开始了另一个新时代。里诺这时也叽里咕噜地语无伦次地说了几句，象是在发表评论，佩莱斯根本没有去理会他。下一步该怎么办，他已胸有成竹。早在离开塔卡里瓜前，他已决定了新内阁成员的名单，秘书正在等待着他签发新的法令。在走出房间前，他既象是对索尔卡又象是对自己说地大声地说：“现在我要任命与我们合作共事的人了，这一次我可不会搞错啦。”

阿维拉将军不会再进入内阁了，他太锋芒毕露了。佩莱

斯准备让一个没有从过政的律师当内政部长。眼下只有一个部长的任命他仍在犹豫中。他从来没有让一名军人当过国防部长。他总是让一些从来没有打过仗的文人来占据这个职位。现在他准备考虑任命埃塞基耶尔·地亚斯·阿马亚将军为国防部长，因为他在军队的现代化方面出过不少力。平时，他在平息学潮方面也立下了汗马功劳。

然而，对此他仍有些举棋未定，他觉得这样做权放得太多了。地亚斯·阿马亚在青年军官中享有威望。他若当了国防部长后，便将握有决定性的权力。在他作古之后，也许用不到在那个时候，他便会……

他厌恶地摒弃了他将会死去的念头，他认为没有必要去考虑这一点。谁谈到死，便会招来死神。但不管怎样，象地亚斯·阿马亚这样的军人，一旦占有这样的地位，便完全有可能继承他总统的职位，而这正是他最不愿意发生的事。

“请把埃塞基耶尔叫来见我。”他对秘书命令道。地亚斯·阿马亚几乎立即走进了他的房间内。他恭恭敬敬地向总统行了军礼，说：“听从您的命令，我的将军。”他凝视了对方一阵。埃斯基耶尔身材瘦长，背有点儿驼，有人说他身体不很健康。“别看他长得这么瘦，命可长着呢。”佩莱斯想。“我准备任命你为国防部长。”在地亚斯·阿马亚的脸上见不到丝毫的反应。“只要您下令，将军，就任这一新职，对我来说将是一种不可推卸的义务。”他俩同时沉默了一会儿。“往后办事别心急，所有事情都得跟我商量。”接着，他又说：“你先在外面等一会儿。过一会我就要召集新内阁进行宣誓。”他见到地亚斯·阿马亚走了出去。“如果他不行，撤掉他也还来得及。”

他知道，这次任命会引起担任地方政府领导工作的那些老资格的官员们的不满，因为他连一个也没有任命他们为内阁成员。“任命他们当内阁成员会使事情更复杂化。”他见到这些官员的脸上都露出了不愉快的神色。最不高兴的无疑就是他的堂弟鲁德辛多·佩莱斯了。此时，他正在就任新塞戈维亚的省长。他的动作显得更为缓慢，脸色更加红润，头发也更为花白了，与此同时，性格也变得更为残暴了。“他对埃塞基耶尔的任命一定是不高兴的。”不喜欢这项任命的还有其他几个觊觎着这个职位的人。这些人在定期到塔卡里瓜谒见他时，总是露出一副十分驯服的样子，脸上笑容可掬，文质彬彬。每次来，总是向他报喜不报忧：“平安无事，一切都井然有序。”“哼，没有我，您们连一个小时都支撑不了。”

现在，地亚斯·阿马亚的地位已与上面说的这些人大不相同了。他已取得了对三军的合法指挥权，如果佩莱斯去世了，内阁便必须任命他总揽全权。除了他，又有谁能这么做呢？

这么一来，人们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到地亚斯·阿马亚的身上了，注意到他的一切言行，甚至还考虑他可能说的话和可能做的事。地亚斯·阿马亚将军则每天从佩莱斯的脸色中或从他言谈的语气中判断出他自己所处的地位。倘若佩莱斯对他提出比平常更多的问题，这就意味着他已听到了什么风言风语。“真的你准备再调一个营到莱昂去么？”“不，我的将军。没有得到您的许可，我决不调一兵一卒。”佩莱斯笑了。

“您瞧，事情就是这样。”佩莱斯独自一人躺在吊床上自言自语地说。他此时脑海里出现了所有自以为能接替他当

总统的人的形像。这些人中间，有不少人已经去世。加尔苏尔和埃瓦海里斯塔曾经想接替过他的职位，后来轮到了达马塞诺和何塞·阿巴里西奥，连他自己也认为他们俩会继承他，但他们此时都已长眠于地下。甚至连格里约博士也有可能这样做。如果他本人在格里约任总统期间有个三长两短，后者便可以堂而皇之地正式当起总统来，只是时间不会很长。那么，达米安·杜加尔特呢？他是自作自受。现在轮到了埃斯基耶尔，他在坐等接班了。他是被选中当了国防部长，占尽了种种的优势。十年前，就是在五年前，谁也不会想到他。自然，他也不是十拿九稳的。会不会将他撤去国防部长的职务，最后还取决于他佩莱斯。他的全部可能性会在一瞬间烟消云散。诚然，只要他佩莱斯愿意，他还会待在自己的岗位上。

埃斯基耶尔是个可靠的人，他是不会背叛他佩莱斯的。然而，等到他不在世的时候，谁又知道他会怎么样呢？往后的事谁也无法知晓，因此，还是不要去想它为好。

可是，埃斯基耶尔的儿子却参加了学生的叛乱。俗语说，有其父必有其子。从那时起，他儿子一直被关在狱中。埃斯基耶尔也许以为他会将他的儿子加以释放。“我有个儿子，他本不应该……”说到这儿，他就停止了。佩莱斯回想起了这个情景。谁知道这个人会怎么样呢？

这几天佩莱斯决定从他干兄弟蒙罗意的手中买过几处庄园来。庄园是一片山地，大得一望无垠，还有谷地，上面都种满了咖啡和甘蔗，还有水果。庄园内还有村庄与河流，他化了一大笔钱才将庄园买了过来。他过去还从来没有做过这么大的一笔土地买卖。“此人要将整个国家都给买下来了，

看来人们终将无立锥之地了。”红光满面的堂拉蒙满脸堆笑地对他说：“伙计，您要这么多土地干什么？”“伙计，您听我说，谁也不会厌土地多的，有土地就有一切嘛。”

他拥有的土地比过去更多了。他的土地从国境的这一边连到那一边，一眼望不到头。他也比过去更富有了。管家每天都来告诉他增加财富的情况，一增加便是几十万。从他已经拥有的成百万的财富中又增加了几百万。他的财富就象母鸡、象兔子一样一天天地增加着。他自己也闹不清自己已经拥有了多少钱财。如果咖啡的价格上涨了，如果牲口的价格上涨了，如果外汇的汇率下降了，管家便会来对他说，又赚了几百万了。拿这些赚来的钱干什么呢？买地。他还有不少好地没有买呢。

他手中拥有的权力也更大了。从国境的这一边到国境的那一边，人人均服服贴贴地听命于他，谁也不敢另有所图。他来到莱昂的街头，人们欢声载道；他只要发出一个小小的号令，官员们便会一级一级地往下传，一直传到普通的民家。“这是将军的命令啊。”

正是在这样的时候，他却不得不考虑放弃这一切了。每天早晨他对着房间里的镜子便照见了自己那张苍老的面孔，在一副老花眼镜的后面，是一双带着倦意的眼睛。这就是他自己啊。疲劳象一只装满货物的麻包一样沉重地落到了他的身上。他站起身往前挪动几步都得化很大的力气。这就是衰老，它预示着死亡的临近。凡是到了这个年龄的人总喜欢想往后的事。然而，也许因为死亡已经临近这件事是众所周知的事，人们反而感到坦然了，都在静静地等候着。

到了这个时候，不意又跳出来一个“疯子”。此人系山

里人，是个冒险家，名叫切里诺。几年前，他领头袭击了荷兰人占有的一个岛屿，并占领了它。这会儿他又从墨西哥湾乘着一艘轮船，带着一批亡命之徒（其中有不少是参加过学潮的学生，也有几名外国人），进行入侵。入侵者不堪一击，很快地被打得七零八落，还被活捉了许多。

佩莱斯决定释放那些外国人。他将被打得蒙头转向的冒险家们叫到塔卡里瓜的官邸里，对他们说："我已下令释放你们，并发给你们回乡的路费，让你们回家；并请你们回去告诉在那儿招谣撞骗的幻想家们，让他们知道我是谁，知道这儿的情况。"

这时，佩莱斯又办了一件饶有兴味的事。他下令召见了地亚斯·阿马亚将军的儿子，这年轻人打从上次闹学潮以来，一直被关在狱中。他这一招在他的亲信中引起了一片惊奇。

他下令后，又把这件事给忘记了。当他回来吃午饭时，里诺来对他说，那个犯人已在等候他了。他好象犹豫了一阵子，"我干吗要将他叫来呢。"随后，他又说："好吧，让他进来吧，我来立即处理这件事。"

他见这个学生朝自己走来。他长得跟其父一样，身材修长。"他很象埃塞基耶尔。"年轻人步履蹒跚地走了过来，然后，对他立正。里诺站立在佩莱斯的身边，以防不测。

"你为什么要反对我？"过了好一会儿，年轻人才结结巴巴地说："不，我没有反对您，将军。我一直非常尊敬您，可是……"从儿子的脸可以看到父亲的脸。"可是什么？"佩莱斯听到他断断续续地说："您干了许多了不起的大事，应该承认这一点……"人们不对我说真话，没有一个

人对我这样做，他想。“现在的问题是时代已经变了，将军。您本人促使了国家的进步。然而，二十年或二十年前是正确的事现在不一定是正确了。”这小伙子说起话来象进行祈祷一般，目不旁视。“噢，原来就因为这样，你们就要打倒我了。”“不，将军。”其实，他无论是说“不，将军。”还是说“是的，将军。”其含意是一样的，看来，他是代表了某些人的心声，这些人只是没有把要说的话说出来罢了。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什么变化也没有发生。“要说有变化那就是他们想占据我的位置。建立一套法制呀，举行大选啦，给公民以自由权啦，还不就是这一套么。”他们希望的是这个，那些旧军事首领当年宣称的也是这个，就是多年前普拉托扬言要做到的也是这个。但现在情况变了，许多人以为这些目标都能实现了。可是，这都是那些捣乱分子要达到的目的，他们实际上要的是混乱和骚动，他们并不了解他们要达到的目标的真正的含意。这只有他自己了解。他们不了解，是因为他本人已将这一切都给废除了，永远地废除了。“你错了，我不会允许你们将我建立起来的一切都给断送掉的。为了得到这一切，我可费了大劲儿了。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想我把国家权力交给你们，让你们去糟蹋？”小伙子还说着什么，但他没有去理会他了。从儿子身上可以见到老子的嘴脸，也许埃塞基耶尔也是这样想的。“怎么搞的。”当然，他也可能不这样想。

他本来想释放他，那是看在他父亲的面上。但还是让他留在狱中为好，这是为他本人着想，自然也为埃塞基耶尔着想，免得他去胡思乱想么。

“好吧，就这样了。里诺，你带他走吧。”小伙子又是

用脚跟碰地向他立正致敬。嗣后，他瞧着他朝监狱走去。

他坐在桌子边吃起午饭来，边吃边思索着刚才的这个问题。与这年轻人一样想法的人多么？现在的危险已不是那些骑着母骡的老军人了，这些人早已被消灭了。现在，谁还敢起来与他掌握的军队进行对抗呢？这种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了。现在的危险来自另一个方面，存在于那些青年军官的身上。他们没有打过仗，却喜欢捣乱，喜欢发动军事政变。危险也存在在那些青年学生身上。他们散发传单，组织秘密社团，大谈民主、自由，这些人是很难控制和战胜的。他们不象旧军官一样出来与你真刀真枪地干。他们隐蔽着、潜伏着，在背地里互相传递着阴谋活动的信息。

他们采用不同的形式图谋不轨，他们不用武器，不用军队，他们只是通过集会结社，在暗地里叽叽咕咕；他们还常常打着旗帜，呼喊着口号，举行游行示威。他们象木头里的蠹虫和白蚁，被它们啃啮过的木料，内部全都给掏空了。

地亚斯·阿马亚将军获悉了那次接见的情况，是监狱和总统府里的一些军官告诉他的。他没有向他们询问任何细节，同时，还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然而，实际上他这几天心里总是忐忑不安。“总统这么做的目的何在？他这么做究竟意味着什么？”看来他必有所图。他一定想通过他儿子的言语、态度弄清什么问题，解除什么疑问，证实某种猜疑。“这孩子会对他说了些什么呢？”他可以肯定的唯一的一点是总统在注意他，虽然没有采取公开的方式。他似乎想叫他儿子去进行对质，也想从他儿子的言语中捕捉到一点他这个作父亲的某些行为的蛛丝马迹。在往后的这几天里，他竭力设法证实自己的这种猜想。“他到底发现了什么？”总统见

到他时，对此事只字未提，他也没有问总统。可是，他俩心里却在暗中猜测着，竭力试图弄清对方已掌握了自己什么情况。然而，在总统的言谈中，从他的神情里却丝毫也没有表露他内心在想些什么，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犹如那天上午的那场奇妙的对话也压根儿没有进行过一样，也好象那个关在狱中的年轻人根本不是他儿子一般。一句话，好象他们之间的那种矛盾根本不存在一样。

三十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时，打了个趔趄，人们看到他这个样子了吗？他赶紧拄着拐杖，昂起头挺起胸来，他们看到他这个样子了吗？人们的视线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他，他们从各个角度在观察他，看着他的每个动作。“他们想知道我是不是已经不行了，是不是已经病了。”于是，他对自己每个细小的动作都倍加注意，既努力不让这些细微的动作显露出自己不行的样子，又不让别人看到自己在作这方面的努力。他一直得这样装着。这些天来，他食量大减，小便次数增加，喝了不少水，每次从椅子上站起来都很费劲。

在他看来，他周围的人都是些密探、特务，都是在监视着他，连他自己的子女也不例外。这就是说，不管是那些怀着沉痛的心情见他日渐苍老的人，还是那些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情，背后对他搞阴谋的人，他都觉得在注意着他。

糟糕的是，他会当着众人的面记不起熟人的名字。为了能看清东西，他不得不把手遮在眼睛的上面。他必须叉开双腿，才能稳稳地坐下。这一切都好象在跟他作对。另外，他总觉得人们在私下议论他，对他论长道短。他们在说些什么呢？“将军不行啦，将军已经老态龙钟了，将军生病了。”

他们可能在扳着手指算他还能活几天呢。他们一定会认为，他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了。

那些凶恶的敌人试图通过阴谋活动，通过叛乱和政变没有能够获取的东西，现在却给这些不声不响只在一边冷眼旁观看钟点、看日历的人得到了。人们用武装、用军队、通过袭击、放毒等手段得不到的东西，现在却不用任何冒险只是通过等待就得到了。他们在那儿等待着，让他自己完蛋，就象猎人等待着受伤的雀鹰从树上掉下来一样。

有些时候，他真想在床上多躺一会儿。“你要是见到我还睡着，就叫醒我，里诺。”每天清晨五时他就起床了，天还不十分亮就出去散步。头有点儿发晕，他闭上眼睛，咬紧牙关。“一会儿就会过去的。”

有时女人们给他捎来了口信：“埃洛蒂娅夫人很想念您，将军。”他脸上露出似笑非笑的神情。

有时他想起来年的收成时，会突然地一惊：“我还能活到来年么？”他立即又象赶走牛虻一样将这个念头驱散了。他的孙儿来他那儿玩耍。“星期六是我的生日，佩莱斯爷爷。”这孩子快满六岁了，他还来日方长呢，过了十年、二十年、四十年，他还活着。“可我呢。”

他每次见到一棵枝繁叶茂的老树总要停下来观察一番。它比他老得多，但它还活着，还能活好多年。

夜晚，他坐下来看电影。在秘书给他念字幕时，坐在暗处的他只见那些远方的打扮得奇形怪状的女人在来回晃动着。他打着瞌睡，睡着了，然后他又惊醒过来。他们发现他了么？

他老是感到懒洋洋的提不起精神来。在秘书给他报告情

况时，他常常走神，想到别的事情上去了。“听说……”他会一时想不起他要说的这个人的名字来。秘书想帮他回忆起这个人的名字，便将能记起来的人名都说了出来。“不，不是他；啊，是他。”于是，他突然发现那个人已去世好久了。有时，他认为需要解决的问题，几年前就已经解决了。有时他又用他那浑浊的目光在寻找他没有见到的某人。死去的、离他而去的人已很多了；留下来的人也都是垂垂老者，或者是病夫。房屋、庄园、畜栏、牧场好象都没有多大的变化，但与他在一起的人却都换成新的了。就象牛犊一样，每年都得生一批。他到处可以见到新的面孔，新来的人的面孔，见到不常见的面孔。他们有的是新上任的部长，有的是新来的管家，有的是新到的副官。

他重新又产生了不断地出去走走的愿望。于是，他极其频繁地上首都去，还带着一大批警卫、仆役、官员和佞臣到海滩上去，到山上去。他每到一地，只逗留两三天便要离开。他的车队在公路上弯弯曲曲，排成了长蛇阵。他的随员们总是紧紧地跟着他，好象生怕他从他们的视线中消失了似的。他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只睡上两三夜安稳觉，便又在大清早起了床，下令说：“九点钟我们就走。”于是，人们便乱腾腾地作起走的准备来。卡车上装着食物和各种用具，还有电影放映设备、乐队演奏用的乐器、皮箱、提包等物件。响起了一阵嘭嘭的汽车关门声。佩莱斯每次坐进汽车之前，总要向当地的景色细细地端详一番。“我什么时候还能够再到这儿来呢？”也许他永远也回不来了。他头脑里开始出现各种凌乱的念头。至少他不会死在这儿了，不会长眠在这块土地上了。但同时他又对这个地方的每一细小的事物都仔细作了观

察，哪儿的门没有关好，哪儿的墙上有一个窟窿，客厅的椅子是怎么安放的，甚至对树上掉下来的每一小片树叶他都留心地看着。难道这是最后一次看到它们了吗？不，他还要来这儿，他还会回来许多次。

这样不断地来回奔波使他疲惫不堪。现在他更觉得没有精神了，他小便的次数越来越多，嘴里感到苦涩，眼皮十分沉重，好象老是想睡的样子。可一到晚上，就不想睡了，就是睡着了，也经常地醒来。

他又来到了首都，这只是一次短暂的访问，仅仅是为了回忆起他当初在首都时的岁月，回想他坐着马车第一次见到这座规模不大的城市的心情。现在他已坐在宽敞的汽车里了。他去看赛马，在场的人们都朝他看，他昂首挺胸地笔直地坐在主席台上，但身上觉得阵阵发冷，他一定发烧了。他摸了摸脑门，觉得发烫。

次日，他突然决定回塔卡里瓜去，他象一只受伤的野兽在寻找自己的洞穴。在整个行程中，他几乎一句话也没有讲。他的干兄弟蒙罗意为了给他提提精神，不断地给他讲笑话，谈发生的事情。可他头脑中想的却是另一些事情。他一路上目不转睛地看着道路和田野，这条路他整整地走了三十年了，一路上的某些景色使他回想起拉波耶拉来，他已再也见不到他的旧庄园和他出生的土地了。他不会再回到那儿去了。他曾多次打算到那儿去，但总是因为有什么事或受到别人的劝说，使他放弃了这个打算。有人说，到住着许多流放者和政敌的边境地区去，十分危险。首先叫他不要去那儿的是他的堂弟鲁德辛多。那时他还在那儿当省长。他在信中对他说，那儿很危险，容易遭到伏击；还说“那些流氓”胆大

包天，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出生的那座旧房子，早已形迹全无了。它早已倒塌，重新成了小山的一部分了，就象被埋葬在土地里的尸体一般。那儿恐怕只剩下他儿时玩耍过的三棵大树了。几年前，他曾写信让人们在每棵树上折一根枝条，然后给他捎来。“这样，至少在这儿可留个纪念，让我回忆一下童年时代。”这些放在他写字台上的枝条现在早已枯萎，已成了一折即断的枯枝了。

他的汽车驶过了当年追剿过门多萨的地方。时间过得多快啊，想当年他的事业，他的权力都还是未来的事情。而现在情况不同了，现在他只有对往事的回忆了。

将来发生的事情没有他的分儿了。他经过如此漫长的斗争所得到的这一切将落到那些他熟悉或不熟悉人的手中，任他们为所欲为了。这其中就有埃塞基耶尔。这个时候，埃塞基耶尔可能已在安排他的人事，考虑由谁来担任各营营长和各地的省长。他已具备这样做的一切条件，除非他佩莱斯采取措施，在今天或明天下一道命令，委任另一人当国防部长。这样，埃斯基耶尔便会一无所有，他将既无权力，又无希望，甚至也会失去朋友。

“他将委任谁呢？鲁德辛多很想干，但他年岁太大了，而且为人太粗鲁、生硬，不善于笼络人心。埃塞基耶尔却得到了青年军官们的拥戴，就连他的政敌他也合得来。事情实在太糟糕了，现在居然找不到一个人来顶替他的职位。俗话说，送葬的人有，陪葬的人无。他要是不在了，谁来顶替都会将事情搞得一团糟。

他身后之事不去想它吧。他不会这样轻易地死去的。那年他病得这么厉害，除了他自己外，大家都以为他要死了，

却没有死。他为什么现在就要死了呢？人们还需要他么。

他来到塔卡里瓜的一座乡村别墅里，全身浮肿，昏昏欲睡。他坐在楼上的一条藤椅上，让仆人退出房门。他全身冷得瑟瑟地抖着，里诺在他身边。“请给我拿一条毛毯来，要厚一点的。”里诺给他拿来了一条厚厚的羊毛毯，他将全身裹了起来。但从骨髓里、从血液里发出来的寒气仍有增无已，他象才屠宰的牛羊的躯体一样抽搐着。

“您为什么不躺下睡呢，将军？”他摇了摇头。他闭上了眼睛，觉得自己好象慢慢地落到了无底的深渊。他就这样待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后来，他的孩子们和医生来看他了。“您还是躺着好，将军，躺着好得快。”他们将他从藤椅上扶起来，朝床边走去。里诺给他脱去衣服，他就盖着几条毛毯躺下了。

当天夜里医生和家属都守着他。他自己感到医生在给他打针，给他号脉，还知道医生在他的手臂上绑上量血压的橡皮袋给他量血压，拿那只小手电筒照他的眼睛看他的眼底。他全身淌着汗，得经常给他换睡衣。他觉得膀胱发胀，老是想要小便。但当人们将冷冰冰的便盆放在他两腿之间时，却一滴小便也没有。要是他能哗哗地小便该有多好！凌晨，医生给他施行了导尿术，小便排空了，他也能睡觉了。翌日，他到很晚才醒来。身上又感到不舒服，还发了烧。医生给他抽了血。他的儿女们来了，他跟他们闲聊了一会儿。“他很快就会好的。”医生进来说。这些医生已不是上次给他治病的那几个，陪医生来的也不是切依托了。里诺给他送来了农家饮用的甘蔗酒。他喝了酒，仿佛又听到了清晨的鸡叫声和牲口的吼叫声。

白天整天他就这样昏昏沉沉地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分不清白昼还是黑夜，分不清真人真事，还是在梦幻之中。塔卡里瓜满是从全国各地来的要人们。他们在等待着，紧张地、默默地等待着。

鲁德辛多带着他的部下也来了。他早已跟他的一些老朋友、老相识谈起了总统身后之事。一些有实力的省长也带着他的随行人员住在塔卡里瓜的旅馆里，不时地到别墅里来探听情况。别墅的周围驻扎着军队，在别墅的一楼里聚集着最有权势的人，医生和总统的子女则在二楼。

地亚斯·阿马亚将军每天来两次，探听总统的健康情况。给总统看病的其中一个医生不断地向他报告真实的病况："病情极其严重，要是他还能康复，那将是真正的奇迹。"

地亚斯·阿马亚此时已在国防部办公大楼办公，周围是一大群参谋、秘书和警卫。人们不断地向他靠近，宣布效忠于他。"请您告诉将军，我愿听从他的命令。他知道，我是拥护他的。"说完，他们便又到佩莱斯的别墅外面，从里面出来的人的口中，探听情况。得到的消息有时常常自相矛盾。"他好多了，如果这样继续下去，一个星期后，他便可以进行正常活动了。"于是，人们又紧张起来，要是佩莱斯康复了，他便会对地亚斯·阿马亚的各种活动进行查询，并将对他的背信弃义的行径予以严惩。这样一来，阿马亚便会倒台，而所有那些向他表示过愿为他效忠的人也将遭到迫害，遭到惩罚。面对这样的处境，谁也不知怎么办才好，人人只好阴一套阳一套，脚踩两只船。

无论是待在病人卧室内的那些人还是一般的民众，都觉

得时间过得十分慢，它好象停滞不动一般。人们好象在等待着什么，而等待着的这个东西却又迟迟不肯到来。

一天，出现了将军已经去世的传闻。在首都，人们霎时间走出了电影院，走出了斗牛场。居民们都站立在家门口，仿佛在静候着什么。公路上已空无一人，只是间或出现一辆装满身穿灰军装的士兵们的卡车。

在塔卡里瓜，旅馆里都住满了人。外地来的人越来越多了，店主不得不在房间里临时搭起了床铺，有的人只好睡在汽车里。在总统的别墅的周围聚集着各式各样的人，有庄园的总管、军人、政府官员和正在默默地念诵着玫瑰经的教士。从远处的城镇里还来了一些巫师，他们带来了护身符和用来治病的巫术。此外，还有腰上围着一块遮羞布的印第安人的酋长和手捧圣母像的虔诚的女教徒。人们都在低声地说着什么，眼睛都看着树林中的那幢房子，里面躺着那奄奄一息的病人。

“他终于死了。”在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的人们中间很快地传开了这个谣言。还说从别墅内开出一辆汽车，车速很快，里面坐着一大群神色紧张的人。与此同时，又传来了地亚斯·阿马亚将军被刺的消息，说什么鲁德辛多·佩莱斯手下的一名军官在阿马亚的身边对他开了一枪，他受了伤。然而，人们又见到一大串汽车朝军事最高司令部开去。地亚斯·阿马亚将军仍然在他那戒备森严的办公室里。“请您告诉他，我是来向他报告情况的，并来向他表示效忠的。”原来一个兵营发生了哗变，要开始打内战了。听到这个消息，人们惊恐万状。但后来又辟了谣，只是说鲁德辛多将军给囚禁起来了。将鲁德辛多将军给关起来了？这说明佩莱斯的那些原来

的追随者已经吃不开了，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已开始与地亚斯·阿马亚有着紧密的联系了。然而，后来又出现传闻，称鲁德辛多·佩莱斯并未入狱，这个老军官正带着他的随从在病人的住宅里了解病人的病情。

原来在别墅外面的那些人现在走到了别墅一楼的过道里。过道上那一排排椅子和藤椅上都坐满了睡眼惺忪的人。人们只是简单地相互问了问好，便互相问道："有什么消息吗？""情况还是这样。"走路的人们都踮起了脚尖。从楼上传来了一阵颤抖着的呻吟声，这声音象是从楼梯上滑下来似的，它听起来象是被拴着的公牛发出来似的。这是将军在呻吟。呻吟声弥漫于整个住宅，并象波浪一样从四面散开。

人们都静静地听着这阵呻吟声和鼾声，听了一阵又在等下一阵。他们宛若在数着这呻吟声。它可能是最后一阵了，可是又传来了一阵。他还活着，他还存在着，人们还须等待着，等待着。这时断时续的鼾声又从楼梯口传了下来。这时，有人犹豫不定地以病人走向死亡那样缓慢的步伐走上了楼梯。

走上楼来的这个人来到了黑洞洞的房间。病人躺卧着，半睡半醒，房内光线昏暗得只能见到人影。他突然醒了过来，觉得嘴非常干。他费了好大的劲才认清向他俯下身来的那个人。他是医生。"是给您打针的，将军。"有时，是他的儿子。这是个皮肤缺乏光泽的孩子，沉默寡言，却很有感情，和他年轻时十分相似。有时，这孩子简单地给他说上一两句话："您觉得怎么样？""今天是星期一。""妈妈问您好。"他的这几个女人一个也没有来过，只有他几个姐妹和女儿踮着脚尖在房间内走来走去。他听见房间内有人在喊

贼喳喳地说着话，也可能有人在祈祷。

有时候，他认为（也可能是他在作梦）房间里挤满了人。他们都坐在靠墙的和门边的那些椅子上，看不清他们的脸面。房间变成了斗鸡场，变成了监狱里的那个圆形的院子。坐在那个角落里的是普拉托将军，头上戴着镶嵌着金线的帽子。“您觉得怎么样，兄弟？”普拉托在说什么？他一定还在恨自己。他想，他没有必要再去想他对普拉托干的那些事情了。可他还坐在那儿，一直在盯着他。还有那个神情不安地从最黑暗的地方走到最明亮的地方的人是达米安·杜加尔特。“你的命运是你自己找的，达米安。”那些看样子要往他床边走过来的人他不认识，他们的手里藏着什么？他们在说什么来着？他听不见，他们兴许手中拿着凶器吧，嘴里一定在说一些吓唬他的话。这些人是想结果他的性命。“我还没有死呢，我还活着。”

那个朝他走过来的黑影是里诺。这是里诺，他也不让我活下去吗？他在轻声地说着什么呢。“将军，他们都在背叛您。”他们是在妄图背叛他。他们是谁？是怎么进行背叛的？是埃塞基耶尔吧？他已认为一切均属于他了。可是……他现在还可以发一道命令，他可以一瞬间将埃塞基耶尔搞掉，然后，再换上一个，可以换上在黑暗处走动着的人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也可以换上在过道上等待着的人们中的任何一人，也可以换上城镇里的某一个人。他现在将走上和普拉托一样的道路了，也要走上达米安和切依托他们走过的道路了。切依托大概也在房间里吧，他没有说话，一动也不动地待在那儿。“切依托！”向他走过来的却是另一个儿子。“今天星期几？”原来今天就是民族英雄的诞辰。“他们在今天

等着我了。”说完，便又沉沉睡去。

他没有再恢复神志。当天下午，里诺·索尔卡已被地亚斯·阿马亚将军下令予以逮捕。半夜不到一点儿，佩莱斯的家属中的一人从楼上走了下来，在过道上的人们立即站起身来。周围一片寂静，人们聆听那家属用颤抖着的声音向大家宣告，佩莱斯将军已经去世。人群立即分散开来。聚集在过道上的人们争先恐后地走出门去。站在别墅外面的人很快地启动着汽车，朝塔卡里瓜疾驰而去，朝最高军事指挥部驰去。他们上那儿去找地亚斯·阿马亚将军，试图与他拉上关系。电话铃声响个不停。在远处的首都，已入梦乡的人们点起灯来，睡眼惺忪地打开门来，探身于门外，看看发生了什么。

就在这个时候，索拉纳家的电话铃响了。

三十一

他在电话里听到这个噩耗后，只是结结巴巴地说了几个字，便瞪目结舌地望着电话机，仿佛从它那儿还会传来别的什么消息似的。他突然感到身体不适，喉咙里象要恶心似的。他觉得混身乏力，呆呆地坐在椅子上。此时家里只有他一人，黑灯瞎火的，因为他是被那阵响个不停的电话铃给吵醒的。他半睡半醒地从床上起来后，在家具和门上碰撞了几下后，才走到了电话机边。电话是从塔卡里瓜打来的，他们仿佛在他睡梦中对他发动了一次袭击。他想到了那些在半夜三更遭到袭击或被暗杀的人的情景，也想起了达马塞诺将军，他一定是被人刺上一刀才从梦中惊醒过来的。

接着，他漫无目的地在黑暗的房间内、在过道上、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他大声地在自言自语着，脸上还做着怪相，说的话语无伦次。突然他停了下来，他怕有人会听到他，但实际上并没有人听他说话，因为仆人已在里面那间房子里睡着了。

他想给别人打个电话，但在这个时候，他能给谁打电话呢？他已被这个消息吓蒙了，除了时而胡言乱语，时而开口漫骂，时而吟诵诗歌，时而大叫大嚷外，什么事也干不了。

当然，这件事本来就应该发生的，他已等了好几年了。他有时想，或许他能逃脱它，他也可能会先于佩莱斯死去。这样，这个可怕的时刻便不会降临到他的头上了。然而，这件事终于发生，现在人们都会来跟他算帐，不管他过去有没有干过坏事。现在他已失去了保护他的人，只好让那些野兽来撕咬了。

然而，他终究不是罪魁祸首啊。“是他们叫我致悼词的嘛，我并不想这样做，这是违背我的本愿的。”“我这个人生来就是个制造丑闻的人，这也是我命该如此。”也许因为他在宣道时，言词动人，娓娓动听，人们便来找他给佩莱斯致祷告词。

往事桩桩件件，仿佛都是由上帝事先安排好了似的。他当初要是不中断行使神甫的职责，他是不会认识埃洛蒂娅的，自然也就不会与她产生那种缠绵悱恻的关系。假如没有埃洛蒂娅呢，那么，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呢？也许他索拉纳早已让人们给遗忘了。

继而，他心中又不免燃起满腔怒火。如果要追究人们的罪责的话，那么，不光是他一人有过错。将佩莱斯推上总统宝座的并不是他，支持佩莱斯的也不是他。这些事都是别人干的。干这些事的人非止一人，几乎所有的官员都是这么干的，现在为什么要来向他一个人算帐呢？他大声地咒骂着佩莱斯统治时期的一些头面人物。“他才是罪魁祸首呢，地亚斯·阿马亚，但现在人们都在讨好他，却反让众人来加害于我。”他便这样骂骂咧咧地提出了一大串人的名字。“原因就是我最软弱，最无依无靠。我是个人们可以随意拳打脚踢的人。”他开始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

随着佩莱斯的去世，一切都完了。他现在既不是国家元首，也不是总统，他在三十年的时间内惨淡经营的一切，顷刻之间就都不存在了。早在他索拉纳还是神学院的学生的时候，佩莱斯便已高高在上，有着最高的权力和至高无上的权威了。他的势力越来越大，人人事事均得受制于他。然而这一切现在都化为乌有了。他在世时，索拉纳对他怕得发抖；而现在他又对他的去世怀着同样的恐惧感。“说到底，我只是个可怜的神父索拉纳。”他在那座权力的大厦中只占有一个小小的角落。

“此人到最后成了什么人了呢?”恐怕连他本人也不知道了。他现在既非农夫，也非军人，也不是总统。他曾经三者兼而有之，现在却什么也不是。他象是一条不断地改变着形式的龙，千百万人用千百万种方式看着他。他活着时仿佛在不断地转着圈子，圈子越转越小，最后转到一条死胡同内，最后倒下去，死了，终于成了一具垂垂老者的尸体。随着他的去世，他僵硬的手中握有的权力也不存在了。“我们也被剥夺了一切！现在只好听从命运的摆布了。就被打了一巴掌，便全都给打掉了。”索拉纳叹了一口气，又自言自语地说：“我只是个糊涂虫，疯疯傻傻地白白地浪费了岁月。”接着，他又对着暗处怒骂起来：“可别人又是什么人呢？他们都是疯子、蠢才、冒险家，和我当初那样在赌碰运气。”

仆役已从床上起来。“您怎么啦，神甫？”他气恼地对这个什么也不明白的仆人说：“他这场闹剧演完了，我们也完蛋了。”接着，他终于意识到仆人在场，需冷静一点，便比刚才镇静一些地跟他谈起了已经发生的事，一边说一边仍发泄着怨气。

仆人让他坐在会客室的一张单人软椅上，并给他端来了一杯咖啡，这又热又能提神的液体使他的头脑清醒了一些。“谢谢，孩子，谢谢，愿上帝保佑你，我太激动，太惊慌了。”天开始亮了，街上的车辆不停地来往奔驰。“有人打电话来，你就说我不在家。”谁会打电话来呢？或许有人会打电话来吓唬他，侮辱他。“我跟谁也不愿意说话。”

仆人出去买报纸了。回来时，告诉他说，街上象发生了地震一样，人很多。他已买来了报纸，在第一版上出现一张巨大的照片，下面写着：“名将阿巴里西奥·佩莱斯逝世。”

塔卡里瓜这个时候会出现怎样的情况呢？幸好他这时不在那儿。假使在那儿，情况会更糟糕。那儿的人们一定趁死者的尸骨未寒便展开明争暗斗了。他不在那儿，人们不会想起他，可以不加卷入。

大约在上午十时许，仆人怀有歉意地来告诉他，埃洛蒂娅给他打来了电话。“我已对她说，您不在家，可她一定要跟您通话。”他拿起了电话。埃洛蒂娅的声音好象变了样。“阿尔贝托，此事你感到害怕么？”接着，她便象连珠炮一样地跟他谈起她内心如何的恐惧，他连插嘴的余地也没有。“我害怕极了。”然后，她又说自己感到十分孤寂。“你来吧，阿尔贝托，来陪陪我，我不能老是一个人待在这儿。”他答应过一会儿去找她。这样，总算把她打发过去了。

街上又传来了人声，声音又高又刺耳，还听到有人在扔石块。

打电话来叫他去致悼词时，时间已近中午。打电话的是代总统的上校秘书，说地亚斯·阿马亚将军希望他在塔卡里

瓜教堂里举行的祭奠仪式上致悼词。“您务须于明晨一切准备就绪，到达这儿。”“叫我去致悼词？我能说些什么呢？”“别谦虚了，您定能将这件事办好的，您比谁都做得好。”

这是命运的安排，想摆脱也摆脱不了，他们并没有将他给忘了，他们也不允许人们将他给忘了。这就是说，在眼下这个时候，在这个往昔的积怨如火山般喷薄而出的时候，他们不去叫他人而叫他去作替罪羊，他将作为全部罪责的承担者，出现在公众的面前。

现在他感到他这一生好象就是为了替他人受过。要是能不去，要是上帝能让他在这个时候毫无痛苦地奇迹般地死去，能这样无影无踪地消失掉，该有多好啊。

他现在能躲到那儿去呢？他想，他只有去请求地亚斯·阿马亚将军保护他，这是唯一的一点希望。不管怎么说，地亚斯·阿马亚会记起他来的，毫无疑问，他会尊重他的。现在，权力已落入阿马亚的手中，他有办法保护他，会允许他平平安安地度过他的余生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必须做好刚才委托他的这件事情。

他站立在书架的面前，手中拿着博叙埃写的那本已经相当破旧的书，书中散发出一股霉味，书上满是黑色斑点，皮面的封皮已经磨损。他扫视了一下书中的有关于死亡的言词：“他的去世给我们带来了难以名状的损失。”看到这儿，他便停了下来，不再朝前看了。这是主教的一句脍炙人口的话，但他此时却体会不到妙在何处。“他的去世给我们带来了难以名状的损失。”他又重念了一遍，尔后苦笑了一下。现在的情况正是这样。佩莱斯他本人已不在人世，对他来说，人们对他作何评价已无关紧要。可对别人呢，对他索

拉纳呢，那所有那些亲眼见到他崛起，掌握了全部权力，使国内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的人来说呢，情况就不一样了。

他去世后，国内的一切将再次发生变化。人们将要埋葬的已不光是他一个人，而是整个时代，就象古代埋葬蛮族的国王一样，殉葬的有宫女、侍从、牲畜和奴仆。

可怜的索拉纳神父这时就象脖子上套着绳索的奴隶一样，将被推进那个巨大的墓穴里去了。

他又开始聚精会神地读起那本书来。读着，读着，时间不知不觉地很快地过去了，心里也不觉得那么烦恼了。读了许久，感到有点昏昏欲睡，便将书一丢，说："我得开始写了。"

他坐在桌子边，开始在一张白纸上写起来。"吾奉天命主持公祭。"这句话是他从《祷告词集》中抄袭来的。他想，也许可以多谈点今天的事，少谈点往事，将往事看成是新时代的序曲。他一边写，一边又将写好的涂去。他觉得自己言词贫乏，语言空洞乏味，他的心情又紧张起来。

他又陷入了沉思，开始回想起遥远的过去。他便这样写写停停，思索一阵，又动起笔来。他将自己听到的点滴传闻结合自己的想象开始写他一向予以否定的佩莱斯年轻时的情况，写他如何参加武装起义，进军首都；如何在悬崖峡谷中击溃了叛军。接着，写他就任总统后，又如何与种种阴谋活动进行斗争，写他与普拉托和其他各式各样的人物进行的明争暗斗。写着，写着，他觉得这一切仿佛就发生在眼前，四十年前，十几年前发生的事，宛若就在昨天。自然，这一期间所发生的一切，都与佩莱斯这个人物的存在有密切的关联。

他已经写了几个小时了，时而小睡片刻，时而又紧张地写起来，时而又在房间内踱起步来。天色已晚，但他没有察觉。看看他在纸上写的还是寥寥。他伸出脑袋往窗外一看，外面的情景仿佛他不熟悉了。那黑压压的他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人群，他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呼叫声……

傍晚，上校秘书又打来了电话，声称当局已决定不致悼词了，同时还对他表示谢意。

他顿时觉得如释重负，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现在他可以逃之夭夭了，也可以藏匿起来了。谢天谢地，他可以不必抛头露面了。否则，他的政敌和那些曾经叫他叛徒和卖友求荣者的人将会如何无情地嘲弄他呢。

当天晚上，他换了一件旧便服，戴了一顶旧礼帽，将帽沿一直拉到眼眶边，带着他的仆人，坐着一辆出租汽车，到城里去了。他穿过大街、小巷，走过几个广场，看着一群群聚集在一起的男女，听他们在说话，竭力试图弄清他们到底想干些什么。他象个幽灵，远离着人群，远离着一切。他走过几家他熟悉的人的房子。在萨拉曼克斯博士家的门前挤满了人，在街角有人在散发传单，这是一份宣言。“争取自由和人民权利的钟声敲响了。”这句话在过去是不敢说的，也没有一家印刷厂敢印这样的传单。谁的身上带有这样的传单，抓到后，便会被关进监狱。可现在呢，曾几何时，情况突变了。

他的那些老朋友、老相识——那些曾经与他一起坐过牢，参加过叛乱，遭到过流放的人，还有那些曾经用仇恨的瞧不起他的目光注视过他的那些人，此时一定在那儿。

回到家时，时近午夜。他找来了一瓶白兰地，与仆人对

酌起来。几杯酒下肚，他的话匣子又打开了。他竭力想对仆人解释说，他自己是个好人。他继而大谈命运和历史的必然性，“你对这一切也许听不懂，但这也无关紧要。”

“他这个人物并不是我杜撰的，”仆人不知所云地继续听他说下去，“也不是由任何别的人杜撰的。”接着，他又概略地跟仆人讲了讲过去发生的事情以及一些事情如何促使另一些事情的发生。谈话的过程中，还提到了许多仆人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名字。“我知道，跟你讲这些事情是白费时间，可我总得找个人谈谈么。你知道我过去的为人吧？”仆人其实并不了解，但还是说：“您是我们大家的神父，也是我们大家的儿子。”说完，仆人走出去了，而他一个人仍在那儿自言自语着。“你会看到的，人们会找一些人算帐的，也会来找我算帐的。”

黎明时分，他和衣躺在床上。这一天他几乎整天都在做恶梦。从床上起来时，他看到临街的那扇门紧闭着，还上了门闩。

“许多人的家里遭到了抢劫，可得当心点儿。”仆人说。他们也会上他家里来的，盗贼们将会对一切洗劫一空：家具、书籍、绘画。如果遇到他本人，也会遭殃。

埃洛蒂娅不断地对他打电话，说：“这太可怕了，阿尔贝托，他们已两次企图冲进家里来抢劫了，我方寸已乱，你快来这儿陪陪我吧。”他答应去看她。她还是当年的埃洛蒂娅·切诺，还是那么年轻。

仆人已经出门去了。索拉纳就穿着刚才睡觉时穿的衣衫走了出去。天已经不太早了，外面好象在举行狂欢节一样热闹非凡，到处都是行人。一群群手执木棍和其他武器，身上

扛着抢劫来的椅子和桌子的人们，从他身边走过去了。他们一边走，一边还呼喊着口号："自由万岁！打倒佩莱斯！""打倒，打倒！"声如巨雷，震耳欲聋。

他拐过第一条街的街角，朝埃洛蒂娅的家里走去。他紧贴着墙根走，人声鼎沸，棍棒飞舞。周围都是他不认识的人。

人们开始拥挤起来。远处传来了枪声，大家慌乱地奔跑着，你推我挤，都朝他身边涌了过去。

他开始加快步伐，他也想跑。他认为，他们是冲着他来的，有人大概已认出他来了，总有人会认出他来的。他紧贴着墙根一溜小跑着，一时跑得喘不过气来。他觉得好象周围的空气也变得浑浊了，也许能在哪家的门厅里躲一下，该有多好。照耀在临街的白色的墙上的夕阳余辉或呈弧形，或呈波浪形。有几家房子仿佛是空的，但门都是关得紧紧的。在一家的门窗上伸出一个女人的脑袋，脸上露出一副凶相。他张着嘴，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使尽了平生之力，象一只老狗一样往前奔跑着。他们会很快地将他给撵上的。他又跑到一座大门紧闭的房子边，前面是一块呈现出绿色、暗红色和淡黄色的外墙。又一家的大门也紧闭着。他们已赶上他了，好象将他给包围起来了。一些人又超过他了，他自己与他们跑在一起了。他这会儿可跑不了啦。他耳朵里只听到一片含糊不清的叫喊声，两眼开始模糊起来。突然觉得一阵眩晕，脚下一打滑，自己觉得在人流中晃了几下，就倒下去了。在倒下之前，他还想抓住点什么，但脚下一滑，终于倒下。脸部贴在地面上，嘴上都是泥巴，呼噜呼噜地喘着气。无数条大腿、无数只脚、无数个身影，从他身边奔了过去。他只觉得

整个人流都在他身上压过去了。他们终于过去了，将他给遗忘了。他这时已精神恍惚，麻木不仁，动作十分笨拙。他好象觉得自己从地上坐了起来，朝人流相反的方向走去。沸腾的人声和奔跑时发出的脚步声渐去渐远。最后，他们在他的视线中消失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独裁者的葬礼
作者＝（委内瑞拉）乌斯拉尔·彼特里著屠孟超译责任编辑：郭素芹
页数＝３８８
ＳＳ号＝１０３３９２４８
出版日期＝１９９５年０９月第２版